老舍文集

第十一卷

老舍文集

第十一卷



作者像

一九五四年

《茶馆》手迹

第十一卷

目录

方　珍　珠

（五幕话剧）

第 一 幕

时　间　一九四八年春天。

地　点　北京——那时候的北平——某胡同的小院里，方家的客厅。

人　物　方老板——男，四十七岁，艺名破风筝，唱鼓书为业。他很精明，而能不失厚道；他很客气，也能来硬的。平时，他不讲究穿戴；作艺时则衣冠齐楚。

方大凤——二十二岁，他的亲女儿。勤苦耐劳，心地厚道。她不作艺。

方珍珠——十九岁，方家的养女，也唱大鼓。不很美丽，而天真可爱。聪明，略识字，很愿自立自强，而知识不够，不知如何是好。

方太太——四十岁，方老板的妻。好吃懒作，好酒使气。她娘家也是作艺的，看惯了买卖人口，虐待养女，故不知不觉的显出厉害。

白花蛇——男，三十七八岁。本名白二立，艺名白花蛇，说相声的。他很外场，也怪狡猾。他可善可恶，不过既走江湖，时受压迫，故无法不

常常掏坏。

向三元—— 男，三十岁。国民党的特务。愚而诈，欺软怕硬，没有人味。

孟小樵—— 男，六十岁。颇会写佳人才子式的鼓词，专吃艺人，而自居名士。

〔幕启：两间一通连的屋子，准备作为客厅。屋里的桌椅还没布置好；网篮，雨伞，箱子，痰盂，凉席，盆子罐子，还都乱七八糟的放着，象刚刚搬来的样子。墙角立着带套的三弦，和鼓架子。方大凤穿着短衣，系着围裙，头上罩一块花帕子，独自收拾屋子；一边设计，一边挪动东西。破风筝方老板掩着怀，拖着破鞋，走进来。

他刚漱洗完，口角还带着牙粉。

破风筝 （笑着）大姑娘！

方大凤 （没看他）嗯？

破风筝 快点，一会儿就得有人来看我。这玩艺，咱虽然是个唱大鼓的，名气可不算小。对不对？大姑娘！（大凤始终不搭理他，他转着圈向她说）十年了，十年了，没回来过；一回来呀，看什么都顺眼。对啦，大姑娘，你歇会儿，就这么乱七八糟也够味儿！（大凤仍照常工作，不理他）北平真带劲！一到前门车站，我心里就象吃了个凉柿子，甭提多么舒服了！（想了想，噗哧一笑）真，十年倒横是住了五年的旅馆，现在（看屋中）这儿还象旅馆！大姑娘，不用忙了；有

人来又怎样呢？在旅馆里，咱们还不是照样的招待客人？(见大凤不理他，搭讪着拿起弦子来）老朋友！(吻了弦子一下）你跟我走了多少万里，现在又跟我回到了北平！多么不容易呀！(看了看大凤，觉得有点无聊，仍对三弦说）走，到我屋里去！别在这儿蹲着，万一教人家给碰坏了！(象搂着个小娃娃似的搂着三弦，往外走)

方大凤 爸！

破风筝 (象勒马似的)“吁”—— (转身，淘气的笑）大姑娘，有何吩咐？

方大凤 爸！过去这十年，我对得起您吧？

破风筝 哟！我一回也没说过你对不起我呀！

方大凤 十年，今天在这儿，明天上那儿。打行李是我，解行李是我。作饭是我，洗衣裳是我，跑东到西也是我！

破风筝 我能不知道？我又不是瞎子！

方大凤 我也没抱怨过！您跟妹妹去挣钱，妈妈又没用，又赶上兵荒马乱，我要不给你们作饭洗衣裳，这一家子就吃不上穿不上。

破风筝 一点不错！

方大凤 现在，咱们都回到北平。日本鬼子跑净，天下太平了，您挣钱也容易了，我不能再当奴隶！

破风筝 大姑娘，这可说远啦！没人拿你当奴隶！呕，我明白啦！哼，莫不是想婆家啦？

方大凤 别瞎扯，说正经的！你跟妈老口口声声的说，我是

你们的亲女儿，所以不许我学玩艺儿卖艺去。你们这点“善心”就把我拴在家里，变成奴隶。您跟妹妹夜里一点钟回来，我得热菜热饭的等到一点；两点回来，我得等到两点。你们谁也不说一个“谢”字儿！

破风筝 大凤儿，大姑娘，难道你是忌妒你妹妹，珍珠？

方大凤 我干吗忌妒她？她比我还更可怜！妈妈一动气就对她说：“卖了你个小臭丫头！”

破风筝 甭听你妈妈的。她说卖了珍珠，我可不能那么办！她六岁来到咱家，十岁就随着我作艺，给咱们挣钱，爸爸是个有良心的人！

方大凤 您有良心，别人呢？遇上三个没良心的人一逼您，您那点良心有个屁用！

破风筝 甭管怎么说吧，反正我有良心。我不能卖了珍珠，也不能错待了你，放心！（想了想）你等着，大姑娘，只要我一成上班子，钞票就得刷刷的往里流。（眉飞色舞）好吗，十年的工夫，我跑过汉口，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到处唱抗战的新词，谁不知道破风筝！一成上班子，我跟你妹妹一唱新词，就凭北平的老角儿们，能跟我们比吗？才怪！我跟你妹妹一红，大把的进钞票，我必定找人来帮忙，不能再教你吃苦受累！好姑娘，爸爸不说瞎话。（回头叫）珠子！珍珠！来帮帮姐姐来！

方大凤 甭叫她，她光会给我添乱！

破风筝 教她跟你学学，她聪明！

（珍珠已打扮好，可并不妖艳，慢慢的走进来。）

方珍珠　爸早！姐早！

破风筝　帮姐姐快收拾屋子，待一会儿就得有人来。这两天咱们都得开快车，好成上班子挣钱哪！珠子，卖卖力气！（开玩笑的）敬礼！（几乎把弦子摔了）我的妈呀！（下）

方珍珠　姐，我干什么？

方大凤　你歇着吧！你帮不上忙，再砸两样东西，那才热闹呢！

方珍珠　我擦桌子总可以了吧？要不然我坐在这儿擦铜痰盂，省得来回乱转，裹乱你。

方大凤　（一边作事一边说）好吧，你安安顿顿的坐下。哼，咱们家里有一口猪，一条驴！

方珍珠　（擦着铜器）谁是猪？

方大凤　你！我是驴！

方珍珠　我明白你的话！妈妈老不许我作事，学活计。我一动手，就挨一顿骂。猪什么本事也没有，专等吃肥了，去挨一刀，卖肉！

方大凤　我是驴，一天到晚拉磨，在屋里转圆圈！

方珍珠　（停住擦，出神的）宝红在汉口作了三姨太太。在重庆，小琴作了暗门子，连佩兰大姐也陪人家住旅馆！姐，我的心老在嗓子眼这溜儿。我怕！怕！我常常作梦，梦见教家里卖出去！

方大凤　你还值得卖哟，看我，白送给人家，爸爸还得赔上点嫁妆！

方珍珠　我真盼着挨顿揍，罚跪，象四喜子似的。挨揍身上疼！我不挨揍，可是心里疼！看人家那些男女学生，拉着手去逛公园，看电影，自自由由的，说说笑笑的。他们是人，咱们也是人，咱们怎这么倒霉呢？姐，（猛的立起来，把铜器摔在桌子上）姐，咱俩逃出去，跑！

方大凤　你算了吧！怎么跑？往哪儿跑？咱俩跑出去三天，准保饿回来一对儿！

方珍珠　（叹气，坐下）唉！王老师也不是怎么还不来！只有他能给我出好主意！连妈妈都不敢惹他！

方大凤　将来也不是哪个有造化的女人，能嫁给王老师！

方珍珠　（欲言又止）唉！

方大凤　真奇怪，别人一张罗教你认字，妈妈就横栏着；王老师教你认字，妈妈就不哼声。

方珍珠　我真想去上学！

方大凤　羊群里出骆驼，哪个学校收你？

（白花蛇没叫街门，也没叫屋门，轻轻的走进来。

方珍珠　（一楞）找谁？

白花蛇　找谁？找你！

方大凤　（赶紧过来，老大姐似的保护珍珠）我们的门上有门环子，怎么随便往里蹓跶呢？

白花蛇　到这儿我用不着拍门，两个小丫头片子，忘了白二叔！我是白二立，白花蛇！

方大凤
方珍珠　是二叔啊？

白花蛇　错了管打来回！喝，你们都长这么大啦？好家伙，要在街上遇见，我要不说你们是一对电影明星才怪！你爸爸呢？

方珍珠　我叫他去，您请坐！（下）

白花蛇　就手儿沏壶茶来，要好茶叶，听见没有？二姑娘！（转向凤）大姑娘，什么时候吃你的喜酒哇？

方大凤　（又去干活）多年不见了，见面您就是这一套！

白花蛇　别忘了，大姑娘，我白老二是说相声的呀。

（院中有咳嗽声，白听出那是方老板的，急往外迎。方老板换了件半旧的袍子，匆匆的进来。）

破风筝　哎哟哎哟哎哟……。我的白老二！十年了，我要是没天天想你，我是个兔子！（亲热的握手）

白花蛇　我要是没天天想您，我是个兔蛋！（擦擦眼，好象有泪似的）

破风筝　坐下！坐下！（白坐）大姑娘，看开水去。

方大凤　珍珠去啦！

破风筝　她不行！弄不好，还许把手烫了！

（珠在外面嚷："姐，茶叶呢？"）

破风筝　看，是不是？快去！

（凤匆匆出去。）

白花蛇　大哥，怎么发财呀？

破风筝　发财？没教日本人给炸死，也没饿死，就算不错！你呢，老二？

白花蛇　破鞋，甭提啦！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混咱们这个行当的，有几个死了能有棺材？

破风筝 地面上怎样？

白花蛇 还不永远是那一套。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一句话说错了，玩完！一个包袱递不到，抓了走！得罪一位“大哥”，一个特务，不死也得脱层皮！赶到国……来到，事情比以前更进步了：“半”句话说错，玩完！得罪“半”个……甭细说了，反正咱们作艺的是平地抠饼……

破风筝 凭本事吃饭，不平地抠饼！咱们没下过工夫，能说能唱？不卖力气，能说得好唱得好？

〔大凤端来茶，给他们倒上。

白花蛇 磕头！磕头！给你添麻烦，大姑娘！

破风筝 大姑娘，看有什么吃的，给你二叔弄点。

白花蛇 大哥，大哥，您回来，我应当先给您接风；我兜儿里现在要是有钱，我要不拉您出去吃点什么，我不姓白！

方大凤 我看你们二位就两便吧！（下）

白花蛇 大姑娘真把咱们嘬抹（琢磨）透了！大哥，你先别害怕，都有我呢！地面上咱们有人。

破风筝 还这个样，不是白打败了日本，白胜利了吗？

白花蛇 那您别问我呀！这么办得啦，您跟珍珠先搭我的班。您虽然是老北平，可是多年没回来……

破风筝 （抢话）我先不忙着搭班，我……

白花蛇 （抢话）我那儿正缺您这么个角儿……

破风筝 （抢话）我这几年在外边闯练的也长了点见识……

白花蛇 （抢话）您搭我的班儿，准保什么都顺序……

破风筝　（抢话）你那儿的女角都是谁，我的珍珠可不能……

白花蛇　（抢话）那没问题，人家干人家的，咱们干咱们的……

破风筝　在外头这几年，没落着别的，只落了个好名声。好劲，要是回到老家，反教珍珠学坏了，闹出点笑话，那才合不着！

白花蛇　大哥，您总得捧兄弟这一场。好，大哥回来了，不理我，可搭了别人的班儿，人家笑话我！

破风筝　我不一定搭班！

白花蛇　要自己成班，是不是？

破风筝　我还求你，老弟，多多帮忙！

白花蛇　那用不着您托咐，多年的弟兄！可就怕我武大郎捉奸，有心无力，帮不上您的忙！我有我自己的班子！

破风筝　那，咱们是江水不犯河水。

白花蛇　也许是同行是冤家！

破风筝　放心，我决不拉你的角儿，拆你的台！

白花蛇　拉走我的座儿我就受不了！

（方太太叼着烟卷，走进来。

方太太　谁呀？大早起的就山喜鹊似的在这儿乱叫？

白花蛇　（忙立起）师姐！我！

方太太　我猜也不能是什么好人！

白花蛇　（忙给她搬椅子）师姐！您越长越漂亮啦！

方太太　别扯淡！你是不是又在这儿欺负他（指筝）呢？

白花蛇　您是怎么说话呢？师姐！我再长出一个脑袋来，敢欺负他？

破风筝　我们这儿闲谈，你不用管！

方太太　我不用管？一物降一物，非我管教不了他！二立，你有天大的本事，是我爸爸教给你的不是？

白花蛇　那还能有错吗？

方太太　我爸爸“过去”以后，你对师姐尽过什么孝心？我吃过你一个糖豆没有？说！

白花蛇　我这不是听说您回来，马上来看您吗？

方太太　你来看我？那才怪！

破风筝　他倒真是来看你的！

方太太　你护着他干吗？二立，听我告诉你！

白花蛇　您说吧，师姐！

方太太　他（指筝）要是成班，你要是捣乱，我就揍你！

白花蛇　我不是捣乱的人！

方太太　他要是约你来帮忙，你不来，我就揍你！

白花蛇　是，师姐！

方太太　爸爸死啦，这一门就属我大，我要叫你来陪着我打牌，你不来，我就揍你！

白花蛇　看样子，早晚揍扁了算！（看方瞪眼，忙改嘴）是，师姐！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您一个人！谁叫您是师姐呢！不论我怎么没出息，我也不能忘了老师的恩！师姐，我改天来看您，还得先去办点事。

方太太　你先等等，我还有许多事要问你呢。到了这儿，我说你不忙，你就不忙！

破风筝　（不由的笑出声来）哈哈……

方太太　你笑什么？！等我管教完他，再管教你！（向外叫）大凤儿！去打酒，作薄饼！（向白）走，到我屋里去说。

白花蛇 真吃薄饼？

方太太 这你横是不忙了吧？!你跟我呛着，我就揍你！顺着，给你薄饼吃！走！（下）

白花蛇 大哥，您可留点神，别搞糟了！为保险，您还是先搭我的班子好！

破风筝 不怕师姐揍你？

白花蛇 您要真成班，跟我打对台，我敢拚命，挨揍算什么呢？

破风筝 老二，你这是吓唬我，啊？

白花蛇 咱们走着瞧吧！（下）

（大凤在院中："爸，有人找！"筝刚到屋门，孟小樵与向三元已经进来。孟提着个鸟笼，向的牙上插着根牙签。

破风筝 喝！我的老爷子！我还没给您请安去，您倒先看我来，我真该死！（接过鸟笼，笼上有布罩，看不见鸟）是靛颏，还是自自黑儿？（没等回答）这位是……

孟小焦 向三元，顶好的人！顶有本事的人！

破风筝 （一手提笼，一手搀孟）向先生，久仰！

向三元 喳！（不管别人，先坐下。把呢帽向后推，腿伸出去，手插在裤袋里，嘴里耍着那根牙签）

破风筝 （搀孟坐下，放好鸟笼，忙倒茶）老爷子您还这么硬朗！

孟小樵 去年冬天差点吹了灯，这一开春，我算又活了。是不是？三元？

向三元 喳！

孟小樵 （看看屋中）你混得不错呀！
破风筝 这些还都是十年前存在北平的桌椅。现在谁买得起！
孟小樵 听说你很弄了几个钱，是不是？三元。
向三元 喳！早知道！养着姑娘的，日进斗金！
破风筝 没饿死，我就得念祖师爷的恩典！挣得多，花得多，左手进来，右手出去！
向三元 （自言自语）出来见见哪！
孟小樵 你都到过哪儿呀？
破风筝 武汉，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倒真开了眼！
向三元 （自言自语）出来见见哪！
破风筝 向先生，您喝茶。（转向孟，而是说给向听）到处咱们人缘还不错，老有贵人照应，我很认识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
孟小樵 又有了什么新词儿？
破风筝 很有几段，都是宣传抗日的。
孟小樵 谁给你写的？
破风筝 一位姓王的，年纪不大，笔底下可高！
孟小樵 啊！
破风筝 自然他比您差得多了！差得多！
孟小樵 我不行喽！老了，干不过人家年轻的了！是不是？三元。
向三元 喳！
孟小樵 你用他的文章，姓王的怎么跟你分账？
破风筝 白给我写，不取分文。
孟小樵 哎哟，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呀！方老板，你留神吧！他

不要钱，就必另有所图；留神，你可有两位姑娘啊！

向三元 （自言自语）姑娘们出来见见啊！

破风筝 向先生，您吃烟！

孟小樵 我就不那样，我给你写词专为拿钱，正大光明，别无所图。三元了解我，是不是，三元？

向三元 喳！

孟小樵 你走了十年，是不是？

破风筝 一晃儿！真快！

孟小樵 到处，也唱我给你编的词儿喽？

破风筝 当然。

孟小樵 十年，不算闰月，你欠我多少钱？

破风筝 我实在太缺礼，没孝敬您！可是，那时候连信都不通，甭说汇钱了！

孟小樵 现在你可回来了。是不是？三元。

向三元 喳！人回来，钱也就回来！

孟小樵 三元比谁都明白，可爱！细算账恐怕不容易，你看着办吧。十年，不算闰月，一共唱过多少回我的词儿，你心中大概有个数目。咱们就还按二八分账，我不多要，你自然也不会灭着良心办事！

破风筝 孟老师！您给我写东西，我感恩不尽！当初，我跟您二八分账，原是我一点孝心，并没有字据合同。

孟小樵 没有我的词儿，你会红起来？才子佳人的段子，人人爱听；我专编才子佳人的段子。

破风筝 抗战里，我到处顶着炸弹，去混饭吃。光说重庆的园子就挨过三次轰炸，每一次都把我的东西炸个精

光。您看我容易不容易？而今，我赤手空拳的回来了，没死在外边就算万幸。您跟我算旧账，不是要我的好看吗？

孟小樵　总而言之，你不肯出钱？

破风筝　不是“不肯”，是“不能”。您别忙，等我一成上班，有了进项，我必定忘不了您的好处！

孟小樵　远水解不了近渴呀！三元，是不是？

向三元　喳！顶好有钱先拿出点来！

孟小樵　这么办也行，当着三元——他是地面上的能人——咱们把话说清楚了。你成班，他，三元，作前台老板，我作后台经理。这样，地面上你打不通的，三元能有办法，警察局，财政局，市政府，市党部，他都打得通！你欠我的钱呢，我暂时不提。三元，你看是不是？

向三元　喳！（立起来）看看姑娘们去！（要往外走）

破风筝　（压住怒气，拦住向）您坐着不舒服，我给您换把椅子！（扶向坐下）对不起呀，屋里没有沙发！

孟小樵　让他看看有什么关系呢？

破风筝　（再难控制自己）孟老师，咱们是多年的朋友，您知道我不开窑子！

孟小樵　言重了！文雅点，说妓院，小班；什么窑子窑子的！

（院内，白花蛇叫：“大哥，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

破风筝　等等！我跟你说两句话。（往外走，到门口）大凤儿的妈！你来陪陪，孟老师在这儿呢。（回头）孟老师，

我就回来。（下）

向三元　这小子还怪硬！

孟小樵　硬的比软的更好收拾！硬的多半是还没成熟的。

（方上。

方太太　咦！孟老师，您可好哇？

孟小樵　托福！托福！（对向）见见，方太太。

向三元　喳！方太太。

孟小樵　向三元，能人！

方太太　您多照应！

孟小樵　三元，你多知多懂，可是你未必知道方太太的父亲。那真算得起个作艺的，功夫好，卖相好，心眼好，跟我是莫逆之交！

方太太　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孟小樵　当初，你父亲每逢想买个小丫头儿呀，或是卖出个姑娘去呀，永远请我作参谋，了不起的人，你父亲！三元，你听着哪？

向三元　喳！说你的，别老叫魂似的！

孟小樵　在昆明，重庆，你们没有买两个小孩儿呀？

方太太　（摇头）没有！

孟小樵　为什么呢？兵荒马乱的时候，孩子们便宜呀！

方太太　甭提啦，孟老师！这几年呀，大凤的爸爸简直的变了样儿啦。我一教他买两个小孩儿，顺手儿调教着，他就说什么年月改了，不能再作缺德的事！

孟小樵　这是什么话呢！

方太太　就是说呀！他好象忘了他是生意人！

孟小樵 珍珠呢？

向三元 珍珠呢？出来见见！

方太太 (假装没理会向的话) 更别提啦！一提她，我就气个倒仰！孟老师，您给我想想，她都十九岁啦！

孟小樵 姑娘过了十四，不搓出去就蘑菇！

方太太 这不结了吗！在四川，在云南，什么军长啊，银行经理啊，土财主啊，黄登登的金条，白花花的现洋，客客气气的来……

孟小樵 ……交涉。

向三元 交涉。

方太太 您猜怎么着？破风筝这小子，见着财主就摇头！人家急了，要揍他，他会去给人家跪下磕头，就是不放手珍珠！珍珠不是他的养女，倒仿佛是他的亲娘！

孟小樵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张天师教鬼给迷住了！是不是，三元。

向三元 喳！简直不知好歹！

方太太 珍珠越长越大，心眼越多，胆子越大，破风筝是越来越宠着她。喝，她也打扮得象个女学生似的，偷偷的去看电影，新戏！家里来了客人，我教她招待招待，你看她那个劲啦味啦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我看出来了，破风筝是没安着好心！早晚，他们俩一跑，把我甩了，死没良心的！我，(要哭) 我，豪横了一辈子呀，闹来闹去，会教个小臭窑姐儿给我气受！(拭泪)

孟小樵 甭伤心！在外边，你孤掌难鸣，斗不过他们。现在，

你回到北平来了，我，三元，都会帮助你，不能再教你受委屈！是不是？三元。

向三元　喳！谁欺负你，我揍他！

方太太　唉！那敢情好！

孟小樵　记住，我是你父亲的好朋友，看你受委屈，我心里疼！（也要哭）三元！我难过！

向三元　喳！我听着都难过！

方太太　孟老师，向先生，您二位要肯帮忙，我可就有了主心骨儿喽！

孟小樵　你全交给我吧！我说，方老板这几年到底弄了多少钱哪？他可是欠着我十年的账呢！

方太太　他呀，还不是进一个花一个，吃豆儿攒屁！他要是聪明的，由珍珠身上打主意，不早就有了房子，有了地吗？

向三元　现在也还不迟！

孟小樵　好在他欠我的，早还点晚还点都没有关系。咱们是谁跟谁！

方太太　您太讲交情了，孟老师！您把事给我办好了，掏出我这块心病去，我总有份儿孝心！

孟小樵　三元！

向三元　喳！

孟小樵　咱们走吧！

方太太　您二位不能走，不喝两盅儿再走，我过意不去！

孟小樵　改天，改天。我还有别的事呢。

方太太　（向外叫）珍珠！珠子！

向三元　（鲤鱼打挺的立起来，往屋门走）嘿！可有点盼望了！
方太太　珍珠，你这儿来！
孟小樵　（对向）三元，这边来，别吓住她！
向三元　（向外边探探头，狂喜的）胡说，姑娘们都喜欢我！（回来）
　　　　（珠上。）
方太太　师爷爷来了，你都不过来行个礼，白活这么大！
方珍珠　（鞠躬）师爷爷！
方太太　见见向先生。
方珍珠　向先生！
向三元　（无所措手足）喳！好，好，有根！
孟小樵　珍珠可真象珍珠了，出息得多么好哇！来，我细看看你，我的眼睛差事了，来！
方珍珠　（大大方方的过去，教孟看。向也跟着从头到脚的看，而且要拉她的手，她退了一步）你要干吗？
向三元　（对孟）她问我要干吗。
孟小樵　小姑娘还真有了心眼，好！好！向三元呀喜欢你，没有别的意思。是不是，三元？
向三元　喳！（眼还盯着她）珍珠，我们都喜欢你！
方太太　去吧，告诉大凤儿多作点菜！
孟小樵　（见珠要走）等等！不用，我改天来。
　　　　（珠下，向随之。）
孟小樵　三元，你上哪儿去？
向三元　（不高兴的回身）真过瘾！真过瘾！
方太太　看怎样？孟老师！

孟小樵 行！行！有出路，有出路！既象个女学生，又象个卖唱的，二者兼而有之，准保有大行市！都交给我办吧，我是个热心的人！

方太太 那么我就都托咐给您啦！我告诉您，她一天不走，我没法吃顿消停饭！

孟小樵 放心吧，都有我呢！三元！

向三元 干吗？

孟小樵 不是我批评你，你太……

向三元 我太怎样？

方太太 我看向先生作得正好！那个小臭东西，都教破风筝给惯坏了，就该给她个硬插杠儿，教小兔崽子明白明白！我说的对不对？

向三元 （得意）这才象话！对！对！对！

孟小樵 也有理！好吧，我的心路，三元的硬插杠儿，方太太我先给你道喜，你的心病不久，不久，就可以掏出去了！

（去提鸟笼）

方太太 我谢谢你们二位！

孟小樵
向三元 不谢！不谢！哈哈哈！

（幕）

第 二 幕

时　间　前幕半月后，下午。
地　点　同前幕。
人　物　前幕见过的有：
破风筝　方珍珠　方大凤　方太太　孟小樵
向三元　白花蛇
应该介绍一下的有：
王　力—— 男，三十岁，文艺作家。他愿深入民间，写出大众文艺，故肯与艺人来往。心地光明，身体也不错，富有常识。
李胖子—— 男，四十多岁，勾结反动官僚与特务，包办走私，囤积居奇，手眼阔，肚子大，是华北商界中一霸。他有两个钱庄，一个地产公司，可是不知为何，人都称他为李将军。
宪兵班长。
丁副官。

〔幕启：景同前幕，唯屋中已安置好，不象先前那样乱七八糟了。花瓶插着芍药花。桌上有孟小樵的鸟笼。方太太手里拿着两张扑克牌，脸红脖子粗的跑

进来，把门一摔，一下子坐在椅子上。

方太太 妈拉个臭的！什么玩艺儿！

向三元 （紧跟着跑来）你怎么个碴儿？输不起，跑啦？

方太太 你也算个男子汉！看！（指牌）大牌都教你作上记号！作巧妙点也好哇，就这么楞窝硬折，我输了钱窝囊！这不是赌，是明火路劫！

向三元 那，那，看明白，珍珠的事没我可作不成！

方太太 那是另一回事，赌钱是赌钱，要赌就公公道道的，怕输钱，别来！

向三元 我怕输钱？我怕不赢！

方太太 你还不如我这梳头擦粉的老娘们！

向三元 骂人哪？我可会揍你！我才不管什么男的女的，说翻了都揍。

方太太 你揍揍老太太看！

向三元 看我不敢哪？（一把抓住她的腕子，逐渐用力）哽！哽！哽！

方太太 （喊）哎哟！救命哟！

向三元 救命？我要你的命！

孟小樵 （赶来）三元，放手！

向三元 （用力握了一下才撒手）哽！

方太太 哎哟！好！老娘也不是好惹的，你等着我的吧！

向三元 （又伸手向前）再来！

孟小樵 三元！你怎么啦？疯啦？事情还没作成，你们怎先起内哄呢？

向三元 孟老头子你少说话！要不然，连你也揍！他妈的，我

一拳揍扁了你们俩！

孟小樵 这是怎么说话呢？你能到这儿骗吃骗喝，是凭我的面子呀，你怎么过河拆桥？

向三元 屁！你带我来的，对！一混熟了，我可就得作头子了！我是国家的官员，有头有脸的特务。你们俩算什么东西？打这儿起，谁不听话我揍谁！急了，这儿（拍）还有枪呢！

李胖子 （进来）你他妈的揍谁呀？赏给你脸，教你跟我平起平坐的玩玩牌，你他妈的就嘬不住粪啦，什么东西！又特务嘹，我是特务的祖宗！滚出去！

向三元 喳！（并没出去，垂首侍立）

李胖子 （对方）甭跟他生气，他混天地黑，跟畜生一样！

方太太 将军，看看我的手！

李胖子 我看见了！你当然也看见了我怎么惩治三元！他厉害，我比他又厉害十倍百倍！三元！

向三元 喳！

李胖子 你敢再自动的欺负她，留神你的脑袋！

向三元 喳！

李胖子 我叫你去惩罚谁，你不听话，也留神你的脑袋！

向三元 喳！

孟小樵 将军！三元要是跟我撒野呢？

李胖子 你是什么东西？

孟小樵 嗻！您问的好！

李胖子 方太太，你看明白没有？这俩，一个小特务，一个老混蛋，都是孙子！可是他们还比你们作艺的高点！

这么一说，你就晓得你的身分了。我要珍珠是赏你的脸，帮你的忙；我高兴，也许赏给你十条金子。

方太太　那敢情好！

李胖子　不高兴，也许一个铜板不给！

方太太　那……

李胖子　不要打岔！

孟小樵　别打岔！

李胖子　你看，我给蒋委员长作事，委员长高兴，也许赏给我一车金条；不高兴，也许抄了我的家！我对你也是那样，证明我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

方太太　那么……

孟小樵　别打岔！

李胖子　你放心，我决不把珍珠硬抢了走，那不文明！不是我的政策！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一切都得进步，有计划。我们娶小老婆也得改良，不抢不劫，而要先交朋友，一块儿玩熟了，有了感情，再同居。以后，我派汽车来接珍珠，你得负责教她哪时传哪时到，还不许她哭丧着脸！三元！

向三元　喳！

李胖子　招呼司机的！你也跟我走！

向三元　喳！（下）

李胖子　还有，你刚才玩牌的时候说，珍珠愿意上学，可以教她去！如今事事都要文明；我自己很文明，我的小老婆也得文明！（随说随往外走）不送！我最讨厌官僚气！（下）

方太太 （楞磕磕的送到门口）再见！

孟小樵 （在她身后，行九十度鞠躬礼）再见！再见！（她已转身，他还弯着腰）再见！将军！

方太太 （归坐）好，这是你办的好事！看样儿，姓李的是要硬炸酱呀！

孟小樵 （也落坐）你原本说珍珠是块心病，只要出脱了她，你就高兴！

方太太 我那么说来着？我要不看你上了岁数，就啐你几口！我这不是要落个人财两空吗？好吧，别人我斗不了，反正我饶不了你个老梆子！

孟小樵 别急！别急！我是一片好心，并没想到向三元会这么翻脸不认人，也没想到李将军那么不拉人屎！我告诉你说吧，我心里比你还难过！好吗，我在袁世凯的时候，曹锟的时候，甚至于日本鬼子在这儿的时候，都没见过这样邪门的事！就是张宗昌，至多也不过叫我声屌，那是闹着玩的呀；今天，他当面叫我孙子！真文明！我看哪，咱们得另打主意了，这俩家伙靠不住！（去提鸟笼）

方太太 你有什么主意呀？

孟小樵 你等我慢慢的去想，别催我，有道是忙中有错！（往外走）

方太太 你回来！

孟小樵 我得找个清静地方，好好的想想去。（悲哀的走出去）

方太太 （狠狠的撕碎那两张牌）多他妈的文明啊！

（王力上。

王　力　怎么啦！大嫂！前天我来，你出门儿了；大哥还说，你近来精神很好。这是怎么啦？又跟谁闹了脾气？

方太太　王先生！王先生！你来得好！有人要抢走珍珠！

王　力　抢珍珠？谁？

方太太　一个又是钱庄老板，又是什么公司的经理，又是将军的，他姓李！

王　力　大哥知道不知道？

方太太　他还不知道。

王　力　赶紧告诉他呀！

方太太　不，不，不能告诉他！

王　力　不能告诉他？（想了想）大嫂，你没对我说实话！

方太太　（打自己一个嘴巴子）我……没法说！

王　力　我能猜到。你又跟珍珠犯了别扭，想卖了她，可是遇见了恶霸流氓，你上了当，是不是？

方太太　我跟她闹别扭？才没那么大工夫呢！她跟我闹别扭，她早晚是跟破风筝跑了，把我甩下！！

王　力　你看大哥是那样的人吗？

方太太　他……

王　力　他最大的毛病是争强好胜，容易得罪人，这，我对你说过不止一回，教你常劝劝他。

方太太　他听我的话才怪！

王　力　你根本不劝告他，他怎能听你的话呢？大嫂，你太任性！在你的朋友里，只有我一个人肯说出你的毛病，所以你又怕我，又恨我。多喈你不怕我，也不

恨我啦，咱们就由好朋友变成真朋友了！

方太太 你是真朋友！你不骗吃骗喝，你白给破风筝写词儿，你说话不转文，不扯谎，你是好人！我并不糊涂！

王 力 可是，我每逢一劝你给珍珠个好脸儿，你就马上一撇嘴不理我啦！

方太太 你是念书的人，不懂我们的事。珍珠是卖唱的，天生来的下贱。你不理会，我可看得清楚，她的骨头缝儿里都下贱。

王 力 就算大嫂你的眼睛尖，能看到她的骨头缝儿里去，现在这年月也不作兴买卖人口呀！

方太太 那是你那么说！不信咱们打个赌，我现在出去一吆喝：有卖孩子的没有？马上就能买回一打来！再说，我们把孩子拉扯大了，就为卖出去赚几个钱，连我们的祖师爷都不见怪！

（珍珠自外面唱着进来，手中拿着毛笔，纸本，书。

王 力 （向方摆手）待会儿再说。

方珍珠 妈！哟，王老师！（要和他握手，中途而止）

方太太 又上哪儿疯去啦？大凤儿呢？

方珍珠 她在后边呢，就回来。王老师，看！（示以书）

王 力 （使眼色）先教妈妈看。

方珍珠 妈！您看，书，纸本，毛笔。再看，（拉衣襟）这件蓝布衫，小平底鞋。我象个女学生不象？

方太太 象女学生又怎么样呢？

方珍珠 妈！王老师给我找了个补习学校，我念半天的书，耽误不了上园子挣钱！妈！没您的话，我可不敢去！您

点点头！我认多了字，念新词不是更容易了吗？再说，念点书，我心里越来越清楚，也少招您生气呀！

王　力　（哄孩子似的）给妈妈敬个礼！

方珍珠　敬礼！

王　力　大嫂，教她去试试！她要是耽误了上场，就不用再去上学。您看她越念书越淘气，也不用再去。好不好？

方太太　好吧！

方珍珠　（狂喜）妈！妈！您答应了？好妈妈！好妈妈！您真比我亲妈妈还好！（上去要拥抱妈妈，看妈妈冷淡，只扶了她的肩膀一下）

方太太　（用手拂珍珠扶按之处，好象珍珠手上有粪）躲我远远的！你念书也不会念出好处来。（忽然想起李将军的话）多文明呀！（大笑）哈哈哈！

方珍珠　怎么啦？妈？

王　力　大嫂，有什么可笑的？

方太太　可笑！太可笑！（立起来往外走）买金的遇见卖金的！文明！（又想起李将军的霸道，板起脸来）他娘的皮的！（下）

方珍珠　怎回事呢？

王　力　谁知道！珍珠！（欲言又止，看她那么欢喜，不忍以恶消息告之）

方珍珠　什么！

王　力　我，我说，你该到学校去报到。

方珍珠　等爸爸回来我就去，让他看看我拿着书，纸本，由

这儿出去，不是去卖艺，是去上学！

王 力 （不由的叹气）唉！

方珍珠 王老师，你怎么啦？看我上学去，倒不高兴了？

王 力 怎能呢！

方珍珠 我念了书，明了理，就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了，是不是？

王 力 先别提那个！妈妈刚放了你，你可别招她生气！

方珍珠 不是您告诉我的？年轻的人应当自由恋爱，自由结婚？

王 力 是！是！现在你可先别想那些事！

方珍珠 我十九岁了！

王 力 我知道！先把书念好了，再说别的。

〔白花蛇在院中叫："方大哥！方大哥！"

方珍珠 二叔啊？进来！

白花蛇 （进来）喝！这是怎回事？小蓝布衫，象个小女学生？

方珍珠 二叔，这是王先生。

白花蛇 王先生，您多照应！我姓白，白花蛇，说相声的。在乐春园伺候您，有工夫请赏光！

王 力 一定去领教！

方珍珠 二叔，看！书，纸本，笔！我真是女学生了！

白花蛇 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事！你妈妈许你去吗？

方珍珠 妈妈刚才点了头。

白花蛇 两个太阳一齐由西边出来！我问你，二姑娘，你爸爸租到了天顺园，他一个人作前后台老板，是真的？

方珍珠 大概是。他这两天催我温词儿，也许快开张了。

白花蛇　他都约了谁？

（筝轻轻开了门。

破风筝　我正要去约你！

白花蛇　好大哥，会在门外头偷听话儿！

破风筝　王老师，有了茶吗？二姑娘，怎样？真要上学去？

方珍珠　我净等着您哪！看，（用手帕包起书笔，夹在腋下）走喽，上学喽！王老师，白二叔，爸！（一一的鞠了躬，得意的走出去）

白花蛇　真行，大哥，你凡事都走在前面，硬教唱书的姑娘去上学，行！

破风筝　都是王先生的指教！（指门外）我们那位知道吗？

王　力　同意了！

破风筝　您也真行！得，这我才觉得对得住她了！好好的念点书，再帮我三年二载的，正经八摆的结了婚，也不枉她从这么大（用手比）就帮我挣钱！

白花蛇　您的角儿都约齐啦？大哥。

破风筝　差不多啦，就差相声。你有人没有？

白花蛇　怎么没有呢？北平别的不好找，说相声的可有的是。

破风筝　那么怎会我约谁谁摇头呢？

白花蛇　那不是因为您不肯跟我合作吗？

破风筝　噢，多年的朋友了，你成心撅我？

白花蛇　是您成心撅我！这玩艺，您故意的租下天顺园，离我的地方不远，不是有意跟我打对仗，拆我的台吗？

破风筝　我既没故意的要挨着你，也没意思跟你打对仗！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白花蛇　好吧！您不用想约到相声啦！说句不好听的话，没有我的吩咐，北平的说相声的谁也不敢搭班！

破风筝　你是一霸？

白花蛇　在我本行里，差不多！

破风筝　哈！

白花蛇　只要您一开张，我就减价，减价，再减价，看谁能把谁拉趴下！

王　力　白先生，我是外行人，本来不该多嘴。不过，大家既都是朋友，我不愿意看着你们这么誓不两立的斗争。据我看——

破风筝　王老师，您不用管！我们有我们的办法！白老二承认了他是一霸，我倒要斗斗他！

白花蛇　王先生，您不明白我的心意。方大嫂是我的师姐，按说我应当管方大哥叫姐夫，我还能故意跟他捣蛋吗？不过是，方大哥老处处拔尖。

王　力　他是要强。

白花蛇　不管怎么说吧，他的主意多，心眼快，事事维新，我们受不了！

王　力　怎么？

白花蛇　就拿珍珠说吧。一个卖唱的姑娘，读哪门子书？大哥这里又有文章。近来，你们爷儿俩到处唱义务，轰动了九城，天天小报上有您的消息，还有珍珠的像片。好家伙，珍珠这一上学，小报上又那么一登，就比登什么广告都强啊。喝，谁不想来看看又是女学生，又是唱玩艺的姑娘！

破风筝　（无可如何的笑起来）哈哈！

白花蛇　大哥你不用笑，听主儿要都去看女学生，谁还来照顾我？

王　力　白先生，我看您这都是多虑，听主儿有爱看珍珠的，也有爱看怪里怪气的姑娘们的，不是吗？

白花蛇　您想的也对，王先生。不过，这只是一件事，方大哥的新招儿还多着呢！我们没法防备他，没法跟他比赛！他敢干，他不怕破坏了祖师爷定下的规矩！

王　力　（讥讽的）祖师爷都定下了什么规矩？

白花蛇　（板起脸）王先生，您可别拿我们祖师爷开玩笑！

王　力　我错啦！白先生！我错啦！您到底要怎么办呢？您也不能教他挨饿不是？

白花蛇　他顶好搭我的班儿！

破风筝　过去的十年，我老作老板！

白花蛇　您非成班不可呢，得算我一份儿！

破风筝　拿胳臂钱？

白花蛇　您怎么啦，大哥？我是实心实意的帮助您，怎么说我拿胳臂钱呢？

破风筝　咱们请你师姐来评评理，好不好？

白花蛇　那倒不必，咱俩的事，咱俩办！

（宪兵班长上。）

宪兵班长　方老板！

破风筝　哎哟，刘班长！欢迎！

宪兵班长　白老板也在这儿哪？

白花蛇　刘班长，今天怎这么闲在？

破风筝　来！来！坐会儿！

宪兵班长　我不坐，抓着空儿来给你道喜，听说你已经租好了园子，快开张啦。

破风筝　不敢当，班长！以后地面上您多帮忙！来，坐一坐，这是王先生，文学好，好得很！

〔兵、王一点头。

宪兵班长　还是不坐！来求你点事。

破风筝　有事您自管吩咐，怎么说求呢？以后，我求您的事多之呢！

宪兵班长　有张小支票，明天才到期，我现在等着用钱，老板给我兑一兑。（递支票）

破风筝　班长，可真不凑巧！我半个多月没作生意，现在又租园子——

宪兵班长　拿回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甭磨烦！

破风筝　我要是方便，可连这点小事都不给您作，我是兔子！

宪兵班长　别再说了！拿支票来！

破风筝　这么办，把支票留在这儿，我看看家里有个金镏子什么的没有，待会儿把钱给您送去。

宪兵班长　有镏子就要镏子，我自己会去变卖！我急等用钱！

破风筝　是，是！我看看去！老二，你替我招待着刘班长。（下）

白花蛇　他假装穷，永远抠门儿！

王　力　白先生，干您这行的！也还有点同行的义气吧？

白花蛇　怎么没有呢？我是没带着现钱，要不然我替班长换那张支票！

宪兵班长　那太好了，我这儿还有一张呢！(又掏出一张来)

白花蛇　班长，班长，我改天孝敬您！我不是刚说过，我没带着现钱。

宪兵班长　你手上带着什么？

白花蛇　班长，这是我结婚的戒指！不信您到我家里看看去，我要是还有第二件黄登登的东西，您就抄了我的家！

宪兵班长　我知道你没有第二件，所以才要这一件！摘下来！

白花蛇　(无可如何的摘下戒指) 班长……

宪兵班长　这张支票可不假！改天见，我找破风筝去。(下)

白花蛇　(把支票撕碎) 他妈的，银行已经关闭了半年！王先生，您说我们不讲义气，我们怎么讲得起呢？看见没有，无缘无故硬敲走个金戒指。这种事，大小不拘，差不多天天有，一摇头准蘑菇，不是砸园子，就是抓走人。您说我们同行的狗咬狗，连这样我们还混不上饭吃呢！

王　力　白先生，你们挣钱不容易，所以没法再讲同行的义气；我看明白了。可是，为什么大家不齐心站在一条线上，跟恶霸流氓们干呢？心齐就是力量，谁也不敷衍他们，他们还敢欺负你们吗？

白花蛇　您到底是念书的，不明白我们的事。谁敢出来挑头说，咱们都齐心跟他们干？谁挑头谁先玩完！我们能罢工？连工人罢工还成群的枪毙呢，何况是我们说玩艺儿的！

破风筝　(上) 他妈的，给中华民国丢人！

白花蛇　走啦？

破风筝　不走还死在这儿！

〔大凤儿提着菜筐上，筐内有小萝卜，韭菜什么的。

方大凤　王先生！啊，白二叔真在这儿哪？外面有位丁副官找你！

白花蛇　丁副官？（顺手揪个小萝卜，吃着）妈的，反正我没第二个戒指！（迎出去）

方大凤　王先生，别走，我给您作烩萝卜吃！

王　力　我不走，可别多弄菜！

〔凤下，白同丁上。

白花蛇　（介绍）丁副官，方老板，王先生。

丁副官　方老板，听说你拴了班子，快开张啦？

破风筝　您多照应！

丁副官　可得给我红票噢！

破风筝　那没错！您哪时到，哪时有您的座儿！

丁副官　不光我自己，我算算啊：我姥姥，三舅妈，四婶子，街坊小刘夫妇，这就是五张；连我自己，六张。干脆就说十张吧！

破风筝　不多！您看，小园子上满了座，也上二百多人呢！

丁副官　这是什么话！你当是我老粗听不出来呢？我不能象刘占元那么缺德，要来红票自己不用，暗地里卖出去！

白花蛇　副官吃烟！（献烟）方老板准给您十张红票！

丁副官　（看烟）咦！还是他妈的三炮台呢！你小子发财呀！

白花蛇　（拿出烟盒，打开）您自己看吧。这边，只有两根炮台的，专为敬您这样的贵人；这边，全是哈德门，我

自己用！

丁副官 真有你的！好啦，先留会儿这根，再给我枝哈德门！

白花蛇 （递烟）副官，您这么不客气，叫我太高兴了！

丁副官 甭他妈的说俏皮话儿，我懂！没有我，你就弄得上总司令府上的堂会啦！

白花蛇 什么话呢，没您的栽培，我们穷小子们还不得喝西北风！怎样，司令又要传堂会吗？

丁副官 我特意来提醒你一声儿。别忘了，下月初九是四姨太太的生日！

白花蛇 走，丁副官！咱们菜馆里说去！

破风筝 老二，放心，我不抢你的买卖！

丁副官 这倒不在乎谁抢不抢，水大漫不过鸭子去；没有我，谁也不能作上这号生意！

白花蛇 是，我都听您的！

丁副官 （对筝）上次我约他走堂会，这小子跟我耍熊！

白花蛇 我哪敢！

丁副官 约去的姑娘，穿得都花狸狐哨的，可连一个胖呼呼的也没有！我们的司令还专爱胖呼呼的姑娘！

白花蛇 老吃窝窝头吗，胖的了？我以为司令喜欢瘦溜的呢！

丁副官 你少说话呀 还有两个姑娘居然不听副官们的话，摸摸也不行，要个嘴儿也不行……

白花蛇 我反正没教给她们那么作！是她们自己不聪明！这一回，您再试试我，我准保办得教您满意！走，我带您看看去，先尝后买，管打管换！走！（拉丁）

丁副官 方老板，你也打点着点，这回堂会我用投标的办法，

谁好我用谁！

破风筝　好吧！丁副官！改天我给您请安去！

丁副官　别忘了送票子去！（看筝要送）不送，有客人。（同白下）

破风筝　看见没有，王老师？

王　力　看见了！在这儿一会儿，我明白了多少多少事，都是书本上没有的！

破风筝　您一来，我就高兴；能跟个文墨人谈谈，我心里透亮！可是，我又怕您在这儿；遇上白花蛇什么的，我怕您耻笑我们！

王　力　我并不小看他！他的毛病不是天生带来的，是教社会给逼出来的！

破风筝　我不大明白您的话！我只盼望我自己能规规矩矩的作生意，盼望珍珠别出了毛病！我不明白什么社会不社会！

（珍珠气冲冲的走进来，布衫上洒着各色墨水，连脸上也有墨点子，手中紧握着书包；进来，一语不发，呆呆的看着父亲与王先生。

破风筝
王　力　怎么啦？怎么啦？

方珍珠　…………

破风筝　说话呀！怎么啦？谁欺负了你？

方珍珠　（说不出话来）……

王　力　珍珠！你不是上学了吗？

方珍珠　（狂怒的）你们教我去上学，这（看布衫）你们心里

就舒服了！

破风筝 不要冤枉人，你自己不是也要上学吗？

王 力 珍珠，好好的告诉我，到底是怎回事！

方珍珠 我全明白了！以前，我当是只在家里我不算人！

破风筝 我，大凤儿，都没错待过你！

方珍珠 为什么不提妈妈？(冷笑) 喊！以前，我当是只在园子里我不算人！

破风筝 谁也没欺负过你！

方珍珠 没有?那些怪声叫好的，到后台来看“姑娘”的，在园子门口等着我的……

王 力 所以你才要上学，你父亲跟我也愿意教你上学！

方珍珠 现在，我知道了，我到哪儿去也不算人！妈常说，我的骨头缝儿里都下贱！对！你们都错了，只有妈妈对！

破风筝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方珍珠 (腿一软，坐下，卷弄着书包，半天无语。忽然打开手帕，狠命的撕书，纸本；而后把笔头扯下；折笔管，折不动，放在脚下跺) 不算人！不算人！不算人！

王 力 珍珠，同学们说了闲话，是吧？

方珍珠 闲话？(立起来) 她们拿墨水泼我！啐我！我一进门，她们就嘀咕：方珍珠！方珍珠！然后，声儿越来越大：唱大鼓的，小窑姐，暗门子，臭……，她们质问老师，这是补习学校，还是落子馆？不等老师说话，她们就……看，我的身上，脸上，头发上……

我明白了，我在重庆，昆明，桂林，不算人；回到北平来，还不算人；到哪儿也不算人！

王　力　珍珠，我看你是人！

方珍珠　你？你也没安好心！天下没有一个好人！

破风筝　珍珠！珍珠！

〔向三元上。

向三元　姑娘在家哪？李将军派汽车来接！打扮打扮，快！

（幕）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前幕数日后，晚间。
地　点　天顺园后台。
人　物　已见前幕者：
　　　　破风筝　方太太　孟小樵　白花蛇　向三元
　　　　丁副官
　　　　另外有：
　　　　周巡长　检场的老赵　男女艺人数人

〔幕启：后台相当的大，可是设备简陋。墙上新贴上了红纸的祖师神位——“周庄王之神位”。神位前有香案，置红烛一对。板凳椅子之外，杂列各种乐器。一张破方桌上放着化妆镜子一面，几个茶杯，一把大茶壶。检场的老赵正在检点桌围子等。破风筝穿得十分整齐，匆匆的走来。

破风筝　（向祖师一揖，而后对赵）喝！这一天，我的脚都走破了！（坐下，脱鞋揉脚）
老　赵　老板，您歇会儿。我给您沏壶茶来！

破风筝　要真热的！

老　赵　是了，老板。（往外走）

孟小樵　（上，遇赵）老板在这儿？

老　赵　在！（下）

破风筝　孟老师，您多担待，我简直的站不起来了！

孟小樵　别动！别动！我这么早来，为是跟你说两句话儿。今天一定开锣呀？

破风筝　我跑了这么多日子，好容易盼到这天，怎么不开锣？

孟小樵　也许我是多虑，可是凭咱们的交情，我不能不……

破风筝　您听见了什么风声？

孟小樵　倒没有。我可是不放心！那天你不是得罪了李将军？

破风筝　孟老师，您想，他用汽车来接珍珠，我能点头吗？

孟小樵　那可就得罪了李将军，他不是好惹的呀！

破风筝　孟老师，别怪我说直话，不是您把李将军带到我家里去的吗？!

孟小樵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他是那么坏。及至我发现了他不是好人，我就马上站到你这边来；什么话呢，咱们是老朋友！

破风筝　我谢谢您的好意！

孟小樵　前几天哪，我跟你太太商议过，她也答应了，我给你作后台经理。

破风筝　家里的事她管，外边的事我管；这个，您知道！

孟小樵　知道！所以我才又来跟你商量。我是说，万一李将军真跟你捣捣乱，有我替你负一部分责任，也许有个闪展腾挪，不至于教你一个人蛤蟆垫桌腿儿，死

　　　　挨！是不是？
破风筝　孟老师，我在江湖上也混了这么多年，风里雨里我都见识过；有危险我独自出马，连累上您倒不大好！
孟小樵　也对！那么，你欠我的钱呢？
破风筝　只要生意好，我决不能没点孝心！
孟小樵　方老板，你太厉害了！好吧，你今天要是出了毛病，可别怨我！（怒，要走）
破风筝　孟老师，您不能这么走出去，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不能闹翻了脸！
孟小樵　你看着办吧！（还往外走）
老　赵　（提着茶壶上，几乎碰上孟）热茶来了，您不喝碗？
孟小樵　哼！（下）
破风筝　老赵，给孟先生雇车去！
老　赵　是啦！（下）
破风筝　吃里爬外，什么东西！
白花蛇　（拿着对联上）谁？什么东西？
破风筝　我简直不懂，我这么低三下四的对付人，怎么还换不出人家的好心来呢！
白花蛇　要不怎么说来说去，还得说同行的弟兄呀，别人都靠不住！大哥，（献对联）我来给您道喜！
破风筝　你这是何苦呢？多年的弟兄还要客套？我这儿谢谢！
白花蛇　这是千里送鹅毛！红呼呼的取个吉利！
破风筝　（喊）老赵！老赵！（把对联递至门口）挂到前面去。
白花蛇　大哥！我有点为难的事，您给我出个主意！
破风筝　怎么啦？

白花蛇　甭提啦，邪门！金香翠陪着人在旅馆里抽烟，教宪兵抓下去啦！

破风筝　赶紧托人弄出来呀！

白花蛇　今天无论如何不成了!从一清早我溜溜的跑了一天，放是可以放，可得慢慢的办手续；公事呀。要不然我早就过来给您帮忙来了！

破风筝　既然能放出来，就好办喽。

白花蛇　不行啊！她唱倒第三，有好多人专来捧她，她今天要是不露，得，一个人一喊退票，大伙儿准跟着起哄，至少也得把茶壶茶碗都摔了！我受得了吗？

破风筝　挂出牌去，说她请病假还不行？

白花蛇　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台下准有人知道了她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底细，他们才更要撅我哟！要我的好看哟！我这儿先给您作个揖，您教珍珠小姐去帮我一场。

破风筝　那……

白花蛇　时间不冲突!回头我亲自来接她，再亲自送回来。只要有她去唱一场，我今天才不至于出漏子！只有她去，别人不行！她既是个角儿，玩艺儿又好，您说是不是？

破风筝　老二，咱们把事情搞清楚了……

白花蛇　珍珠小姐这一场，您要多少钱，我给多少！

破风筝　老二你怎么啦？咱们俩的事，我能提要钱？

白花蛇　那就更好了！

破风筝　老二，你大概不会忘了：前几天你拆我的台，教我

约不到相声；又要白拿一份儿钱，你多么够朋友啊！

白花蛇　那么今天您要看我的哈哈笑，教我栽跟头！

破风筝　你又想错了！珍珠准去帮你一场，你接你送，一个钱不要！可是，你得先认错儿，说你以前对不起我，以后不准再跟我捣鬼！怎么样？

白花蛇　大哥，您真有一套！得了，我认错儿，我这儿给您请安了！赶到十点半，我来接她！大哥，可不许变卦呀！

破风筝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忙你的去吧！

白花蛇　待会儿见！大哥！

〔一位弹弦的，甲；两个小姑娘，乙，丙；走进来，都先向祖师行礼。

白花蛇　（对众）辛苦！辛苦！（下）

众　方老板！

破风筝　辛苦！今天咱们头一天哪，都卖点力气！

众　是啦，没错！（甲试弦，乙、丙坐）

〔丁副官同巡长上。

破风筝　丁副官，您赏光！票子都拿到啦？巡长，没什么说的，您多分心帮忙！请坐！

丁副官　（坐在乙、丙之间）拿到了。小孩的干爹干妈忽然由城外来了，你还得给我两张！

破风筝　巡长，您也请坐！

周巡长　我刚才看过了，厕所不干净！请跟我到派出所去一趟吧！（坐）

破风筝　回头，我连夜收拾，不能教您为难！

周巡长　那么今天呢？

丁副官　方老板，先给巡长几张红票！

破风筝　我早送过去两张了！

丁副官　你看，我十张还不够，他两张怎行呢？

破风筝　丁副官，巡长，红票可真不富余了！这怎办，明天我请两位吃小馆！喝点酒！一定！

周巡长　我一天到晚老忙，哪有工夫下饭馆？

丁副官　干脆折干儿好了！你们作艺的比我们混官面的来项大的多！是不是？巡长！

破风筝　大家都不容易！

丁副官　好啦，待会儿再说，反正你跑不了！（立）

周巡长　方老板，跟我到派出所去，要不然我没法交代！

破风筝　那还不是全凭您一句话？（塞给他钞票）改天，改天我请吃饭！

周巡长　地面上的事，我自己作不了主；官事！要不然……

破风筝　（为结束这一场，硬领他们往外走）我晓得！让您受屈啦！真对不起！（送二位到门口）

〔变戏法的与助手，戊、己，上。戊背着大碗，己拿道具与毯子等。

破风筝　辛苦！今天掏大海碗？

艺人戊　头一天，准得露脸！

〔前台人声渐重，乙对镜扑粉。

破风筝　（喊）老赵！准时候开场啊！

老　赵　（匆匆进来，与大家打招呼，而后提鼓架上台）

向三元　（提着个鲜花篮上）珍珠在这儿吗？

破风筝　向先生，请坐！珍珠在家哪，就快来到。

向三元　她没在家，我去过了。

破风筝　也许上街买东西去啦，您坐！

向三元　李将军的命令，见着珍珠才放下这个花篮。

（前台有鼓掌声，催促开场。

破风筝　您放下，她一定来！

向三元　你把她藏在哪儿啦？

破风筝　我藏起她来？

向三元　喳！要不怎么家里没有，这儿也没有她？

破风筝　她也许正在路上。（对甲乙）上！

向三元　（拦住他们）等等！

破风筝　到时候了，您能不许我们开场吗？

向三元　喳！不许！李将军的命令，教我见着珍珠，给她这个花篮。等她下场，我同她到将军府上，李将军给她贺喜！你把她找来，我才准你开场！

破风筝　向先生，我是个穷作艺的，干吗跟我过不去呢？

向三元　我没跟你过不去，李将军的命令！

（前台掌声加紧，也有打呼哨的。

破风筝　您高抬贵手，先教我们开场；等珍珠来到，咱们再商量。

向三元　没有珍珠，你开不了场！我知道她藏在哪儿呢？

破风筝　她是我的台柱子，能够藏起去吗？

向三元　怎会家里没有，这儿也没有呢？

破风筝　老赵！接二小姐去！快！（赵跑下。对向）您教我先开台好不好？前台已经要乱了！

向三元　珍珠来到，你开台！

破风筝　前台快压不住了！我今儿头天开张，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向三元　是要你的命！你得罪了李将军，还想开台挣钱？算盘打的太好了！你当是前几天李将军一声不出，就诸事大吉了？哼，李将军专等着今天呢！告诉你吧，今天珍珠不到，你开不了台！珍珠下场，不跟我去见李将军，我教你连一个茶碗也剩不下！

破风筝　向先生，贵人不记小人错，（愤极）我给您磕一个行不行？（跪，磕了个响头，立）我今天开不开台，从此就不用在北平混了！

众　向先生，您抬抬手吧！

向三元　在北平混？得罪了李将军，在全中国哪儿你也不用混！李将军要珍珠，不要你，政策！

（前台嚷“退票！退票！”

破风筝　（怒不可遏）姓向的，我跟你没仇没恨，你就这么欺负人；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磕了头还不行？好，我跟你拚啦！（欲往前撞，被众拉住）

（方太太惊慌的跑进来。

方太太　珍珠！珍珠！珍珠没在这儿？上哪去啦？

向三元　怎样？

破风筝　你应当看着，怎么来问我呢？

方太太　明白了！明白了！她一定是跟那个姓王的跑嘹！你交的好朋友！拐走你的女儿！

向三元　那个姓王的必定是革命党！想想你的罪名吧，老方！

得，珍珠是跑了，我得执行李将军的命令！（跑到台口，喊）刘四！张五！砸！（上台去）

（前台一阵摔砸，孩子哭，大人嚷。警笛声，叫骂声。

破风筝　（见甲要跑）别出去！有什么事我一个人顶着！（拉住乙丙）不怕！不怕！（手颤而故作镇定）

艺人戊　这是哪儿的事呢！穷人还怎么混呢！

破风筝　天桥去下地，也照样的吃饭！看谁走得长远！

方太太　（拉住己）这可怎么好噢！怎么好噢！

破风筝　闭上你的嘴！

（幕）

第　二　场

时　间　冬，解放军已至北平城外。午前十一时左右。

地　点　方老板家中。

人　物　破风筝　方太太　方珍珠　方大凤　王力
　　　　孟小樵　白花蛇　向三元

（幕启：方老板的家里。屋里已不象样子，表示出方老板的穷困。方老板与珍珠围炉取暖，大凤儿拿着一小碟浆糊与一些碎纸补糊门窗的窟窿。时有炮声，震得窗纸刷刷的响。一声大炮，大凤儿往后退了两步。珍珠用手捂上两耳。方老板安然不动。方太太惊慌的跑进来。

方太太　（对筝）你倒是想想主意呀！净等着都教炮打死吗？

破风筝　这是城里往外打呢！八路军不会乱轰城里头。

方太太　你知道！你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想主意躲一躲！你看，人家张家黄家都搬了走，你就不打个主意，倒好象你爱听大炮！珠子，把手放下去！（刚说完，又一声炮，她自己也捂上耳朵）

破风筝　往哪儿躲？我不动，我在这儿等着八路军！李将军，向三元，丁副官们的气，我受够了！谁怎么坏，也不能比他们再坏！（越说越怒）好吗，要抢走我的女儿，砸了我的园子，逼得我没地方去作艺！我一辈子招过谁，惹过谁？我的心眼哪点不好？他妈的到而今教我混成这个样！

方太太　你胡涂！当初你要是肯把珠子给了李将军……

方珍珠　（立起要走）妈！

方太太　别动！我的话不入耳是不是！你要是有人心的，就早该替我们想想！从这么大（比）我把你拉扯起来，你就忘恩负义，不听我的话；没事儿跟那个姓王的在一块儿……

方大凤　妈，你别诬赖好人！那回砸园子，要不是王先生早听到风声，把妹妹救了走，妹妹不是白教他们抢了去？

方太太　对！你也吃里爬外，向着别人！甭你们美，等共产党来到，都把你们共了，你们就高兴了！珠子把戒指摘下来给我！

方珍珠　这是个假的！

方太太　真的呢？倒贴给谁啦？
方珍珠　真的我给了爸爸，卖点钱过日子！
方太太　你的心眼还怪不错呢！拿来，我看看！
方珍珠　给您！
方太太　（看，扔出）呸！真的藏在哪儿啦？
方大凤　妈！妹妹没说假话！连我的一点首饰也给了爸爸，要不然，这程子咱们吃什么？
方太太　嗯！你们就不告诉我一声！
方珍珠　我们怕您着急生气呀！
方太太　闭上你的浪嘴！
破风筝　孩子们比你强，你的那点体己大概穿在肋条上了！
方太太　我是有，是穿在了肋条上！（掏）看，我还有一对金镯子，可不是你们方家的！这是我娘家的陪送，我死了也得带到棺材里去！
破风筝　好，你收着吧！我们都惹不起你！
方太太　我收着？等共产党来抢了去，我才不那么傻！大凤，把这给我埋起去！
方大凤　您自己为什么不……
方太太　我自己去埋？那我一天得去刨出三遍来，准露了楦儿！给你！想起来了，顶好藏到棚上去！（递镯子）
方大凤　（接）放在棚上，万一叫耗子拉去呢？
方太太　那……
　〔又一声炮，外面拍门甚急。
方大凤　开着炮，还有人来？（要出去看）
方太太　你！

破风筝 我去！（下）

方太太 凤儿，快去藏镯子！可得记住了地方，还别教别人看出来！快！

方大凤 您放心吧！（下）

〔筝同孟小樵，白花蛇上。

白花蛇 师姐！二小姐！

〔珍珠给他们行礼。

方太太 你还没教炮打死哪？

白花蛇 师姐！什么时候，您还开玩笑！我都快急死啦！

方珍珠 （搬椅凳至炉旁）二叔坐！（没理孟）

方太太 孟先生，炮弹有眼睛，你留点神！我看透了你，你不是好人！

破风筝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孟小樵 她说得对！我已经遭了报！家里住满了兵，把我的狮子猫，哈吧狗，连金鱼，全给吃了。（坐）

方太太 该！该！

白花蛇 师姐！我给您作个揖！您教我们安安静静的说会儿话，行不行？

方珍珠 （首先往外走）二叔，您坐着！（下）

方太太 哼，凭你们三块料，要能想出好主意才怪！（下）

白花蛇 （坐）大哥，我刚才听孟先生说了，八路军一进城，咱们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全得玩完！咱们得想个主意，不能干等死呀！

破风筝 孟老师，您又从哪儿听来的呢？

孟小樵 我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哪！据我看哪，咱们

得离开北平！

破风筝 上哪儿？怎么走？

孟小樵 那都不成问题！只要你肯点头，我们就都有办法！

白花蛇 所以我们来跟您商议，不能在这儿等死！

破风筝 我？我都快饿死了，还有那么大的作用！

孟小樵 你有！都在珍珠身上！

破风筝 孟先生，你要再提珍珠，就马上请出！

白花蛇 大哥，大哥！听孟先生说完了！

孟小樵 先这么说吧，金香翠可是跟着个阔人上了香港，小红芬鳔上了一位大官上了上海，坐飞机走的！现在，只有有钱的，有势力的，跟歌女舞女们，走得出去！

白花蛇 大哥，你想想看！我就想，你全家借着珍珠小姐的光，我们再借着你的光，都逃出去，不比这么受罪强吗？

孟小樵 还有一层，在这荒乱的年月，一个作官的要是又臭又硬，马上会丢官罢职，去拉洋车；一个变戏法的要能随机应变，巴结上高官，也许升官发财！炮响得越凶，这种事儿越多；咱们别错过了机会。你就说小红芬吧，她跟上了一位大官，马上她父亲也作了警察大队长！别看他一字不识，现在也是个官儿！

白花蛇 还有，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反成仇。不是我爱拉老婆的舌头，自从二小姐上学没上成，我常看见她一个人在街上乱串。师姐喝两盅酒，就睡大觉，哪能看得住二小姐？万一二小姐真闹出点事儿，不是鸡也飞了，蛋也打了吗？

破风筝 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意思？打开鼻子说亮话好不好？

孟小樵 李将军不是早晚得走吗？

破风筝 他走不走跟我有什么相干？他越走得远越好！

孟小樵 不是这么说呀！你要去递个嬉和儿，珍珠就有了下场，你也有了饭吃，我们也能借你的光，有个办法！

（珍珠忽然推门而入。

方珍珠 （对白说，表示不屑于理孟）二叔，你的话我都听见了！说实话，在我上学没上成以后，我的确要往下坡路走！爸爸对我好，大凤姐对我不错，可是妈妈始终不拿我当人。家里家外我既都不是人，我想去玩玩乐乐，跟那些女学生似的。我没有她们的知识，我可要跟她们一样的吃喝玩乐。我不能等着教人家把我抢走，也不能等着妈妈把我卖了。我想抓住个年轻的男人，先斩后奏，偷偷结了婚再说。可是，爸爸待我好，我不肯伤了他的心；现在，他又穷又闷气，我更不能只顾自己，招他生气。干脆的说，炮是一劲儿咕咚，要死，我跟爸爸死在一处！他不肯卖我，我应当水里火里跟他一块去闯。你，跟那个老头子，别再打我的算盘；招急了我，我也会撒村撒野！告诉你们吧，就是我要卖身，也是为了养活我爸爸，也得由我自己作主！二叔，你要是再来乱嘀咕，我会一头跟你碰死！

破风筝 珠子！过来！好珠子，咱们爷儿俩站在一块，看谁再敢来欺负咱们！以前，咱们受够了欺负；以后，谁

来硬的，咱们就一齐拚命！刚才孟先生不是说李将军要滚蛋了吗？好，他走了，咱们就踏实了！

方珍珠 （对孟）告诉你，外边打炮呢，不定谁死谁活，我全不怕啦！你有坏主意，尽管使去，我等着你的！

孟小樵 年轻轻的，别说话不留口德！我没有坏主意，我是见机而为，该怎么作怎么作。

方珍珠 这回，是不是李将军派你来的？

孟小樵 绝不是！我是来给你们父女出好主意，你们有的是活路，不去走，太可惜！李将军没给我什么好处，我不给他办事。我是说，你们要是按着我的主意去作，你们混好了，我也跟着得点好处。

白花蛇 二姑娘，你别误会。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你二叔可不是成心往火坑里推你！我不过今天听孟先生跟我一说，想想也有道理，就跟他来了。你干吗跟我生这么大气呀？

（门外拍门甚急。）

破风筝 又是谁？（跑出去）

方珍珠 二叔，请你不必为我担忧吧！我的命苦，就是孟先生给我出了好主意也甜不了！

（筝与王跑进来，王跑得直喘。）

方珍珠 怎么啦？王先生！

王　力 街上抓兵呢，差点把我抓了去！我快躲一躲！

方珍珠 到我屋里去！有人进来，您跳后墙。

王　力 对！（下）

（门外又拍门。）

方珍珠　坏了，追上来了！

白花蛇　我怎么办？进来也许抓走我！

破风筝　找你师姐去！看着点，要是抓兵的，你跟王先生跳后墙出去！（门外拍门更急）来了！来了！（跑出去）

孟小樵　我说怎样？要是咱们有个阔朋友，谁敢上这儿来抓人？年纪轻呀，没有经验，没有见识，唉！

（筝同向三元进来。）

孟小樵　三元，你可好啊？老想看你去，总是匀不出工夫来！

向三元　（背朝门，对珠）珍珠！李将军马上上飞机，教我来接你，一同走！东西都不用带，到地方一律作新的！走啊！

孟小樵　我想到的，李将军也想得到，英雄所见略同！三元，你给我说说，请将军也带着我！

向三元　你就是个娘们也没人要你！谁要六十多岁的老梆子？珍珠，走！快！

孟小樵　我替方老板说一句，珍珠跟了去，方老板夫妇呢？

向三元　李将军只娶珍珠，不娶别人！

孟小樵　那么，也多少得给他们一点钱，维持生活呀！

向三元　我不知道！珍珠乖乖的跟着走，破风筝总会有点好处。

孟小樵　（对筝）我说怎样？你说话呀，先要个官儿作！你作官，我作秘书，准保停停妥妥！

向三元　别磨烦，走！

破风筝　珍珠是我的女儿，谁也不能带了走！

向三元　别给脸不要脸！

方珍珠　我不能去！

向三元　真的？

破风筝
方珍珠　真的！

向三元　我今儿个弄走不了你，我不姓向！

破风筝　你带着枪呢，是不是？掏出来，打！（指胸）

向三元　打死你还费事吗？（掏枪）

方珍珠　（抢上一步）先打我！打！

孟小樵　你们怎这么不知好歹呢？有这么好的事不去，你们都饿胡涂啦？

破风筝　向三元，开枪！

向三元　（一把抓住珠的腕子，一手用枪比着筝，对珠说）走！（对筝说）你敢动！

（王急入，用东西顶住向的背。

王　力　放下枪，举起手来！

（向放下枪，王向筝一招手，筝拿起枪递给王，王将手中扫床的笤帚扔下，用真枪顶住向的背。

王　力　走！（看向走至椅前）坐下！（向坐）我问你，孟先生知道这回事不知道？

向三元　不知道。

孟小樵　我真不知道！可是我会揣摩。自从那天砸了园子，我就知道准有今天这一招，所以我来劝方老板，教他自动的把珍珠献上去。

方珍珠　呸！

孟小樵 甭呸我！你，珍珠，得玩完；你，方老板，得玩完；你，王先生，得玩完；共产党一到，你们都玩完！

破风筝 你呢？

孟小樵 我完不了！向三元也完不了。以前，他在侦缉队里，后来他当特务，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他也当特务，国民党回来他还是特务；以后，共产党来到，他说不定还要再升一步呢！是不是？三元！

向三元 喳！

孟小樵 所以呀，王先生，方老板，你们顶好别跟他为仇作对，他是万年青，永远是绿的！

王 力 你说完了？

孟小樵 完了，净等吃饭了！

王 力 三元，李将军走，带着你吗？

向三元 （摇头）不！

王 力 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帮助他呢？

向三元 告诉你吧！我喜欢，我应当，打击人，李将军走后，我独自个还是欺负你们！万一李将军弄不到珍珠，还有我在这儿，早晚她得归了我！

王 力 你不怕八路军进来？

向三元 八路军？九路军也不能把我怎样了！我会杀人，会杀人的永远有用处！

〔又一声大炮。

向三元 听！我们的大炮！八路军？二八一十六路军也进不来！

王 力 那是你那么想。李将军什么时候走？

向三元　十二点。

王　力　好，你乖乖的在这儿等到十二点！

（幕）

第 四 幕

时　间　北京解放后四个月左右，下午五时。
地　点　方老板家中。
人　物　破风筝　方太太　方大凤　方珍珠　白花蛇
　　　　孟小樵　王　力　向三元　公安部队同志二人——简称甲，乙

〔幕启：屋中相当的乱，但乱成另个样子。在凌乱的器物中有了报纸，书，杂志什么的。墙上有了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的像，还有由杂志上裁下的窗花与图画。

〔方太太独自在屋中，拿起茶壶倒倒，没有茶！听见门外秧歌的锣鼓，想出去看，又不屑。

〔大凤穿短衣，夹着书，提着筐，筐中有青菜等，匆匆的走进来。

方大凤　妈！（随门外的锣鼓声，扭了两步）
方太太　出去！出去扭！我看不惯这个！
方大凤　妈！人家四五十岁的老太太还扭呢！
方太太　她们都疯了，我还没疯！看，这里盆朝天碗朝地，没人管。火灭了，开水没有一点，我连碗热茶都喝不

到嘴！

方大凤 妈，您自己没长着手吗？

方太太 哈哈！你敢跟我顶嘴？告诉你吧，我长着手是为揍你的！

方大凤 我也告诉您吧，妈！我不能耽误了念书。我去念书，您就得自己动动手，沏茶灌水的。

方太太 啊——！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反倒变成老妈子了！

方大凤 作老妈子也不寒碜哪！如今晚儿，人人得动手作活，人人平等。

方太太 难道你跟我也平等？你简直要造反吗！

方大凤 这是造反的年头！妈，别生气，今天我买了半斤肉，爸爸请客！

方太太 半斤肉还他妈的请客？丢人！请谁？

方大凤 王先生。他明天入学去学习，所以爸爸请请他。我去预备饭，您收拾收拾屋子好不好？

方太太 收拾屋子？我？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收拾屋子？我告诉你，我讨厌那个姓王的！

方大凤 哟！您不是挺喜欢他吗？

方太太 日久见人心。现在我才明白，他不是什么好人！

方大凤 怎么？

方太太 你不用管，等他来到，我跟他算账！

方大凤 算账？

方太太 你不用管！大凤儿，你过来，妈跟你说几句知心的话！来！

方大凤 好，我一边摘韭菜一边听。

方太太　你好好听着啊！你这一程子可长了脾气，时常顶撞我，不听我的话。

方大凤　您说的对，我就听；不对，我就不听！

方太太　是呀！你是我的亲女儿，就是顶撞了我，我也不往心里去。珍珠可就不同了，她是我买来的。我什么委屈都能受，就是不能受她个小妖精的气！

方大凤　她敢给您气受？

方太太　你看她的样儿呀！喝，成天际高扬着脸，把屁股扭出一丈多远去，跟我打牙逗嘴的，我受得了吗？

方大凤　女人都翻了身，怎不高扬着脸呢？

方太太　她翻身，我可头朝下了呢！当初，我随时都可以卖了她，而今她也敢跟我平起平坐，大模大样的，我受不了！

方大凤　您打算怎么办呢？

方太太　是呀，所以我跟你商量一下呀！只要咱们俩编成一条藤，跟她干，她就不敢再气我！咱们俩一齐心，处处找她的毛病，老给她小鞋穿，她就不敢再美了！咱们挫磨她，掰开揉碎的挫磨她，看她怎样！

方大凤　您想那么办对吗？

方太太　怎么不对？我现在没法子卖出她去，可也不能由着她的性儿反哪！她要自由，随便的跟个小白脸儿跑了，休想！她挣的钱，她打算自己拿着！休想！

方大凤　她的钱一五一十的都交给爸爸，爸爸再交给您；从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方太太　不对！以前，我天天有酒有肉；现在，我连烟卷都

得省着吃。她必定没把钱都交出来。

方大凤　听我说啊，妈！现在，园子里不时行“点”玩艺儿，又没有堂会，谁也不象先前挣的那么多了。大家挣的少，心里可痛快，因为女角儿不必再低三下四的挣钱了。

方太太　心里痛快当得了吃酱肘子？女角儿不低三下四？她们天生的就是下贱货！

方大凤　妈！您要是这么说话呀，我可也不客气了！我不单不能帮助您欺负珍珠，倒得帮助她……

方太太　欺负我？好，好，好！你是我的亲女儿，就，就……

方大凤　这个年头儿呀，妈，亲妈也大不过真理去！

（珍珠穿着短衣，夹着书，拿着几封信，还提着一手巾的烧饼，从外面唱着新歌走进来；淘气的向她们举手敬礼。

方珍珠　妈！（妈扭头不理）姐！姐，你上课去了吗？

方大凤　刚回来。

方珍珠　给你，（递手巾包儿）爸爸怕饭不够吃，教我买了几个烧饼。姐，今儿个我上场，又有人怪声叫好。幸亏爸爸过去劝了劝，他才不那么叫了。他一叫，我心里轰的一下，差点把词儿忘了！昨天我还告诉你，从此不会有人起哄了，谁知道……

方大凤　慢慢来，慢慢来，十个手指头哪能一边齐呢。有的人学好很快，有的很慢。

方太太　他妈的，不要脸！有人叫好儿还不好，莫非教人家砸了园子好？

方珍珠 妈！

方太太 少叫我妈！我不会生养你这样的混蛋！

方珍珠 妈，您这是怎么啦？

方大凤 妹，少说话！

方太太 说！说！今天咱们把事情说明白了倒好，存在心里是块病！

方大凤 妹妹要上学，要学新词，要去开会，要上园子，一天也够累的了，您为什么还不给她个好气呢？

方太太 你吃里爬外，帮助外人欺负你妈！哼，你们以为共产党来了，我就怕你们了，新新！

方珍珠 如今晚儿，谁也用不着怕谁，谁可也不许欺负谁！

方太太 我就要欺负欺负你！以前，我不肯揍你，为是把你全头全尾的卖出去！现在，你打算自由，哼，我会把你撕烂了，走不动道儿，见不得人；教你美，美！

方大凤 妈，这是何苦呢？北京好容易解放了，大家伙儿都有了盼望，您干吗这么闹脾气呢？

方太太 你们有盼望，我没有！我吃不着，喝不着，没人跟我打牌，我就得闹！

方珍珠 （纳住气）妈，您看，我是个无依无靠的苦孩子，我愿意拿您当作我的亲妈！以前，我是众人脚底下踩着的人；现在，我象个人了，您应当替我喜欢！

方太太 我疯了，替你喜欢！

方大凤 妈，让咱们都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不好吗？

方太太 你少搭碴儿！珍珠，你今天拿的份儿呢？

方珍珠 爸爸拿着呢。

方太太　那才怪！你跟那老不要脸的串通一气，进一千，硬说五百！解开衣裳，我看看！

方珍珠　爸爸就给了我买烧饼的钱。刚才我走着回来的，连车都没雇！

方太太　不雇车，好一边走，一边吊膀子呀！我的钱不够花，我不能任着你的性儿，去倒贴野汉子！你得多去给我挣钱！你能多挣钱，可是成心不那么干！

方珍珠　妈，你要看清楚，我现在不再是你的摇钱树，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解钮子）教你看，我私藏着钱没有！教你看，我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是我自己的，谁也不能动！（解开了钮子，落下两个糖烧饼来）这是我给你买来的，知道你爱吃糖烧饼。藏在我的怀里，为是出其不意，招你笑一笑！你，你，你就这样待我……（不能成声）

方大凤　（拾起烧饼）走，妹，帮我作饭去！

方太太　你……（没找到话）

（王提着一小瓶酒，欢欢喜喜的进来。

方大凤　王先生！

王　力　大嫂！先谢谢您，请我吃饭！咱们喝两杯，入了学，除了星期，我就不容易出来了。（把酒瓶递给凤）

方太太　（扭过身去）……

方珍珠　王先生……（呜咽）

王　力　都怎么啦？

方珍珠　告诉我，大家伙说的翻身哪，解放呀，到底是真的吗？是长远的事吗？还是说说就算了呢？

王　力　怎能说说就算了呢？革命不是闹着玩的事！

方珍珠　那么，我为什么还受气？为什么老有人提醒我，我当初是买来的孩子，是唱鼓书的贱货，教我永远忘不了过去的卑贱，痛苦！这是揭咯吱儿（痂）；长疮就够疼的了，揭咯吱更疼！

王　力　方大嫂！方大嫂！

方太太　你少叫我大嫂！你要知趣，请出；别等我把你骂了出去！

方大凤　妈！王先生是咱们的恩人！他救过妹妹两次！您怎可以这么对待他呢？

方太太　恩人？都是他把你们教坏了的！没事儿弄点花生米，白干，来哄我；大嫂长，大嫂短，叫得震心。其实呀，一肚子都是坏。我现在看明白了，不再上你的当！不是你，我早把那个小丫头片子出脱了，何至于留到现在，吃饱了气我！

王　力　大嫂，您没想对！

方太太　你对！你会用糖儿豆儿的到这里捡便宜！你要是个男子汉，拍出钱来，买了她去！老这么白揩油算怎么回事呢？说个价儿，贱卖！

方大凤　妈，您说的象话吗？

方太太　不象话又怎样？有本事去调一师八路军来，我斗斗他们！

方大凤　（提筐，拿瓶）王先生，珍珠，走！教她一个人在这儿闹！

〔孟穿着短衣，戴列宁帽，进来。先向大家敬礼，而

后顺手儿把酒瓶拿过去，置于袋中。

方大凤　酒是王先生拿来的！

孟小樵　共点产！共点产！

方大凤　缺德！（下）

孟小樵　王同志，我各处找你，找不到。刚才遇见白花蛇，才知道你在这里。特来请教！我写了点鼓词，求你指正！

方太太　真有鼻子尖的！闻见肉味就来，苍蝇似的！

孟小樵　方同志，我真写了新词！

方太太　用你的词儿，你好分账！

孟小樵　不分账，瞧着给！我这个人的好处就是心眼儿灵便，老随着时代走！刚才，我在街上走，凭这身服装打扮，招得蹬三轮的直叫我老干部！你放心，方同志，从此我必能跟方老板合作，得到胜利。来，大家都来，看看我的新词儿，提供意见。

方太太　我有那么大工夫，听你瞎扯！（立）

孟小樵　那么，你就歇会儿去。回头，我陪你喝了这瓶酒。刚才我看见筐子里青菜不少，肉可不十分多，是不是再补充一点呢？

方太太　补充个屁！看，我这里就有二百块钱！照这样下去，我非死不可！

孟小樵　别说死！别说死！咱们都是京油子；咱们要是找不出办法，那还怎成为京油子呢？

方太太　你把神仙说出来，我也不再信你的话！（下）

孟小樵　（指方背）思想没搞通，没搞通！王同志，珍珠，来

听听我的词儿！

方珍珠　我老实告诉您，我不喜欢您的为人，也不喜欢您的词儿。（要走）

孟小樵　坦白的很！

王　力　等等，看他到底写了什么。

孟小樵　王同志，要不然我怎么佩服您呢！听着，这头两句改过十几遍，太棒了。听着：真龙天子出在延安，解放北京坐金銮。

方珍珠　（笑起来）哈……

孟小樵　怎么啦，珍珠？这两句还不够劲儿吗？

方珍珠　孟先生！从前您欺负过我的父亲，帮助过妈妈往外卖我，您也说过：共产党一到，我们都玩完。我要是爱记仇的话，我满可以去告你，告你陷害我！可是，我看您这么大岁数了，不愿那么办。以后，咱们作为素不相识，您不用再上这儿来！

王　力　孟先生，您有聪明，会写点东西，只要您肯认真，不取巧，不敷衍，您在今天还能有用处。

孟小樵　那么，我写的词儿不对？

王　力　“写”的不对，因为您根本没有“想”对！

孟小樵　我穿的戴的也都不对？

王　力　您的错误就在改穿戴，而不改思想！

孟小樵　噢！我明白了！你们年轻，心眼快，大概已经入了党，好升官发财。我写的词儿好，你们硬说不好；我穿的衣裳象样，你们硬说不象样；你们排挤我，生怕我也入了党，压下你们去！

王　力　我明天去入学，去学习。入党不是说着玩的事。共产党不象国民党那么拍拍脑袋算一个，连鸡毛蒜皮都可以作党员！

孟小樵　甭说了，你们有你们的心路，我有我的。你们既不愿跟我合作，别怪我也不客气！（要走）

王　力　站住！你敢怎么不客气呢？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悔过，还那么有奶就是娘，去勾结反动派，我可真去告发你！

孟小樵　咱们走着瞧！王先生，这瓶酒我带着，谢谢呀！（下）

王　力　你看，咱们应当放走他吗？

方珍珠　（凑近他）王……

王　力　什么？

方珍珠　你救救我！救救我！

王　力　怎么啦？

方珍珠　我，我……

王　力　痛痛快快的说！

方珍珠　你已经救过我的命，何不再救救我呢？

王　力　你现在并没有危险。

方珍珠　听我说！解放前的事，你都知道。解放以后，我以为我可以自由，快活了。可是，你看，家里还是这样，教我活不下去！我要是跺脚一走，对不起父亲；不走，我没法快活。可怜可怜我！你，在我眼里，是唯一的明白人。

王　力　我？我要真明白，何必去入学学习？我有许多缺点，

我知道！

方珍珠　你说一句话，我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妈妈拦不住我跟你走，父亲也必乐意，我可以安心的去念书，去唱，唱你作的词儿！

王　力　珍珠，别那么想！你看，以前你是个玩物，这，你知道？

方珍珠　（点头）……

王　力　现在，你是个艺人，是属于社会的。你看，这有多大的分别？简直是由地上飞到天上！你去唱新词，宣传新的生活，新的道理，你的嘴就是一张活报纸。要看清这一点！在你的同行里，有几个象你的，能认识些字，肯用功学新词的？不多！你是今天社会的宝贝！

方珍珠　我是社会的宝贝，可是我得在家里受气！

王　力　别急！别急！妈妈胡涂，要慢慢的劝告；是劝告，不是吵架。

方珍珠　怎能不吵呢？她和窑子里的领家一样可恶，可是没人叫她领家的。她这种人挡着我们的去路，逼着我们去干坏事！

王　力　你说得对，珍珠！可是，她们吃惯了，喝惯了，懒惯了，一时改不过来，我们也不能把她们都杀了呀！你要负起改造她的责任！你别再以为自己只是个唱玩艺的姑娘，而要想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新女子 对不对，珍珠？

方珍珠　哼，也许，也许你不喜欢我！

王　力　我喜欢你！我是老大哥，你是小妹妹，以后，我每星期天来看你，你把困难说给我，我把学来的讲给你。你还年轻，有朝一日，你会找到个比我胜强十倍的好青年。今天，你这么明明白白说出来，很好。以后，咱们见面倒省得不好意思了。

方珍珠　唉！

王　力　珍珠，挺起胸来干！一时的困难是免不了的。过个三年五载，咱们就必能看到幸福，我不会骗你！再说，你还比别人强呀，父亲，姐姐，都对你很好！有的姑娘，你是知道的，不是受一家子人的气吗？

方珍珠　别说了，我想哭一大场！

王　力　不必！眼泪，在今天，已经没了用处。我们要笑，要唱，要跳，要咬上牙干！

方珍珠　大概是街门响，爸爸回来了。甭跟他说我的事，他的事情够多的了，我不愿再嘈嘈他。（擦擦眼）

〔筝在院中喊。

破风筝　珠子！王先生来了没有哇？

方珍珠　来啦！来了半天啦！

〔筝上。

破风筝　王先生！（握手）对不起，对不起！教您久等！坐！喝茶了吗？珠子，客人来了这么半天，就不倒茶呀？

方珍珠　姐姐跟我都刚回来！

破风筝　好家伙，咱们是够忙的！

方珍珠　（递信）好，我去看看有开水没有。（下）

破风筝　王先生，我先看看信。

王　力　请便。

破风筝　（匆匆的看信）这一封，开会，这儿！（放在左袋里）又一封，开会，这儿！（放在左袋里）这一封，私信，这儿，（放右袋里）待会儿细瞧。这一封，稿费，（吻了信一下）这儿！（放左上袋里）哈哈，王先生，我居然也有了稿费，太阳由西边出来的事！我得分给您一半！要不是您给我修改，就能登出去，才怪！

王　力　这不是请我吃饭了吗，就别分稿费啦！

破风筝　哼，今儿的饭，跟我的稿子差不多，光是豆腐青菜，找不到几块肉！好在，没有外人，我只约了您跟白老二！白老二这家伙，还跟从前一样，老跟我捣蛋，我今天特意约他来，当着您的面儿，跟他谈一谈！

王　力　好哇！可是，我并不比你们二位知的多，见的广啊！

破风筝　您客气！自从对日本抗战起，我就受您的栽培。没有您，我不会有今天！

王　力　没有新政府，您不会有今天！

破风筝　我的心愿大了去啦：我愿意办个曲艺学校，您当校长，我来打杂儿跑腿。我恨不能教所有的同行的，北京的跟全国的，都马上改了样子，都唱新玩艺儿。喝，我要作的事太多了，太多了！多得教我不知打哪儿作好，怎么作好！我高兴，又着急；痛快，又闷气。我简直不知怎样才好！

（白上。

破风筝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正讲究你呢！

白花蛇　王先生！大哥！

王　力　白先生，生意怎么样？

白花蛇　托福！托福！没挨了饿，就真得感激新政府！解放军围城的时候，我真着了慌！现在，人家居然留着我们，还准我们说相声，我没有想到！

破风筝　可是，你一段新玩艺也没有，还抱着老套子啃！

白花蛇　得，您又来了！您跟珍珠叮啷当啷的唱新词，你们爷俩识字呀。别人呢？您没管！您有朋友给写新词，我们俩眼黑大糊，找不着人哪！您只跟那几个会唱新词的鳔在一块儿，简直不大理我们这群睁眼瞎子。我告诉您，大哥，照这么下去，咱们没法不分成两股儿，新的一股，旧的一股，那好吗？久而久之，您说我们混蛋，不要强，好，我们就不要强。我们会拿旧玩艺儿跟您的新东西拚一拚，看谁拚得过谁！

破风筝　啊！闹了半天，我仿佛倒对不起人！

白花蛇　您是对不起人！以前，您说我不讲义气，爱抢生意；现在，您倒抢上生意了！

破风筝　老二，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呀？我抢生意？我破风筝一辈子不作那种下贱事！

白花蛇　您时常有堂会。

破风筝　现在，阔官们都滚了蛋，没有堂会！

白花蛇　我管什么晚会，表演会，都叫堂会。

破风筝　我到城外给种地的唱，下工厂给工人唱，也算堂会？

白花蛇　也叫堂会。您和珍珠去，连告诉我们一声都不告诉！

破风筝　我告诉你们干什么？那些事都是苦事，挣不着钱；有

时候，还得赔上车钱！

白花蛇 就那么说吧，您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也痛快点呀！您怎么知道我们就不肯去呢？

破风筝 你们又不会新玩艺，去了干什么？

白花蛇 难道旧东西里就没有一两段好的？为什么不两掺着，教大家都有个机会？

破风筝 那……

白花蛇 大哥！我们也入了讲习班，也多少明白了点新道理，您别太小看了我们！

破风筝 哼！你的班里，去了不到一半人；我的人没有一个偷懒的！

白花蛇 您可知道，他们背地里怎么骂您？

破风筝 骂我？就是我有错处，也不至于挨骂呀！

白花蛇 您一天忙到晚，忙得连您自己的人都不大见面。您只知道教大伙儿去学习，可忘了他们有车钱没有。

破风筝 我自己就走来走去！不雇车！

白花蛇 唱快书的老姚呢？弹弦的宋二呢？都快七十了，难道也得每天多走十几里路？他们只好雇车。可是，雇五百块钱的车，就少买五百块钱的棒子面！女角呢，身上不方便的时候，更非雇车不可！您知道吗？

破风筝 老二，我太忙了！我太忙了！

白花蛇 您不会把事情分给别人点？

破风筝 分给谁？

白花蛇 比如说，分给我点！

破风筝 你？

白花蛇　您看不起我，是不是?您还以为我还象先前那么坏，是不是？

破风筝　就拿你班里的女角说,她们不是还有不大正经的吗？你不坏，为什么不管她们？

白花蛇　她们挣得少，家里白吃饭的人多，我有什么法子呢？马上开刀，不要她们，她们还不是马上都变成暗门子？拿珍珠打个比方，她要是没有您这样的一个爸爸，她得变成什么样子？

王　力　她已经……

破风筝　什么？王先生！

王　力　没什么！白先生，说！

白花蛇　以前，我是坏；不掏坏，挣不来钱呀。现在，谁不要强，谁没饭吃。我连这点聪明还没有？连这点事还看不清楚？您要把事情分给我点，我敢不好好的去作吗？王先生，没您不圣明的，您给批评批评！

王　力　那，二位可别怪我直话直说呀。

破风筝　您就是骂我，我也好好听着！

白花蛇　您说，我要多心，我是儿子！

王　力　先说您吧，白先生。

白花蛇　好！

王　力　白先生，您长进了，有了进步！

白花蛇　我？您这是捧我呢！

王　力　我向来不乱捧人。您现在知道了实话实说，知道了学习有好处，也知道了新政府好。这就不容易！可是，您也有错处。

白花蛇　您说！

王　力　您只责备方大哥，而不责备自己。是，方大哥确是太忙，没有照顾到大家；可是，您只等着他来招呼您，而不自己先去表现一下；您把错处全推到大哥身上，而不先自己想想办法。还有，您不早来对他说，而心中憋着劲，跟他闹别扭，这不对！

白花蛇　大哥实在走得太快，我们追不上！大哥一天到晚跟文学家们，官儿们，在一块，不是开会，就是搞新词，我们又不敢来巴结！也巴结不上！

王　力　您这是酸溜溜的话。现在，文学家也是工人，作艺的也是文艺工作者，没有高低上下。更提不到巴结作官的，作官的并不小看咱们！

破风筝　老二，咱们就要成立公会，你是入会呢？还是在一旁看着呢？

白花蛇　我当然入会！我对您有意见，对大家的事可不能不管！怕只怕，有了公会，象您这有头有脸的人还是不许别人作事，说话！

王　力　白先生，即使方大哥作了公会会长，即使他独断独行，你为什么不劝告他，不矫正他呢？难道你为闹意见，而希望把公会搞垮了吗？

白花蛇　那……

王　力　方大哥有错误，可不是故意的犯错儿！他本心是要作模范，可无意之中脱离了群众。

破风筝　对，王先生，您不必再说，我知道了我的毛病！老二，我认错儿；来，拉拉手！

白花蛇　大哥！（握手）

破风筝　我错了 我以为只有我自己能在讲习班得点好处，毕业的时候得特等奖，没想到你也得到了好处。这一句话抄百总，我不用再多说了！以后，我怎么作，你看着吧！你信我的话不信？你还跟我闹别扭不闹？

白花蛇　只要您教别人过得去，丫头养的才闹别扭！大哥，我知道您聪明，可没想到您这么聪明！说实话吧，今天您要是不认错儿，我已经准备好了，拆您的班子！您天天跑九城，连您班里的事都不大知道了，我使点坏，您准垮台！

王　力　拆朋友的台未免太厉害了吧？

白花蛇　别人厉害，我就厉害！别人公道，我也公道！

王　力　别人的厉害要是无意的，您也有意的去报复，是不是？

白花蛇　王先生，您的话才厉害呢，刺（扎）心窝子！

破风筝　我告诉您，王先生，我是乐胡涂了！想想看，想想看，噢，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好！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唱玩艺的能够受人尊敬，我太高兴了，所以弄出错儿来。我，我找不到话了。来，老二，咱哥儿俩扭它一回。呛呛起呛起……

（凤上。

方大凤　别扭喽，吃饭啦！（下）

破风筝　王先生，请！老二，走！

（方上。

白花蛇　师姐！您好哇？也会扭秧歌啦吧？

方太太　滚！吃你的饭去，别招我生气！
白花蛇　您不吃吗？
方太太　不吃！我愿意饿死！
王　力　大嫂！走！没您，我们怎好吃？
破风筝　走吧！
方太太　告诉你不吃，就是不吃！
破风筝　好，咱们先去，她待会儿再来，大概又犯了肝气。（同他们下）
方太太　他妈的！（气哼哼的坐下）
〔孟轻轻的进来。
方太太　你怎么又回来了？
孟小樵　轻点声！我来告诉你个喜信！
方太太　你还有什么喜信？
孟小樵　我碰见了向三元！
方太太　他又怎样呢？
孟小樵　他说：共产党长远不了，国民党就快打回来，千真万确。他们一打回来，咱们不又得吃得喝，天天打牌，爱怎着就怎着吗？
方太太　真的？
孟小樵　向三元的话还能有假的？他还提到珍珠。
方太太　他怎么说？
孟小樵　他就来，亲自跟你说。
方太太　只要他能处治了那个小妖精，怎么办都行！
孟小樵　比如说，向三元自己要了珍珠？
方太太　那也行，只要他给钱！

孟小樵　他有钱！我知道，他拿着大笔的款子！你敢见他吗？
方太太　怎么不敢！他敢来吗？
孟小樵　你晓得他的胆子！
　〔凤在院中叫。
方大凤　妈！妈！吃饭来呀！
方太太　你们吃你们的，甭管我！
　〔院外枪声数响。
孟小樵　坏了！坏了！三元大概跟公安部队干上了！我往哪儿跑？（手足失措）
方太太　我怎么办？
方大凤　（仍在院中）爸爸，门外头放枪哪！
向三元　（右手握着左臂，受伤，闯进屋中）哎—— 哟！（倒于地上）
　甲　（和乙紧紧追来，见向卧地，对乙说）快去打电话，要车子！
　乙　是啦！（又匆匆跑去）
　甲　（对孟）这个人你认识？
孟小樵　我—— 不认识！
　〔大凤和爸爸，珍珠，王力，白花蛇，一齐进来。
破风筝　哟！这不是向三元吗？
　甲　他是向三元？
　众　是！
孟小樵　我出去会儿！（要走）
　甲　等等！（拦住孟）这个人（指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方大凤　孟先生，你必知情！

孟小樵　我什么也不知道！

甲　我们从很久就要逮捕这个人。今天，我们看见了他要进这里来，没等我们张嘴盘问，他就开了枪。我们也还了枪。诸位，请都不要动，我要跟诸位谈一谈。

（向挣扎着起来，要跑。

破风筝　（揪住向）往哪儿跑！

（门外汽车笛子连响，乙跑进来。

甲　先拉走他！

（乙和筝拖向往外走。

孟小樵　（又要往外跑）

甲　不准动！

（幕）

第 五 幕

时　间　前幕后四个月，午前。民间曲艺社已成立了两个多月。

地　点　民间曲艺社的后台。

人　物　破风筝　方太太　方大凤　方珍珠　白花蛇

王　力　周巡长（解放后，“巡长”称呼已不存在；在对话中宜称“同志”）　孟小樵　老赵（检场的）

众：弹弦的，男女艺人，若干人，可多可少。简称甲，乙，丙……

〔幕启：相当大的一座后台，有二门，一通前台，一通外面。正面墙上有毛主席及朱总司令像，代替了祖师的牌位。像旁，一大水牌，上贴红纸条，为本日演唱节目，上写“破风筝：大生产”……。室中有一大长桌，围置椅凳。桌上有花瓶，镜子，茶具等；并有临时用的纸，刀，浆糊碗，棕刷，锦旗等。大凤立桌旁裁纸。老赵手持红绿的标语，往壁上贴。破风筝立八仙桌上，撕揭后窗上的旧纸。他一边干活，一边信口开河的唱太平歌词。

破风筝　（唱）有一位姑娘本姓方，帮助她爸爸糊后窗。有朝

一日她出了嫁，谁肯来帮爸爸的忙！（笑）哈哈哈。
方大凤 （也唱）有一位姑娘本姓方，爱她的爸爸也爱她娘。她妈妈一点一点的有了进步，她爸爸精明又要强！
破风筝 大姑娘，嗓子不坏呀，还真够味儿！
方大凤 （得意的）我长着耳朵为干什么的？这么多年了，您跟妹妹一天到晚的唱，还拦得住我偷偷的学吗？
破风筝 （跳下来）老赵，这里的贴完了？把前台的贴到前台去。让老宋帮你的忙，我已经跟他商议过怎么贴了。
老　赵 那，熟事，准保贴的是地方。（拿标语，下）
方大凤 待会儿，弄壶茶来哟！
破风筝 你真会？来，试吧试吧，唱两句鼓词！
方大凤 哪段儿？您说！多了不会，会十来段！
破风筝 十来段？有板有眼？
方大凤 没板没眼还算唱吗？
破风筝 来两句，我听听！
方大凤 先糊窗户，待会儿再唱。
破风筝 （上桌子）刚才你唱的那两句数板呀，可不坏！你的嗓子还没蹓开；好好调一调啊，比珍珠的强。她有尖儿，可没膛音儿，你有！
方大凤 这是您说的？我可也要作艺去了！现在，艺人的地位已经提高，我又不甘心在家里白吃饭；您许我作艺去好不好？
破风筝 （糊纸）得，齐不齐，一把泥！（跳下来）可是，你妈肯让你去吗？我会猜，她得说什么：（学方的口吻）怎么着？我的亲女儿跟珍珠一样的去卖艺？呸！

得，准得给你个满脸花！

方大凤 也许不能。妈不象从前那么不讲理了，对妹妹好了点，家里的事也动手帮助点。我要是也能挣钱，多让她吃口好的，她不会不乐意！

破风筝 也有你这么一说！椅子也全擦呀！有你这么一说！可是，你真会唱吗？

方大凤 还能冤您？在补习学校，我天天唱！

破风筝 天天唱？

方大凤 下了班，同学们拉住我不放，拚命鼓掌。方大凤同志，大家嚷，你爸爸，妹妹，都会唱，你能不会？唱一个！唱一个！

破风筝 你就唱起活儿来？

方大凤 一天一段，把我会的都唱过了。

破风筝 我还得听听你入弦儿不入。光有嗓子，不入弦，还不是猴儿拿虱子，瞎掰？

方大凤 我想，错不了；我是谁的女儿啊，能不入弦？就这么办了，从明天起，我就调嗓子。然后，我就走遍了各处，给工人唱，给老百姓唱；乡下人一年也未必听到一回玩艺儿。我有我的老主意，我才不跟你们在大城里头挤热羊呢！

破风筝 你由哪儿学来的这么一套？

方大凤 哪儿学来的？我跟妹妹常讨论这种问题！

破风筝 有什么爸爸，有什么女儿；带劲！我这些日子也常这么琢磨！等待会儿咱们开会，我想对大家谈谈。

方大凤 真的？好！您要走，可带着我！

〔周巡长上。〕

周巡长　方同志！大凤姑娘！

破风筝
方大凤　周同志，早啊！

周巡长　行啊，您真象个新时代的经理了，自己动手收拾后台！

破风筝　建立劳动观点！怎样，今天有工夫吧？来听听我们的玩艺儿？

周巡长　不会有工夫，也没钱打票！

破风筝　您不怪我们不送红票？

周巡长　哼，想起当初我怎么对待你们，今儿个要红票，明儿个要包袱，我真想抽自己几个大嘴巴！

破风筝　可是，那并不是您一个人那样儿啊。那时候，您也跟我们一样受上头的剥削，压迫呀！那叫作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现在，可好喽，连蛤蟆骨朵（蝌蚪）都可以晃摇着小尾巴活着了！

周巡长　真是那样！我说，昨天咱们不是谈向三元跟孟小樵来着吗？

破风筝　是呀，他们俩怎样了？

周巡长　向三元已经交军法处。起码是十年，我猜。孟小樵呢，只要有人保，马上能出来。

破风筝　真的？

周巡长　已经圈了三个多月，并没有作特务的证据。

破风筝　他爱取巧，贪小便宜；至于杀人放火，他没有那个胆子。

周巡长　就是。您肯保他吗？省得他多费政府的小米儿。

破风筝　我肯！我想班儿里用得着他！

方大凤　爸！又独断独行！这不是件小事，怎么不跟白二叔商量一下呢？

破风筝　对！对！周同志，我先跟白老二说说，再给您个准话儿。

周巡长　听您的话儿啦，回头见。（要走）

破风筝　（赶上去）周同志，您前后都看过啦？给我们点意见！

周巡长　我看了一遍，都不错。只有一点小意见；好不好把“不得怪声叫好”，改成“请勿怪声叫好”呢？

破风筝　马上改，谢谢您哪！

方大凤　周同志，老赵沏茶去了，您喝碗再走吧？

周巡长　不了！我们当巡警的，现在是茶水自备！哈哈！

〔白匆匆上。

白花蛇　周同志，您早！我还没给您送红票去！（抽自己的嘴）缺德！我那么说惯了！说惯了的嘴，跑惯了的腿！没留神，我说走了嘴！您可别见怪！

周巡长　您要真送给我红票，我才真见怪呢！再见！

破风筝
白花蛇　再见，周同志！

方大凤　看，二叔，窗户，桌椅，标语，全弄好了，只差扫地；来，您的事儿。（递笤帚）

白花蛇　大姑娘，帮忙到底；我今儿个闹情绪！

破风筝　老二，来的这么晚，还闹情绪，象话吗？

白花蛇　大哥，您要是我呀，就也得闹情绪！

破风筝　怎么啦？

白花蛇　还不是金喜的妈，缠了我这么一大早上；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破风筝　她又出了什么典故？

白花蛇　麻烦透了！要不看她是个堂客！我真揍她一顿好的。

破风筝　这年月，老二，女人可揍不得！

（珠拿着一束鲜花，上。

方珍珠　谁要揍女人呀？是不是白二叔？

白花蛇　是我，我要揍那个不守团体纪律的小女人！（掏出小本来）糊窗户，有预算；贴标语，有预算；买笤帚，也有；可谁说过买鲜花呢？前后台统由我们自己管，不再受剥削，够多么好哇！架不住有人浪费，自己乱出主意呀！

方珍珠　（假装也掏出小本来）糊窗户，有预算；鲜花，由前进的女艺人自动捐献！得了吧，二叔！我自己的钱买来的！今天开会，有点鲜花，看着痛快！

白花蛇　小丫头片子！有本事再自动的献给我一双新鞋！

破风筝　够了！够了！该说正经的啦！

（三四小姑娘，二三青年男人，一同说笑着进来。

众　　方老板！白老板！大凤！珍珠！

破风筝　辛苦！嗨，大凤，你的买卖来了。

方大凤　识字小组到前台去，我擦擦手就来。

众　　走啊！待会儿见，方老板，白……（同凤下）

破风筝　老二，说你的！

白花蛇　金喜的妈说：第一，金喜的份儿太小。

破风筝　那是公议的，而且并不小！

白花蛇　她不听那套！第二，金喜得在珍珠后边唱。

破风筝　咱们不分牌位。金喜不会新玩艺，当然得在珍珠前面唱，这也是公议的。

白花蛇　她也不听那套。第三，她不准金喜学新词，上识字班，也不准她来开会，怕耽误工夫。她说家中人口多，都仗着金喜一个人挣钱，所以金喜得赶三个园子。

破风筝　这简直是破坏团体！

白花蛇　她才管那个！她一急了，还许逼着金喜卖身呢！

破风筝　我真想报告公安局，抓她！

白花蛇　我的傻大哥，就凭现在的警察们那股和气劲儿，准保去了就教她给骂出来！

方珍珠　你们光说金喜的妈，怎么不提金喜呢？去跟金喜谈一谈，我们帮助她斗争她妈！

白花蛇　哼，说着容易！金喜她妈说了，她要找你妈去，一齐跟咱们干！你连自己的妈还不敢惹，说什么斗争别人的妈？

方珍珠　二叔，别那么说，我妈近来可对我不错！

破风筝　可不是，她近来有点进步。

白花蛇　师姐能有进步？我看中国是真要太平了！金喜的事，你们想主意吧，我还有好几件事得去办呢。

破风筝　别忙！刚才周同志来，说咱们可以保出孟小樵来。

白花蛇　保他？

破风筝　你听着呀！他当初给我写过词儿，我总不忘他的好

处。他有多少对不起我的地方，我可不愿意记仇儿！

白花蛇 他可没帮忙过我！

破风筝 他什么都能写，咱们要是待他好，他就许能给你写几段相声！再说，咱们缺个会写字的，何不教他来帮帮忙？

白花蛇 咱们养得起他吗？

破风筝 咱们跟公会两拼着用他，给他凑点小米，还不行？

方珍珠 爸爸唯恐饿死个老不要脸的！真！

破风筝 就是说，咱们要是能帮忙，何必饿死一个人呢？老二，你看呢？

白花蛇 好，我看看去。他要是有了进步，我就替您保出他来；没有进步呢，拉倒；好不好？

破风筝 我相信，圈了三个多月，他必定有点进步！这年月，连条驴也会进步！老二，你去一趟吧。快快回来，王先生十一点钟来。

白花蛇 好，我快去快来！（下）

破风筝 今儿个有三个会，珍珠，咱们商量商量都教谁去。

方珍珠 等大伙儿到齐，商量一下吧。

破风筝 我不放心！我不反对民主，我可怕推选出的人不对劲，把事作砸了！

方珍珠 可是，您不给大伙儿出去创练的机会，大伙儿就永远不会进步，不是吗？

破风筝 我到底还是不放心！我知道我自己能办事，有经验，愿意多受累！

方珍珠 是呀，我知道您行！可是，您要老不放心别人，不

给别人机会，别人就不信任您；说您包办，说您独断独行；您受了累，还落个劳而无功！

破风筝 那么，大伙儿一起哄，真推选出十三岁的小红，或是一个炸弹炸不出屁的老孙，怎办呢？

方珍珠 您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白二叔是干什么的？咱们不会去组织组织呀？先组织好，就不会选出顶不中用的人来。即使选出不大中用的人，教他们练习练习去，不就慢慢的成为有用的人了吗？

破风筝 喝，珠子，再过一年半载的，你要不作经理，我要不作检场的，才怪！

方珍珠 哼，有那么一天，我会领个班子，给您看看！那时候呀，我要有个三十多件乐器的乐队，给我伴奏；我的鼓键子就是指挥棍儿。看，我一轻敲鼓，音乐就落下去，十来把提琴，跟两三把三弦，慢慢的，轻轻的，似断似不断的，拉着弹着；我一高举鼓键子，嘴里使上劲，浑身全使上劲，乐队的鼓响起来，喇叭响起来，象一阵暴雨似的！暴雨里可立着一朵白莲花，就是我！我！

〔三五老男女艺人进来，要向筝打招呼。

破风筝 哧—— （指珠，暗示大家不要作声）

方珍珠 那时候，我唱的是大鼓，又不是大鼓；是，是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新东西。唱完了，台下跳起来，欢呼，鼓掌。我鞠躬，再鞠躬。我进去，又出来谢幕。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十几次！末后，有人献上鲜花来。我抱着花，向大家敬礼。

众　（鼓掌）好！好！

方珍珠　（转身）哟，你们都来啦？爸，你们说说，我看看姐姐去。

（下）

众　珍珠是怎回事？

破风筝　作梦呢，作梦呢！可也别说，过几年，她的梦也许就变成事实。你看，解放才几个月，咱们已经由唱玩艺的变成民间艺术家；谁知道，再过三年五载，我们的地位得又高起多少去呢！

方珍珠　（在前台门叫）同志们，识字小组开会，你们也来呀！

众　好，来啦！（下）

〔方提着菜筐上。

方太太　大凤！珍珠！俩丫头片子都哪儿去啦？（对筝）跟你说呀，刚才金喜的妈找我去了，跟我叨唠了半天。

破风筝　叨唠什么来着？

方太太　还不是为了金喜的事。我可就告诉她，眼下呀，年头儿大改良，就别再一把儿死拿；死脑筋吃不开啦！得忍气就忍气，胳臂反正扭不过大腿去……

破风筝　她怎么样？

方太太　她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我白费了唾沫。她比我可差多了！你总算有造化，有我这么个会改良的太太！

〔王夹着些书，上。

王　力　方大嫂，老没见，您好哇？

方太太　哟，王先生，怎么老不上我们那儿去了？这是学习

完了，出来了吧？

破风筝　王先生，您好？看我的爱人进步了没有？亲自挎着小筐儿去上街买菜，不含糊！

方太太　唉！

〔白上。

白花蛇　哟，师姐，您也参加义务劳动？

方太太　去！躲开我！

白花蛇　王先生，给您道喜，您毕了业！（对筝）大哥，刚才我去了，那位负责的同志说，孟小樵真有了进步，我就把他带来了，在门口儿呢。

破风筝　快教他进来呀！

白花蛇　我叫他去！（下）

方太太　王先生，您坐着，我看看那两个丫头去！（对筝）对孟小樵，你可得留点神，别再上了他的当！（下）

〔白与孟上。

白花蛇　大哥，孟先生来了。

破风筝　孟先生，您倒好哇？

孟小樵　唉，我谢谢你，我以为我不会再出来了，谁知道政府这么大仁大义，放了我！没有哇，一个人来保我，只有你和白经理宽宏大量，还没忘了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讲义气，作艺的人讲义气！我没有别的可说，只求你们给我点小事儿作；无论作什么，我保证都要作得好！

王　力　孟先生，现在您明白了新政府是怎回事啦吧？

孟小樵　我明白了！圈了我三个多月呀，人家没骂过我一声，

没打过我一下，人家只一劲儿劝告我。在一块儿圈着的，不叫犯人，叫同学。同学们还举我作了小组长，因为我识字，有文化。同学里，有小偷儿，有鸦片烟鬼，有强盗；他们经人家一感化，都认了错儿，改邪归正；我也跟着认了错儿。现在，我心里清楚了，象吃过了一剂泻药！

破风筝 孟老师，我跟白老二都愿帮您的忙，想请您给我们编编写写的。可是，我们的班子是讲民主的，非大家同意，我们俩不敢独断独行！

孟小樵 先别决定什么，让大家先试一试我，看我能作不能作，肯好好作不肯。我作的好呢，大家留下我；不好呢，我，我……唉，我，也快六十岁了，没儿没女的！

破风筝 您先别伤心，只要您肯好好干，我跟白老二不能看着您饿死！是不是？老二！

白花蛇 那没错儿！

孟小樵 唉！你们多分心吧！好，我先回家看看去！方经理，白经理，王先生，都多为我分分心吧！（下）

（老赵提大水壶上，给大家倒茶。凤上。

方大凤 王先生，给您道喜！

王　力 谢谢！你好哇，大姑娘？

方大凤 爸！我们又有了新办法。以后，谁不来上识字班，扣谁的钱！

破风筝 我的大姑娘，不能扣钱，绝对不能！

方大凤 大家提的意见，大家表决的，怎么不能？

破风筝　好家伙，这要传到金喜的妈耳朵里去，又得给我造一片谣言，说我是专制魔王！不行，赶紧从新商议！

方大凤　对，也有您这么一说！

破风筝　咱们开会吧？（叫）珠子，开会喽！

（珠领众上。

方珍珠　王先生！（握手）

白花蛇　大家坐下，茶自己倒哇。

方珍珠　王先生，您拿的什么书？

王　力　给你带来的。不见怪吧，上边有我写的字，乱七八糟的。

方珍珠　只要是书就好！

破风筝　该开会了吧？老二，今天轮到你作主席。

白花蛇　现在开会。（掏出小本来）今天没有多少可报告的。前后台的标语都换上了新的。窗户也糊好。桌上的花儿是珍珠自己的钱买的，我们该谢谢她。

众　（鼓掌）

白花蛇　今天晚上胜利工厂的小晚会，人家指定要李四宝、邱德禄两场，用不着讨论了吧？

众　用不着。

白花蛇　好。请他们两位注意，时间是晚八点半，千万别误了。明天晚上的文艺座谈会，应该谁去参加？请反感意见。

方珍珠　反映，不是反感！二叔！

白花蛇　啊，反映！反感反映，我始终闹不清楚谁是谁！

方珍珠　我想请二叔去，他能说会道，不至于丢人。

白花蛇　我反感。

众　（笑）

方大凤　我也赞成二叔去。

白花蛇　好，我反映。还用表决吗？

众　不用了！（鼓掌）

白花蛇　今天还有个音乐观摩会。应该请谁去参加？

甲　还是方经理去好。我们耳朵里没活，去了也是在那儿坐着。

破风筝　坐着听听就长知识。

乙　您看谁好，就派谁去吧。

白花蛇　不是这么说。大家看谁去合适，就请谁去。

老赵　抓阄好啦。抓着谁，谁倒霉。

破风筝　倒霉？哪儿的话呢！这个班子是咱们自己的，谁都得作点事儿！

方珍珠　请米大哥去吧，他的耳朵好，也许能记下点新调子来。

白花蛇　诸位看珍珠的意见怎样？

众　我们没意见！

方珍珠　我就不信！只要您一想，您就会有意见；有意见就该说！

甲　这么点小事值不得想！

方珍珠　一丁点的小事都值得想！谁要不替我们自己的事用心，谁就不肯为自己的事出力！

破风筝　珠子说得对！我们就请老米去，好不好？

众　好！（鼓掌）

破风筝　主席，没别的事了吧？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这是王力先生。他是咱们的真朋友，常给咱们写新词儿。现在，他在革命大学毕了业。他请求组织上允许他到这儿来工作。

众　欢迎！请王先生讲话！

王　力　朋友们，我不是来讲话；我来，是为拜师，拜老师！

方珍珠　拜谁为师？

王　力　在座的诸位，从此都是我的先生！

众　不敢当！不敢当！

王　力　以前，我跟方先生，珍珠，学了点腔调，给他们写过些鼓词。那时候，我不过是要帮忙他们；我觉得我的学问，文化，都比他们高，我是老师，他们是学生。

破风筝　一点也不假吗！

王　力　现在，我学习过了，我明白了。我并不比他们和你们高。我应当变成你们里的一个！我要切实的向你们学习，老跟你们在一起。你们愿意要我这么个徒弟吗？

白花蛇　王先生，您这是开玩笑呢？还是真话呢？以我自己说，我连反感跟反映都弄不清，还作您的老师？

王　力　就拿你说吧，白先生，你的天才，你的本事，你的经验，你的进取心，你的工作，我赶得上吗？

破风筝　我有个建议，我们请王先生作我们的名誉经理好不好？

众　（鼓掌）赞成！赞成！欢迎！

王　力　依着我的意思，至多我应当是名誉社员！

众　主席！王先生太谦虚了，不许他再推辞，停止讨论！

白花蛇　好！我们不再讨论这个。方大哥，说说您的意见。

破风筝　朋友们，我的意见还没有成熟，随便说说吧。自从咱们大家合作，组织了这个班子，咱们总算搞得不错。在思想上，行为上，学习上，民主作风上，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了进步，生意也还不算坏。这，对吧？

众　对！

破风筝　可是，前几天我跟政府里，党里的领导我们的人，和文艺界的朋友，去讨教，他们给了我很宝贵的意见。那就是我们应当往前再多迈一步。

白花蛇　上哪儿？

破风筝　到工人那里去，到农民里去，到文化低的地方去。你们看，咱们都在北京这儿挤着，而乡下成年的连个打铁的响声都听不到，咱们不是只为挣钱，没尽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吗？

王　力　（鼓掌，凤，珠，随着）

白花蛇　大哥你要是走开，我们怎么办呢？

破风筝　不是我个人走不走的问题，是大家怎么组织一下儿的问题。出外要是有好处，我不应当独自去占便宜；出外有苦处，我也不独自去逞能。这是大家的事，我不能独断独行！

方珍珠　比如说，把班里的人分成两半儿，一半儿在这儿安营扎寨，一半儿去打游击，两三个月一换班儿，成

不成？爸！

破风筝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不能一刀两断，整整齐齐的切成两半儿。年纪过六十的，不满十六的，不去。家中有特别困难的，不去。身体钉不住的，不去。不愿意去的，绝不勉强。

甲 我不能去，家里都指着我吃饭。

方大凤 你家里没困难，你也不肯去！

白花蛇 大凤儿！

方大凤 他不去，我补他的缺！

众 你？你去干吗？

方大凤 去唱！听着：（唱）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

众 好！好！

破风筝 大凤儿，你真能唱？

方大凤 会十几段呢！只要您说走，我就跟去！

方珍珠 我也去！

王 力 我也去！我不会唱，我会给你们组织；我干脆作秘书好了！诸位朋友们，曲艺是从民间来的，教咱们把它再带回民间去。

乙 我愿意去，可是我不会唱新词儿！

破风筝 唱旧的也好，而且可以随时学新的！

白花蛇 看这样，咱们的班子非马上垮一半不可！干脆大家散伙不好吗？

破风筝 这不过是个建议，大家认为可以作呢，咱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我们这个摊子必须留着，这儿是大

本营。谁走，怎么走，往哪儿走，问题还多之呢。我们得详细讨论，向领导机关请示，跟各方面取得联络，我们这不是件小事。

王　力　不小！诸位，再让我说几句吧！方经理不会冒而咕咚的就走，请放心！说不定，头一次出去，也许是由白经理领队呢！

白花蛇　我？

方珍珠　二叔是解放前的女孩子呀，不敢出门儿！

白花蛇　甭使激将法！大家真教我走，我，我……

方珍珠　就反感？

白花蛇　我就走！小丫头片子！

王　力　朋友们，我们应当轮流着走。大家是北京首都的艺人，我们一动，全国的曲艺艺人都得动。大家都动了，民间才有了歌声，有了音乐。等年头好了，我们给人民歌唱，人民供给我们吃喝；那时候，咱们才真成了民间的艺人。咱们到处去唱，同时采取各处的故事，各处的腔调，咱们才能有真好的歌词，崭新的腔调。咱们在这儿能有什么出路？能有多大的作用？咱们走哇，走！

方大凤
方珍珠　（高呼）走！到群众里去！

众　（有几位）走！我们也去！

破风筝　主席，我看，今天咱们不必表决什么；刚才这点表示已经教我高兴极了……咱们还得多讨论；讨论够了，咱们再走！

王　力　我也真高兴！北京解放才不很久，可是我们已经由卖唱儿的改成了艺术家。紧跟着，我们的思想解放了，由封建的变成民主的。然后，我们的业务解放了，由受压迫剥削变成了公议和团结。现在，我们的责任也解放了，由养家吃饭改为去给群众服务。这是多么大的变动，多么大的进步！

破风筝　主席，（拿起桌上的锦旗）这是昨天我们在救济灾民大会上得来的，教大家看看，好不好？（展开锦旗）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指旗）“从民间来，到民间公！”

众　从民间来，到民间去！（鼓掌）

（幕·全剧完）

龙　须　沟

（三幕话剧）

人 物 表

王大妈—— 五十岁的寡妇，吃苦耐劳，可是胆子小，思想旧。她的大女儿已出嫁，二女儿正在议婚。母女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作针线活为业。简称大妈。

王二春—— 王大妈的二女儿，十九岁。她认识几个字，很想嫁到别处去，离开臭沟沿儿。简称二春。

丁四嫂—— 三十岁左右，心眼怪好，嘴可厉害，有点嘴强身子弱。她的手很伶俐，能作活挣钱。简称四嫂。

丁四爷—— 三十岁左右，四嫂的丈夫，三心二意的，可好可坏；蹬三轮车为业。他因厌恶门外的臭沟，工作不大起劲。简称丁四。

丁二嘎子—— 十二岁，丁四的儿子，不上学，天天去捡煤核儿，摸螺蛳什么的。简称二嘎。

丁小妞—— 二嘎的妹妹，九岁。不上学，随着哥哥乱跑。简称小妞。

程疯子—— 四十多岁。原是相当好的曲艺艺人，因受压迫，不能登台，搬到贫民窟来—— 可还穿着长衫。他有点神神气气的，不会以劳力换钱，可常帮忙别人。他会唱，尤以数来宝见长。简称疯子。

程娘子—— 程疯子的妻，三十多岁。会作活，也会到晓市上作小买卖；虽常骂丈夫，可是甘心养活着他。疯子每称

她为“娘子”，即成了她的外号。简称娘子。

赵老头—— 六十岁，没儿没女，为人正直好义，泥水匠。简称赵老。

刘巡长—— 四十来岁。能说会道，善于敷衍，心地很正。简称巡长。

冯狗子—— 二十五岁。给恶霸黑旋风作狗腿。简称狗子。

刘掌柜—— 小茶馆的掌柜，六十多岁。简称掌柜。

地痞一人。

警察二人。

青年一人。

群众数人。

第 一 幕

时　间　北京解放前，一个初夏的上午，昨夜下过雨。

地　点　龙须沟。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夹杂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猫、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粪便，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所以这一带才俗称为“臭沟沿”。沟的两岸，密密层层的住满了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各色穷苦劳动人民。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他们的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院中大多数没有厕所，更谈不到厨房；没有自来水，只能喝又苦又咸又发土腥味的井水；到处是成群的跳蚤，打成团的蚊子，和数不过来臭虫，黑压压成片的苍蝇，传染着疾病。

每逢下雨，不但街道整个的变成泥塘，而且臭沟的水就漾出槽来，带着粪便和大尾巴蛆，流进居民们比街道还低的院内、屋里，淹湿了一切的东西。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臭水甚至带着死猫、死狗、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人

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也凄惨地蠕动着。

布　景　龙须沟的一个典型小杂院。院子不大，只有四间东倒西歪的破土房。门窗都是东拼西凑的，一块是老破花格窗，一块是“洋式”窗子改的，另一块也许是日本式的旧拉门儿，上边有的糊着破碎不堪发了霉的旧报纸，有的干脆钉上破木板或碎席子，即或有一半块小小的破玻璃，也已被尘土、煤烟子和风沙等等给弄得不很透亮了。

　　北房是王家，门口摆着水缸和破木箱，一张长方桌放在从云彩缝里射出来的阳光下，上边晒着大包袱。王大妈正在生着焊活和作饭两用的小煤球炉子。东房，右边一间是丁家，屋顶上因为漏雨，盖着半领破苇席，用破砖压着，绳子拴着，檐下挂着一条旧车胎；门上挂着补了补钉的破红布门帘，门前除了一个火炉和几件破碎三轮车零件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左边一间是程家，门上挂着下半截已经脱落了的破竹帘子；窗户上糊着许多香烟画片；门前有一棵发育不全的小枣树，借着枣树搭起一个小小的喇叭花架子。架的下边，靠左上角有一座泥砌的柴灶。程娘子正在用捡来的柴棍儿烧火，蒸窝窝头，给疯子预备早饭。（这一带的劳动人民，大多数一天只吃两顿饭。）柴灶的后边是塌倒了的半截院墙墙角，从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房子，稀稀落落的电线杆子，和一片阴沉的天空。南边中间是这个小杂院的大门，又低又窄，出来进去总得低头。大门外

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对面有一所高大而破旧的房子，房角上高高的悬着一块金字招牌“当”。左边中间又是一段破墙，左下是赵老头儿所住的一间屋子，门关着，门前放着泥瓦匠所用的较大工具；一条长凳，一口倒放着的破缸，缸后堆着垃圾，碎砖头。娘子的香烟摊子，出卖的茶叶和零星物品，就暂借这些地方晒着。满院子横七竖八的绳子上，晒着各家的破衣破被。脚下全是湿泥，有的地方垫着炉灰，砖头或木板。房子的墙根墙角全发了霉，生了绿苔。天上的云并没有散开，乌云在移动着，太阳一阵露出来，一阵又藏起去。

〔幕启：门外陆续有卖青菜的、卖猪血的、卖驴肉的、卖豆腐的、剃头的、买破烂的和“打鼓儿”的声音，还有买菜还价的争吵声，附近有铁匠作坊的打铁声，织布声，作洋铁盆洋铁壶的敲打声。

程娘子坐在柴灶前的小板凳上添柴烧火。小妞子从大门前的墙根搬过一些砖头来，把院子铺出一条走道。丁四嫂正在用破盆在屋门口舀屋子里渗进去的雨水。二春抱着几件衣服走出来，仰着头正看刚露出来的太阳，把衣服搭在绳子上晒。大妈生好了煤球炉子，仰头看着天色，小心翼翼地抱起桌上的大包袱来，往屋里收。二春正走到房门口，顺手接进去。大妈从门口提一把水壶，往水缸走去，可是不放心二春抱进去的包袱，眼睛还盯在二春的身

上。大妈用水瓢由水缸里取水，置壶炉上，坐下，开始作活。

四　嫂　（递给妞子一盆水）你要是眼睛不瞧着地，摔了盆，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顿！

小　妞　你怎么不管哥哥呢？他一清早就溜出去，什么事也不管！

四　嫂　他？你等着，等他回来，我不揍扁了他才怪！

小　妞　爸爸呢，干脆就不回来！

四　嫂　甭提他！他回来，我要不跟他拚命，我改姓！

疯　子　（在屋里，数来宝）叫四嫂，别去拚，一日夫妻百日恩！

娘　子　（把隔夜的窝头蒸上）你给我起来，屋里精湿的，躺什么劲儿！

疯　子　叫我起，我就起，尊声娘子别生气！

小　妞　疯大爷，快起呀，跟我玩！

四　嫂　你敢去玩！快快倒水去，弄完了我好作活！晌午的饭还没辙哪！

疯　子　（穿破夏布大衫，手持芭蕉扇，一劲地扇，似欲赶走臭味；出来，向大家点头）王大妈！娘子！列位大姨！姑娘们！

小　妞　（仍不肯去倒水）大爷！唱！唱！我给你打家伙！

四　嫂　（过来）先干活儿！倒在沟里去！

（妞子出去。

娘　子　你这么大的人，还不如小妞子呢！她都帮着大人作点事，看你！

疯　子　娘子差矣！（数来宝）想当初，在戏园，唱玩艺，挣洋钱，欢欢喜喜天天象过年！受欺负，丢了钱，臭鞋、臭袜、臭沟、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弄水洗脸）

娘　子　你呀！我这辈子算倒了霉啦！

四　嫂　别那么说，他总比我的那口子强点，他不是这儿（指头部）有点毛病吗？我那口子没毛病，就是不好好地干！拉不着钱，他泡蘑菇；拉着钱，他能一下子都喝了酒！

疯　子　（一边擦脸，一边说）我这里，没毛病，臭沟熏得我不爱动。

（外面有吆喝豆腐声。

疯　子　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坐下吃窝头）

小　妞　（进来，模仿数来宝的竹板声）呱唧呱唧呱唧呱。

娘　子　（提起香烟篮子）王大妈，四嫂，多照应着点，我上市去啦。

大　妈　街上全是泥，你怎么摆摊子呢？

娘　子　我看看去！我不弄点钱来，吃什么呢？这个鬼地方，一阴天，我心里就堵上个大疙瘩！赶明儿六月连阴天，就得瞪着眼挨饿！（往外走，又立住）看，天又阴得很沉！

小　妞　妈，我跟娘子大妈去！

四　嫂　你给我乖乖地在这里，哪儿也不准去！（扫阶下的地）

小　妞　我偏去！我偏去！

娘　子　（在门口）妞子，你等着，我弄来钱，一定给你带点吃的来。乖！外边呀，精湿烂滑的，滑到沟里去可怎么办！

疯　子　叫娘子，劳您驾，也给我带个烧饼这么大。（用手比，有碗那么大）

娘　子　你呀，呸！烧饼，我连个芝麻也不会给你买来！（下）

小　妞　疯大爷，娘子一骂你，就必定给你买好吃的来！

四　嫂　唉，娘子可真有本事！

疯　子　谁说不是！我不是不想帮忙，就是帮不上！看她这么打里打外的，我实在难受！可是……唉！什么都甭说了！

赵　老　（出来）哎哟！给我点水喝呀！

疯　子　赵大爷醒啦！

二　春
小　妞　（跑过去）怎么啦？怎么啦？

大　妈　只顾了穷忙，把他老人家忘了。二春，先坐点开水！

二　春　（往回跑）我找汆子去。（入屋中）

四　嫂　（开始坐在凳子上作活）赵大爷，你要点什么呀？

疯　子　丁四嫂，你很忙，侍候病人我在行！

二　春　（提汆子出来，将壶中水倒入汆子，置炉上，去看看缸）

妈，水就剩了一点啦！

小　妞　我打水去！

四　嫂　你歇着吧！那么远，满是泥，你就行啦？
疯　子　我弄水去！不要说，我无能，沏茶灌水我还行！帮助人，真体面，甚么活儿我都干！
大　妈　（立起）大哥，是发疟子吧？
赵　老　（点头）唉！刚才冷得要命，现在又热起来啦！
疯　子　王大妈，给我桶。
大　妈　四嫂，教妞子帮帮吧！疯子笨手笨脚的，再滑到臭沟里去！
四　嫂　（迟顿了一下）妞子，去吧！可留点神，慢慢的走！
小　妞　疯大爷，咱们俩先抬一桶；来回二里多地哪！多了抬不动！（找到木棍）你拿桶。
二　春　（把桶递给疯子）不脱了大褂呀？省得溅上泥点子！
疯　子　（接桶）我里边，没小褂，光着脊梁不象话！
小　妞　呱唧呱唧呱唧呱。（同疯子下）
大　妈　大哥，找个大夫看看吧？
赵　老　有钱，我也不能给大夫啊！唉！年年总有这么一场，还老在这个时候！正是下过雨，房倒屋塌，有活作的时候，偏发疟子！打过几班儿呀，人就软得象棉花！多么要命！给我点水喝呀，我渴！
大　妈　二春，搧搧火！
赵　老　善心的姑娘，行行好吧！
四　嫂　赵大爷，到药王庙去烧股香，省得疟子鬼儿老跟着您！
二　春　四嫂，蚊子叮了才发疟子呢。看咱们这儿，蚊子打成团。

大　妈　姑娘人家，少说话；四嫂不比你知道的多！（又坐下）

二　春　（倒了一黄砂碗开水，送到病人跟前）您喝吧，赵大爷！

赵　老　好姑娘！好姑娘！这碗热水救了老命喽！（喝）

二　春　（看赵老用手赶苍蝇，借来四嫂的芭蕉扇给他扇）赵大爷，我这可真明白了姐姐为什么一去不回头！

大　妈　别提她，那个没良心的东西！把她养大成人，聘出去，她会不来看我一眼！二春，你别再跟她学，扔下妈妈没人管！

二　春　妈，您也难怪姐姐。这儿是这么脏，把人熏也熏疯了！

大　妈　这儿脏，可有活儿干呢，九城八条大街，可有哪儿能象这里挣钱这么方便？就拿咱们左右的邻居说，这么多人家里只有程疯子一个闲人。地方干净有什么用，没的吃也得饿死！

二　春　这儿挣钱方便，丢钱也方便。一下雨，摆摊子的摆不上，卖力气的出不去，不是瞪着眼挨饿？臭水往屋里跑，把什么东西都淹了，哪样不是钱买的？

四　嫂　哼，昨儿个夜里，我蹲在炕上，打着伞，把这些背心顶在头上。自己的东西弄湿了还好说，弄湿了活计，赔得起吗！

二　春　因为脏，病就多。病了耽误作活，还得花钱吃药！

大　妈　别那么说。俗话说得好："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还没敢抱怨一回！

二 春 赵大爷，您说。您年年发疟子，您知道。

大 妈 你教大爷歇歇吧，他病病歪歪的！我明白你的小心眼里都憋着什么坏呢！

二 春 我憋着什么坏？您说！

大 妈 哼，没事儿就往你姐姐那儿跑。她还不唧唧咕咕，说什么龙须沟脏，龙须沟臭！她也不想想，这是她生身之地；刚离开这儿几个月，就不肯再回来，说一到这儿就要吐；真遭罪呀！甭你小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我不再上当，不再把女儿嫁给外边人！

二 春 那么我一辈子就老在这儿？连解手儿都得上外边去？

大 妈 这儿不分男女，只要肯动手，就有饭吃；这是真的，别的都是瞎扯！这儿是宝地！要不是宝地，怎么越来人越多？

二 春 没看见过这样的宝地！房子没有一间整的，一下雨就砸死人，宝地！

赵 老 姑娘，有水再给我点！

二 春 （接碗）有，那点水都是您的！

赵 老 那敢情好！

大 妈 您不吃点什么呀？

赵 老 不想吃，就是渴！

四 嫂 发疟子伤气，得吃呀，赵大爷！

二 春 （端来水）给您！

赵 老 劳驾！劳驾！

二 春 不劳驾！

赵 老 姑娘，我告诉你几句好话。

二　春　您说吧！
赵　老　龙须沟啊，不是坏地方！
大　妈　我说什么来着？赵大爷也这么说不是？
赵　老　地好，人也好。就有两个坏处。
二　春　哪两个？
四　嫂　（拿着活计凑过来）您说说！
赵　老　作官的坏，恶霸坏！
大　妈　大哥，咱们说话，街上听得见，您小心点！
（天阴上来，阳光被云遮住。）
赵　老　我知道！可是，我才不怕！六十岁了，也该死了，我怕什么？
大　妈　别那么说呀，好死不如赖活着！
赵　老　作官儿的坏……
（刘巡长，腰带在手中拿着，象去上班的样子，由门外经过。）
大　妈　（打断赵老的话）赵大爷，有人……（二春急跑到大门口去看）二春，过来！
二　春　（在门口）刘巡长！
四　嫂　（跑到门口）刘巡长，进来坐坐吧！
巡　长　四嫂子，我该上班儿了。
四　嫂　进来坐坐，有话跟您说！
巡　长　（走进来）有什么话呀？四嫂！
四　嫂　您给二嘎子……
大　妈　啊，刘巡长，怎么这么闲在呀？
巡　长　我正上班儿去四嫂子把我叫住了。（转身）赵大爷，

您好吧？

大　妈　哪儿呀，又发上疟子啦！

巡　长　这是怎么说的！吃药了吗？

赵　老　我才不吃药！

巡　长　总得抓剂药吃！你要是老不好，大妈，四嫂都得给您端茶送水的……

二　春　不要紧，有我侍候他呢！

巡　长　那也耽误作活呀！这院儿里谁也不是有仨有俩的。就拿四嫂说，丁四成天际不照面……

四　嫂　可说的是呢！我请您进来，就为问问您给二嘎子找个地方学徒的事，怎么样了呢？

巡　长　我没忘了，可是，唉，这年月，物价一天翻八个跟头，差不多的规矩买卖全关了门，您叫我上哪儿给他找事去呢！

大　妈　唉，刘巡长的话也对！

四　嫂　刘巡长，二嘎子呀可是个肯下力、肯吃苦的孩子！您就多给分分心吧！

巡　长　得，四嫂，我必定在心！我说四嫂，教四爷可留点神，别喝了两盅，到处乱说去！（低声）前儿个半夜里查户口，又弄下去五个！硬说人家是…… （回头四望，作“八”的手式）是这个！多半得……唉，都是中国人，何必呢？这玩艺，我可不能干！

赵　老　对！

四　嫂　听说那回放跑了俩，是您干的呀？

巡　长　我的四奶奶！您可千万别瞎聊啊，您要我的脑袋搬

家是怎着？

四 嫂 您放心，没人说出去！

二 春 刘巡长，您不会把二嘎子荐到工厂去吗？我还想去呢！

四 嫂 对，那敢情好！

大 妈 二春，你又疯啦？女人家上工厂！

巡 长 正经工厂也都停了车啦！您别忙，我一定给想办法！

四 嫂 我谢谢您啦！您坐这儿歇歇吧！

巡 长 不啦，我呆不住！

四 嫂 歇一会儿，怕什么呢？（把疯子的板凳送过来，刘巡长只好坐下）

赵 老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作官的坏！作官的坏，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大小的买卖、工厂，全教他们接收的给弄趴下啦，就剩下他们自己肥头大耳朵地活着！

二 春 要不穷人怎么越来越多呢！

大 妈 二春，你少说话！

赵 老 别的甭说，就拿咱们这儿这条臭沟说吧，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咱们捐过钱，为挖沟，沟挖了没有？

二 春 没有！捐的钱也没影儿啦！

大 妈 二春，你过来！（二春走回去）说话小心点！

赵 老 日本人滚蛋了以后，上头说把沟堵死。好嘛，沟一堵死，下点雨，咱们这儿还不成了海？咱们就又捐了钱，说别堵啊，得挖。可是，沟挖了没有？

四 嫂 他妈的，那些钱又教他们给吃了，丫头养的！

大 妈 四嫂，嘴里干净点，这儿有大姑娘！

二　春　他妈的！

大　妈　二春！

赵　老　程疯子常说什么“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他说得对，他不疯！有了清官，才能有清水。我是泥水匠，我知道：城里头，大官儿在哪儿住，哪儿就修柏油大马路；谁作了官，谁就盖高楼大瓦房。咱们穷人哪，没人管！

巡　长　一点不错！

四　嫂　捐了钱还教人家白白的吃了去！

赵　老　有那群作官的，咱们永远得住在臭沟旁边。他妈的，你就说，全城到处有自来水，就是咱们这儿没有！

大　妈　就别抱怨啦，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

四　嫂　苦水呀，王大妈！

大　妈　也不太苦，二性子！

二　春　妈，您怎这么会对付呢？

大　妈　你不将就，你想跟你姐姐一样，嫁出去永远不回头！你连一丁点孝心也没有！

赵　老　刘巡长，上两次的钱，可都是您经的手！我问你，那些钱可都上哪儿去了？

巡　长　您问我，我可问谁去呢？反正我一心无愧！（站起来，走到赵老面前）要是我从中赚过一个钱，天上现在有云彩，教我五雷轰顶！人家搂钱，我挨骂，您说我冤枉不冤枉！

赵　老　街坊四邻倒是都知道你的为人，都说你不错！

巡　长　别说了，赵大爷！要不是一家五口累赘着我呀！我

早就远走高飞啦，不在这儿受这份窝囊气！

赵　老　我明白，话又说回来，咱们这儿除了官儿，就是恶霸。他们偷，他们抢，他们欺诈，谁也不敢惹他们。前些日子，张巡官一管，肚子上挨了三刀！这成什么天下！

巡　长　他们背后有撑腰的呀，杀了人都没事！

大　妈　别说了，我直打冷战！

赵　老　别遇到我手里！我会跟他们拚！

大　妈　新鞋不踩臭狗屎呀！您到茶馆酒肆去，可千万留点神，别乱说话！

赵　老　你看着，多喒他们欺负到我头上来，我教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巡　长　我可真该走啦！今儿个还不定有什么蜡坐呢！（往外走）

四　嫂　（追过去）二嘎子的事，您可给在点心哪！刘巡长。

巡　长　就那么办，四嫂！（下）

四　嫂　我这儿道谢啦！

大　妈　要说人家刘巡长可真不错！

赵　老　这样的人就算难得！可是，也作不出什么事儿来！

四　嫂　他想办出点事来，一个人也办不成呀！

〔丁四无精打采地进来。

四　嫂　嗨！你还回来呀？！

丁　四　你当我爱回来呢！

四　嫂　不爱回来，就再出去！这儿不短你这块料！

〔丁四不语，打着呵欠直向屋子走去。

四　嫂　（把他拦住）拿钱来吧！

丁　四　一回来就要钱哪？

四　嫂　那怎么着？！家里还揭不开锅呢！

丁　四　揭不开锅？我在外边死活你管了吗？

四　嫂　我们娘几个死活谁管呢？甭废话，拿钱来。

丁　四　没钱！

四　嫂　钱哪儿去啦？

丁　四　交车份了。

四　嫂　甭来这一套！你当我不知道呢！不定又跑到哪儿喝酒去了。

丁　四　那你管不着。太爷我自个挣的自个花，你打算怎么着吧！你说！

四　嫂　我打算怎么着？这破家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好吧！咱谁也甭管！（说着把活计扔下）

丁　四　你他妈的不管，活该！

四　嫂　怎么着？你一出去一天，回来镚子儿没有，临完了，把钱都喝了猫儿尿！

丁　四　我告诉你，少管我的闲事！

四　嫂　什么？不管？家里揭不开锅，你可倒好……

丁　四　我不对，我不该回来，太爷我走！

（四嫂扯住丁四，丁四抄起门栓来要打四嫂，二春跑过去把门栓抢过来。

赵　老　（大吼）丁四！

（丁四被赵老的怒吼声震住，低头不语，往屋门口走。四嫂坐下哭，二春蹲下去劝。

赵　老　这是你们丁家的事，按理说我可不该插嘴，不过咱们爷儿们住街坊，也不是一年半年啦，总算是从小儿看你长大了的，我今儿个可得说几句讨人嫌的话……

丁　四　（颓唐地坐下）赵大爷，您说吧！

赵　老　四嫂，你先别这么哭，听我说。（四嫂止住哭声）你昨儿晚上干什么去啦？你不知道家里还有三口子张着嘴等着你哪？孩子们是你的，你就不惦记着吗？

丁　四　（眼泪汪汪地）不是，赵大爷！我不是不惦记孩子，昨儿个整天的下雨，没什么座儿，挣不着钱！晚上在小摊儿坐着，您猜怎么着，晌午六万一斤的大饼，晚上就十二万啦！好家伙，交完车份儿，就没了钱了。东西一天翻十八个跟头，您不是不知道！

赵　老　唉！这个物价呀，就要了咱们穷人的命！可是你有钱没钱也应该回家呀，总不照面儿不是一句话啊 就说为你自个儿想，半夜三更住在外边，够多悬哪！如今晚儿天天半夜里查户口，一个说不对劲儿，轻了把你拉去当壮丁，当炮灰，重了拿你当八路，弄去灌凉水轧杠子，磨成了灰还不知道是怎样死的呢！

丁　四　这我都知道。他妈的我们蹬三轮儿的受的这份气，就甭提了。就拿昨儿个说吧，好容易遇上个座儿，一看，可倒好，是个当兵的。没法子，拉吧，打永定门一直转游到德胜门脸儿，上边淋着，底下蹚着，汗珠子从脑瓜顶儿直流到脚底下。临完，下车一个子儿没给还不算，还差点给我个大脖拐！他妈的，坐

完车不给钱，您说是什么人头儿！我刚交了车，一看掉点儿了，我就往家里跑。没几步，就滑了我俩大跟头，您不信瞅瞅这儿，还有伤呢！我一想，这溜儿更过不来啦，怕掉到沟里去，就在刘家小茶馆蹲了半夜。我没睡好，提心吊胆的，怕把我拉走当壮丁去！跟您说明，有这条臭沟，谁也甭打算好好的活着！

〔四邻的工作声——打铁、风箱、织布声更大了一点。

四　嫂　甭拉不出屎来怨茅房！东交民巷、紫禁城倒不臭不脏，也得有尊驾的份儿呀！你听听，街坊四邻全干活儿，就是你没有正经事儿。

丁　四　我没出去拉车？我天天光闲着来着？

四　嫂　五行八作，就没您这一行！龙须沟这儿的人都讲究有个正经行当！打铁，织布，硝皮子，都成一行；你算哪一行？

丁　四　哼，有这一行，没这一行，蹬上车我可以躲躲这条臭沟！我是属牛的，不属臭虫，专爱这块臭地！

赵　老　丁四，四嫂，都少说几句吧……

〔刘巡长上。

赵　老　怎么，刘巡长……

巡　长　我说今儿个又得坐蜡不是？

四　嫂　刘巡长，什么事呀？

巡　长　唉，没法子，又教我来收捐！

众　人　什么，又收捐？!

巡　长　是啊，您说这教我多为难？

丁　四　家家连窝头都混不上呢，还交得起他妈的捐！

巡　长　说得是啊！可是上边交派下来，您教我怎么办？

赵　老　我问你，今儿个又要收什么捐？

巡　长　反正有个“捐”字，您还是养病要紧，不必细问了。捐就是捐，您拿钱，我收了交上去，咱们心里就踏实啦。

赵　老　你说说，我听听！

巡　长　您老人家一定要知道，跟您说吧！这一回是催卫生捐。

赵　老　什么捐？

巡　长　卫生捐。

赵　老　（狂笑）卫生捐？卫生——捐！（再狂笑）丁四，哪儿是咱们的卫生啊！刘巡长，谁出这样的主意，我肏他的八辈祖宗！（丁四搀他入室）

巡　长　唉！我有什么办法呢？

大　妈　您可别见怪他老人家呀！刘巡长！要是不发烧，他不会这么乱骂人！

二　春　妈，你怎这么怕事呢？看看咱们这个地方，是有个干净的厕所，还是有条干净的道儿？谁都不管咱们，咱们凭什么交卫生捐呢？

大　妈　我的小姑奶奶，你少说话！巡长，您多担待，她小孩子，不懂事！

巡　长　王大妈，唉，我也是这儿的人！你们受什么罪，我受什么罪！别的就不用说了！（要走）

大　妈　不喝碗茶呀？真，您办的是官事，不容易！

巡　长　官事，对，官事！哈哈！

四　嫂　大估摸一家得出多少钱呢？

丁　四　（由赵老屋中出来）你必得问清楚，你有上捐的瘾！

四　嫂　你没有那个瘾，交不上捐你去坐监牢，德行！

丁　四　刘巡长，您对上头去说吧，给我修好了路，修好了沟，我上捐。不给我修啊，哼，我没法拉车，也就没钱上捐，要命有命，就是没钱！

巡　长　四爷，您是谁？我是谁？能跟上头说话？

大　妈　丁四，你就别为难巡长了吧！当这份差事，不容易！

（程疯子与小妞抬着水桶，进来。

疯　子　借借光，水来了！刘巡长，您可好哇？

巡　长　疯哥你好？

（大妈把缸盖连菜刀，搬到自己坐的小板凳上，二春接过桶去，和大妈抬着往缸里倒，疯子也想过去帮忙。

丁　四　喝，两个人才弄半桶水来？

小　妞　疯大爷晃晃悠悠，要摔七百五十个跟头，水全洒出去啦！

二　春　没有自来水，可要卫生捐！

巡　长　我又不是自来水公司，我的姑娘！再见吧！（下）

丁　四　（对程）看你的大褂，下边成了泥饼子啦！

疯　子　黑泥点儿，白大褂儿，看着好象一张画儿。（坐下，抠大衫上的泥）

丁　四　凭这个，咱们也得上卫生捐！

四　嫂　上捐不上捐吧，你该出去奔奔，午饭还没辙哪！

丁　四　小茶馆房檐底下，我蹲了半夜，难道就不得睡会儿吗？

四　嫂　那，我问你今儿个吃什么呢？

丁　四　你问我，我问谁去？

大　妈　别着急，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要不然这么着吧，先打我这儿拿点杂合面去，对付过今儿个，教丁四歇歇，明儿蹬进钱来再还我。

丁　四　王大妈，这合适吗？

大　妈　这算得了什么！你再还给我呀！快睡觉去吧！（推丁四下）

（丁四低头入室。二春早已跑进屋去，端出一小盆杂合面来，往丁四屋里送，四娘跟进去。

二　春　四嫂，搁哪儿呀？

四　嫂　（感激地）哎哟，二妹妹，交给我吧！（下）

（二嘎子跑进来，双手捧着个小玻璃缸。

二　嘎　妞子，小妞，快来！看！

小　妞　（跑过来）哟，两条小金鱼！给我！给我！

二　嘎　是给你的！你不是从过年的时候，就嚷嚷着要小金鱼吗？

小　妞　（捧起缸儿来）真好！哥，你真好！疯大爷，来看哪！两条！两条！

疯　子　（象小孩似的，蹲下看鱼。学北京卖金鱼的吆喝）卖大小——小金鱼儿咧！

（四嫂上。

四　嫂　二嘎子，你一清早就跑出去，是怎回事？说！

二　嘎　我……
四　嫂　金鱼是哪儿来的？
二　嘎　卖鱼的徐六给我的。
四　嫂　他为什么那么爱你呢？不单给鱼，还给小缸！瞧你多有人缘哪！你给我说实话！我们穷，我们脏，我们可不偷！说实话，要不然我揍死你！
丁　四　（在屋内）二嘎子偷东西啦？我来揍他！
四　嫂　你甭管！我会揍他！二嘎子，把鱼给人家送回去！你要是不去，等你爸爸揍上你，可够你受的！去！
小　妞　（要哭）妈，我好容易有了这么两条小鱼！
二　春　四嫂，咱们这儿除了苍蝇就是蚊子，小妞子好容易有了两条小鱼，让她养着吧！
四　嫂　我可也不能惯着孩子作贼呀！
疯　子　（解大衫）二嘎子，说实话，我替你挨打跟挨骂！
二　嘎　徐六教我给看着鱼挑子，我就拿了这个小缸，为妹妹拿的，她没有一个玩艺儿！
疯　子　（脱下大衫）拿我的大褂还徐六去！
四　嫂　那怎么能呢？两条小鱼儿也没有那么贵呀！
疯　子　只要小妞不落泪，管什么金鱼贵不贵！
二　春　（急忙过来）疯哥，穿上大褂！（把两张票子给二嘎）二嘎子，快跑，给徐六送去。
（二嘎接钱飞跑而去。
四　嫂　你快回来！
（天渐阴。
四　嫂　二妹妹，哪有这么办的呢！小妞子，还不过去谢谢

王奶奶跟二姑姑哪？

小　妞　(捧着缸儿走过去) 奶奶，二姑姑，道谢啦！

大　妈　好好养着哟，别教野猫吃了哟！

小　妞　(把缸儿交给疯子) 疯大爷，你给我看着，我到金鱼池，弄点闸草来！红鱼，绿闸草，多么好看哪！

四　嫂　一个人不能去，看掉在沟里头！

(四嫂刚追到大门口，妞子已跑远。狗子由另一个地痞领着走来，那个地痞指指门口，狗子大模大样走进来。另一个地痞下。

四　嫂　嗨，你找谁？

狗　子　你姓什么？

四　嫂　我姓丁。找谁？说话！别满院子胡蹓跶！

狗　子　姓程的住哪屋？

二　春　你找姓程的有什么事？

大　妈　少多嘴。(说着想往屋里推二春)

狗　子　小丫头片子，你少问！

二　春　问问怎么了？

大　妈　我的小姑奶奶，给我进去！

二　春　我凭什么进去呀?看他把我怎么样！(大妈已经把二春推进屋中，关门，两手紧把着门口)

狗　子　(一转身看见疯子) 那是姓程的不是？

四　嫂　他是个疯子，你找他干什么？

大　妈　是啊，他是个疯子。

狗　子　(与大妈同时) 他妈的老娘儿们少管闲事！(向疯子) 小子，你过来！

二　春　你别欺负人！

大　妈　（向屋内的二春）我的姑奶奶，别给我惹事啦！

四　嫂　他疯疯癫癫的，你有话跟我说好啦。

狗　子　（向四嫂）你这娘们再多嘴，我可揍扁了你！

四　嫂　（搭讪着后退）看你还怪不错的呢！

疯　子　（为了给四嫂解除威胁，自动地走过来）我姓程，您哪，有什么话您朝着我说吧！

狗　子　小子，你听着，我现在要替黑旋风大太爷管教管教你。不管他妈的是你，是你的女人，还是你的街坊四邻，都应当记住：你们上晓市作生意，要有黑旋风大太爷的人拿你们的东西，就是赏你们脸。今天，我姓冯的，冯狗子，赏给你女人脸，拿两包烟卷，她就喊巡警，不知死的鬼！我不跟她打交道，她是个不禁揍的老娘们；我来管教管教你！

娘　子　（挎着被狗子踢坏了的烟摊子，气愤，忍泪，低着头回来。刚到门口，看见狗子正发威）冯狗子！你可别赶尽杀绝呀！你硬抢硬夺，踢了我的摊子不算，还赶上门来欺负人！

（四嫂接过娘子的破摊子，娘子向狗子奔去。

狗　子　（放开疯子，慢慢一步一步紧逼娘子）踢了你的摊子是好的，惹急了咱爷儿们，教你出不去大门！

娘　子　（理直气壮地，但是被逼得往后退）你讲理不讲理？你凭什么这么霸道？走，咱们还是找巡警去！

狗　子　（示威）好男不跟女斗。（转向疯子）小子，我管教管教你！（狠狠地打疯子几个嘴巴，打的顺口流血）

（疯子老实地挨打，在流泪；娘子怒火冲天，不顾一切地冲向狗子拚命，却被狗子一把抓住。

（二春正由屋内冲出，要打狗子，大妈惊慌地来拉二春，四嫂想救娘子又不敢上前。

赵　老　（由屋里气得颤巍巍地出来）娘子，四奶奶，躲开！我来斗斗他！打人，还打个连苍蝇都不肯得罪的人，要造反吗？（拿起大妈的切菜刀）

狗　子　老梆子你管他妈的什么闲事，你身上也痒痒吗？

大　妈　（看赵老拿起她的切菜刀来）二嘎的妈！娘子！拦住赵大爷，他拿着刀哪！

赵　老　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娘　子　宰他！宰他！

二　春　宰他！宰他！

四　嫂　（拉着娘子，截住赵老）丁四，快出来，动刀啦！

大　妈　（对冯狗子）还不走吗？他真拿着刀呢！

狗　子　（见势不佳）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走对了劲儿再瞧。（下）

二　春　你敢他妈的再来！

丁　四　（揉着眼出来）怎回事？怎回事？

四　嫂　把刀抢过来！

丁　四　（过去把刀夺过来）赵大爷，怎么动刀呢！

大　妈　（急切地）赵大爷！赵大爷！您这是怎么嘹？怎么得罪黑旋风的人呢？巡官、巡长，还让他们扎死呢，咱们就惹得起他们啦？这可怎么好呕！

赵　老　欺负到程疯子头上来，我受不了！我早就想斗斗他

们，龙须沟不能老是他们的天下！

大　妈　娘子，给疯子擦擦血，换件衣裳！赶紧走，躲躲去。冯狗子调了人来，还了得！丁四，陪着赵大爷也躲躲去，这场祸惹得不小！

娘　子　我骂疯子，可以；别人欺负他，可不行！我等着冯狗子……

大　妈　别说了，还是快走吧！

赵　老　我不走！我拿刀等着他们！咱们老实，才会有恶霸！咱们敢动刀，恶霸就夹起尾巴跑！我不发烧了，这不是胡话。

大　妈　看在我的脸上，你躲躲！我怕打架！他们人多，不好惹！打起来，准得有死有活！

赵　老　我不走，他们不会来！我走，他们准来！

丁　四　您的话说对了！我还睡我的去！（入室）

娘　子　疯子，要死死在一块，我不走！

大　妈　这可怎么好呕！怎么好呕！

二　春　妈，您怎这么胆小呢！

大　妈　你大胆儿！你不知道他们多么厉害！

疯　子　（悲声地）王大妈，丁四嫂，说来说去都是我不好！（颓丧地坐下）想当初，我在城里头作艺，不肯低三下四地侍候有势力的人，教人家打了一顿，不能再在城里登台。我到天桥来下地，不肯给胳臂钱，又教恶霸打个半死，把我扔在天坛根。我缓醒过来，就没离开这龙须沟！

娘　子　别紧自伤心啦！

二　春　让他说说，心里好痛快点呀！

疯　子　我是好人，二姑娘，好人要是没力气啊，就成了受气包儿！打人是不对的，老老实实地挨打也不对！可是，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挨打……哼，我不想作事吗？老教娘子一个人去受累，成什么话呢！

娘　子　（感动）别说啦！别说啦！

疯　子　可是我没力气，作小工子活，不行；我只是个半疯子！（要犯疯病）对，我走！走！打不过他们，我会躲！

（二嘎子跑进来，截住疯子。

二　嘎　妈，我把钱交给了徐六，他没说什么。妈，远处又打闪哪！又要下雨！

娘　子　（拉住疯子）别再给我添麻烦吧，疯子！

四　嫂　（看看天，天已阴）唉！老天爷，可怜可怜穷人，别再下雨吧！屋子里，院子里，全是湿的，全是脏水，教我往哪儿藏，哪儿躲呢！有雷，去劈那些恶霸；有雨，往田里下；别折磨我们这儿的穷人了吧！

（隐隐有雷声。

疯　子　（呆立看天）上哪儿去呢？天下可哪有我的去处呢？

（雷响。

娘　子　快往屋里抢东西吧！

（大家都往屋里抢东西，乱成一团，暴雨下来。

（巡长跑上。

巡　长　了不得啦！妞子掉在沟里啦！

众　人　妞子……（争着往外跑）

四　嫂　（狂喊）妞子！（跑下）

——狂风大雨中幕徐闭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北京解放后。小妞子死后一周年。一黑早。

地 点 同前幕。

布 景 黎明之前，满院子还是昏黑的，只隐约的看得见各家门窗的影子。大门外，那座当铺已经变成了“工人合作社”。街灯恰好把它的匾照得很亮。天色逐渐发白以后，露出那小杂院来，比第一幕略觉整洁，部分的窗户修理过了，院里的垃圾减少了，丁四屋顶的破席也不见了。

〔幕启：赵老头起得最早。出了屋门，看了看东方的朝霞，笑了笑，开了街门，拿起笤帚，打扫院子。这时有远处驻军早操喊“一二三—— 四”声，军号练习声，鸡叫声，大车走的辘辘声等。

〔冯狗子把帽沿拉得很低，轻轻进来，立于门侧。

〔赵老头扫着扫着，一抬头。

赵 老 谁？

狗 子 （把帽沿往上一推，露出眼来）我！有话，咱们到坛

根[1]去说。

赵　老　有话哪儿都能说，不必上坛根儿！

狗　子　（笑嘻嘻地）不是您哪，黑旋风的命令……

赵　老　黑旋风是什么玩艺儿？给谁下命令？

狗　子　给我的命令！您别误会。我奉他的命令，来找您谈谈。

赵　老　你知道，北京已经解放了！

狗　子　因为解放了，才找您谈谈。

赵　老　解放了，好人抬头，你们坏蛋不大得烟儿抽，是不是？是不是要谈这个？

狗　子　咱们说话别带脏字！我问你，你当了这一带的治安委员啦？

赵　老　那不含糊，大家抬举我，举我当了委员！

狗　子　听说你给派出所当军师，抓我们的人；前后已经抓去三十多个了！

赵　老　大家选举我当委员，我就得为大家出力。好人，我帮忙；坏人，我斗争。

狗　子　哼，你也要成为一霸？

赵　老　黑旋风是一霸，我是恶霸的对头！这不由今儿个起，你知道。

狗　子　哟，也许在解放前，你就跟共产党勾着呢？

（天已大亮。

赵　老　那是我自己的事，你管不着！

---

[1] 坛根，指天坛墙根，是旧社会抢劫与打架的地方。

狗　子　行，你算是走对了路子，抖起来啦！

赵　老　那可不是瞎撞出来的。我是工人—— 泥水匠；我的劲头儿是新政府给我的！

狗　子　好，就算你是好汉，黑旋风可也并不是好惹的！记住，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别有眼不识泰山！

赵　老　你到底干吗来啦？快说，别麻烦！

狗　子　我？先礼后兵，我给你送棺材本来了。（掏出一包儿现洋）黑旋风送给你的，三十块白花花的现大洋。我管保你一辈子也没有过这么多钱。收下钱，老实点，别再跟我们为仇作对，明白吧？

赵　老　我不要钱呢？

狗　子　也随你的便！不吃软的，咱们就玩硬的！

赵　老　爽性把刀子掏出来吧！

狗　子　现在我还敢那么办？

赵　老　到底怎么办呢？

（狗子沉默。）

赵　老　说话！（怒）

狗　子　（渐软化）何苦呢！干吗不接着钱，大家来个井水不犯河水？

赵　老　没那个事！

狗　子　赵老头子，你行！（要走）

赵　老　等等！告诉你，以后布市上、晓市上，是大家伙儿好好作生意的地方，不准再有偷、抢、讹、诈。每一个摊子都留着神，彼此帮忙；你们一伸手，就有人揪住你们的腕子。先前，有侦缉队给你们保镖；现

在，作买作卖的给你们摆下了天罗地网！

狗　子　姓赵的，你可别赶尽杀绝！招急了我，我真……

赵　老　你怎样？现在，天下是人民大家伙儿的，不是恶霸的了！

狗　子　（郑重而迟缓地）黑旋风说了——

赵　老　他说什么？

狗　子　他说……（回头四下望了望，轻声带着威胁的意味）蒋介石不久还会回来呢！

赵　老　他？他那个恶霸头子？除非老百姓都死光了！

狗　子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呢？

赵　老　他是教老百姓给打跑了的，我怎么看不准？告诉你吧，狗子，你还年轻，为什么不改邪归正，找点正经事作作？

狗　子　我？（迟疑、矛盾、故作倔强）

赵　老　（见狗子现在仍不觉悟，于是威严地）你！不用嘴强身子弱地瞎搭讪！我要给你个机会，教你学好。黑旋风应当枪毙！你不过是他的小狗腿子，只要肯学好，还有希望。你回去好好地想想，仔细地想想我的话。听我的话呢，我会帮助你，找条正路儿；不听我的话呢，你终久是玩完！去吧！

狗　子　那好吧！咱们再见！（又把帽沿拉低，走下）

（赵老楞了一会儿，继续扫地。

（疯子手捧小鱼缸儿，由屋里出来，娘子扯住了他。

娘　子　（低切地）又犯疯病不是？回来！这是图什么呢？你一闹哄，又招四哥、四嫂伤心！

疯　子　你甭管！你甭管！我不闹哄，不招他们伤心！我告诉赵大爷一声，小妞子是去年今天死的！

娘　子　那也不必！

疯　子　好娘子，你再睡会儿去。我要不跟赵大爷说说，心里堵得慌！

娘　子　唉！这么大的人，整个跟小孩子一样！（入屋内）

疯　子　赵大爷，看！（示缸）

赵　老　（直起身来）啊，（急低声）小妞子，她去年今天……生龙活虎似的孩子，会，会……唉！

疯　子　赵大爷，您这程子老斗争恶霸，可怎么不斗斗那个顶厉害的恶霸呢？

赵　老　哪个顶厉害的恶霸？黑旋风？

疯　子　不是！那个淹死小妞子的龙须沟！它比谁不厉害？您怎么不管！

赵　老　我管！我一定管！你看着，多喒修沟，我多喒去工作！我老头子不说谎！

疯　子　可是，多喒才修呢？明天吗？您要告诉我个准日子，我就真佩服这个新政府了！我这就去买两条小金鱼——妞子托我看着的那两条都死了，只剩了这个小缸——到她的小坟头前面，摆上小缸，缸儿里装着红的鱼，绿的闸草，哭她一场！我已经把哭她的话，都编好啦，不信，您听听！

赵　老　够了！够了！用不着听！

疯　子　您听听，听听！（悲痛、低缓地，用民间曲艺的悲调唱）乖小妞，好小妞，小妞住在龙须沟。龙须沟，臭

又脏，小妞子象棵野海棠。野海棠，命儿短，你活你死没人管。北京城，得解放，大家扭秧歌大家唱。只有你，小朋友，在我的梦中不唱也不扭…… （不能成声）

赵 老 够了！够了！别再唱！乖妞子，太没福气了！疯子，别再难过！听我告诉你，咱们的政府是好政府，一定忘不了咱们，一定给咱们修沟！

疯 子 几儿呢？得快着呀！

赵 老 （有点起急）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办的事呀，疯子！

疯 子 对！对！我不应当逼您！我是说，咱们这溜儿就是您有本事，有心眼啊！我一佩服您，就不免有点象挤兑您，是不是？

赵 老 我不计较你，疯哥！你进去，把小缸儿藏起来，省得教四嫂看见又得哭一场！

疯 子 我就进去！还有一点事跟您商量商量。您不是说，现在人人都得作事吗？先前，我教恶霸给打怕了，不敢出去；我又没有力气，干不来累活儿。现在人心大变了，我干点什么好呢？去卖糖儿、豆儿的，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去当工友，我又不会伺候人，怎办？

赵 老 慢慢来，只要你肯卖力气，一定有机会！

疯 子 我肯出力，就是力气不大，不大！

赵 老 慢慢地我会给你出主意。这不是咱们这溜儿要安自来水了吗？总得有人看着龙头卖水呀，等我去打听打听，要是还没有人，问问你去成不成。

疯　子　那敢情太好了，我先谢谢您！连这件事我也得告诉小妞子一声儿！就那么办啦。（回身要走）

赵　老　先别谢，成不成还在两可哪！

（四嫂披着头发，拖着鞋从屋里出来。

（疯子急把小缸藏在身后。

赵　老　四奶奶，起来啦？

四　嫂　（悲哀地）一夜压根儿没睡！我哪能睡得着呢？

赵　老　不能那么心重啊，四奶奶！丁四呢？

四　嫂　他又一夜没回来！昨儿个晚上，我劝他改行，又拌了几句嘴，他又看我想小妞子，嫌别扭，一赌气子拿起腿来走啦！

赵　老　他也是难受啊。本来吗，活生生的孩子，拉扯到那么大，太不容易啦！这条臭沟啊，就是要命鬼！（看见四嫂要哭）别哭！别哭！四奶奶！

四　嫂　（挣扎着控制自己）我不哭，您放心！疯哥，您也甭藏藏掖掖的啦！由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不心疼吗？可是，死的死了，活着的还得活着，有什么法儿呢！穷人哪，没别的，就是有个扎挣劲儿！

疯　子　四嫂，咱们都不哭，好不好？（说着，自己却要哭）我，我……（急转身跑进屋去）

四　嫂　（拭泪，转向赵老）赵大爷，小妞子是不会再活了，哭也哭不回来！您说丁四可怎么办呢？您得给我想个主意！

赵　老　他心眼儿并不坏！

四　嫂　我知道，要不然我怎么想跟您商量商量呢。当初哇，

我讨厌他蹬车，因为蹬车不是正经行当，不体面，没个准进项。自从小妞子一死啊，今儿个他打连台不回来，明儿个喝醉了，干脆不好好干啦。赵大爷，您不是常说现下工人最体面吗？您劝劝他，教他找个正经事由儿干，哪怕是作小工子活淘沟修道呢，我也好有个抓弄呀。这家伙，照现在这样，他蹬上车，日崩西直门了，日崩南苑了，他满天飞，我上哪儿找他去？挣多了，楞说一个子儿没挣，我上哪儿找对证去？您劝劝他，给他找点活儿干，挣多挣少，遇事儿我倒有个准地方找他呀！

赵　老　四奶奶，这点事交给我啦！我会劝他。可是，你可别再跟他吵架，吵闹只能坏事，不能成事，对不对呢？

四　嫂　我听您的话！要是您善劝，我臭骂，也许更有劲儿！

赵　老　那可不对，你跟他动软的，拿感情拢住他，我再拿面子局他，这么办就行啦！

四　嫂　唉！真教我哭不得笑不得！（惨笑）得啦！我哭小妞子一场去！（提上鞋后跟儿）

赵　老　我跟你去！

疯　子　（跑出来）我跟你去，四嫂！我跟你去！（同往外走）

——第一场终

第 二 场

时 间 一九五〇年初夏。下午四时左右。
地 点 同前幕。

〔幕启：院中寂无一人，二春匆匆从外来，跑得气喘嘘嘘的。

二 春 喝！空城计！四嫂，二嘎子呢？
四 嫂 （在屋中）他上学去啦！
二 春 那怎么齐老师还到处找他呢？
四 嫂 （出来）是吗？这孩子没上学，又上哪儿玩去啦！
二 春 那我再到别处找找他去！（说完又跑出大门）
大 妈 （出来）二春，你回来！
四 嫂 （忙到门口喊住二春）二妹妹！你回来，大妈这儿还有事呢！
二 春 （擦着汗走回来）回头二嘎子误了上学可怎么办呢？
四 嫂 你放心吧，他准去，哪天他也没误过，这孩子近来念书，可真有个劲儿！我看看他上哪儿去了！就手儿去取点活。（下）

〔二春走到自己屋门口，拿过脸盆，擦脸上、脖子上的汗。

大 妈 （板着面孔，由屋中出来）二春，我问你，你找他干吗？放着正经事不干，乱跑什么？这些日子，你简直东一头西一头地象掐了脑袋的苍蝇一样！

二　春　谁说我没干正经事儿？我干的哪件不正经啊？该作的活儿一点也没耽误啊！

大　妈　这么大的姑娘，满世界乱跑，我看不惯！

二　春　年头儿改啦，老太太！我们年轻的不出去，事儿都交给谁办？您说！

大　妈　甭拿这话堵搡我！反正我不能出去办！

二　春　这不结啦！（转为和蔼地）我告诉您吧！人家中心小学的女教员，齐砚庄啊，在学校里教完一天的书，还来白教识字班。这还不算，学生们不来，她还亲自到家里找去。您多咱看见过这样的好人？刚才我送完了活儿，正遇上她挨家找学生，我可就说啦，您歇歇腿儿，我给您找学生去。都找到啦，就剩下二嘎子还没找着！

大　妈　管他呢，一个蹬车家的孩子，念不念又怎样，还能中状元？

二　春　妈，这是怎么说话呢？现而今，人人都一边儿高，拉车的儿子，才更应当念书，要不怎么叫穷人翻身呢？

大　妈　象你这个焊铁活的姑娘，将来说不定还许嫁个大官儿呢！

二　春　您心里光知道有官儿！老脑筋！我要结婚，就嫁个劳动英雄！

大　妈　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说话哪象个还没有人家儿的大姑娘呀！

二　春　没人家儿？别忙，我要结婚就快！

大　妈　越说越不象话了！越学越野调无腔！

（娘子由外面匆匆走来。

二　春　娘子，看见二嘎子没有？

娘　子　怎能没看见？他给我看摊子呢！

二　春　给……这可倒好！我犄里旮旯都找到了，临完……不知道他得上学吗？

娘　子　他没告诉我呀！

二　春　这孩子！

大　妈　他荒里荒唐的，看摊儿行吗？

娘　子　现在，三岁的娃娃也行！该卖多少钱，卖多少钱，言无二价。小偷儿什么的，差不离快断了根！（低声）听说，官面上正加紧儿捉拿黑旋风。一拿住他，晓市就全天下太平了，他不是土匪头子吗？哼，等拿到他，跟那个冯狗子，我要去报报仇！能打就打，能骂就骂，至不济也要对准了他们的脸，啐几口，呸！呸！呸！偷我的东西，还打了我的爷们，狗杂种们！我说，我的那口子在家哪？

二　春　在家吗？一声没出啊。

娘　子　这几天，他又神神气气的，不知道又犯什么毛病！这个家伙，真教我不放心！

（程疯子慢慢地由屋中出来。

二　春　疯哥，你在家哪？

疯　子　有道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

娘　子　又是疯话！我问你，你这两天又怎么啦？

疯　子　没怎么！

娘　子　不能！你给我说！

疯　子　说就说，别瞪眼！我就怕吵架！我呀，有了任务！
二　春　疯哥，给你道喜！告诉我们，什么任务？
疯　子　民教馆的同志找了我来，教我给大家唱一段去！
二　春　那太棒了！多少年你受屈含冤的，现在民教馆都请你去，你不是仿佛死了半截又活了吗？
娘　子　对啦，疯子，你去！去！叫大家伙看看你！王大妈，二姑娘，有钱没有？借给我点！我得打扮打扮他，把他打扮得跟他当年一模一样的漂亮！
疯　子　我可是去不了！
二　春
娘　子　怎么？怎么？
疯　子　我十几年没唱了，万一唱砸了，可怎么办呢？
娘　子　你还没去呢，怎就知道会唱砸了？简直地给脸不要脸！
大　妈　照我看哪，给钱就去，不给钱就不去。
二　春　妈！您不说话，也没人把您当哑巴卖了！
疯　子　还有，唱什么好呢？《翠屏山》？不象话，《拴娃娃》？不文雅！
二　春　咱们现编！等晚上，咱们开个小组会议，大家出主意，大家编！数来宝就行！
疯　子　数来宝？
二　春　谁都爱听！你又唱得好！
疯　子　难办！难办！
（四嫂夹着一包活计，跑进来。
四　嫂　娘子，二妹妹，黑旋风拿住了！拿住了！

娘　子　真的？在哪儿呢？
四　嫂　我看见他了，有人押着他，往派出所走呢！
娘　子　我啐他两口去！
二　春　走，我们斗争他去！把这些年他所作所为都抖漏出来，教他这个坏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大　妈　二春，我不准你去！
二　春　他吃不了我，您放心！
娘　子　疯子，你也来！
疯　子　（摇头）我不去！
娘　子　那么，你没教他们打得顺嘴流血，脸肿了好几天吗？你怎这么没骨头！
疯　子　我不去！我怕打架！我怕恶霸！
娘　子　你简直不是这年头儿的人！二妹妹，咱们走！
二　春　走！（同娘子匆匆跑去）
大　妈　二春！你离黑旋风远着点！这个丫头，真疯得不象话啦！
四　嫂　大妈，别再老八板儿啦。这年月呀，女人尊贵啦，跟男人一样可以走南闯北的。您看，自从转过年来，这溜儿女孩子们，跟男小孩一个样，都白种花儿，白打药针，也都上了学。唉，要是小妞子还活着……
疯　子　那够多么好呢！
四　嫂　她太……（低头疾走入室）
大　妈　唉！（也往屋中走）
疯　子　（独自徘徊）天下是变了，变了！你的人欺负我，打我，现在你也掉下去了！穷人、老实人、受委屈的

人，都抬起头来；你们恶霸可头朝下！哼，你下狱，我上民教馆开会！变了，天下变了！必得去，必得去唱！一个人唱，叫大家喜欢，多么好呢！

（狗子偷偷探头，见院中没人，轻轻地进来。）

狗　子　（低声地）疯哥！疯哥！

疯　子　谁？啊，是你！又来打我？打吧！我不跑，也不躲！我可也不怕你！你打，我不还手，心里记着你；这就叫结仇！仇结大了，打人的会有吃亏的那一天！打吧！

四　嫂　（从屋中出来）谁？噢！是你！（向狗子）你还敢出来欺负人？好大的胆子！黑旋风掉下去了，你不能不知道吧？好！瞧你敢动他一下，我不把你碎在这儿！

狗　子　（很窘，笑嘻嘻地）谁说我是来打人的呀！

四　嫂　量你也不敢！那么是来抢？你抢抢试试！

狗　子　我已经受管制，两个多月没干“活儿”[1]了！

四　嫂　你那也叫“活儿”？别不要脸啦！

狗　子　我正在学好！不敢再胡闹！

四　嫂　你也知道怕呀！

狗　子　赵大爷给我出的主意：教我到派出所去坦白，要不然我永远是个黑人。坦白以后，学习几个月，出来哪怕是蹬三轮去呢，我就能挣饭吃了。

四　嫂　你看不起蹬三轮的是不是？反正蹬三轮的不偷不抢，

---

① 活儿，指偷窃。

比你强得多！我的那口子就干那个！

狗　子　我说走嘴啦！您多担待！（赔礼）赵大爷说了，我要真心改邪归正，得先来对程大哥赔“不是”，我打过他。赵大爷说了，我有这点诚心呢，他就帮我的忙；不然，他不管我的事！

四　嫂　疯哥，别光叫他赔不是，你也照样儿给他一顿嘴巴！一还一报，顶合适！

狗　子　这位大嫂，疯哥不说话，您干吗直给我加盐儿呢！赵大爷大仁大义，赵大爷说新政府也大仁大义，所以我才敢来。得啦，您也高高手儿吧！

四　嫂　当初你怎么不大仁大义，伸手就揍人呢？

狗　子　当初，那不是我揍的他。

四　嫂　不是你？是他妈的畜生？

狗　子　那是我狗仗人势，借着黑旋风发威。谁也不是天生来就坏！我打过人，可没杀过人。

四　嫂　倒仿佛你是天生来的好人！要不是而今黑旋风玩完了，你也不会说这么甜甘的话！

疯　子　四嫂，叫他走吧！赵大爷不会出坏主意，再说我也不会打人！

四　嫂　那不太便宜了他？

疯　子　狗子，你去吧！

四　嫂　（拦住狗子）你是说了一声“对不起”，还是说了声“包涵”哪？这就算赔不是了啊？狗子不瞒您说，这还是头一次服软儿！

四　嫂　你还不服气？

狗　子　我服！我服！赵大爷告诉我了，从此我的手得去作活儿，不能再打人了！疯哥，咱们以后还要成为朋友呢，我这儿给您赔不是了！（一揖，搭讪着住外走）

疯　子　回来！你伸出手来，我看看！（看手）啊！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去吧！

（狗子下。）

四　嫂　唉，疯哥，真有你的，你可真老实！

疯　子　打人的已经不敢再打，我怎么倒去学打人呢！（入室）

（二嘎子飞跑进来。）

二　嘎　妈！妈！来了！他们来了！

四　嫂　谁来了？没头脑儿的！

大　妈　（在屋中）二嘎，二春满世界找你，叫你上学，你怎么还不去呀？

二　嘎　我这就去，等我先说完了！妈，刚打这儿过去，扛着小红旗子，跟一节红一节白的长杆子，还有象照像匣子的那么个玩艺儿。

大　妈　（出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呀？这么大惊小怪的！

二　嘎　街上的人说，那是什么量队，给咱们量地。

四　嫂　量地干什么呢？

大　妈　不是跑马占地吧？

二　嘎　跑马占地是怎回事？

大　妈　一换朝代呀，王爷、大臣、皇上的亲军就强占些地亩，好收粮收租，盖营房；咱们这儿原本是蓝旗营

房啊！

四　嫂　可是，大妈，咱们现在没有王爷，也没有大臣。

大　妈　甭管有没有，反正名儿不一样，骨子里头都差不了多少！

四　嫂　大妈，自从有新政府，咱们穷人还没吃过亏呀！

大　妈　你说得对！可那也许是先给咱们个甜头尝尝啊！我比你多吃过几年窝窝头，我知道。当初，日本人，哟，现在说日本人不要紧哪？

四　嫂　您说吧，有错儿我兜着！

大　妈　你就是“王大胆”嘛！他们在这儿，不是先给孩子们糖吃，然后才真刀真枪的一杀杀一大片？后来日本人走了，紧跟着就闹接收。一上来说的也怪受听，什么捉拿汉奸伍的；好，还没三天半，汉奸又作上官了；咱们穷人还是头朝下！

四　嫂　这回可不能那样吧？您看，恶霸都逮去了，咱们挣钱也容易啦，您难道不知道？

二　嘎　妈，甭听王奶奶的！王奶奶是个老顽固！

四　嫂　胡说，你知道什么？上学去！

二　嘎　可真去了，别说我逃学！（下）

大　妈　这孩子！（匆匆入室）

（赵老高高兴兴地进来。

四　嫂　赵大爷，冯狗子来过了，给疯哥赔了不是。您看，他能改邪归正吗？

赵　老　真霸道的，咱们不轻易放过去；不太坏的，象冯狗子，咱们给他一条活路。我这对老眼睛不昏不花，看

得出来。四奶奶，再告诉你个喜信！

四　嫂　什么喜信啊？

赵　老　测量队到了，给咱们看地势，好修沟！

四　嫂　修沟？修咱们的龙须沟？

赵　老　就是！修这条从来没人管的臭沟！

四　嫂　赵大爷，我，我磕个响头！（跪下，磕了个头）

疯　子　（开了屋门）什么？赵大爷！真修沟？您圣明，自从一解放，您就说准得修沟，您猜对了！

二　春　（由外边跑来）妈！妈！我没看见黑旋风，他们把他圈起去啦。我可是看见了测量队，要修沟啦！

大　妈　（开开屋门）我还是有点不信！

二　春　为什么呢？

大　妈　还没要钱哪，不言不语的就来修沟？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赵　老　（对疯子）疯哥，你信不信？

疯　子　不管王大妈怎样，我信！

赵　老　（问四嫂）你说呢？

四　嫂　我已经磕了头！

二　春　这太棒了！想想看，没了臭水，没了臭味，没了苍蝇，没了蚊子，噢，太棒了！赵大爷，恶霸没了，又这么一修沟，咱们这儿还不快变成东安市场？从此，谁敢再说政府半句坏话，我就掰下他的脑袋来！

赵　老　（问大妈）老太太，您说呢？

大　妈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家伙儿怎说，我怎么说吧！

二　春　咱们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扭一回哪？（领头扭秧歌）呛，呛，起呛起！

众　人　（除了大妈）呛，呛，起呛起！（都扭）

疯　子　站住！我想起来啦！我一定到民教馆去唱，唱《修龙须沟》！

——第二场终

第　三　场

时　间　一九五〇年夏初，午饭前。

地　点　同前。

（幕启：王大妈独坐檐下干活，时时向街门望一望，神情不安。赵大爷自外来。

赵　老　就剩您一个人啦？

大　妈　可不是，都出去了。您今天没有活儿呀？

赵　老　西边的新厕所昨儿交工，今天没事。（坐小凳上）我刚才又去看了一眼，不是吹，我们的活儿作得真叫地道。好嘛，政府出钱，咱们还不多卖点力气，加点工！

大　妈　就修那一处啊？

赵　老　至少是八所儿！人家都说，龙须沟有吃的地方，没拉的地方，这下子可好啦！连自来水都给咱们安！

大　妈　可是真的？我就纳闷儿，现而今的作官的为什么这么爱作事儿？把钱都给咱们修盖了茅房什么的，他

们自己图什么呢？

赵　老　这是人民的政府啊，老太太！您看，我这个泥水匠，一天挣十二斤小米，比作官儿的还挣得多呢！

大　妈　这一年多了，我好歹的也看出点来，共产党真是不错。

赵　老　这是您说的？您这才说了良心话！

大　妈　可是呀，他们也有不大老好的地方！

赵　老　那您就说说吧。好人好政府都不怕批评！

大　妈　昨儿个晚上呀，我跟二春拌了几句嘴；今儿个一清早，她就不见了。

赵　老　她还能上哪儿，左不是到她姐姐家去诉诉委屈。

大　妈　我也那么想，我已经托疯哥找她去啦。

赵　老　那就行啦。可是，这跟共产党有什么相干？

大　妈　共产党厉害呀！

赵　老　厉害？

大　妈　您瞧啊，以前，前门里头的新事总闹不到咱们龙须沟来。城里头闹什么自由婚，还是葱油婚哪，闹呗；咱们龙须沟，别看地方又脏又臭，还是明媒正娶，不乱七八糟！

赵　老　王大妈，我明白了，二春要自由结婚？

大　妈　真没想到啊！共产党给咱们修茅房，抓土匪，还要修沟，总算不错。可是，他们也教年轻的去自由。他们不单在城里头闹，还闹到龙须沟来，您说厉害不厉害！

赵　老　这才叫真革命，由根儿上来，兜着底儿来！

大 妈 您要是有个大姑娘，您肯教她去自由吗？那象话吗？

赵 老 我？王大妈，咱们虽然是老街坊了，我可是没告诉过您。我的老婆呀……

大 妈 您成过家？您的嘴可真严得够瞧的！这么些年，您都没说过！

赵 老 我在北城成的家，我的老婆是媒人给说的。结婚不到半年，她跟一个买卖人跑了。她爱吃喝玩乐，她长得不寒碜——那时候我也怪体面——我挣的不够她花的！她跑了之后，我没脸再在城里住，才搬到龙须沟来。老婆跑了，我自然不会有儿女。比方说，我要是有个女儿，要自己选个小人儿，我就会说：姑娘，长住了眼睛，别挑错了人哟！

（程疯子挺高兴地进来。

大 妈 二春在大姑娘那儿哪？

疯 子 在那儿，一会就回来。

大 妈 这我就放心了！劳你的驾！你跟她怎么说的？

疯 子 我说，回去吧，二姑娘，什么事都好办。

大 妈 她说什么呢？

疯 子 她说：妈妈要是不依着我，我就永远不回去，打这儿偷偷地跑了！

大 妈 丫头片子，没皮没脸！你怎么说的？

疯 子 我说，别那么办哪！先回家，从家里跑还不是一样？

大 妈 这是你说的？你呀，活活的是个半疯子！

赵 老 大妈，想开一点吧。二春的事，您可以提意见，可千万别横拦着竖挡着！我吃过媒人的亏，所以我知

道自由结婚好！

大 妈 唉，我简直地不知道怎么办好啦！

〔丁四脚底下象踩着棉花似的走进来。

大 妈 这是怎么啦！

丁 四 没事，我没喝醉！

赵 老 大妈，给他点水喝！回头别教四嫂知道，省得又闹气！

大 妈 我给他倒去。（去倒水）哼，还没到晌午，怎么就喝猫尿呢？

疯 子 （扶丁四坐下）坐坐！

大 妈 （端着水）先喝口吧！（把水交给疯子）

丁 四 没事！我没喝醉！

赵 老 喝多了点，可是没醉！

大 妈 就别说他了，他心里也好受不了！（向丁）再来一碗水呀！

丁 四 不要了，大妈！劳您驾！刚才一阵发晕，现在好啦！（把碗递给大妈）我是心里不痛快，其实并没喝多！

〔大妈又去干活；疯子也坐下。

赵 老 （向丁）我不明白，老四，四奶奶现在挣得比从前多了，你怎么倒不好好干了呢？你这个样，教我老头子都没脸见四奶奶，她托我劝你不是一回了！

丁 四 您向着这个政府，净拣好的说。

赵 老 有理讲倒人，我没偏没向！

丁 四 您听我说呀，二嘎子的妈，不错，是挣得多点了；可是我没有什么生意。您看，解放军不坐三轮儿，当

差的也不是走，就是骑自行车，我拉不上座儿！

赵 老 可是你也不能只看一面呀。解放军不坐车？当初那些大兵倒坐车呢，下了车不给钱，还踹你两脚。先前你是牛马，现在你是人了。这不是我专拣好的说吧？

丁 四 不是。

赵 老 好！当初，巡警不敢管汽车，专欺负拉车的，现在还那样吗？

丁 四 不啦！

赵 老 好！前些日子，政府劝你们三轮车夫改业，我掰开揉碎地劝你，你只当了耳旁风。

丁 四 我三十多岁了，改什么行？再者我也舍不得离开北京城。

赵 老 只要你不惜力，改行就不难！舍不得北京，可又嫌这儿脏臭，动不动就泡蘑菇，你算怎么回事呢？开垦，挖煤，人家走了的都快快活活地搞生产，政府并不骗人！

丁 四 骗人不骗人的，反正政府说话有时候也不算话！

赵 老 什么？

丁 四 您就说，前些日子，他们测量这儿，这么多天啦，他们修沟来了没有？

赵 老 修沟不是仨钱儿油俩钱儿醋的事，那得画图，预备材料，请工程师，一大堆事哪！丁四，我跟你打个赌，怎样？

丁 四 甭打赌。反正多喒修沟，我就起劲儿干活儿。您老

说，这个政府是人民的，我倒要看看，给人民办事不办！这条沟淹死了小妞，我跟它有仇！

赵　老　这可是你说的？不准说了不算！

丁　四　您看着呀！

赵　老　好，我等着你的！多嗜沟修了，你还不听我的话，看，我要不揍你一顿的！

丁　四　您揍我还不容易，我又不敢回手。

赵　老　你这个家伙，软不吃，硬不吃，没法儿办！

（二嘎子提着一筐子煤核儿，飞跑进来。

二　嘎　爸爸，给你，半筐子煤核儿，够烧好大半天的！（说完，转身就跑）

丁　四　嗨！你又上哪儿闯丧去？

二　嘎　我上牟家井！

丁　四　干吗？

二　嘎　那里搭上了窝棚，来了一大群作工的。还听说，大街上不知道多少辆车，拉着砖、洋灰、沙子，还有里面能站起一个人的大洋灰筒子！我得钻到筒子里试试去，看到底有多高！（跑去）

赵　老　修沟的到了！到了！

疯　子　二嘎子，等等，我也去！（跑去）

大　妈　（也立起来往前跑了两步）真修沟？真一个钱也不跟咱们要？

赵　老　这才信了我的话吧？老太太！

大　妈　没听说过的事！没听说过的事！

赵　老　丁四，你怎么说？

丁 四 我，我……

赵 老 （把丁四拉起来，面对面恳切地）丁四，你看，咱们的政府并不富裕——金子、银子不是都教蒋介石跟贪官给刮了去，拿跑了吗？——可是，还来给咱们修沟，修沟不是一两块钱的事啊！政府的这点心，这点心，太可感激了吧？

丁 四 我知道！

赵 老 东单、西四、鼓楼前，哪儿不该修？干吗先来修咱们这条臭沟？政府先不图市面儿好看，倒先来照顾咱们，因为这条沟教我年年发疟子，淹死小妞子；一下雨，娘子就摆不上摊子，你拉不出车去，臭水带着成群的大尾巴蛆，流到屋里来。政府知道这些，就为你，我，全龙须沟的人想办法，不教咱们再病，再死，再臭，再脏，再挨饿。你我是人民，政府爱人民，为人民来修沟！你信不信我的话呀？

丁 四 我信了！信了！我打这儿起，不再抱怨，我要好好地干活儿！

赵 老 比如说，政府招呼你去修沟，你去不去呢？这是你的沟，也是你的仇人，你肯不肯自己动手，把它弄好了呢？

丁 四 别再问啦，赵大爷，对着青天，我起誓：一动工，我就去挖沟！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一九五〇年夏，某一夜的后半夜，天尚未明。

地　点　龙须沟地势较高处的一家小茶馆——三元茶馆。

布　景　三元茶馆是两间西房，互相通连，冬天在屋里卖茶，夏季在屋外用木棍支着旧席棚，棚下有土台，作为茶桌。旁边放着长方桌，上边有茶壶、茶碗和小酒坛子、酒菜，和少许的低级香烟，另外两三个玻璃缸里面装着一包包的茶叶、花生仁等。

〔幕启：前半夜的雨刚刚止住，还能听得见从破席棚滴下来的滴水声，间有一两声鸡鸣。

〔茶馆的刘掌柜，点着洋油灯在炉旁看看火，看看水壶，又向棚外张望，好象在等待什么人似的。

〔一位警察走向棚来，穿着被水浸透的雨衣，赤脚穿着胶皮鞋，泥已溅满裤腿上，手里拿着电筒。

警　察　刘大爷，您多辛苦啦！

掌　柜　哪儿的话您哪！

警　察　您这儿预备得怎么样啦？

掌 柜 都差不离儿啦，等会儿老街坊们来到，准保有热茶喝，有舒服地方坐。

警 察 这就好了！所长指示我，教我跟赵大爷说：请他先别挖沟，先招呼着老街坊们到这儿来，免得万一房子塌了，砸伤了人！

掌 柜 也就是搁在现而今哪，要是在解放以前，别说下雨，就是淹死、砸死也没人管哪！这可倒好，派出所还给找好了地方，教老街坊们躲躲儿，惟恐怕房子塌了砸死人！

警 察 （一边听掌柜的讲话，一边用电筒照那两间西房）可不，这回事啊，也幸亏是大家伙儿出来自动地帮忙，要光靠我们派出所这几个人跟工程队呀，干的也不能这么快！刘大爷，我走啦！回头赵大爷领着老街坊们来，您可多照应点儿！哟！老街坊们来了！

（赵老领着一批群众先上。

警 察 赵大爷！都来了吗？

赵 老 来了一拨儿，跟着就都来！

警 察 这儿拜托您啦！我帮助挖沟去。（向群众）老街坊们，这儿歇歇儿吧！（下）

赵 老 女人、小孩到屋里去！屋里有火，先烤干了脚！

（女人、小孩向屋内移动，男人们或立或坐。

赵 老 二春！二春！二春还没来吗？

二 春 （从外面应声）来嘹！赵大爷，我来嘹！（跑上，手中提着小包，身上披着破雨衣；放下小包；一边脱雨衣，一边说）好家伙，差点儿摔了两个好的。地

上真他妈的滑！

赵　老　别说废话，先干活儿！

二　春　干什么？您说！

赵　老　先去烧水、沏茶，教大家伙儿热热呼呼的喝一口！然后再多烧水，找个盆，给孩子们烫烫脚，省得招凉生病！

二　春　是啦！（提起小包要往屋中走）

（一青年背着王大妈上，她两手拿着许多东西。

大　妈　二春！二春！你在哪儿哪？你就不管你妈了呀？我要是摔死了，你横是连哭都不哭一声！

二　春　（向青年）你进来歇歇呀！

青　年　还得背人去呢！（跑下）

二　春　妈！屋里烤烤去！（接妈手中的东西）

大　妈　我不在这儿！（不肯松手东西）

二　春　不在这儿，您上哪儿？

大　妈　我回家！我忘了把烙铁拿来了！

赵　老　大妈，这是瞎胡闹！烙铁不会教水冲了走！您岁数大，得给大家作个好榜样，别再给我们添麻烦！

大　妈　唉！（坐下）我早就知道要出漏子！从前，动工破土，不得找黄道吉日吗？现在，好，说动土就动土，也不挑个好日子；龙须沟要是冲撞了龙王爷呀，怎能不发大水！

赵　老　二春！干你的去；就让老太太在这儿叨唠吧！

二　春　妈，好好的在这儿，别瞎叨唠！现在呀，哪天干活儿，哪天就是黄道吉日，用不着瞧皇历！（入屋中）

〔疯子搀着娘子上。

娘　子　你撒手我！你是搀我，还是揪我呢？

疯　子　好，我撒手！

娘　子　赵大爷，我干点什么？

赵　老　帮助二春去，她在屋里呢。疯哥，你把东西交给娘子，去作联络员，来回地跑着点。

疯　子　好，我能作这点事。真个的，这儿的水够使吗？自来水的钥匙可在咱身上呢！

掌　柜　够用，够用！

〔疯子下。

娘　子　（看见大妈）哟！老太太，您怎么在这儿坐着，不进去呢？

大　妈　我不进去！没事找事儿，非挖沟不可，看，挖出毛病来没有？

娘　子　您忘了，每回下大雨不都是这样吗？

赵　老　再说，沟修好以后，就永远不再出这样的毛病了！

二　春　（在屋门内）赵大爷，娘子，都不必再理她！妈，您老这么不讲理，我可马上就结婚，不伺候着您了！

大　妈　哼，不教我相看相看他，你不用想上轿子！

二　春　您不是相看过了吗？

大　妈　我？见鬼！我多喒看见过他？

二　春　刚才背着您的是谁呀？（回到屋内）

大　妈　就是他？

赵　老
娘　子　哈哈哈！

娘　子　这门亲事算铁了！
大　妈　我，我，我斗不过你们！我还是回家！破家值万贯，我不能半夜里坐野茶馆玩！
娘　子　算了吧，老太太！这回水并不比从前那些回大，不过呀，政府跟警察呀，唯恐其砸死人，所以把咱们都领到这儿来！得啦，进去歇会儿吧！
二　春　（在屋中）快来呀，茶沏好啦！谁来碗热的！
娘　子　走吧，喝碗热茶去！（扯大妈往屋中走）
疯　子　（在远处喊叫）往这边来，都往这边来！赵大爷，又来了一批！
赵　老　（往外跑）这边！这边！
〔又来了一批人，男的较多。
赵　老　女的到屋里去！男的把东西放下，丢不了。咱们还得组织一下，多去点人，帮着舀水跟挖沟去吧！不能光教官面上的人受累，咱们在旁边瞧着呀！
众　甲　冲着人家这股热心劲儿，咱们应当回去帮忙！
赵　老　这话说得对！有我跟刘掌柜的在这儿，放心，人也丢不了，东西也丢不了。我说，四十岁以上的去舀水，四十以下的去挖沟，合适不合适？
众　乙　就这么办啦！
众　人　咱们走哇！（下）
〔丁四嫂独自跑上。
四　嫂　赵大爷，赵大爷，没看见二嘎子呀？
赵　老　没有！他那么大了，丢不了！
四　嫂　这孩子，永远不教大人放心！

赵 老 丁四呢？

四 嫂 他挖沟去了！

赵 老 好小子！他算有了进步！

四 嫂 有了进步？哼！您等着瞧！他在外面受了累回来，我的罪过可大啦！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倒好象他立下汗马功劳，得由我跪接跪送才对！

赵 老 就对付着点吧！你受点委屈，将就将就他。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总是为人民服务哪，还真卖力气，也怪难为他的！

娘 子 （在屋门口叫）四嫂，进来，喝口水，赶赶寒气儿！

四 嫂 娘子，你给我照应着东西，我得找二嘎子去！好家伙，他可别再跟小妞子似的…… （下）

（疯子跑进来。

疯 子 丁四哥回来了！

（丁四扛着铁锹，满身泥垢，疲惫地从外边来。

赵 老 四爷，回来啊？

丁 四 快累死了，还不回来？

疯 子 四哥，沟怎样啦？

丁 四 快挖通了！（坐）

娘 子 （端茶来）四哥，先喝口热的！（让别人）

大 妈 （出来）丁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水下去没有？屋子塌了没有？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去？他们真把东西都搬到炕上去了吗？

二 春 （出来）妈！妈！您一问就问一大车事呀！四哥累了半夜了，您教他歇会儿！

大　妈　我不再出声，只当我没长着嘴，行不行？

丁　四　别吵喽！有人心的，给我弄点水，洗洗脚！

二　春　我去！我去！（入屋）

丁　四　（打哈欠）赵大爷！

赵　老　啊！怎样？

丁　四　自从一修沟，我就听您的话，跟着作工。政府对得起咱们，咱们也要对得起政府。话是这么讲不是？

赵　老　对！你有功！政府给咱们修沟，你年轻轻的还不出一膀子力气？

丁　四　可是，我苦干一天，晚上还教水泡着，泥人还有个土性儿，我受不了！我不干啦！我还去拉车，躲开这个臭地方！

二　春　（端水来）四哥，先烫烫脚！

丁　四　（放脚在盆内）我不干了！

二　春　不干什么呀？

疯　子　四哥！四哥！来，我给你洗脚，你去修沟，你跟政府一样的好，我愿意给你洗脚。赵大爷常说，为大家干活儿的都是好汉。四哥，你是好汉，我愿意伺候你，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低三下四的人！

娘　子　四哥，疯子常犯糊涂，这回可作对了！教他给你洗！

丁　四　疯哥，那不行！不敢当！

（四嫂跑进来。

四　嫂　那可不能！疯哥，起开，我给他洗！（蹲下给他洗）

丁　四　你干什么去啦？

四　嫂　我找二嘎子去啦。找了七开八得，也找不着他！

丁　四　对，再把儿子丢了，够多么好啊！我是得躲开这块倒霉的地方！这个地方不出好事！

四　嫂　你又来了不是？你是困了，累了，闹脾气。洗完了，我给你找个地方，睡会儿觉！二嘎子丢不了，他那么大了。

赵　老　丁四，你现在为大家伙儿挖沟，大家伙儿谁不伸大拇哥，说你好！

丁　四　是吗，脚都快泡烂了，还不说我好！

（一警察背着二嘎子进来，二嘎子已睡着了。

四　嫂　（迎过去）二嘎子，你上哪儿去喽？

警　察　他是好心，跟着我跑了半夜。现在，他已经睁不开眼，我把他背回来啦。

二　嘎　（睁开眼，下来）妈！我可困得不行了！

（四嫂携二嘎子入屋中。

警　察　赵大爷，辛苦啦！这儿都顺序？

赵　老　挺好！你先喝碗水吧，也累得够瞧的啦！

二　春　来，您喝碗！（递茶）

警　察　谢谢二姑娘，你也卖了力气！王大妈，您受委屈啦！

大　妈　我受屈不受屈的，到底这都是怎回事呢？

警　察　待会儿我再跟您说。疯哥，娘子，你们也辛苦啦！

娘　子　您才真受了累！疯子今天也不错，作联络员！

警　察　丁四哥，这一夜可够你受的！

赵　老　哼，老四正闹脾气！又是什么还拉车去，不管咱们的臭事儿喽！

丁　四　赵大爷，赵大爷，那是刚才，现在我又好啦！同志，

就凭您亲自把二嘎子背回来，您教我干吗，我干吗！什么话呢，咱们都是外场人，不能一面理，耍老娘儿们脾气！

二　春　女人，我们女人并不象你，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警　察　得，得，先别拌嘴！丁四，你找个地方睡会儿去！

丁　四　这儿就好，打个盹儿就行！

二　春　可倒好，说不闹脾气，就比谁都顺溜！

（刚才走出去的男人们回来一部分。

警　察　辛苦了，诸位！沟挖通了？

众　人　通啦！

警　察　屋里还有人吧？

二　春　有，孩子跟妇女。

警　察　别惊动小孩子，大人愿意听听的，可以请出来。

二　春　我去。（跑到屋门口叫大家）

警　察　老街坊们！

（众妇人，四嫂在内，随二春出来。

警　察　老街坊们！都请坐！请赵大爷说说，因为夜里的事儿，有人知道，有人还不大清楚。（众有立有坐）赵大爷，说说吧！

赵　老　你也坐下吧！你也干了半夜啦！

警　察　行，站着好。

赵　老　老街坊们，修沟的计划是先修一道暗沟；把暗沟修好，再填上那条老的明沟。这个，诸位都知道。

众　人　知道。

赵　老　刚一修沟的时候，工程处就想得很周到，下边用板子顶住沟梆子，上边用柱子戗住了墙，省得下面的土一松，屋子跟墙就许垮架；咱们这溜儿的房子都不大结实。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众　人　知道。

赵　老　可是，连这么留神哪，还出了昨儿夜里的毛病！第一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么早就能下瓢泼瓦灌的暴雨。第二是：正在新沟跟旧沟接口的地方，新挖出来的土一时措手不及抬走，可就堵住了旧沟。这么一来，大家可受了惊，受了委屈，受了损失。区政府里，公安局里都觉得对不起咱们。刚才，连区长带别的首长，全都听到信儿就赶到了；区长亲自往外背人，抢救东西。派出所所长，现在还在给大家往外掏水呢。诸位有什么话，尽管说，待会儿好转告诉区长、所长。

〔众人无语。

警　察　有话就说吧，好话歹话都可以说，咱们是一家人！

二　春　要依我看哪……

大　妈　二春！这儿有的是人，你占什么先，姑娘人家的！

二　春　好，您要有话，您就说！

〔大妈不语。

赵　老　大妈说呀！现在的警察愿意听咱们的话。

大　妈　我没的说，要说呀，我只说这一句：下回再下雨呀，甭教我出来！半夜三更的实在可怕！

警　察　区长、所长是怕屋子塌了，砸死人哪！老太太！

众　甲　要不挖那道暗沟，不是没有这回事了吗？

二　春　你说的是糊涂话！

众　甲　这儿不是谁都可以说话吗？

二　春　可也不能说糊涂话！不修暗沟！怎么能填平了明沟！不弄没了明沟，咱们这里几儿个才能不脏不臭？你说！

娘　子　再说——

众　乙　喝！娘子军！

（众人笑。）

娘　子　再说：去年，前年，年年哪回下大雨，不淹起咱们来？可是，淹死，砸死，有谁管过咱们？咱们凭良心说话，这回并不比往年那些回淹得苦，可是连区长都上头淋着，下头蹚着，来救咱们，咱们得谢谢他们！

四　嫂　我不管别的，只说说我的那口子，（指伏桌睡的丁四）要不是因为修咱们的沟，他能变成工人，给大家伙作点事吗？赶明儿个，沟修好了，有多么棒呢！

二　春　说得好！四嫂！

（众人鼓掌。）

警　察　赵大爷，您再说两句吧！

众　人　赵大爷多说说！

赵　老　好吧，我再说几句吧。政府不修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可先给咱们修沟，这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修沟出了点毛病，政府又这么关心我们，我活六十多岁了，没有见过！再者，沟修好了以后，不

是就永远不出毛病了吗？人心都在人心上，政府爱我们，我们也得爱政府。是不是呀？诸位？

众　人　赵大爷说得对！

疯　子　要没这回事，咱们还不知道政府这么好呢！

警　察　我补充一两句：这回事儿还算好，没有伤了人。大家的东西呢，来得及的我们都给搬到炕上去了。现在，雨住了，天也亮了，大家愿意回家看看去呢，就去；愿意先歇会儿再去呢，西边咱们包了两所小店儿，大家随便用。

赵　老　到家里看看，要是没法儿歇歇睡会儿，还可以到店里去。是这样不是？

警　察　对！西边的联升店跟天成店。二春姑娘，你招呼着姑娘老太太们到联升店去。赵大爷，您带着男同志们到天成店去。

二　春　妈、娘子、四嫂、诸位，咱们走哇！

娘　子　我去拿东西。（入屋中，几位妇人随着）

四　嫂　（同二嘎出来）这位爷（指丁四）还睡哪。顶好别惊动他，就让他睡下去吧。（给他披上一件衣服）

二　春　妈，走哇！

大　妈　一辈子没住过店，我不去！我回家！

二　春　屋里还有水哪！

大　妈　在家里蹚着水也是好的！

二　春　成心捣乱！妈！您可真够瞧的！

四　嫂　二嘎子，你送王奶奶去！到家要是不能住脚，就搀她老人家到店里来，听见了没有？给王奶奶拿着东

西！

二　嘎　王奶奶，我要是走得快，您可别骂我！

大　妈　我几儿骂过人？小泥鬼儿！

警　察　王大妈，您走哇？慢着点，地上怪滑的！

大　妈　（回首）久住龙须沟，走道儿还会不知道怎么留神？

二　春　（对妇女们）咱们走吧？

众　人　走！同志，替我们给区长、所长道谢！（往外走）

赵　老　（对男人们）咱们也走吧？

众　甲　咱们给挖沟的弟兄们喊个好！

众　人　（连没走净的妇女一齐喊）好！好！

——第一场终

第　二　场

时　间　一九五〇年夏末。龙须沟的新沟落成，修了马路。

地　点　同第一幕小杂院。

布　景　杂院已经十分清洁，破墙修补好了，垃圾清除净尽了，花架子上爬满了红的紫的牵牛花。赵老的门前，水缸上，摆着鲜花。丁四的窗下也添了一口新缸。满院子被阳光照耀着。

（幕启：王大妈正坐在自己门前一个小板凳上，给二春缝着花布短褂，地上摆着一个针线笸萝。四嫂从屋里出来，端详自己的打扮，特别是自己的新鞋新袜子。

大　妈　（看四嫂出来，向她发牢骚）四嫂哇！您看二春这个丫头，今儿个也不是又上哪儿疯去了！我这儿给她赶件小褂，连穿上试试的工夫都抓不着她！

四　嫂　她忙啊！今天咱们门口的暗沟完工，也不是要开什么大会，就是办喜事的意思。她说啦，您、我、娘子都得去；要不怎么我换上新鞋新袜子呢！您看，这双鞋还真抱脚儿，肥瘦儿都合适！

大　妈　我可不去开会！人家说什么，我老听不懂。

四　嫂　也没什么难懂的。反正说的都离不开修沟，修沟反正是好事，好事反正就得拍巴掌，拍巴掌反正不会有错儿，是不是？老太太！

大　妈　哼，你也跟二春差不多了，为修沟的事，一天到晚乐得并不上嘴儿！

四　嫂　是值得乐嘛！您看，以前大伙儿劝丁四找点正事作，谁也劝不动他。一修沟，好，沟把他劝动了！

大　妈　臭沟几儿个跟他说话来着？

四　嫂　比方说呀，这是个比方，沟仿佛老在那儿说：我臭，你敢把我怎样了？我淹死你的孩子，你敢把我怎样了？政府一修沟啊，丁四可仿佛也说了话：你臭，你淹死我的孩子？我填平了你个兔崽子！就是这么一回事。

（娘子提着篮子回来。

四　嫂　娘子，怎这么早就收了？

娘　子　不是要开大会吗？百年不遇的事，我歇半天工，好开会去。喝，四嫂子，您都打扮好了？我也得换上

件干净大褂儿。这，好比说，就是给龙须沟作生日；新沟完了工，老沟玩了完！

大 妈 什么事儿呀，都是眼见为真；老沟还敞着盖儿，没填上哪！

娘 子 那还能不填上吗？留着它干什么呀？老太太，对街面儿上的事您太不积极啦！

大 妈 什么鸡极鸭极的，反正我沉得住气，不乱捧场，不多招事。

四 嫂 我知道您为什么老不高兴，就是为二姑娘的婚事。您心里有这点委屈别扭，就看什么也不顺眼，是吧？

大 妈 按说，我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别扭，就拦住你们的高兴！是啊，你们应该高兴。你就说，连疯哥都有了事作，谁想得到啊！

娘 子 大妈，您别提疯子，他要把我气死！

大 妈
四 嫂 怎么？

娘 子 自从他得着这点美差，看自来水，夜里他不定叫醒我多少遍。一会儿，娘子，鸡还没打鸣儿哪？

大 妈 他可真鸡极呀！

娘 子 待一会儿，娘子，还没天亮哪？这家伙，看看自来水，倒仿佛作了军机大臣，唯恐怕误了上朝！

四 嫂 娘子，可也别说，他要不是一个心眼，说干就真干，为什么单派他看自来水呢？我看哪，他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这个事儿交给他顶合适啦！

娘 子 是呀，无论怎么说吧，他总算有了点事作；好歹的

大伙儿不再说他是废物点心，我的心里总痛快点儿！要是夜里他不闹，不就更好了吗？

四　嫂　哪能那么十全十美呢？这就不错！我的那口子不也是那样吗？在外边，人家不再喊他丁四，都称呼他丁师傅，或是丁头儿；你看，他乐得并不上嘴儿；回到家来，他的神气可足了去啦，吹胡子瞪眼睛的，瞧他那个劲儿！

娘　子　可也别说呀，他这路工人可有活儿干啦！净说咱们这一带，到永定门去的大沟，东晓市的大沟，就还够作好几个月的。共产党啊，是真行！听说，三海、后海、什刹海，连九城的护城河，都给挖啊！还垒上石头坝。以后还要挨着班儿地修马路呢。四哥还愁没事儿作？二嘎子更有出息啦，进工厂当小工子，还外带着念书，赶明儿要是好好的干，说不定长大了还当厂长呢！

四　嫂　唉！慢慢地熬着吧，横是离好日子不远啦！哟！二嘎子那件小褂儿还没上领子呢！（进屋取活计）

（程疯子自外面唱着走来。

疯　子　我的水，甜又美，喝下去肚子不闹鬼。我的水，美又甜，一挑儿才卖您五十元。

娘　子　瞧这个疯劲儿！大妈！您坐着，我进去换衣裳去啦。（下）

疯　子　（进来，还唱）沏茶喝，甜又香，不象先前沏出茶来稠嘟嘟的象面汤。洗衣裳，跟洗脸，滑滑溜溜又省胰子又省碱。

四　嫂　（取了活计出来，缝着衣服）疯哥，你不看着水，干吗回来啦？

疯　子　大妈、四嫂，我回来研究那段数来宝，好到大会去唱！二嘎子替我看着水呢。他现在识文断字，比我办事还精明呢！

四　嫂　哼，你们这一对儿够多么漂亮啊！

疯　子　四嫂，别小看我们俩，坐在一块儿我们就讨论问题！

四　嫂　就凭你们俩？

疯　子　您听着呀！刚才，我说，二嘎子，你看，现在咱们这儿有新沟老沟两条沟，一前一后夹住了咱们的院子。新沟是暗沟，管子已经都安好，完了工啦；上面修成了一条平平正正的马路。二嘎子说：赶明儿个，旧沟又咵喳咵喳地一填，填平了，又修成一条马路。我就说，咱们房前房后，这么一来，就有两条马路，马路都修好，我问二嘎子，该怎么办了？四嫂，二嘎子真聪明；他说：该种树！他问我：疯大爷，种什么树？我说：柳树，垂杨树，多么美呀！二嘎子说：呸！

四　嫂　你看这孩子！

疯　子　他说，得种桃树，到时候可以吃大蜜桃啊！您瞧，二嘎子多么聪明！

娘　子　（在屋中）别说啦，快来编词儿吧！

疯　子　赶趟，等我说完最要紧的一段儿。四嫂，我跟二嘎子又研究出来：咱们这儿，还得来个公园。二嘎子提议：把金鱼池改作公园，周围种上树，还有游泳

池，修上几座亭子，够多么好啊！

娘　子　（出来，换上新衫）别在这儿作梦啦！

四　嫂　也不都是梦。谁想到咱们门口会有了马路，会有了干干净净的厕所，会有了自来水？谁能说这儿就不该有个公园呢！

疯　子　四嫂言之有理！如此，大妈、四嫂、娘子，我就暂且失陪了！（以上均用京剧话白的腔调，走入屋中）

四　嫂　也难怪孩子们爱他，他可真婆婆妈妈的有个趣儿！

娘　子　就别夸他了，跟小孩子一样，越夸越发疯！

〔丁四夹着一身新蓝布裤褂，欢欢喜喜地进来。

丁　四　王大妈，娘子，看新衣裳呕！

〔她们都围上来。大妈以手揉布，看布质好坏；娘子看裤子的长短；四嫂看针线细不细。

丁　四　（看见了四嫂的新鞋新袜）哼，打下面看哪，还不认识你了呢！

四　嫂　别耍骨头！（提着褂子）穿上，看看长短。

丁　四　（穿）怎样？

娘　子　挺好！挺合身儿！

大　妈　就怕呀，一下水得抽一大块！

丁　四　大妈！您专会说吉祥话儿！

大　妈　不是呀！你们男人要是都会买东西，要我们女人干什么呢？

四　嫂　得啦，管它抽多少呢，反正今天先穿个新鲜劲儿！

大　妈　别怪我说，那可不是过日子的道理呀！你就该去买布，咱们大伙儿给他缝缝；那，一身能当两身穿！

丁　四　可是大妈，您可也有猜不到的事儿。刚才呀，卖衣裳的一张嘴，就要四万五，不打价儿。

娘　子　现在买什么都是言无二价。

丁　四　我把衣裳搭下，跟他聊天。喝，我撒开了一吹：我买这身儿为的是去开大会；我修的沟，我能不去参加落成典礼吗？我又一说：怎么大夏天的，上边晒得流油，下边踩着黑泥，旁边老沟冒着臭气，苍蝇、蚊子落在身上就叮，臭汗一直流到鞋底子上！我还没说完哪，您猜怎么着，他把衣裳塞在我手里，说：拿去，给我四万块钱！不赔五千，赶明儿你填老沟的时候，把我一块儿埋进去！大妈，您想得到这一招吗？

大　妈　哟，那可太便宜了，我也买一身去！

丁　四　大妈，您修过沟吗？

大　妈　对！我再去修沟就更象样儿了！不理你们了，简直地说不到一块儿！（回去作活）

〔二春襟前挂着红绸条——联络员。头上也扎着绸条，从外跑进来。

二　春　四哥，还不快去，你们集合啦！

丁　四　我换上裤子就走！（跑进屋去）

大　妈　二春快来试试衣裳！（提着花短褂给二春穿）

二　春　（试着衣裳）妈，今儿个可热闹了，市长、市委书记还来哪！妈，您去不去呀？

大　妈　不去，我看家！

二　春　还是这样不是？用不着您看家，待会儿有警察来照

应着这条街，去，换上新衣裳去！教市长看看您！

娘　子　您就去吧，老太太！龙须沟不会天天有这样的热闹事。

四　嫂　您去！我保驾！

大　妈　好吧！我去！（入室）

四　嫂　戴上您那朵小红石榴花儿！

二　春　娘子，四嫂，得预备一下呀，待一会儿还有报馆的人来访问咱们，也许给咱们照像呢！娘子，人家要问你，对修沟有什么感想，你说什么？

娘　子　什么叫感想啊？

大　妈　（在屋门内）你就别赶碌她啦！越赶她越想不起来啦！

二　春　感想啊，大概就是有什么想头儿。

〔丁四从屋中跑出来。

丁　四　会场上见啦！（跑出去，高兴地唱着"解放区的天……"）

娘　子　这么说行不行？一修沟啊，连我的疯爷们都有了事作，我感激政府！

二　春　行！你呢，四嫂？

四　嫂　要问我，我就说：政府要老这么作事呀，龙须沟就快成了大花园啦！可有一样，成了花园，也得让咱们住着！

二　春　别看四嫂，还真能说两句儿呢！你放心，沟臭的时候是咱们住，香的时候也是咱们住！妈！妈！

大　妈　别催我！（出来）这样行了吧？（指衣服）

二　春　（端详妈妈）行啦！人家要问您，您说什么呀？

大 妈 我——

二 春 说什么呀？

大 妈 沟修好了，我可以接姑奶奶啦！

（大家哈哈大笑。）

二 春 您就是这一句呀？

大 妈 见了生人，说不出话来！（突然想起）二春，我可不照像，照一回丢一回魂儿！

二 春 妈，您可真会出故典！

娘 子 我替您，我不怕丢魂儿，把我照了去，也教各处的人见识见识，北京城有个程娘子！我又有了个主意，咱们大家伙儿应当凑点钱，立一块碑，刻上：以前这儿是臭沟，人民政府把它修成了大道！

二 春 这可是好意见，我得告诉赵大爷。咱们得凑钱立这块碑！

四 嫂 对！也教后代子孙知道知道。要凑钱，我捐一斤小米儿！

（远处有腰鼓声。）

二 春 腰鼓队出来了！咱们走吧！

（二嘎子手执小红旗子飞跑而来。）

二 嘎 报！赵队长爷爷到！摆队相迎！

（赵老穿着新衣，胸前佩红绸条，昂然地进来。）

二 春 瞧赵大爷哟！简直象总指挥！

赵 老 （笑）小丫头片子！

二 春 赵大爷，您可得预备好了哟，新闻记者一定会访问您！

赵　老　还用你嘱咐，前三天我就预备好喽！
二　春　好，我当记者：（摹拟）您对修沟有什么感想？
赵　老　简单地说，还是详细地说？
二　春　（摹拟）请简单地说吧！
赵　老　这叫五福临门！
二　春　哪五福呢？
赵　老　我们的门前修了暗沟，院后要填平老明沟，一福。前前后后都修上大马路，二福。我们有了自来水，三福。将来，这里成了手工业区，大家有活作，有饭吃，四福。赶明儿个金鱼池改为公园，作完了活儿有个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
二　春
四　嫂
娘　子　（与赵老同时）五福！
大　妈

〔附近邻居，都象院里人一样，换了新衣服，去开会。正经过大门口。一位警察跑进门来，招呼大家。群众有的等在大门外，也有走进院里来的。

〔远处军乐声，腰鼓声。

警　察　开会去喽！快到时候啦！

〔大妈返身要锁自己的房门，四嫂、娘子赶去拦大妈。正拉着她要往外走，疯子由屋中跑出，手里拿着竹板。

疯　子　诸位别忙，先等等儿，我这儿编出来个新词儿，先给你们唱唱试试！

众　人　赞成！唱，唱！

疯　子　听着啊——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

众　人　（跟疯子齐声喊）享太平！

〔外边，远处近处都是一片欢呼声："毛主席万岁！"

〔大家随着欢呼声音涌出小院，外边会场上的军乐声起，幕在《青年进行曲》声音中徐徐落下。

——全剧终

春　华　秋　实

（三幕话剧）

登 场 人 物

张乐仁—— 男，二十四岁。青年团员，荣昌铁工厂的工会主席。

周廷焕—— 男，二十七岁。荣昌厂工会副主席，兼组织委员。

刘常胜—— 男，二十三四岁。荣昌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外号叫“大炮”，厂内工会的劳保委员。

梁师傅—— 男，五十多岁。荣昌厂的生产委员。

马师傅—— 男，四十三四岁。工头。

吕　斌—— 男，二十多岁。工人。

姜　二—— 男，二十七八岁。工人。

老　九—— 男，工人。

老　四—— 男，工人。

小　王—— 男，工人。

赵　山—— 男，工人。

其他工人—— 若干名，可多可少。

冯二爷—— 男，快六十岁。在厂内打杂儿，与厂主有点亲戚关系。

林　辉—— 男，四十岁。共产党员。检查工作组组长。

平淑文—— 女，二十一二岁。在某报馆资料室服务，现在参加检查组工作。

检查组其他工作员—— 三五人，可多可少。

丁翼平——男，四十岁。荣昌厂的厂主。
丁小苹——女，十五岁。丁的爱女，中学生。
李定国——男，五十多岁。荣昌厂的主任会计（先生），是丁的心腹人。他从前作过私塾先生，教过丁翼平。
黄庆元——男，二十七八岁。丁的表弟，荣昌厂的跑外的。
管清波——男，四十一二岁。隆大五金行的经理，丁的好友。
唐子明——男，四十岁左右。天成铁工厂的厂主，生意不大，往往受制于丁。
钱掌柜——男，五十多岁。五金行商人。
王先舟——男，三十岁。跑合的，丁的朋友。
常　妈——女，四十多岁。管清波的“第二家庭”的女仆。
于大璋——男，三十三四岁。机关干部（留用）。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一九五一年春。某日下午。
地　点　荣昌厂的经理办公室。
人　物　黄庆元　于大璋　李定国　冯二爷　马师傅
　　　　梁师傅　管清波　唐子明　钱掌柜　丁翼平
　　　　丁小苹　张乐仁　周廷焕　刘常胜

〔幕启：荣昌铁工厂的经理办公室，布置得不算奢华，可是也还相当体面。大写字台一张，是丁翼平的办公桌，桌上有电话机，一个他自用的细瓷盖碗和文具、文件，都齐齐整整。一套相当讲究的沙发而外，还有小凳、小茶几、衣架等。壁上有大画一幅，爱国公约一张。两面有门，中通院内，左通会计室。由窗内可见工厂的一角。

〔幕启时台上无人，唯闻打铁声与马达声。

〔黄在前，于在中，李在后，谈着话进来。他们在厂内刚看完订做的水车成品。

黄庆元　（故作谦虚）于科长，您看那五十台水车，做得怎么

样？您还满意吧？请您多提宝贵的意见！

于大璋　（轻轻点从，不便立刻发表绝对肯定的意见）也还，也还不错吧。

李定国　请坐吧，于科长！

于大璋　别那么称呼，我不过是个副科长。

李定国　不久您还不高升一步，作正科长吗？（招呼于坐好，而后小快步跑到门口）冯二爷！冯二爷！

（冯从院内答应："来了。"同时，黄向于敬烟，并代点上。

李定国　（向门外说）拿开水来，换换茶叶。（赶快跑回来，轻轻地搓着手）于科长，我大胆地说：您自管去找，找遍了全北京，要找到同样漂亮的活儿，我们荣昌厂就算丢了人！

黄庆元　按说呢，我们不该专拣乐观的说，叫您以为我们专会宣传。您比我跟李先生都更专家，您看见了，那五十台水车，每一台都比原来定的规格重着四五斤！

于大璋　我当然看得出来。

黄庆元　我可以代理我们丁经理这么说：您就是告诉我们作低级一点，马虎一点，我们也不会！荣昌厂是北京城的老字号了！（低头笑着，不卑不亢）

于大璋　这批活儿你们做得确是不坏！可就怕呀，以后……（话被黄抢去）

黄庆元　于科长，你自管放心！凭你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热诚地托福！我们丁经理常说，作生意没有不赚钱的，可是不能主观地胡来。我们保证，以后做的活儿要

比今天您看见的更加强，更好！以后还求您多分心照顾！

于大璋　你们赶紧把这做好了的五十台交出去，农村里抗旱备荒，急等水车用。

黄庆元　这五十台马上就送去，还没做好的五十台加紧地做，提前完成。要是还再多做，您可早赏个信儿，我们好预备材料！

（冯提水壶上，换茶叶，沏茶。

于大璋　就那么办吧。（看表，似怀疑表不准确）局子里还有事，我走啦！

李定国　刚沏上茶，您喝碗再走！

于大璋　不喝了，忙得很！还得去开个会！

李定国　很对不起，丁经理没能亲自招待您！我们经理当选了工商联的委员，现在正在工商联开会。

于大璋　（一边走一边说）丁经理既是工商联的委员，就更可靠了！

黄庆元　（陪着于往外走）您别怪我说，他要是品质不可靠，也当选不了工商联的委员。

李定国　（送到门口）慢走！慢走！于科长！再见！

于大璋　再见！（同黄下）

李定国　（欢快地）行了！这批一百台，还许再来五百台呢！

冯二爷　（收拾屋里）他是干什么的？是个官儿吧？倒没有多大的架子！

李定国　他是业务科的副科长呢！

冯二爷　好家伙！要搁在解放前，甭说副科长，就是来一位

　　　　科员，都得把咱们闹得晕头转向的！

李定国　哼！别再提解放前。一提起来我就打哆嗦！你记得，那时候，就凭丁经理那么大的本事，会拆卖机器零件过日子！

冯二爷　是呀！

李定国　解放了，政府借给咱们款子，跟咱们订活，厂子才又象了样儿。

冯二爷　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政府啊！

李定国　现在，生意越来越好，物价又稳定。

冯二爷　啊，东边的臭沟也填平了，电灯一年到头老亮着，多么好！

　　　　〔黄送客回来，很兴奋。

黄庆元　李先生，他主动地吐了口话。

李定国　再订五百台？

黄庆元　也许还多点呢！

冯二爷　那，咱们可得好好地做，好对得起人哪！

黄庆元　忙你的去吧，二大爷！

冯二爷　对，经理太太还叫我给买点东西去呢。（下）

黄庆元　经理是真行！愣会无条件地白做五十台，一个子儿不赚！

李定国　第二批的五十台老丁可就（翻了翻手）……不是吗？

黄庆元　再来五百台，也这么着（也翻了翻手），够全厂子吃半年的，你信不信？

李定国　现在，他又作了工商联的委员，就更吃得开了！

　　　　〔冯师傅上。

黄庆元　头儿！

马师傅　经理还没回来哪？

李定国　没哪。来，坐一会儿。（递烟）

黄庆元　对，来一根刚才招待客人的好烟。（去看账）

马师傅　（接烟，看看纸烟上的商标）哼，一肚子窝窝头，不配吃这么好的烟！（李已给他划了火柴，不好不吸）

李定国　怎么，马师傅，近来手里又紧？省着点呀，别大手大脚地只顾今儿个，不顾明天。

马师傅　我一点也不大手大脚。家里人口多，我挣的少，有什么法儿呢？

李定国　马师傅，经理嘱咐过我，分外照顾着你一点。

马师傅　唉！经理对我可真不错！

李定国　经理对谁都不错，你可就是别听人家挑拨。

马师傅　别人是有闲话！

李定国　我没猜错吧？不用说，又是张乐仁说的！

黄庆元　李先生，我是经理的表弟，当然不高兴听人家批评经理。可是，张乐仁是工会主席，咱们不便多得罪他。

李定国　是！是！

黄庆元　马师傅，那还没动手的五十台水车，可得赶紧做，人家催下来了。

马师傅　是啊！我正要问问碎铁什么时候能来到，我等着用呢。经理嘱咐了，头一个五十台要做得顶好，第二个五十台得降低成本，用碎铁做。

黄庆元　碎铁就来，来到就马上做。

马师傅　还有，要减低成本，连样板都得改一改，我可不敢作主。

黄庆元　待会儿，我们跟经理请示一下，再传达你。

马师傅　就那么办。李先生，要是方便的话，就先支给我俩钱吧。

李定国　下班的时候，你再来吧，顶好别叫大家看见。

马师傅　我知道！先生您多分心啦！

〔马下，梁上。在门口相遇，没有过话。

梁师傅　（带怒地）庆元！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啊？

黄庆元　（也没好气）梁师傅！怎么啦？

梁师傅　料又接不上啦，活儿可得赶着做！

李定国　料马上到，您别着急！

梁师傅　我不能不着急！你说料马上到？仓库里有的是好铁，为什么不拿出来？难道要等着坏料吗？

黄庆元　用什么料，都得听经理的交派！用不着您操心！

李定国　得啦，老师傅，您先干点别的不好吗？

梁师傅　做活儿不作兴乱抓，李先生！

〔外面管清波瓮声瓮气地叫："翼平！翼平！"

黄庆元　（急于支出梁去）有客人来了！待会儿我给您反映，还不行吗？

李定国　对，先歇歇去！

梁师傅　我要爱歇着，还不来催呢！哼！（下）

〔黄、李迎出去；管、唐上。

李定国　管经理！唐经理！欢迎！欢迎之至！

管清波　李先生，还这么咬文咂字的，啊，哈哈！

〔钱掌柜稍迟了几步，一劲地咳嗽，上来。

黄庆元　哟！钱老掌柜，您也来啦！

钱掌柜　（先咳嗽了一小阵）没用了！走这么几步就喘不过气来，我看我快“驾云前往”了！

管清波　别那么说呀，生意越来越好，怎么能说泄气话呢！

〔大家落坐，黄、李递烟倒茶。

唐子明　丁经理呢，我们来给他道喜！

李定国　他到工商联去开会，大概也快回来了。

管清波　抖啊！工商联的大委员，老丁是真能钻啊！

唐子明　管大哥，这年月讲真本事，不靠钻营！

钱掌柜　就是准我钻营，当上委员，大伙儿开会，我一阵咳嗽，就得退席！我呀，完喽！

管清波　老大哥，昨天你可还弄到手一笔俏生意！

钱掌柜　唉，也不能还有一口气，就躺在棺材里不是？（众笑）

〔院内丁喊：“小六儿，给车带打打气！”

黄庆元　经理回来了！

丁翼平　（上）喝！都来了！对不起，叫大家受等！

管清波　道喜！道喜！（钱、唐随着道喜）

丁翼平　多一分光荣，多一分责任。以后，还仗着大家多指教，多帮助！

管清波　怎么？作了委员马上就酸溜溜的，跟李先生一样了？

李定国　我说不过您，管经理！叫经理陪着您吧，我忙我的去！失陪！失陪！（入会计室）

管清波　据我看哪，你作了委员，倒该多照顾照顾我们！

丁翼平 清波，你可要看明白，作委员是为了给人民服务，我得尽力为大家办事，至少得做到对公家私人都有利。

唐子明 这话对！

管清波 别，别尽自耍官腔吧！

丁翼平 这一点不是官腔，完全是掏心窝子的话。你就说，为什么咱们的生意都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咱们的政府好！那么，我们怎能只顾自己，不帮着政府做点事呢？(见黄要说话) 庆元，你要告诉我什么？先说吧，说完好忙你的去。

黄庆元 于大璋科长来过了。

丁翼平 他看过咱们的活儿了？

黄庆元 看过了。叫咱们赶紧把那五十台送去。他还说……(话被丁截住)

丁翼平 马上送！你跟马师傅再细细地看一遍，别叫人家检验出一点儿毛病来！

黄衣元 是啦！(下)

管清波 于大璋？哪个于大璋？干钩于，斜玉旁的璋？作副科长？他还是我的亲戚呢！他的二姥姥是我的……

丁翼平 真的！那，你得求他多照应我点呀！

管清波 准行！你可也得照应我，别再打官话！

丁翼平 什么话呢，彼此照应！公、私都要照顾到！我问你，王先舟给我买了碎铁没有？我急等着用！

管清波 先舟很卖力气，各处都跑到了，已经凑足了数儿！

丁翼平 好，他为我出力，他自己也有好处。告诉他，买到

手里的赶紧送来，再继续收买，有多少要多少！

管清波 丁经理的吩咐，谁敢不遵呢！

唐子明 好啦，该说说咱们干什么来了吧？

钱掌柜 是啊！翼平，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你作了委员，大家一块儿喝喝酒！

丁翼平 那可不行！我请你们！朋友们赏脸来道喜，我难道还不该招待招待吗？

唐子明 都是老朋友喽，就别客气了吧！晚上七点钟在德胜馆见，好不好？

管清波 老唐，你是堂堂铁工厂的经理，就知道德胜馆吗？我说泰丰楼，谁爱去不去！

唐子明 好，好，俗语说得好："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盼有时！"

管清波 看你这个小气劲！

钱掌柜 好啦，七点见，泰丰楼！我先得回去吃点咳嗽药，好多喝点酒！（起立）

丁翼平 那么，过两天我再回请。（见大家都立起来）等一等，我还有点事跟大家商量一下。刚才呀，我在工商联认了五千万元抗美援朝的捐献。这并不是因为我是委员，所以特别地讨好。我这是表现自己的一点爱国心！我们的生意、性命、财产都受着国家的保护，国家的事也就是咱们自己的事。（拿出捐献簿子）

唐子明 丁经理，你用不着多交代。日本军队跟国民党怎么祸害咱们，我都记得。我的厂子虽然不大，我可也要尽力而为，我捐献一千万！（往簿上写）

丁翼平　不少！要是能多一点更好！你呢，清波？

管清波　我？你的事我能不捧场吗？

丁翼平　这不是我个人的私事，是国家安危的大事！再说，自从志愿军出国，咱们的生意就更多了，不也是实话吗？

管清波　我刚刚布置了小月亮门九号的小楼，花了不少钱，手里不宽绰！嗯，我也来一千万！（写）老丁，老唐，你们看明白了，钱要花在明处，你们开着铁工厂，我可只有个小小的五金行！

丁翼平　钱掌柜，你老人家呢？

钱掌柜　我又要发喘，我先回家吃点药去！吃完药，我细细搂搂账，再说！

管清波　老掌柜，钱可是带不到棺材里去啊！

钱掌柜　这象话吗？

丁翼平　按说，您开着大五金行，这里数您老人家手里硬，您至少也得跟我一样，也认五千万！

钱掌柜　我是外强中干。不信，你问问你嫂子去！得啦，我也不少拿，干脆一句，五百万！

丁翼平　我不能强迫您，您可也要再想想去！

钱掌柜　好吧，咱们泰丰楼见。喝酒的时候可别再谈这个事！

唐子明　七点见，丁经理！（同管、钱下）

丁翼平　（送至门口）待会儿见了！

（李上。

李定国　经理，黄庆元告诉了您没有，于科长吐了个口话，还要再多订水车。

丁翼平 他大概刚要说，我把话抢了过去。当着那群人，干吗说咱们自己家里的事？庆元还是不老练，没心眼！

（冯端脸水上，放好脸盆，即收拾茶具等。）

李定国 刚才马师傅说，要是省点本钱，水车的样板可得改一改，您看怎样？

丁翼平 （一边擦脸，一边说）冯二爷，我自己收拾我的桌子，你去吧！（冯下）斟酌着办。别太难看了就行。待会儿我亲自嘱咐他。

李定国 马师傅手里又不松通，您看可以给他加点工钱吧？他家里人口倒是真多。

丁翼平 不便单给他一个人加工资，招别人不愿意。叫他长支着用吧，赶到有特别用钱的时候，你再偷偷地塞给他点。（自己收拾桌子）

李定国 经理，您可真想得周到！（下）

（小莘跑上。）

丁小莘 爸爸！

丁翼平 怎么回来啦？

丁小莘 今儿是星期六，您都忘啦！爸，刚才我和同学上大华看电影去了。看完，我就到您这儿来了，还没到后边看妈妈去呢。

丁翼平 什么片子，好不好啊？（一边打算盘一边问）

丁小莘 是《丹娘》，好极了！我们大伙都哭了！

丁翼平 哭了？这孩子，看电影，哭什么？真是替古人担忧！

丁小莘 爸，您真是！您一点也不懂！丹娘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她是那样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敌人打来了，她

就离开了妈妈，参加游击队！她是那么勇敢，凡是人们能做的事，她都能做。敌人抓住了她，用火烧她，剥了衣服，推到大雪地里冻她。那么苦，她都没有叫唤一声，因为她想到了自己的祖国就忘了自己！

丁翼平　好，看完了就算了，别紧自想！

丁小莽　我怎么能不想呢？看完了电影，我一直地想着丹娘，我怎么样才能和她比呢？她才比我大三岁，我也有这样一个可爱的祖国，可是我为它做了些什么呢！

丁翼平　傻孩子，傻孩子！你不是已经很好了吗？不要想的太多了！想多了会伤身体！你这么爱国，爸真高兴！

丁小莽　我总觉得丹娘没死，她还活着！爸，您说，我们志愿军不也和丹娘一样的英勇吗？

丁翼平　对，爸爸也和你一样的爱国，爸爸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刚才我捐献了五千万，你知道吗？

丁小莽　真的呀！

丁翼平　爸爸还会骗你呀！（拿出捐献薄）你看，你看！

丁小莽　那，你刚一听到抗美援朝的时候，眉毛可皱起这么高，担心生意不好做。

丁翼平　那，那，爸爸反正是爱国的。在要解放的时候，好些作买卖的人怕共产党，只有我相信共产党的办法好，有发展，你看现在怎么样？爸爸的眼光不错吧？

丁小莽　得了吧，爸爸！你那时候还想到台湾去呢！飞机票都买了。

丁翼平　到底我还是把飞机票退了，没去呀！唉，在国民党

手底下卖机器零件的日子过够了，你爸爸开的是铁工厂，不是零件拍卖行呀！

丁小苹 真的！爸爸现在的生活过的多好呀！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把祖国建设得更好，更美丽！

丁翼平 谁说不是这样呢？爸爸办这个厂子，费了多少力气，经过多少困难，现在才可以好好地搞了！小苹，我还想买炼钢炉，赶明儿北京用的钢，都会是我们厂子里出的，你看爸爸的贡献大不大？好孩子，我就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好好念书，学本事，赶明儿帮助爸爸办事业，这不也是替国家效劳吗？

丁小苹 不，现在我还不决定将来怎么做，赶到祖国需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做什么。我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国家！

丁翼平 小鬼！爱国也不能忘了爸爸呀！好了，好了，到后边看看妈妈去，叫她给你做点好吃的东西！

〔下班的钟声响。

丁小苹 下班了。走，一块儿走！

丁翼平 我外边有个约会，不回家吃饭了。

丁小苹 爸，你怎么老在外边吃馆子呀！

丁翼平 对了，小苹！我还没告诉你，我今天当选了工商联的委员。大家给我道喜，请我吃饭。

丁小苹 作了委员更应该多为大家做事啦！

丁翼平 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妈妈想你呢！

丁小苹 爸，那我走啦！…… （往外跑）

〔张乐仁、周廷焕、刘常胜上，与苹在门外彼此相呼

一下。苹下。

丁翼平 乐仁，你们来了？有什么事？来，抽根好烟儿！

张乐仁 不啦！我们代表工会，提出点要求。

丁翼平 说吧，大家商量商量。

张乐仁 我们每天做十一个钟头的工,看能不能缩短半点钟，晚上好上夜校学习文化。

丁翼平 好哇！我愿意大家都热心去学习。可是有一样，厂子里的活越来越多，订活都有限期，到时候交不上不行，怎么能缩短工时呢？这不合实际！

刘常胜 这顶合实际，我们现在都一天干两天的活，你知道！

周廷焕 我们那么积极干活,你也得想想我们支持得了吗 喊点工时，倒能更多出活！

丁翼平 这不是支持得了支持不了的问题，倒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

刘常胜 什么？我们积极生产就为的是爱国！

丁翼平 你听着，老刘。你看，就拿水车说吧，农村里抗旱备荒，急等着用……

张乐仁 为抗旱备荒，我们才拚命赶做水车！我们上夜校学习，正为是搞好增产！

丁翼平 不过……你们的头一件事总还是应当多干活儿。你们是工人，不是学生！

周廷焕 我们是工人，是新国家的工人！我们应当学习，多多学习！

丁翼平 慢慢地再说吧！还有什么别的事情？

张乐仁 大家要求，伙食要改好一点。这几个月，你不是不

知道，我们一个月出两个月的活。可是，伙食已然很苦，绝不该又时常吃馊的、凉的，弄得大家时常生病。

刘常胜　窝窝头不是象砖头一样硬，就是半生不熟，生了病就耽误生产，对谁都没好处！

丁翼平　等我调查调查，一定想个办法。

周廷焕　这跟大家的身体和生产都有顶大的关系，马上办才好！你不是怕我们耽误了做活吗？

丁翼平　我也怪忙的！可是我……要不然先这么办，我跟你们工会干部另开一桌饭，天天在一块儿吃。

刘常胜　那成什么话呢？我们不能不管大家，只图自己吃口好的。

张乐仁　工会干部是给大家办事的，我们那么办，还象什么工会干部呢！

丁翼平　别误会了我，我跟你们天天在一块儿吃饭，为是好随时地集思广益，搜集你们的意见，也可以随时解决问题，并没有别的意思。你们不愿意呢，就算了！我还要马上出去，咱们明天细谈吧。

张乐仁　改善伙食用不着细谈。你可以马上去看看，我们吃的是什么！

丁翼平　我嘱咐他们，不准再有馊的、凉的！至于改善伙食，可得慢慢地来！你看，我刚才为抗美援朝捐献了五千万，马上就改善伙食，不是叫我有点为难吗？老刘，你看，一下子就是五千万，连你也不能再说我不办好事吧？

刘常胜　为抗美援朝捐献是我们工人带的头！
周廷焕　我们费力气增产，也是为了抗美援朝！
丁翼平　明天再说吧！我马上就要出去！
张乐仁　明天继续谈！老刘，咱们走！
刘常胜　明天我们准来！（同张、周下）
　　　　（电话铃声。
丁翼平　（接电话）喂，荣昌厂。……我就是丁翼平。……您是于科长，刚才失迎，对不起！……是！是！是！……再做一千台水车？……是！您看，刚才管清波来看我，敢情他是您的亲戚。都是熟人，我更得好好地做活儿了。我保证做得好，保证……是，明天早上九点我一定来，签订合同！明天见！（放下电话，愣了一会儿。微笑，挽袖子跃跃欲试）一千台！一千台！

——第一场终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十数日，星期日清早。
地　点　工人宿舍的小院里。
人　物　周廷焕　梁师傅　老　九　马师傅　老　四
　　　　刘常胜　吕　斌　姜　二　张乐仁　小　王
　　　　赵　山

（幕启：荣昌厂的工人宿舍有好几个小院子，这是其

中的一个。姜二等住在这里。

〔姜二屋的屋门短了一扇。院中放着两条板凳。檐下放着一个小铁炉，上面坐着一把铁壶。

〔周廷焕正扫院子。

〔墙角有一丛紫丁香，盛开。望过去，远处是天坛的祈年殿。

〔梁师傅走进来。

梁师傅　廷焕！

周廷焕　噢，梁师傅！

梁师傅　大星期天的，你一个人在这儿扫院子干吗？

周廷焕　您还不知道？姜二夜里受了伤！

梁师傅　（惊）什么？怎么受的伤！

周廷焕　昨儿晚上，姜二加夜班，正往炉子里续碎铁哪，铁水爆起来，把眼睛崩了！

梁师傅　碎铁，碎铁，又是碎铁！碎铁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事前也没挑一挑？

周廷焕　可不是，马师傅净想买经理的好，不让挑，一个劲的穷催：“快着，快着！”

梁师傅　（看屋门短了一扇）抬走了的？很重吧？

周廷焕　血流的挺多！谁也看不出来，到底是轻伤重伤。

梁师傅　嘿！你们怎么不叫我一声呢？看我不中用啊？

周廷焕　不是！吕斌说的，不用去惊动您了，黑灯下火的！

梁师傅　你们这伙年轻的，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遇见这种事，应该找个有胡子的来出出主意！现在怎样啦？

周廷焕　还在医院哪！这会儿还不回来，急得我已经扫了两

遍院子了！

梁师傅　（看各屋）他们呢？

周廷焕　都跟了去啦！让我在家里好跟经理借点钱。您看，快九点了，经理还不起来，急得我直在这儿转磨！

梁师傅　你在这儿看着，我上医院！

周廷焕　您就别再跑一趟了。要去，是我去！

〔老九匆匆进来。

梁师傅　老九，姜二怎么样了？

老　九　不要紧了！万幸，差这么一点，没炸着眼珠子！（入室）

梁师傅　谢天谢地！真要是炸瞎了啊……他妈的！（沉静了一会坐下）我说，廷焕，你也忙了一宿啦！该吃点什么去！

周廷焕　就快吃饭，不用去了。您是没看见啊，姜二满脸都是血！"大炮"啊，急得黄豆大的汗珠子劈嗒吧嗒往下掉！

梁师傅　那有不着急的吗？我问你，上医院没钱怎么行啊？

周廷焕　（看九出来）还不睡会儿？老九！

老　九　我还得上业余艺术学校哪，已经误了一个钟头！一个星期才上一次！我走啦！老周，我那儿还有点茶叶，给梁师傅沏一壶！（跑下）

周延焕　（追）老九，给我请假吧，我去也是白去，心里乱透了！

老　九　（在院外）是啦！

周廷焕　（要入九室去拿茶叶）我先沏壶茶。

梁师傅 （发急）你先说，钱到底怎么样？（又后悔了）你先沏茶吧！我不渴，你大概渴啦！

周廷焕 好吧。（进九室内）

梁师傅 （掏烟袋，自言自语地）事情不简单！不简单！

周廷焕 （手心上托着茶叶）什么不简单哪？

梁师傅 你看，最近这批水车的活，催的那么紧，净逼着咱们加班加点，可是都用碎铁做，这事儿还简单！

周廷焕 哼！

（马师傅往院内探头。周进姜二屋去拿茶壶。

马师傅 哦，梁师傅在这儿哪？姜二怎样啦？

梁师傅 你应当知道，叫他多掺碎铁的是你！

马师傅 那可不能那么说，经理的交派，我有什么主意呢？他给什么料，咱们做什么活！

梁师傅 哼！你我做活儿多年，什么料出什么货，你会不知道！

周廷焕 （提着茶壶出来）要是专出赖货，这算哪道工厂呢！

梁师傅 马师傅，我告诉你句好话！我们现在是翻了身的工人，应当知道自尊自重！

马师傅 翻了身？翻多少回身，咱们也得给经理干活！别都跟我报委屈，厂子不是我的！我说，廷焕，姜二要是用钱，告诉我一声，我可以跟经理说去！

梁师傅 他会自己去，就不劳驾啦！

周廷焕 夜里，我跟吕斌去砸经理的门，要点钱好上医院；院子里喊了一声："走！有什么事，早上再说！"

梁师傅 等到早上，姜二也许一辈子残废了！

马师傅　梁师傅，我是好心好意，说话别老带刺儿！

梁师傅　有拿工人不当人的，还拦得住我说话带刺儿吗？

马师傅　得，我不跟老大哥斗嘴皮子，回头见！（要走，又故意买好）梁师傅，我那儿熬好了小米粥，不来喝一碗？

梁师傅　不啦！

马师傅　回见！（下）

梁师傅　哼！这个家伙，就是他闹的大家不团结！廷焕，你刚才说，钱没借着，到底怎么办的？

周廷焕　还不是大家伙凑了点！一时一刻不能耽误，也不知道够不够？

梁师傅　那你也——你这小伙子，怪不得不出去吃点东西！（掏钱）来，零的给你，整的给姜二！

周廷焕　整的你自己交给他吧！

梁师傅　不能把好心眼挂在鼻子上，专为别人看！你拿着，去，喝碗豆浆去！

周廷焕　（接钱）也好，我喝碗去。茶行啦，您喝吧！（下）

梁师傅　你快去吧！（倒茶，望着祈年殿）

（老四拿着绳子、杠子进来。招呼：“梁师傅！”）

梁师傅　姜二呢？老四！

老　四　回来了，在后边呢。（放下东西）

梁师傅　怎么不抬回他来？

老　四　他不叫抬嘛！您坐着，我睡会儿去！（入室）

（刘常胜扛着门板，吕斌扶着姜二，姜眼上裹着纱布。

梁师傅　姜二！姜二！

姜 二 (勉强地微笑)不要紧了，梁师傅！一块红铁打歪了一点，没打在眼珠子上！(要坐下)

刘常胜 躺躺去吧！

梁师傅 听话，躺下去！

姜 二 我在这儿坐一会儿，真不要紧了，真的！(坐下)

梁师傅 (倒茶)来，先喝口热的，吃什么不吃！

姜 二 (吸了口茶)不想吃！

梁师傅 吕斌，找茶碗去！你们也喝口！

吕 斌 好嘛！

刘常胜 好家伙，抬他上医院去，我这么棒的人，会直打哆嗦！直把我急坏了！

姜 二 这点小事，叫大伙着这么大的急！

吕 斌 小事？你要落了残废，谁管？

姜 二 别的倒还不要紧，我就是不放心我的妹妹。我省吃俭用，供给她上技术学校，盼着她能去开矿啊，采石油啊，真给国家做点事!好家伙，我要是瞎了……

吕 斌 你要是瞎了，咱们跟经理没完！

刘常胜 半夜里叫经理的门，连理都不理！

姜 二 谁能象咱们弟兄呢？

梁师傅 那还用说，当经理的跟咱们是两路人！

吕 斌 就是咱们里头，也有不向着自己人的，就说那位吧(指房后)，昨儿夜里咱们闹翻了天，他干脆不管！

梁师傅 他刚才露了露头，卖了点假人情，我给了他几句！

姜 二 不用抱怨别人啦，总是我该倒霉！

刘常胜 老姜，你这个老实头，受了伤还说自己倒霉！我明

天去跟经理算账！

姜 二 那不必！别为了我的事，给你自己找麻烦！

刘常胜 我才不怕！

梁师傅 姜二，好好地睡一觉去吧！

姜 二 （立起）累了大伙一宿……

刘常胜 别多费话，走！（搀姜入室）

吕 斌 梁师傅，我心里真别扭！

梁师傅 谁不别扭啊。

吕 斌 我还不光是为了姜二这件事！

梁师傅 啊？

吕 斌 我是说，我们流了那么多的汗，卖了那么大的力气，看见活儿就忘了命。可是，人家那儿一劲儿说，倒碎铁，倒碎铁！他妈的，净弄点子碎铁能做出什么好活儿来？咱们的汗白流了，力气白费了，死了也白死！

（周廷焕同张乐仁上，张夹着书和笔记本，刘从室内出。

张乐仁 姜二呢？姜二呢？

周廷焕 姜二！

梁师傅 先叫他忍会吧，刚躺下。

姜 二 （在室内叫）乐仁哪？

张乐仁 是我！（跑进去）

梁师傅 乐仁也刚知道？

周廷焕 夜里他没在家，今个一清早上了业余艺术学校。刚才我一告诉他，你看他这个急劲儿！（入姜室）

刘常胜 （出来）夜里真缺乐仁这么一把手！你看我急得干转磨，老周是慢条斯理儿，老吕急得蹦跳，你看这个乱劲儿！

张乐仁 （与周前后出来）真是！（愤恨地呆立）

（小王上，用帽子盛着些鸡蛋，双手托着。

小　王 姜二怎么样了？告诉他别着急，有咱们大家伙儿呢！

张乐仁 刚躺下，让他歇会吧！

小　王 这个交给你吧！（交鸡蛋给张）

刘常胜 待会儿吧！（由张手中接过鸡蛋，送入姜室内）

小　王 不啦！还有事！（下）

张乐仁 明儿个咱们都上班，谁招呼着他呢？

周廷焕 我去动员几个家属，天天要有人来给他做点可口的东西！

张乐仁 就交给你啦！（对别人）老周啊，办这号事行！

（赵山进来。

赵　山 姜二这会儿怎么样了？

刘常胜 （出来）行啦，不会出大毛病啦，他刚躺下。

周廷焕 你也一晚上没睡了，该去休息会儿！

赵　山 反正也快吃饭了，我告诉大伙儿去！

张乐仁 叫大伙儿都放心吧！

赵　山 是啦。（下）

张乐仁 钱凑的够用不够？

吕　斌 只花了点挂号费。大夫说了，既是工人，到区上弄个证明，可以不要手术费！

周廷焕 （掏钱）得啦，梁师傅，您拿着吧！

梁师傅　留着，给他弄点吃的什么的！

周廷焕　其实您也不松通。

梁师傅　我比你们都强，我老婆子还一个劲儿让我回家呢。可是，我舍不得我的活儿，一天不干活，就五脊子六兽的！

吕　斌　我也是那样，回乡下去住一两天还挺新鲜，到第三天头上两手就痒痒，非回来不可！

张乐仁　不管咱们到哪儿，总忘不了干活！

周廷焕　哼，做出一样漂亮活儿，真好象生了个胖娃娃那么高兴！

吕　斌　你就看理发的吧，他推个头就好象绣一朵花，这么瞧瞧，那么看看，非做满意了不拉倒；你催他快着点，他就不高兴！

梁师傅　可是，近来咱们的活越来越不象样儿啦！姜二还不是因为倒碎铁受的伤！

张乐仁　咱们厂子近来做的活呀，叫我心里扎得慌！在解放前……

梁师傅　别提解放前！

张乐仁　我是说条件那么坏，咱们还希望做出好活儿来。现在呢，咱们知道是给谁做的活儿，为什么干活儿，所以一个人当两个人用，一天做出两天的活儿，咱们是工人嘛！可是……

吕　斌　我刚才说过了，咱们白费心，掌柜的一句话，全完！咱们要往好里做，掌柜的要往坏里做！

周廷焕　你看，我一拿有砂眼的东西叫马师傅看，他就说抹

点铅粉，这不成了骗子手吗？

张乐仁　这是利用咱们的工作热情，给掌柜的多赚钱，咱们一劲儿劳动，他一个劲儿破坏！

刘常胜　姜二可常说，交得上活交不上是经理的事，他叫咱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咱们没坏了良心！

张乐仁　这话不能这么说，姜二没想对！

梁师傅　不是嘛，我一看咱们做的活，我心里就堵得慌！

刘常胜　咱们可怎么办呢？

周廷焕　咱们现在最大的缺点就是工会不健全，拿不出劲头儿来！

吕　斌　丁翼平破坏工会嘛，谁要一入工会，他就乱吓唬谁！

周廷焕　哼，老怕丢了饭碗！说了归齐，还是有人老觉着是给经理干活，吃经理的饭！

张乐仁　对！根儿就在这里。咱们知道了这个道理还不够，要让大家伙都知道才行！大伙儿都明白过来，就能有力量！梁师傅，您说对不对？

〔梁师傅看着远处的祈年殿。

梁师傅　（出神地）啊？

众　您干吗哪？

梁师傅　啊！你们瞧那个（指祈年殿），我管那叫活儿，那么美，那么结实，在那儿站几百年，老那么美，那么结实！

张乐仁　祈年殿，是真美！可是，咱们现在能用机器，应当做出比那更美更结实的活儿来！

周廷焕　不大老容易，凭丁翼平那个赚钱劲儿，咱们白费力

气，做不出好活来！

吕　斌　真！咱们工人翻了身，就愣让丁翼平治的做不出好活来吗？

刘常胜　我看，这号事也长不了！

梁师傅　长不了！我常想，咱们有毛主席，一定能做出比祈年殿还美的活来！

张乐仁　这话说到根上来了！丁翼平那么胡来，毛主席能答应吗？

刘常胜　毛主席怎能知道呢？

吕　斌　他老人家事情太多了，怕没工夫管这些事吧？

张乐仁　毛主席会管，你们瞧着，早晚有那么一天！

——第二场终

第　三　场

时　间　前场后一个月左右。某日晚间。

地　点　管清波的"第二家庭"，楼上。

人　物　常　妈　管清波　王先舟　于大璋　丁翼平　唐子明　钱掌柜

〔幕启：楼上一间小客厅，收拾得非常庸俗、阔绰，有点象昔日的高等妓院。看见这屋子，就可以知道这里不大能有正派的人与正派的事。两面有门。

〔这是管清波的"第二家庭"。管清波与丁翼平常常和他们的朋友们在这里聚会，商议"要事"，也顺手

儿吃吃喝喝。今天又是他们聚会的日子。

（幕还未启，有男女欢笑的声音，大家都在内室里玩牌。幕启，空场。内室的男女通场继续欢笑。少顷，电话铃响，常妈上。（接电话）喂……小月亮门九号。……您贵姓？……等一等，我给您看看。（到内室门口）管经理，管经理，电话！

（管清波手里拿着两张扑克牌出来。

管清波　谁呀？

常　妈　丁经理。

（室内有女人声音："清波，该你出牌啦！"常下。

管清波　（向室内）等一等！（接电话）喂，翼平啊？怎么还不来呀？大家伙儿都等着你来玩玩呢！

（室内女人又催："老管，你快着呀！"

管清波　（捂上机口）等一等！（再打电话）什么？……于大璋？他没有来。……噢，你约他九点钟上这儿见面？（看表）现在已经过了几分钟……

（室内女人又催，同时王先舟上。

管清波　（向王）来啦？给你，（把手中的牌递给他）你先替我玩去。

王先舟　好吧！（接牌入内室）

管清波　（再接电话）不是，不是于大璋，是王先舟来了。……好，于大璋要是先来到，叫他等等你。好，我一定叫他等你；你就快来吧！（门铃响）大家都等着你呢，没有你不热闹啊！好，待会儿见！（挂上电话，要往内室走）

〔常领于上。

常　妈　管经理，于先生来了。

管清波　（亲热地）大璋！快来，坐下！常妈，沏茶去！（常下）丁翼平刚刚来了电话，叫你在这儿等他一会儿，他马上就来。

于大璋　（看室内）清波，你行啊！小客厅收拾得多么象样！我常想来看看你，可是……你知道在机关里做事的有多么忙！

管清波　连我都一天到晚脚后跟打后脑勺嘛，不用说你啦！你近来还过得怪好的吧？

于大璋　对付着冻不着饿不着就是了，哪能象你这么舒服！

管清波　人哪，不为名，就为利。你可是有名呢。

于大璋　嗯，现在还能作副科长，也总算不容易！

管清波　大璋，你有本事，脑筋活，心眼快，才参加了几天，就当了副科长；勤巴结着点，赶明儿还不是科长处长？好好干吧！

于大璋　（笑，掏烟）来吧，尝我一根不大好的烟吧！

管清波　（看了看烟）到我这儿啦，我不能叫你吃这样的烟！常妈，拿烟来呀！

〔常托着漆盘上。盘上有一筒三炮台烟、茶具，与糖果四碟，说："来喽！"管先把烟拿过来。常摆上两碟糖果，倒茶，而后把两碟糖果送入内室。

管清波　来枝炮台吧！（递烟）

于大璋　（笑了笑）常在街上看见它，可老没跟它发生关系了！（吸了一口）到底好烟是好烟！

管清波　有工夫就上这儿来玩玩。别的没有，好烟好茶还缺不了你的！

于大璋　（慨叹地）可是，没工夫啊，工作太忙！拿一份儿薪水，做两个人的事。上班以外，还得学习，好多会都得参加，负责任嘛，就不得清闲。

管清波　是呀，都不容易！就拿我来说吧，生意是比从前好啦，可是柜上那些店员，今儿一个意见，明儿一个要求，好象铺子不是我的，掌柜的倒得听别人的吩咐！

〔室内有女人声。

于大璋　大嫂子倒好哇？我看看她去！（要立起来）

管清波　等等，大璋！她不住这里！

于大璋　（听笑声）那么……（恍然大悟）噢！我的脑筋太不灵活了！该死！

管清波　有工夫就常来玩玩，可别对亲戚们给我宣传！

于大璋　你叫我拉老婆舌头去，我也没工夫哪！唉，你真有办法！

〔丁匆匆上。

丁翼平　于科长，对不起，叫你受等！

于大璋　我也刚刚来到。

管清波　都不是外人，就别这样客气了，叫人听着怪难过的！

丁翼平　我找老邱去了，要不然也不会迟到。

管清波　他不是刚由香港回来？

丁翼平　是呀！你看，于科长……

管清波　在这儿，就叫他大璋吧，显着亲热，不是吗？

丁翼平 你们俩是亲戚，可以随便称呼。我可得叫科长。什么话呢，我的事儿得请科长帮忙，随时地指示呀！

于大璋 （被捧得很舒服）不要说指示，只说帮忙吧！

丁翼平 于科长前者跟我说，香港的手表便宜，我托老邱带了一个来。（掏出美丽的表盒）于科长，你看，真正瑞士造，自动上弦，不生锈，不怕水，不进灰土！

于大璋 （接过表盒，端详，管也看）表是真好！

管清波 老邱还有没有？我也想要一个！

于大璋 好！（把表盒递回）

丁翼平 （假装一愣）你是怎么回事？于科长！

于大璋 表的确好，我手里一时可是不宽绰！

丁翼平 （故意作生气的样子）于科长，你既是清波的亲戚，又是我的朋友，我可没拿你当作外人，你怎这么看不起我呢！

于大璋 我怎能白要东西呢？绝对不能！

丁翼平 我特意托老邱给你带来的，我送不起，还垫不起这点钱吗？你几时有钱，几时还我，咱们自己朋友还过不着这点有无相通吗？

管清波 按理说呢，老丁也送得起这么一个表，你也受之无愧。现在他先垫上钱，你再慢慢地还他，就更象自己朋友了！你的那个破表没准儿，起码该擦擦油泥！

于大璋 这，这……

丁翼平 把这个老东西（指旧表）交给我，我去给收拾一下！戴上这个新的，不至于再耽误了事情，这最要紧！作科长，会议是多的，一来一迟到，才合不着呢！

于大璋　（收下表）哪有这么办的呢？
丁翼平　不再提，不再提这点小事了！把旧的给我！
于大璋　那就更不好意思了！
管清波　一事不烦二主。丁翼平就是这么热心肠！（过去把表摘下来，递给丁）
丁翼平　清波了解我；我没有别的好处，就是交朋友永远真心实意！不再提这点小事了！
（稍静。）
于大璋　丁经理，你打电话约我到这儿来，有什么事谈呢？
丁翼平　（作忽然想起状）哦，于科长，我又预备好了三百台水车，您看这回怎么个交法呢？
于大璋　还照上一批的交法。
丁翼平　我是实心眼的人，愿意把事情都先交代清楚。这三百台因为局子里催得紧，厂子里加夜班还赶不来，又雇了些临时工。外边雇来的人，技术不能一边齐，水车又不是很简单的东西，做的活就保不住有粗糙的地方。我既怕过了期限，耽误了抗旱备荒的大事，又怕活儿潦草一点，对不起您的照顾！
管清波　现在做活真不容易！上边催得紧，下边不顶用，掌柜的两头受气！
于大璋　（沉思）是啊，我很了解你的困难，丁经理。只要按照合同办事，我想……
丁翼平　那没问题，绝对结实，能用！我决不能把废品交上去，对不起人！您作事多年，能体谅我们；遇上个没有经验的新干部可就费了事：哪怕铁活上有个小

砂眼，木活上有个小疖子，他都叫我们返工，我们就非赔钱不可！

于大璋 当然喽，我不是毫无经验的人，不能叫你赔了钱！不过这是抗旱备荒的事，也不能马虎了，不然……我也不好交代。

管清波 大璋，你放心，老丁办事向来有把握，绝不能让你交不上去。什么话呢？朋友交情要紧！老丁，大璋可是我的至亲，你回去把成品好好检查一下，可别让大璋为了难。

丁翼平 那还用你说吗？没错！于科长，您放宽心吧！

于大璋 嗯，好吧，清波既然说到这儿，我想丁经理也会注意，只要做得结实，即或有点小小不言的，我想，倒也没多大关系。

丁翼平 这我就放心了！告诉您，为这点活，我日夜揪心扒肝的！

管清波 放心吧，有大璋这样通达的人，到时候给你解释一两句，你一定不至于赔钱！

丁翼平 于科长，我从心里佩服您！

管清波 那用不着交代，就凭他是我的亲戚就够了。咱们是知己，大璋也得是你的知己！你们还有事商量没有？到屋里玩玩去？

于大璋 不啦！我得早点回去睡觉。睡迟了，明天早上起不来；学习迟到，显着怪不合适的！

丁翼平 那，我们就不必勉强了吧。管大哥，我星期六晚上借这儿请客，好不好？请于科长在这儿玩一晚上，星

期天晚起点不要紧。叫常妈给雇辆三轮去吧。

于大璋　别雇车！我坐惯了电车。

管清波　哼，上班下班的时候，电车可挤得够呛！

丁翼平　于科长，你应当来辆自行车。

于大璋　自行车确是方便！

丁翼平　正凑巧，我那儿有一辆半新的，搁着没人骑，先借给您骑吧。

于大璋　你自己呢？

丁翼平　我？太胖了，骑不动车了！好吧，明天我派人给您送去。

于大璋　哪有那么办的呢？

丁翼平　您又来了不是？我是真情实意交朋友！

管清波　把东西搁坏了，不如借给朋友用用！

丁翼平　明天我去交活，有我说不圆到的地方，科长可多帮帮忙！我再请示请示：做完了这一批，还可能再多做吗？

于大璋　也许可能,抗旱备荒不是一两千台水车能解决的事。

丁翼平　于科长,您可得多照顾点!这路活儿我已经做熟了,保证能做得又快又合规格。

于大璋　不过，下次可能采取投标的办法。

丁翼平　那，即使没有什么利润，我也得把标争到手里。为抗旱备荒服务，我当仁不让！定了投标的办法，你早通知我一声。

于大璋　你留神看报，我再提醒你一声。好，再见！

管清波　大璋，别忘了星期六晚上到这儿来！

于大璋 看吧，有工夫一定来。别送！别送！（下）

（丁、管送到门口，于拦阻，即不送。

管清波 常妈！送于科长出去！

丁翼平 大璋这个人倒怪好的！又能干，又机灵！

管清波 解放前，他的事情挺不错，也爱讲个排场。这二年没能常来往，他太忙。

丁翼平 他在局子里也颇拿事呢！

管清波 解放不几个月，他跟我说过：科长是老干部，不懂业务，把事情都交给他。薪水拿的不少，他大手大脚地花惯了，总是紧紧巴巴的，你还没看见他那个样？

丁翼平 这么办好不好？我这儿开好了一张支票，当着面不好意思交给他，你替我交给他吧！（掏出支票）

管清波 （接支票）干吗这么忙啊！

丁翼平 （不解地）怎么？

管清波 你先把水车送去再说，别把他胃口惯大了，以后就不好办了！

丁翼平 清波，真有你的，亏了你们还是亲戚呢！

管清波 哎——亲是亲，财是财！

丁翼平 那，标底的事呢？

管清波 等见着报，有了信，再送去钱也不晚。咱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把支票收入袋中）

丁翼平 好，这件事我听你的了。把支票给我吧！

管清波 我先拿着不好吗？

丁翼平 怎么？要炸我的酱吗？

管清波　就凭刚才那一场，我给你捧得多么严？还不值这俩钱？

丁翼平　（大笑）

管清波　（大笑，交回支票）

丁翼平　（接支票，放好）谈谈咱们的事吧，我让你弄的钢板铁料，你弄了没有？

管清波　我怎么没弄？我是想，弄来要是没出路，压着本钱可不大上算！

丁翼平　你怎么知道没有出路？

管清波　我听你的！有什么好消息吗？

丁翼平　先来瓶白兰地吧？一边喝着，一边谈。

管清波　那容易！（去开柜橱，拿酒和杯子）

（王赢了钱，从内室出来。

管清波　还没打开哪，你难道就闻见了味儿？（开瓶）

王先舟　只要是白兰地，不用开瓶子，我就能闻见！

丁翼平　算了吧！说点正经的。我的碎铁还不够用，你怎么这两天又泄了劲儿呢？

王先舟　（先喝了一大口酒）哪儿呀，老二添了个男孩子，他忙，我这个作伯伯的还不给张罗着点吗？

丁翼平　别忘了，连你们老二到税局子去作事，还是我的力量！

王先舟　那我怎能忘了呢？得啦，他能常给您出个主意，少交点税，也得算报恩哪！您吩咐吧，我完全听您的指挥！

丁翼平　碎铁照常收，你还得上趟天津。

王先舟　干吗去？

丁翼平　老唐来了没有？

管清波　早来了。

丁翼平　叫他一声。

（王到内室门叫："唐经理，出来，喝一杯！"

唐子明　（出来）刚起了一手好牌！丁经理，有什么好消息？

丁翼平　屋里还有谁？

管清波　小兵小将的一群呢！不用叫他们了吧？

丁翼平　也好，咱们弟兄谈谈吧。朋友们，咱们要有一笔大生意作，大家都要好好地准备！（大家倾耳静听，连王先舟也顾不得喝酒了）我得到了消息，（大家的嘴唇微动，不出声地说："消息。"）后勤部有好大一笔洋镐铁锨，马上就要做！（故意地不往下说了）

管清波　谁去应这好大一笔生意呢？要不要投标呢？要投标，咱们得想法子摸摸底！

王先舟　丁经理，您去应这笔生意？

丁翼平　（轻拍胸膛）帮助政府办事，我不能落在后头！

管清波　噢！对呀！你是加工定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王先舟　我明白了！干吗我得上天津！我去，叫我上上海我也去！

丁翼平　要是用加工定货委员会的名义，我接受全部的委托，就省了政府的事！为了这个，我们得赶紧组织一下。

管清波　我明白了，在签订合同之前，我们要设法抬一抬铁料的价格，这对于我们有利。

唐子明　管大哥，年月不同了，咱们可别只顾私，不顾公。

管清波　什么年月不同了，咱们马上收买北京的铁板跟钢料！要掉了脑袋不过碗大的疤瘌！

丁翼平　北京一处的还怕不够。先舟，你上天津，把能买到的都买进来。

王先舟　给我钱，我马上走！把材料收进来之后，我们到处吹风，说市上缺货，价钱就得浮悠浮悠地往上涨。

丁翼平　涨价是当然的，用不着你说明。先舟，看天津不行，打个电话来，赶紧上济南，或东北！

王先舟　为咱们大家的事，上新疆我也去！

丁翼平　老唐，你调查一下，看哪几个厂子能做多少活，咱们心里好有个数儿。别等合同拿下来，咱们到时候交不了活。对公家的定货，我们得争取提前交工！

唐子明　那行！丁大哥，我愿意多有活儿做，可是咱们也得小心点！

管清波　老唐，你是又要吃又怕烫！等我们赚了钱，你可别看着眼馋！

唐子明　我要小心，可也不能把财神爷往外推！

管清波　这不结啦！放开胆子，好处无穷无尽！翼平，款子怎样？

丁翼平　我有办法，银行会借给我！

唐子明　怎么把天津或者东北的料运来呢？

丁翼平　那我也有办法！

管清波　得，这咱们就没的着急了！咱们没有翼平可真不行！他就是咱们的脑子！他看得远，看得准！

丁翼平　先舟，你别再泄劲儿！

王先舟 我……

丁翼平 你怎样？有什么说什么吧！

王先舟 我……

丁翼平 我一向拿你当自己朋友看待，还不说实话？

王先舟 这两天哪，钱掌柜已经动手收买铁料呢！

丁翼平 你帮他来着？怪不得这两天你不来看我呢！

王先舟 不是！不是！我是愿意两面不得罪人！

丁翼平 他干吗收买铁料？难道比我先得到了消息？那不能啊！你知道不知道？

王先舟 我只知道，他给老方的铁厂添了资本，老方应下一笔活来。

丁翼平 什么活？

王先舟 一批仓库里的铁活。

丁翼平 啊！那笔活本来是我先知道的，因为油水不大，我告诉大家沉着一点，合理地抬抬标价，倒叫老方钻了空子！这是破坏团结！清波，钱老头子来不来？

管清波 也许来，这儿有吃有喝的。

丁翼平 打电话，叫他来！

（门铃响。

管清波 也许就是他！

丁翼平 子明，先舟，你们还玩牌去。见着他，什么也甭提！先舟，你要是再脚踩两只船，可别怪我……

王先舟 我起誓，从此不敢！

丁翼平 老唐，你呢？

唐子明 只要大哥有把握，我不敢不听您的话！（同王入内

室）

管清波　对钱老头子，到必要的时候，我会拿出野蛮的劲儿来！

丁翼平　那倒不必！有理讲倒人！我们跟他说说理！

（钱缓缓地上，丁躲开点。

管清波　（假装客气）喝，老大哥，我还以为您不来了呢，刚要给您打电话。来，先喝一杯吧！（递酒）

钱掌柜　我呀，舍命陪君子，不能不来！

管清波　这两天又弄了“黄”的没有？

钱掌柜　那，你比我的手快呀！

丁翼平　（过来）有什么别的消息没有？

钱掌柜　翼平！病病歪歪的，懒得出门，没听见什么。

丁翼平　听说老方弄到一笔生意。

钱掌柜　是吗？

丁翼平　还有人给他撑腰，给他添资本。

钱掌柜　谁呢？

丁翼平　谁？你！

钱掌柜　这是哪来的话呢？

丁翼平　听着，以前，你跟老管是对头。多亏了我从中说和，你们俩才不打对仗，彼此都得了好处。是这么一回事不是？

钱掌柜　是！

丁翼平　后来，管大哥这儿收拾好了，我提议大家时常在这儿碰碰头。五金、营造、木料、铁工，行行有人。大家说好，一致合作，什么事彼此都不瞒着，是这样

不是？

钱掌柜　是！

丁翼平　那么，为什么你背着老管，大量收买钢料，又叫老方钻我的空子，而且从我手里挖去王先舟？

管清波　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好意思跟你耍硬的，可是也别招急了我！

丁翼平　你想想，是大家合作，凡事有个计划好呢？还是各干各的好？大家一条心，咱们就能应下大笔生意；一个人干，既不能大量生产，对公对私就全没好处，不是劳而无功吗？

钱掌柜　我……

丁翼平　难道你想叫老方跟我对立吗，休想！我有能力去签订几十亿几百亿的生意，他能吗？我分给他活儿做，他就有饭吃；我不照顾他，他就得瞪着眼睛发楞！你帮助他，你的钱就放了秃尾巴鹰！

钱掌柜　翼平，翼平，你也听我说两句。老方啊，总觉得听你的指挥，怪委屈的！

丁翼平　胳臂拧不过大腿去，我的眼光远，本事大，他就得听我的！

钱掌柜　你听着呀。我呢，老怕一口气不来，就呜呼哀哉。所以一听他花说柳说，我就投了资；想乘着还没断气，多抓弄几个。这是实话，请你原谅！

丁翼平　您要看明白了：现而今作什么都得有组织，有计划，有统一的指挥。个人的力量有限，包不了大生意。管大哥，你记得老方的电话号码吗？

管清波　知道。叫他来一趟？

钱掌柜　（阻止）不用啦，明天我跟他请你们喝喝酒。

丁翼平　您想明白了，还是大家团结起来好？

钱掌柜　好嘛，你一下子能弄百十亿的生意，我还敢跟你碰吗？

丁翼平　钱掌柜，您说了实话。你所见者小，只看自己，不顾全面。从此，你要体会公私兼顾的精神才是！

钱掌柜　你说的对！对！

丁翼平　（极得意地）你们听咱丁翼平的话吧！照着我的办法往下干，咱们必定会万事亨通，所向无敌！（举杯）来，碰碰杯吧！

——幕闭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一九五二年一月，将要过春节的时候。某日晚饭前。
地　点　荣昌铁工厂的工会办公室。
人　物　周廷焕　姜　二　刘常胜　梁师傅　黄庆元
　　　　张乐仁　吕　斌

〔幕启：荣昌厂工会的办公室，屋子不大，有一张长桌，两条板凳和三四个小凳。现在，张乐仁和周廷焕都住在这里，靠墙有两张小床。

〔周廷焕正聚精会神地写信。远处有广播"五反"的声音，因有风，隐约可闻。

〔墙上有小黑板，上写"五反"。

〔姜二进来。

姜　二　老周，街上啊，可闹得热闹啦，到处都贴上"五反"的标语！你听，这广播！

周廷焕　行啦，咱们加劲地干吧！

姜　二　可是你熬了一天一宿了，不差嘛的该歇一会儿吧！

周廷焕　我不困，睡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五反"！话又说

回来，大家都一样，从昨儿开完了会谁也没闲着，我更不能休息了。就拿“大炮”说吧，昨儿个一听说要找工人们回来参加“五反”斗经理，他立刻自报奋勇，住在西郊的人归他一个人“包圆”！这么冷的天，大北风一劲儿呼呼地刮，骑着车子跑西郊，你瞧这个干劲儿多么大。

姜　二　那可真是！他怎么这时候还不回来，我怪不放心的！

周廷焕　大概昨儿没跑完，夜里不定睡在谁家了！

姜　二　信写完了没有？

周廷焕　快了，就剩下写信封了！丁翼平多坏，他知道要搞“五反”，就提前放假，打发工人都回家，他寻思这样就可以逃避“五反”啦！

姜　二　可是呀，他们接到了信，准能放下年不过，就回来吗？一年到头就过这么一回年呀！

周廷焕　我想没什么问题！大伙儿一听是这么件要紧的事，年可以不过，准能赶回来，老姜你看是不是？

姜　二　我呀，老周，昨儿个开完了会，细细地想过了，老觉着还有个事儿绕不开扣儿。

周廷焕　（关心地）什么事？

姜　二　你看我是这么想，厂子是经理的，现在大家伙搞经理，不也得搞垮了厂子吗？厂子垮了，咱们上哪儿做活吃饭去呢？

周廷焕　老姜，你没想对！咱们工人凭力气本事，并不靠资本家吃饭！“五反”斗的是资本家那些犯法的行为，并不是要把厂子搞垮了。

姜　二　噢！是这么一回事。我弄壶水去。（提壶往外走，正碰上刘常胜进来）

（刘满面尘土，推着自行车，进来。

姜　二　老刘！回来啦？

周廷焕　老刘！怎么样？跑完了没有？

刘常胜　跑完了！（抓起桌上的茶壶就要喝）

姜　二　别喝凉茶，等我弄水去！（下）

刘常胜　（还是喝了口凉茶）张乐仁上哪儿去啦？

周廷焕　到区工会去开会，这早晚也该回来了。你夜里怎么没回来？

刘常胜　昨天我跑完了西郊，就奔南苑，天已经黑了。风大，车灯也点不着，摸着黑儿走。一没留神，连人带车都摔到河里去了。

周廷焕　没摔坏了吗？

刘常胜　多亏河里的冰冻得结实，光把裤子撕破了一块。晚上，我住在老范家里了。今儿个摸着黑起来，奔了东郊，总算都跑完了。

周廷焕　吃了点东西没有？弄点什么吃吧？（要走）

刘常胜　不用！我有要紧的事告诉你！你就说，经理多么坏，他给工人都去了信，叫他们过完了元宵节再回来，这不是明明地耍花招儿，想叫工人过了“五反”的热劲再回厂子吗？（掏出一张通知交给周）你看，这是他的信！（坐下，看报）看看，各界人民积极参加“五反”，棒！

周廷焕　（看信）这就是破坏“五反”嘛！嗯，咱们给大家伙

　　　　的信上，得加上一句，说破了丁翼平的花招，叫大家别上他的当！（即往信上加话）

刘常胜　城外的工人有回来的没有？

周廷焕　小王跟老九昨个夜里就赶回来了！今个早晨又回来几个！

　　　　〔门外姜二喊：“梁师傅！你回来了！”提着水壶跑进来。

姜　二　梁师傅回来了！（把水壶放在炉上）

　　　　〔梁扛着铺盖卷上。

周廷焕　梁师傅！梁师傅！

梁师傅　（放下铺盖）老刘，你昨天辛苦了！

周廷焕　他也刚刚进门，把裤子摔破了一块！

梁师傅　摔坏了没有？老刘你走后啊，我马上就要来。老婆子、闺女、女婿，都不准我走。好容易把他们说服了，小外孙子又不答应，哭着喊着地不放我，我只好今天吃过晌饭才跑出来！

周廷焕　梁师傅你回来的这么快，好极了，准能在老师傅里头起个带头作用。

梁师傅　我还告诉你们个新鲜事儿，（从身上掏出一张纸）你们瞧瞧这个，老刘刚走，我就接到它了。

周廷焕　这不是，老刘也带回来一张。

梁师傅　我越想越不对，工会催着快回来，掌柜的让过了元宵节再回来。我呀，我听工会的。

刘常胜　梁师傅，您算对了，高！

周廷焕　平日嘛，我们要求缩短点工时，晚上好去学文化，丁

翼平不但连半点钟都不肯减，倒一次又一次地延长时间，现在他又心疼起咱们来了，叫咱们越晚回来越好！

梁师傅　往年老师傅过“破五”回来就扣工薪，徒弟就卷铺盖！今年怎么一下子他就这么大方起来了呢？告诉告诉我，“五反”怎么个搞法？

周廷焕　张乐仁一会儿就回来，他会详详细细地告诉咱们。梁师傅，先烤烤火，休息一下。

梁师傅　我先放下铺盖去。

刘常胜　一块儿走，我去看看回来的人！咱们一块儿再聊聊。（替梁扛起铺盖。）

姜　二　我也去。（同梁、刘下）

（周延焕独自还往信上加言语，黄庆元在门口往里探头。）

周廷焕　谁呀？谁？

黄庆元　我！（搭讪着进来）张乐仁出去啦？

周廷焕　（冷淡地）出去了！

黄庆元　好，待会儿见！（下）

周廷焕　（自言自语地）这个家伙，找张乐仁干吗？（将信一一地放信封内，封口）

（张乐仁推着自行车进来。）

张乐仁　有人回来没有？老周！

周廷焕　回来好几个了。梁师傅刚进门。“大炮”也回来了，这是他带回来的。（把刘带回来的丁经理给工人们的通知递给张）

张乐仁　(看通知)怎么？正月十六开工？

周廷焕　我已经在这些信里加了话，拆穿丁翼平的花招。

张乐仁　好，你做得对！

周廷焕　会开得怎么样？

张乐仁　可带劲啦！市里还派人讲了话，说：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三天的工夫就接到了两千多封检举奸商的信！现在检查组也派出来了！

周廷焕　也能上咱们这儿来吗？

张乐仁　那可不知道！不管来不来，咱们先得带头动起来！

周廷焕　怎么动啊？人还没来齐哪。

张乐仁　区分会指示咱们，一面继续把工人们都找回来，一面就着现有的人先成立骨干小组，马上找资本家违法的材料。你看骨干小组该有哪几个人？“大炮”总得算一个吧？

周廷焕　刘“大炮”当然算一个！梁师傅行吧？

张乐仁　行！加上你、我，四个了。再想想！

周廷焕　姜二怎么样？刚才他可是说，怕厂子搞垮了，没地方做活儿吃饭去，我给他进行了解释。

张乐仁　姜二谨慎小心，人很可靠，只要思想搞通了，他就能积极工作。骨干小组里可以有他，你看呢？

周廷焕　我同意。

张乐仁　这就五个了。就现有的人挑选，恐怕就是咱们五个最顶用。别忙，再想想！可惜吕斌还没回来，他要是在这儿，可顶大用了！

周廷焕　他回家结婚去了，哪能马上回来呢？

张乐仁　你给他的信发了没有？

周廷焕　这不是刚写好，还没发哪。没什么事啦？（拿起信，要走）

张乐仁　送信回来，顺手儿把区里的指示跟梁师傅、刘“大炮”、姜二说一下，叫大家来，抓早儿开个会。

周廷焕　好吧！（下）

张乐仁　（哼着工人团结有力量的歌，去倒点水喝）

〔黄庆元上。

黄庆元　乐仁，你刚回来吧？

张乐仁　刚回来。有什么事？

黄庆元　我来热诚地慰问你！

张乐仁　慰问我？为什么？

黄庆元　你看，辛苦了一年，到了年根底下还工作，真是无比的积极，还不值得慰问？告诉我，听说你还要把回了家的人都找回来，这明确吗？

张乐仁　你想呢？

黄庆元　我？我还没严格地考虑过。

张乐仁　你看，我们把大家找回来参加“五反”，应该不应该？

黄庆元　我是这么看，大家一年忙到头，应当在家里好好地过个年！

张乐仁　“五反”运动比过年更重要！

黄庆元　也对！在厂子里也能过年，大家热热闹闹地过一下，过了大年初五再搞“五反”也还不迟。

张乐仁　这是你的意见，还是经理的？

黄庆元　经理倒是很关心大家，想送给大家足够的猪肉白菜，

包饺子吃。后天不就是大年三十了吗？

张乐仁　这倒很有意思！以前工会代表大家，屡次向经理提出改善伙食的意见，经理总是爱理不理的；现在又忽然关心起大家来了！（严厉地）你告诉丁翼平去，我们工人自己会包饺子过年，并且要用积极参加“五反”的实际行动迎接春节！还告诉他，不必先费心张罗我们过年，他应当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

黄庆元　（很窘）经理也是，也是一番好意，经理很希望跟你谈一谈呢！凡事总要彼此商量，才有前途！

（刘、姜、周、梁先后上。）

刘常胜　表老爷，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黄庆元　别开玩笑，老刘！

刘常胜　谁开玩笑，你难道不是经理的表弟吗！

黄庆元　得！得！（向张）你考虑考虑，跟经理谈谈去！（搭讪着溜出去）

梁师傅　乐仁！

张乐仁　梁师傅回来了！家里都好哇？

梁师傅　好！这两天把你累坏了吧？

张乐仁　没什么！

刘常胜　乐仁，刚才黄庆元干吗来了？

张乐仁　哈！他说今年过年，经理请咱们吃饺子。

刘常胜　哼，咱们一年到头老吃半生不熟的窝窝头，喝的是苦井水，要求他改善一下伙食，他连理都不理，这会儿又请咱们吃饺子啦，甭听那一套！我要闻一闻

他的饺子味儿，叫我拉肚子！

梁师傅 我老梁眼睛里不藏沙子，看得一清二白，告诉他少在咱们面前撒迷魂药！

姜 二 对！

张乐仁 他这是打马虎眼，麻痹我们大伙儿，假充好人，想混过这一关去！

刘常胜 咱们工人就是实打实，他要是这么想，就弄错了，没那个便宜！

张乐仁 大家想想他心里要是没病，干什么这么心虚呢！咱们一年到头拼命地干活儿，就是为了搞好咱们国家的生产，可是他呢，光图赚钱，把咱们的劳动都给糟蹋了！

周廷焕 咱们出那么多汗，合着都给他干了！

张乐仁 当初咱们就觉着不对劲儿，可是没看到奸商捣鬼，对国家有多大的危害。刚才我在区上开会，听了不少奸商干的坏事。妈的，奸商搞“五毒”都搞到咱们志愿军头上来了。武汉有一家奸商，用脏土堆里捡来的烂棉花做救急包，叫咱们志愿军同志们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

刘常胜 暗害志愿军？这不是汉奸吗？

张乐仁 象这类事到处都有！

刘常胜 他妈的！

张乐仁 大家想一想，象抗美援朝这样的活儿，奸商们都敢捣鬼，旁的活儿就更甭提了！

周廷焕 咱们厂子打解放到现在，也做了不少公家的活儿，那

批铁锨洋镐还是给部队做的！

张乐仁　老周大概已经告诉了大家，现在回厂的工人还不太多，可是咱们几个人马上就得带头行动起来，成立个骨干小组，去搜集丁翼平违法的材料。象什么偷工减料，贿赂干部，偷税漏税，大家开动脑筋，一样样的仔细刨根，没有想不起来的。

梁师傅　（思索）嗯！偷工减料的事儿瞒不了咱们，可是马师傅顶知根。

姜　二　马师傅人家是工头，老勾着丁翼平，怎会说出实话来呢？

刘常胜　不说？不说就斗他！

周廷焕　贿赂干部、偷税漏税这些材料可得费脑筋，咱们不摸底呀！

刘常胜　这还不现成！找李定国、黄庆元他们俩，没错！

姜　二　这话对！可是他们老跟丁翼平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呀！

刘常胜　先斗他们三个！

周廷焕　等等！考虑一下！同时斗三个人，咱们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张乐仁　大家可注意，“五反”的目标可是资本家。

刘常胜　知道！可是……

〔吕斌扛着铺盖卷上。

梁师傅　吕斌！吕斌回来啦！

众　吕斌，吕斌！

吕　斌　你们都在这儿哪！（扔下铺盖）

周廷焕　刚给你发了信，你怎么就来了？
吕　斌　在家里一天也呆不住了，简直要把人气死！
刘常胜　喝！刚娶了新媳妇，两口子就闹别扭了？
吕　斌　“大炮”，少说废话！
周廷焕　什么事，这么大的火儿呀？
吕　斌　我还能不火吗？搁谁，谁也受不了！
刘常胜　到底怎么了？快说吧！我告诉你，我们正忙着把大家伙叫回来跟经理算账呢！
吕　斌　不为他我还不回来呢！
张乐仁　怎么回事？你说说！
吕　斌　我们家里今年旱得厉害，小苗都快干死了。政府号召挖井抗旱。我们六家子合伙贷了一台水车。可没使几天哪，水车就坏了，眼巴巴地看着小苗干死在地里了。急得乡亲们干跺脚。我六叔抱着水车哭啊！要不是政府帮助，铲了小苗，重新种别的，下半年就都断了粮！我回到家里，大伙说，吕斌你懂行，给修修吧！我一看哪！齿轮都不合槽，牙都打掉了。轴是球铁做的。老乡们一使呀，一转一“秃噜”，根本扯不上水来。你们说，这还怎么收拾！我心里直冒火，“这是哪个浑蛋厂子做的这种坑人的活儿！”再看哪，哼，就是咱们厂子的，上边还有荣昌铁工厂的牌号呢！你们想，我还怎能在家里呆？我非问问丁翼平不可，为什么拿该回炉的废品，硬往外交，坑害人！
（大家沉默。

刘常胜　偷工减料，这是凭据呀！

梁师傅　做水车的时候，我明知道仓库里有好料，可是我去要的时候，黄庆元倒说：“用什么料都得听经理的交派！”

姜　二　（站起）我跟他没完，丁翼平偷工减料差点把我的眼睛给崩瞎了，要不是大家伙……咳，从前就知道干活，他让怎么做，咱怎么做，总觉着“交的上交不上”是丁翼平的事。我们家里也是庄稼人，我咂摸得出这个滋味，庄稼人靠的就是庄稼，弄台坏水车把庄稼毁了，要搁在解放前，没有政府的帮助，别说哭了，卖儿卖女，投河觅井的事都会闹出来。丁翼平的心真狠！

周廷焕　这么稀糟的活儿是怎么交出去的？他要是没给人家干部好处，人家怎么能收？头一批一千台完了，还来个第二批，听说还投了标，咱们细细想想，怎么那么巧，标底会落在丁翼平手里？

刘常胜　诡病大啦！一句话，跟丁翼平干！

吕　斌　不行，我找丁翼平去！

张乐仁　（拦住吕）等等！你来得正好，你带来的事更好！（推吕坐下）姜二那天从医院回来，咱们在那儿聊，你不是怕毛主席没工夫管咱们的事吗？现在，毛主席管了。毛主席出了好主意，号召咱们搞“五反”。“五反”就是跟资本家算这些账！（向大家）吕斌家里这台水车的事，让我们更明白了，奸商们干的这些缺德事是怎么坑害人的。一台坏水车就有六家人

受害，一千台，两千台，得有多少老乡受害！全国的水车多了，要都是坏的，那还怎么生产？怎么建设？这对国家的损失有多大！再说，老乡们一看咱们工人做的水车就是那么糟糕，那还怎么相信咱们工人阶级能领导？咱们跟农民弟兄还怎么团结？照这样下去行不行？要不行怎么办？

刘常胜　一句话，斗争！

周廷焕　把工友们组织起来，开动脑筋，跟他算细账！

梁师傅　等工友们都回来，把吕斌这个事好好地跟大家宣传宣传！

姜　二　冲着我脸上的这块疤，我把我知道的一五一十都给他抖落出来！

张乐仁　对，大家说的都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实打实地跟他干！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区上的同志们说过了，我们这回“不全胜，不收兵”！

众　　好！

张乐仁　好！现在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分工！

——第一场终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半点钟后。

地　点　丁翼平的办公室，同第一幕第一场。

人　物　丁翼平　李定国　黄庆元　冯二爷　丁小莘

张乐仁　吕　斌　刘常胜　马师傅　林　辉
平淑文　检查组人员和工人们。

〔幕启：丁翼平正与李定国、黄庆元谈话。

黄庆元　（向丁报告）不但他们不肯走，还动员已经回家的马上回来，而且已经回来不少，连梁师傅也回来了。

丁翼平　你对张乐仁说了没有，我要请他们过年？

黄庆元　说了！

丁翼平　他说什么？

黄庆元　他说的可很情绪！他说：工人们会包饺子过年，用不着经理费心；经理顶好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问题。

丁翼平　（冷笑）我也不劳他费心！我已经在工商联坦白了两次，没有再可坦白的了！对政府，我一向热诚地拥护。对抗美援朝，我领着头捐献。我自信没有对不起政府的地方。

李定国　是啊！你一捐就是五千万，当时连我都不很了解，以为你有点过分积极。这个，工人们难道没看见吗？

丁翼平　李先生，我们可不能说工人们不该积极参加“五反”，那是政府的号召。怕只怕他们闹出偏差，影响到生产！

李定国　经理的心里是真敞亮！

丁翼平　我相信平日对工人们不错；容或呢，因为我口直心快，难免有得罪人的地方，工人里也难说没有以怨报德的人；我们都不得不提防着点！

黄庆元　这么说，表哥觉得你的事情并不严重？

丁翼平　沉着应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黄庆元　工人们一哄起来，可就不容易应付！表哥，他们大家伙儿的劲头可很大！

丁翼平　怎么？难道你……

李定国　丁经理已经布置得很周密，我想不至于出什么大岔子！

丁翼平　到底是李先生！李先生，你这几天可太辛苦了！要不是你，谁能把账上的问题都连夜地赶完？大年底下的，连家都不回！这种因公忘私的精神，我非常的佩服！（说着掏出一沓子钞票来给李）马上就过年，总得给大人孩子们添补点衣裳鞋袜的；我的一点小意思！

李定国　年过不过有什么要紧，厂子里的事比过年重要得多。你照顾我这么多年了，我怎能……（不肯接受钞票）

丁翼平　咱们还闹客气吗？拿着！拿着！（将票子塞入李的手中）我就是这么个人：对朋友，我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

李定国　那么，我谢谢了！经理！

丁翼平　庆元，这两天可得在厂子里盯着点，不能三心二意！我已经给姑妈送去钱、米面、猪肉白菜，你放心吧！

黄庆元　妈妈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些东西！

丁翼平　我替你尽孝啊！见着工人，你要给他们讲明白了：有厂子，有大家的饭吃；厂子垮了，大家倒霉。他们

谁有困难，趁着过年，该送钱的送钱，该送东西的送东西。我们的手得大方一点。为这个用钱，你跟李先生核计、开账，别因小失大！

李定国 这个我们俩会办，准保叫您满意！

丁翼平 庆元，你还得嘱咐马师傅一下，叫他沉住了气，不要乱说话。他平日得罪了不少人，现在他得处处小心谨慎。

黄庆元 刚才我去找张乐仁，碰见了马师傅。他说他要到乡下躲躲去，省得在这里招麻烦。

丁翼平 （想了想）躲躲去也好。可是，他的家就在城里，躲到哪儿去呢？

黄庆元 这儿只有他的老婆孩子，老家还在乡下呢。

丁翼平 好，就叫他回老家吧，过了年听信儿再回来。叫他放心，咱们会照顾他的老婆孩子。你告诉他去！

黄庆元 是啦！（下）

〔丁慢慢地来回走，有意无意地打开收音机，听广播："……我们要合作的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是遵守共同纲领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许资产阶级方面有勾引干部、施行贿赂种种的反动思想和行为。我们要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众喊）……"丁听不下去，关上收音机。

丁翼平 （独白）难哪！难！起初，我怕共产党。解放后，看到共产党进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我还半信半疑。后来，政府派干部来了解厂子里的困难，公家来加

工定货，银行贷给我款子，我才完全看明白了共产党真是言行一致。干部们呢，不少乡下人，怪好说话的，天时地利加上人和，我就施展开了本事。厂子一天比一天发达，我也就越来越相信这个政府！可谁知道，政府忽然号召搞“五反”，说什么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作生意就得想办法多赚点钱，天经地义，怎么能算是进攻呢？

李定国　就是说！真不容易明白！我看哪—— 可不知道对不对—— 也许是要接收各工厂，都归官办吧？

丁翼平　那倒干脆！交出厂子，省心！办个工厂要费多少精气神啊！

李定国　听说，这次“五反”要搞得很严呢！

丁翼平　共产党办事，除了不说，说了就必办得彻底！昨天八区开大会，当场逮捕了两个违法户！

李定国　我的天！咱们这儿危险不危险哟？

丁翼平　甭担心！有我在这儿，没问题！我自信有点聪明，想得周到。只要咱们自己人里别出岔子，就不要紧！

李定国　但愿如此！

丁翼平　怎么？李先生你也……

李定国　没有！没有！对您，我是一秉忠心！

丁翼平　不要害怕，李先生！只要咱们平安地过去这一关，我还得多借重你，请你作副经理呢！你这么帮忙我，我十分感激，不能叫你白受累！

李定国　经理的抬爱！我挣着你的薪水，该当给你出力！

丁翼平　（沉默一会儿）我叫你交给冯二爷的东西，你交了吗？

李定国　还没交给他。

丁翼平　赶快交给他吧！怎这么不起劲呢？

李定国　好，我马上办！（到门口叫）冯二爷！冯二爷！

〔冯应声进来。

冯二爷　要开水吗？我提一壶去！

丁翼平　不要开水。李先生跟你有话说。

李定国　冯二爷，这儿来！（入会计室，冯随下）

〔丁楞了一会，打电话。

丁翼平　喂，管清波在吗？……我是丁翼平。……喂，清波吗？你怎么样啊？……什么？……不象话！告诉你，你得交代一点问题！一声不响可不行！……什么？关张？更不象话了！报不下来歇业！我问你，于大璋怎么样了？……没消息？……他老婆给送衣裳去，都不准见面？那不糟了吗？……好吧，你勤打听着点！再见！（放下电话机，发楞）

〔冯由会计室出来，手中拿着个白布包儿。丁仍发楞，没理会他；冯把包儿藏入怀中，往外走。丁小莘跑进来，冯点了点头，匆匆地出去。

丁小莘　爸！

丁翼平　（吓了一跳）啊？（看明白是小莘）你呀！……放假啦？

丁小莘　明天放起。今天，我不放心，回来看看。

丁翼平　不放心什么呀？

丁小莘　学校里请了工人和店员作了报告，告诉我们好多好多资本家施放“五毒”的罪恶行为，我们都非常地

气愤！报纸上也登出来：奸商用臭牛肉做罐头，烂棉花做救急包，暗害我们的最可爱的人，我们同学都咬牙切齿，下决心积极参加“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丁翼平 （机械地）猖犯进攻！

丁小莘 我呀，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就怕起来！

丁翼平 （勉强微笑）你怕什么呢？

丁小莘 爸，你也是资本家呀！

丁翼平 资本家也不都一样！

丁小莘 我一想起那些可恨的奸商，也就想起爸爸来！

丁翼平 干吗那么想呢？

丁小莘 我就想：我爸爸要是跟他们一样，我可怎么办呢？

丁翼平 小莘！小莘！不要再那么想！

丁小莘 我倒愿意不再想，可是不行！那个想法老追着我，叫我苦痛，睡不着觉！

丁翼平 小孩子人家，何必这么心重呢！

丁小莘 到现在，我可是明白了！

丁翼平 想明白你不该那么怀疑自己的父亲？

丁小莘 不是！我想明白了，我爸爸要是犯了“五毒”行为，又拒不坦白，我就不承认他——是爸爸了！

丁翼平 小莘，你知道爸爸很爱你！

丁小莘 我也爱爸爸！

丁翼平 那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什么问题。

丁小莘 你以前不是说过你爱国吗？就是有一点问题，也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政府坦白！

丁翼平　我的问题，已经去工商联坦白两次了！
丁小莘　是真的？
丁翼平　你看，我还骗自己的女儿吗？
〔张乐仁上。
丁翼平　乐仁！来，坐下！
张乐仁　黄庆元告诉我，你要跟我谈一谈。
丁翼平　对了，听说工会把工人都找回来参加“五反”，我很赞成！我虽然已经在工商联坦白了两次，可是难保还有些小问题，没有想起来，希望大家，特别是你，替我想一想，提醒我一声，我好再去交代；既要交代，就须彻底！咱们是老东老伙，一家人，什么问题都该从内部解决，不要闹出事来，叫别人看笑话！
张乐仁　丁经理！你的态度还很不老实啊！
丁翼平　怎么？
张乐仁　在最近几天，（掏出丁发的通知）你对工人还要花招，通知大家过了元宵节再回来。工人们知道跟谁是一家人，跟谁不是一家人，你的花招麻痹不了我们！
丁小莘　（急）爸……
丁翼平　我要是不老实，干吗在工商联带头儿坦白？
张乐仁　坦白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解决问题！政府跟工人在一起，绝对不许任何违法资本家混过关去！
〔电话铃响，丁接电话。
丁翼平　喂！唐子明啊！啊！……什么？……钱掌柜那儿已经……哦……啊……你要……那随你的便吧，再见！
〔丁放下电话，张和小莘都在看着他，丁躲开他们的

视线。

丁翼平 （过了一会儿，和缓地）乐仁，你一向很能干，我也十分重看你，希望你在这时候多多地帮助我。我们厂子里的事，大家都有责任；有什么事，大家商量着办，别把界限划得那么清楚。

张乐仁 丁翼平，界限我们要划得顶清楚，一点不能含糊。厂子里的事，我们是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政府检查你的“五毒”行为！

丁翼平 （怒）你既然这么说，那好吧，反正我心里没病，谁也不怕！

丁小莘 （大声地）爸爸你骗人！

丁翼平 （大声地）小孩子，别胡说！

丁小莘 （愤怒地）你应该彻底坦白！

（稍静。）

丁翼平 （不语）

张乐仁 丁翼平，你应该听你女儿的话！

丁小莘 （坚决地）爸爸！我决定在你没有坦白之前，不再见你！

（下）

（外面有人吵嚷。刘常胜与吕斌拉着马师傅进来找张乐仁。）

刘常胜 老张，工会叫大家回来，参加“五反”，他倒要偷跑。我跟老吕把他抓回来了，你说怎么办！

马师傅 我下乡看看老人们，有什么不对的？我既没有偷谁的抢谁的，这么拉拉扯扯的象什么话呢？

吕　斌　象什么话？你自己想想吧！

张乐仁　马师傅，“五反”是顶重要的事，您怎能不参加呢？

马师傅　我回老家也有要紧的事！

张乐仁　那，你也该告诉我们一声，大家商量商量，为什么偷偷地跑出去呢？您是老师傅，得给大家作个好榜样啊！

丁翼平　据我看，马师傅既然有事，也可以回去。

刘常胜　你少说话！他要走，也许是你的主意！

张乐仁　老刘，用不着起急！

刘常胜　好，你说怎么办？

马师傅　怎么办？我要回家，就回家！

张乐仁　马师傅，一定要走呢，谁也拦不住您；您自己想想，这么一走，不就有点破坏团结的意思吗？

马师傅　我可担不起破坏团结！

张乐仁　那么，就别走啦！毛主席号召的，咱们能不响应吗？

丁翼平　马师傅，你不走也好，我正准备请大家过年呢！往年，我请大家，大家都回了家，请不上。今年，大家伙都在这儿，机会难得，倒要热热闹闹地过一过！

刘常胜　搞“五反”要紧，我们顾不得过年！

丁翼平　两样都顾着，并不冲突！并不冲突！大家伙在一起喝喝酒，划划拳，够多么一团和气！

吕　斌　平日为什么不一团和气呢？一团和气？我是为跟你算账回来的！

丁翼平　（微怒）不要这么说话，好不好？

（正在吵闹，外面有打门声，大家静下来。冯二爷在

院中应声："来了！来了！"

张乐仁 马师傅，"大炮"是直脾气，不会说话。您还能为赌一口气，就耽误了大事吗？

马师傅 乐仁，冲着你，我可以不走！

〔屋门外有人问："丁经理在不在？" 张迎出去。

〔黄庆元跑上。

黄庆元 检查组到了！

〔林辉领着检查组进来。许多工人跟进来。

张乐仁 （指丁）他是这里的经理。

林　辉 你是这里的经理，丁翼平？

〔丁点头。林把介绍信递给丁，丁紧张地看信。

林　辉 （向大家）根据检举的材料，丁翼平有严重违法的行为。

（向丁）我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来检查这个厂子！

丁翼平 欢迎！欢迎同志们！（鞠躬）

——幕急下

第 三 幕

时　间　前幕的数日后，晚间。

地　点　同一幕一场，现在是检查组的办公室。

人　物　平淑文　冯二爷　林　辉　李定国　刘常胜

丁小苹　张乐仁　梁师傅　马师傅　丁翼平

黄庆元　唐子明

〔幕启：平淑文整理文件，拿起一件文件入会计室。冯二爷拿着白布包儿（二幕二场李定国交给他的）进来，很勇敢地向前走。可是，忽然又立住，把白布包儿藏在背后，呆立。

〔平出来。

平淑文　二大爷，您还没歇着哪？

冯二爷　没，没哪！

平淑文　有什么事吗？

冯二爷　啊，我看看你们要开水不要？

平淑文　上了岁数，该早点歇着，我们自己会张罗自己。

冯二爷　我问你一句话！

平淑文　说吧，二大爷！

冯二爷　我要是得罪了丁翼平，还能在这儿干活吗？

〔林辉从会计室出来。

林　辉　淑文同志……

冯二爷　（一惊）哟！（布包掉在地上，包袱摔开，露出账本来，赶紧去拾）

林　辉　几本账？怎么回事呀？

冯二爷　豁出去了，给您！（递账）豁出去了！

林　辉　（接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冯二爷　在你们还没来以前，李定国交给我的，嘱咐我埋起去！我呀．为难透了！埋起去，对不起你们！不埋，怕得罪了丁翼平！

林　辉　可是您还是拿出来了！

冯二爷　这几天听你们所说所讲，都是爱国的大道理，我没法不拿出来！丁翼平爱要我不要，反正我要对得起良心！

林　辉　好！自管放心，二大爷！你做得对，做得好，丁翼平不敢怎样了你！

冯二爷　是啊！我怎么想，怎么不是味儿！好家伙，帮助他欺骗政府．哪儿行呢？

林　辉　你老人家歇歇去吧，我保存着这几本账！甭发愁，您正派，没人敢欺负您！

冯二爷　唉！唉！我都听你的！

林　辉　二大爷，您去告诉李定国一声，我想跟他谈一谈。

冯二爷　是啦！（下）

平淑文　这个老头儿可真不错！林组长，今个晚上再多加点劲儿，大概差不多了，这（指账本）不是又多了一

份材料吗？

林　辉　嗯！我先细细地看看去！（拿账入室）

〔电话铃响。

平淑文　（接电话）喂，你哪里？……区联络组呀？……林组长？等一等。（放下电话，到会计室门口）老林，区联络组的电话。

〔林应声出来，接电话。

林　辉　喂！老韩吗？我是林辉。……我们已经请示过节委会办公室，准备今天晚上努力一下，估计有突破的可能！昨天的经过很好，他开始交代较比重大的问题。……我已经跟唐子明谈过话了，待会儿他可以来看丁翼平；丁翼平可能进一步地认识政府的宽大政策，不再迟疑。……李定国已经被争取过来，说出不少材料。……后账还没有下落，希望今天能得到。……是的，条件是比较成熟了，你的意见呢？……好，就这么办。有问题再及时地联系。（挂上电话）

平淑文　今儿晚上可以按照计划进行吧？

林　辉　原定八点开会，现在有唐子明来，就再迟一点吧。

平淑文　工人们可都知道八点开会。

林　辉　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做这种事儿得有耐心！你告诉张乐仁一声去。

平淑文　对，我就去。（下）

〔李定国上。

李定国　林组长，您找我？

林　辉　李先生，坐下！（给李倒茶）李先生，这两天心里痛

快了吧？能回到工人的队伍来，不是件小事，值得高兴。

李定国 我说实话，现在我心里真敞亮了，见了人也敢抬头啦。组长刚一到这里的时候，我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生怕一开口，得罪了丁翼平，丢了饭碗，一家大小没办法。哼，一夜一夜地我在床上折腾！真乃是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心口窝干辣辣地发疼！

林 辉 现在，大家一致地希望你多尽点力，揭穿了丁翼平的罪行，为人民立功！

李定国 （低声地）他坦白的怎么样啦？

林 辉 由昨天起，才开始交代较比重大的问题，还不完全老实！

李定国 他的心眼多极了，自从一闹“五反”，他就花言巧语地叫我给他造假账，把我搞得象个贼似的。要不是工人们劝导我呀，我得一辈子老作他的狗腿子！

林 辉 李先生，给你点东西看看！

李定国 什么呀？

林 辉 （入室取冯二爷交出的账，出来）这个！

李定国 （看）这……这是假的！

林 辉 我看这也是假的！

李定国 本来是假的！您怎么看出来的？

林 辉 你看，纸角上一点也不毛，没有翻弄过，还不是新造的！他特意叫冯二爷给埋起去，好叫我们一找到，就信以为真！

李定国 您可真有眼力！他叫我告诉冯二爷，埋到容易找到

的地方，好骗你们。（苦痛地）这是假的，也是我给他造的！（呆立）

林 辉 （把账送回室内，出来）你可没告诉过我，李先生。

李定国 我，我怕多弄出一份假账来，我多丢一份人哪！

林 辉 那份真账到底在哪儿呢？李先生，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

李定国 这话对！凭您的本事，就是天书也瞒不了您！我告诉过您，我真不知道后账在哪里。是这么回事：丁翼平的确是由我手里把那套后账拿走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掌灯以后，工人下了班，他用一块蓝包袱皮，把四本账包得紧紧的，带了走。他放在哪儿，我可就不知道了！（忽然想起，声音放低）还有，他还有个红皮的小本子，比后账还要紧！

林 辉 什么小本子？

李定国 凡是账面上没有的，都记在那个小本儿上。（楞了一会儿）唉！我可掏出这块心病去了！

林 辉 有话窝在心里，的确是块病！李先生，待会儿他要是还不肯交代，我可得请你来跟他对质一下！

李定国 （欲语又止，有为难的神气）

林 辉 李先生，有难处自管说出来；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李定国 不便跟他面对面说吧？他厉害，我斗不过他！

林 辉 怕他反咬你一口吗？他不敢，他没理由反咬你！

李定国 （仍不语）

林 辉 （猜透）莫不是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那也是他的错儿！他也给了黄庆元、马师傅好处，他们俩还是积极地

搞他呀。李先生，我想对了没有？

李定国　（点头）

林　辉　李先生，那是资本家抗拒“五反”、陷害别人的坏招术，所以政府规定：凡是资本家贿赂职员的款子，职员交代出来，都不追还！

李定国　政府是真圣明！真圣明！我没脸，我收过他的钱！

林　辉　你不丢脸！那根本是他陷害你。

李定国　是啊！他老叫我做缺德的事：挑拨工人，破坏他们的团结，造假账……临完，给了我一百五十万，我就……唉！

林　辉　李先生，不必再难过，你现在已经认识清楚丁翼平是什么人，好嘛，跟他干嘛！你已经站到工人这边来，有工人有政府给你撑腰，你还怕什么呢？

（刘常胜匆匆进来。

刘常胜　林组长！（看见李，犹豫了一下）

林　辉　有什么说的？说吧，老刘！

刘常胜　我代表小王、老九他们来求求你！

林　辉　求求我？怎么忽然跟我闹起客气来了？

刘常胜　我们都快急死了！

林　辉　坐下！坐下！干吗那么着急！

刘常胜　我不坐！组长，就凭昨天张乐仁跟我，还有你自己，对丁翼平那么掰开揉碎地启发，他还是不听话。

林　辉　今天他交来一些真材料！

刘常胜　一些反正不是全部吧？我们提议，干干脆脆把他送交法院！凭他犯的罪过，该送法院不该？

李定国 （点头）该！

刘常胜 咱们要是没斗争他，教育他，那是咱们不对。咱们已经快把嘴唇说破了，快把腿跑细了，咱们弄到那么多材料，他还拒不坦白，不送法院，留着他干吗呢？

林　辉 咱们不是今个晚上开会吗？

刘常胜 原定八点，又改晚了点。我们由吃过午饭，就都搓拳磨掌，盼着天黑了好冲锋。可是又往后推了，多叫我们着急呢？

林　辉 多忍一会儿吧，老刘！“五反”运动是要肃清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不是要消灭资本家，所以我们必得很细致地去做，不能单凭轰轰烈烈的出气思想。那会叫运动受到损失。咱们斗争他，是为了教育他、改造他，怎可以粗心大意，随便把人家送法院呢？待一会儿唐子明来，情形必定又会有进展，所以迟一点开会。

刘常胜 （怒气稍敛）他要是还不坦白呢？

林　辉 那是他执迷不悟，我们一定请求政府依法惩办。

刘常胜 万一，他马上就都交代了呢？

林　辉 （笑了）那不更好了吗？你怕是那么一来，就摸不着斗争的机会了，是不是？

刘常胜 （也笑了）都叫你猜透了！

李定国 林组长，我先报告：我跟他当面对质！

〔丁小苹上。

丁小苹 林组长，我来啦！

林　辉　小苹来啦？等一等啊。老刘，你好好地去给他们解释一下。李先生，你也歇歇去吧。

刘常胜　走吧，李先生。（往外走，又站住）组长，别计较我呀！性子急，老考虑得不够！

林　辉　没人计较你，老刘！

（刘同李下。平上。

平淑文　小苹来啦？（入会计室）

丁小苹　来啦！

林　辉　小苹，家里怎样了？

丁小苹　我来告诉你个好消息，后账啊大概是在家里呢。

林　辉　怎么看出来的？

丁小苹　我一着急，要翻我妈妈的箱子，厉玖同志拦住了我。

林　辉　她做的对！对妈妈应当说服，别乱搜查呀！

丁小苹　虽然没搜，我可火啦，跟妈妈吵起来，招得妈妈说："小苹，你难道要毁了你的亲爸爸吗？"你听，这不是她知道后账在家里的口气吗？

林　辉　小苹，你判断的对！你赶紧回去，告诉妈妈：唐子明坦白了，得到了宽大，待一会儿来看你爸爸。看你妈妈怎样。你还可以告诉她：她交出账来，就算你爸爸自己交出来的。再看她怎样。

丁小苹　好，我马上回去。

林　辉　要给她翻来覆去地讲明白道理，千万不要起急！还有，你父亲有个红皮的小本子，是最要紧的东西。你要留神！

丁小苹　是啦，我得多动动脑筋！

林　辉　对！多动脑筋，少发脾气！

丁小莘　一发脾气，脑筋就不动了！我爸爸怎么样了？

林　辉　昨天你劝他，他受了点感动，你还得加劲儿哟！咱们要既有耐心，又要坚决！

丁小莘　对！（下）

林　辉　淑文，来汇报一下数目字吧，抓紧时间！

平淑文　（出来，看单子）偷税漏税一亿一千二百万，没添没减。偷工减料增加到十二亿七千五百万。

林　辉　包括他今天坦白的两笔？

平淑文　对了。我想，这还不是全面。要知道他违法的全部精确数字，就非把后账追出来不可！

林　辉　对！行贿呢？

平淑文　连手表、钢笔、自行车都算上，总计是九千三百万，可是他只交代了六千三百万。

林　辉　于大璋的那笔呢？

平淑文　今天下半天才交代，算在里边了。他今天说的数目都相当正确。

（张乐仁和梁师傅、马师傅上。

林　辉　怎么样啊？乐仁！

张乐仁　你自己看吧，这不是两位老师傅一块儿来了吗？

林　辉　两位老师傅，你们坐坐，我这就完事。淑文，还有什么？

平淑文　至于盗窃国家资财，包括他套购的，以次料顶好料的，以及收买的赃物，总计是八亿三千三百二十万——这个数字恐怕比实际情形还差得多！

林　辉　好，把这张单子给我。今个晚上，我们非把后账拿到手不可！

平淑文　对！

林　辉　你去叫丁经理来一趟。

平淑文　好！（下）

林　辉　（对张）待会儿丁翼平来了，你先跟他谈谈。（对马）马师傅，你已经交出那么多材料来，立了功！

马师傅　我交材料？说实话，我是怕大家伙斗我！直到今天，我才从心眼里头明白过来！多亏了乐仁，把梁师傅拉到我家里去，心对心地一谈，要不然哪，我心里还会绕着个大疙瘩！

梁师傅　我平日老看不起你，没想到应该掰开揉碎地劝你！

马师傅　我要说的是这个：为了点小便宜，我替丁翼平催着大家伙马马虎虎地赶活，做出那么多坏东西来，还叫姜二他们受了伤，我简直忘了我是工人！这个呀，叫我心里扎得慌！

林　辉　丁翼平要是不引诱你，你决不会那样！

马师傅　是呀！这一回要不是你跟张乐仁那么教育我呀，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归队呢！得啦，把话说出来，我心里痛快点啦！翻了身的工人就得象翻了身的样儿，不是吗？

林　辉　行了，马师傅，这就叫提高了政治觉悟！

（平上。

平淑文　林组长，丁经理来了！（入室）

梁师傅　我们走吧。（同马往外走）

〔丁上，与梁遇在门口，未过话。丁进来，又与马相遇。

丁翼平 （惊异）马师傅……你好吗？

马师傅 有什么不好的？我告诉你吧，我归了队！平日你挑拨离间，弄得大伙儿不团结。以后，没那回事啦！（下）

林　辉 乐仁，你再好好地帮助帮助丁经理，跟他谈谈。（入室）

张乐仁 （坐在丁的对面，相视不语）

丁翼平 唉！

张乐仁 谈谈吧，丁经理！

丁翼平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啦！

张乐仁 看见马师傅归了队，你心里发慌，是不是？

丁翼平 我，我不慌，我已经交代了不少问题！

张乐仁 最重要的问题，你可还没说！

丁翼平 我交代的是重要问题！

张乐仁 你没有！你只盘算二百万的事儿比一百万的重要，所以老考虑哪个该说，哪个不该说，没从根本上看问题。

丁翼平 没从根本上看问题？

张乐仁 嗯！你到今天还不承认犯了罪，所以老一百万二百万的往外挤，不是真有了觉悟，彻底交代一切！

丁翼平 乐仁，我不过是赚了点钱，我并没偷没抢！

张乐仁 你没象明火路劫那么偷、抢，可是你比他们更厉害！

丁翼平 怎能那样呢？

张乐仁 你知道吕斌干吗回来的？

丁翼平 他……

张乐仁 他家里用的水车就是你出主意偷工减料做的。你口口声声地说，为了抗旱备荒赶任务，你的水车可是拿到乡下就坏了，耽误了生产，叫农民再重新下一回种子！你听明白了，铲去小苗，又下一回种！损失有多么大！你敢说你没有罪行？

丁翼平 （闻所未闻，惊慌）吕，吕斌说的？

张乐仁 他就是为这件事才赶回来的！还有多少多少老乡要跟你算账呢？

丁翼平 （头上已出了汗）我没想到！

张乐仁 你只顾自己赚钱，不管害了多少人！

〔吕斌匆匆上。

张乐仁 吕斌，回来啦？会开得怎么样？

吕 斌 可好啦！到的人很多！

张乐仁 管清波怎样？

吕 斌 管清波叫法院抓走啦！

丁翼平 （惊）什…… （只说出这一个字，又故作镇定）

吕 斌 （不看丁，仍对张说）大家那么跟他说理，讲政策，他死不开口，拒不坦白！

张乐仁 他自己执迷不悟，谁想救他也救不了！

吕 斌 （忽然转向丁）丁翼平，我得跟你说说理！

丁翼平 （慌）林组长！林组长！您出来！

林 辉 （应声出来）丁经理，干什么？

丁翼平 我交代问题！

林　辉　什么问题？

丁翼平　水车的！水车的！

林　辉　你已经交代了怎么掺的碎铁。

丁翼平　那还不够！我要都说出来！

林　辉　我早就知道那不够！再多想一想吧，省得老随时补充。

吕　斌　丁翼平，（往前扑，被张拦住）丁翼平，你要还敢不老老实实地交代，你小心点！

林　辉　乐仁，你同吕斌到后边去，叫吕斌给大家作个报告，好不好？

张乐仁　好，吕斌咱们走！（拉吕下）

林　辉　丁经理，你多想一想。有什么要交代的，可以写出来，那儿有纸有笔！（入会计室）

丁翼平　（自言自语）管清波……管清波……

（黄庆元同唐子明上。

黄庆元　（到内室门口）林组长，唐经理来了！

林　辉　（在室内）好！

丁翼平　子明！子明！

林　辉　（出来）唐经理，进来谈谈！

唐子明　是！（同林入室）

丁翼平　（看黄要走）庆元，唐子明干吗来了？

黄庆元　不知道！组长叫他来的。（要走）

丁翼平　庆元，你这两天干什么呢？

黄庆元　参加学习，积极搞“五反”，忙得很！

丁翼平　你搞哪门子“五反”？

黄庆元　我是工人嘛，怎能不搞“五反”?

丁翼平　你怎么能是工人呢？

黄庆元　职员也是工人！乍一听，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现在，越想越是味儿！

丁翼平　你也搞我？

黄庆元　谁有违法的行为，谁是对象！

丁翼平　你忘恩负义！忘了我提拔你的好处！

黄庆元　林组长叫我看明白了你怎么把我引诱坏了！

丁翼平　你，你出去！

黄庆元　留我，我也不在这儿，还得整理材料去呢！

丁翼平　什么材料？

黄庆元　你的违法行为的！喊！（下）

丁翼平　我完了！完了！连个小跑外的都造了反！

（林同唐走出来。

林　辉　唐经理，你坦白得很好，得到了宽大！

唐子明　可不是嘛！由半违法户改成了基本守法户，我感激政府！

林　辉　政府是怎么说，怎么办！你还检举了别人，立了功！

唐子明　是呀！我既明白了自己的错处，就不能不帮助政府指出别人的弊病！

林　辉　好，你跟丁经理谈一谈吧。

唐子明　您忙您的去，我们俩谈一谈！

林　辉　待会儿见！（入会计室）

丁翼平　（低声）你检举了别人？

唐子明　对！

丁翼平　也检举了我？

唐子明　对了！

丁翼平　在这二三年里，朋友里谁给你的帮助最多？

唐子明　那还用问吗？

丁翼平　你可检举了我！那还算朋友吗？

唐子明　话不是这么讲！甭说小月亮门九号那个小集团，就是比咱们再大多少倍的也顶不住“五反”运动！

丁翼平　你只管把自己洗刷干净了，不管别人！

唐子明　现在我不是看你来了吗？

丁翼平　你就不想想，日后大家还怎么见面？

唐子明　大家都改好了，也就没什么不好见面的了。

丁翼平　也不想想，你拆我的台，我就不会拆你的台！我也会检举你！

唐子明　我彻底坦白了，用不着你再检举我！这不是谁拆谁的台的事，坐窝儿咱们就不该有小月亮门九号那一套！丁大哥，我是来劝你，叫你看清楚：以前咱们做错了，现在咱们得改邪归正！

丁翼平　你仿佛倒怪得意的！

唐子明　我并不那样，我是真心感激政府！凭我所作所为，圈我一年二年，并不委屈我！可是，我一坦白，政府马上宽大！丁大哥，你要能这样，政府也照样办，我劝你别再跟政府叫劲儿！

丁翼平　我不是你！

唐子明　谁都一样！你看，连王先舟那么滑头滑脑的，都已经坦白了，而且上了天津，去检举那里的人，争取

立功！只有老管抗拒到底，他可就入了法院！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决不会给你出坏主意！

丁翼平　你看政府真能宽大？

唐子明　那要是假的，我怎么能上这儿来呢？

丁翼平　嗯……

唐子明　老丁，你细细琢磨琢磨我的话！

丁翼平　……

唐子明　老丁，我可要走啦！林组长！我走啦！

林　辉　（出来）唐经理，你辛苦了！

唐子明　政府教育明白了我，我还能怕辛苦点吗？好，我改天来请教！

林　辉　继续检举别人，别泄劲！

唐子明　我一定那么办！（下）

林　辉　（送唐至门口，回来）丁经理，看见了唐子明，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吗？从他身上，你可以看见坦白从宽的政策！从管清波身上，你又可以看出抗拒从严！

丁翼平　林组长，我彻底交代问题！

林　辉　是不是要交出后账？

丁翼平　对！后账啊，我叫李定国交给冯二爷……

林　辉　等等！淑文同志，把那几本账拿来。

平淑文　（拿账出来）给你。（回去）

林　辉　就是这几本吧？

丁翼平　（慌，搭讪）是！是！

林　辉　冯二爷已经交给了我，他也受了教育！

丁翼平　也好，很好！

林　辉　好？这也是假的！什么时候了，你还想……

丁翼平　我，我胡涂！

林　辉　你不胡涂！你自信绝顶聪明！你佩服自己的能干，怎能想你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呢？你佩服自己布置得好，根本就不想政府的政策，也没看清检查组跟工人的力量……你用加工定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假公济私，组织了一群奸商共同作弊，你还口口声声说这是“公私兼顾”。你的那个“公”是什么“公”呢？那只是以你为中心的，你们几个违法资本家的“公”。便宜是你的，损失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这就是你的“公私兼顾”。所有这些你想过吗？没有想过。要是想过，你就不会到现在还玩花样！

丁翼平　我该死，我有罪！林组长，我有个最后的请求！

林　辉　什么事？

丁翼平　请允许我给家里布置一下！

林　辉　干吗？家里不是很好吗？

丁翼平　您看，唐子明的买卖比我的小！

林　辉　你是什么意思？呕！你是说你的罪行比唐子明的多，政府饶得了他，饶不了你？你没法不坦白了，可是怕坦白了还得下狱，是吧？

丁翼平　恐怕是要那样！

林　辉　你还是不完全相信政府的政策！

丁翼平　我知道我的罪名有多大！

林　辉　你怎可以光害怕，不想争取宽大呢？唐子明检举了别人，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呢？那叫戴罪图功！

丁翼平　对了！您说得对！我只顾了忧虑，忘了希望！可是，可是……

林　辉　还有什么顾虑？说吧！看清楚了，我是代表政府来执行政策的。

丁翼平　我感激！我说实话：我怕卖了我的厂子，也不够交罚款的！

林　辉　你又忘了宽大！政府说了没收你的厂子没有？

丁翼平　没有！

林　辉　政府说了你得变卖了工厂赔款？

丁翼平　也没有！

林　辉　那么，为什么你不信任政府，先表现自己的悔过自新，而后服从政府的处理呢？

丁翼平　我呀，只顾了发愁，愁得我只看见了监狱、罚款、没出路！我这么想：该判我五年徒刑，宽大了，减到三年；就说二年吧；等将来我出来，厂子也完了，人也完了，我怎么活下去呢？

林　辉　我问你，咱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

丁翼平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林　辉　要不要建设？

丁翼平　要！

林　辉　在建设里，你的工厂有用没用？

丁翼平　有！有！

林　辉　在建设里，你的厂子有用，可是你施放“五毒”破坏建设，行不行？

丁翼平　不行！

林　辉　好啦，你自己想想吧！

丁翼平　（低头思索）

林　辉　想明白没有？你是不是应当坦白罪行，痛改前非，好好地搞生产？

丁翼平　只要给我机会！给我机会，我一定痛改前非！

林　辉　机会不能凭空掉下来，你得自己去争取！你的后账怎样？

丁翼平　要交出来！我写个字条，马上取去！（写）

林　辉　淑文同志！

平淑文　（由会计室出来）干什么？组长！

林　辉　等等！

丁翼平　（写完）给你！

林　辉　（对平）交给丁太太，取回四本账！

平淑文　（喜）是啦！（下）

林　辉　我要的是你由李定国手里拿去的，用蓝包袱皮裹着，交给你太太的，那四本账！

丁翼平　啊？您全知道？

林　辉　当然！我等着你自己交出来！政府要仁至义尽，我就那么执行！

丁翼平　李定国也……

林　辉　他准备跟你当面对质！

丁翼平　那不必了！不必了！

林　辉　你看，凡是受了你的引诱欺骗的，全受了教育，明白过来！你还有什么顾虑？

（平同小莘跑上，小莘拿着蓝布包儿。）

丁小苹　是这个吧？
丁翼平　是！是！（打开包袱）组长，您看，四本！
林　辉　好！
丁小苹　还有什么该交出来的？
丁翼平　没什么啦！
丁小苹　再想想！再想！
丁翼平　我……
丁小苹　你还有个红皮小本子，对不对？
丁翼平　啊——对！
丁小苹　为什么不交出来呢？
丁翼平　我忘了！
丁小苹　一会儿也没忘！你还是没想通！
丁翼平　我想通了！
丁小苹　怎么想通了？
丁翼平　我，我不该做那些记在小本上的事！
丁小苹　爸！这你才说了真话！
丁翼平　去，跟你妈妈要来！
丁小苹　妈妈已经给了我！（掏小本）给你！你交给林组长，告诉林组长，这是你的……
林　辉　施放“五毒”的纪录！
丁翼平　林组长，我交出我的“五毒”纪录！我请求政府给我应得的处理！
林　辉　把你自己的和别人的坏事都坦白出来，你会得到宽大！

——幕闭

尾　　声

时　间　一九五二年秋初，某日中午。

地　点　荣昌厂院内。

人　物　梁师傅　马师傅　姜　二　刘常胜　张乐仁
吕　斌　老　九　周廷焕　老　四　小　王
李定国　黄庆元　丁小苹　丁翼平　冯二爷
林　辉
工人若干名，可多可少。

〔幕启：这是午饭后，工人们休息的时候。

〔院内有一个大葡萄架，架下有工人们做的石凳、石台，大家可以在这儿喝喝茶，下下象棋。架旁有工人们摆起来的小假山，上边有些小草、小花。架旁墙上有壁报。离葡萄架远些，地上杂放着已做成的铁活和一些材料。

〔左边是车间，右边是经理室，这是大家往来必经之路。

〔梁师傅和马师傅在石台左右坐着，讨论如何改造一件机器。姜二立着旁听。

梁师傅　老马，你看我这个主意行不行？

马师傅　我看有门儿，梁师傅！

梁师傅　（立）我去把它画出来。

姜　二　老师傅，刚吃完饭，就动脑筋啊？

梁师傅　为了增产嘛！要不是“五反”运动，咱们怎能把七步犁试制成功了呢？这不是件小事！前几天陈列在物资交流展览会上，马上就有人定了货。

姜　二　真露脸！这可不象那一批水车那么丢人了！

梁师傅　是呀！可是，经理才应下一万件定活来，说什么怕设备不够！我要再多改造几部旧机器，堵上他的嘴！马师傅，你说是不是？

马师傅　对！可是呀，咱们太热心改造机器什么的，是不是有点象勾着经理似的呢？机器是经理的呀！

梁师傅　不会有人那么说！你心里还是绕着那些小问题儿，忘了大事！我问你，给乡下造又结实又好用的新式犁，让老乡们多打粮食棉花，好不好？

马师傅　当然好！我知道！

梁师傅　咱们为好好做，多做，这新农具，去改造机器，正是当家作主的好样子，怎么能是勾着经理呢？

马师傅　哼！我又想到岔路上去了！

梁师傅　谁想差了，大家伙就帮他改正！得，我去画个图，待会儿你给看看！

马师傅　行！我在这儿等！

梁师傅　我就来！（下）

姜　二　这老头子是真带劲！

马师傅　他的劲还来得那么正，不象我的心里老那么嘀嘀咕

咕的！

〔刘常胜匆上。

姜　二　“大炮”，来，下盘儿棋吧？

刘常胜　一脑瓜子的事，顾不得下棋！

姜　二　你呀，一干活儿就拚命，一不干活就乱想问题！

刘常胜　哼，心里乱透了！我到外边溜溜去！（往外走）

〔张乐仁上。

张乐仁　“大炮”你猜我遇见谁了？

刘常胜　谁爱管！

张乐仁　你听着！我遇见了林辉同志！

众　　真的？

马师傅　他怎么样？

张乐仁　他调到咱们这儿区委会来了，领导私营工厂，待会儿就来看咱们怎么造成的七步犁！

刘常胜　林辉同志都知道了咱们的七步犁？那太棒了！乐仁，我问你……

〔吕斌和老九上，老九手中拿着吕的家信，吕往回抢它。

老　九　乐仁，吕斌接到家信，说他媳妇秋天生娃娃！

张乐仁　嘿，吕斌，你有根！

马师傅　唉，生个大胖小子吧！

刘常胜　生个大胖姑娘也一样！马师傅，别太封建了！吕斌，我给你道喜！

吕　斌　还没生下来，道什么喜？

刘常胜　性子急，先道下喜放着！吕斌，你得请客！

吕　斌　我先赶紧把材料搬进去，搁在手底下，省得上了班出来进去的，浪费时间！走哇，老九！(同九走向那堆材料去)

马师傅　我也找梁师傅去，帮他找那个窍门！(下)

张乐仁　姜二，来，杀一盘？

刘常胜　乐仁，我问你，象咱们这么积极干活，到底为什么呢？

(拉张，不许下棋)

张乐仁　为了增产！你知道，你最积极！

刘常胜　我是积极，可是积极完了，还不是叫经理赚钱？

张乐仁　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我好几次了！我给你解释过：咱们积极生产，并不光为了经理得利润，也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再说，现在有咱们监督着，经理也不能象“五反”以前那么胡来了！

刘常胜　不胡来，反正他还不能不赚钱！

张乐仁　他是赚钱！要不然，他还开工厂干吗？

刘常胜　这么想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好，我现在不跟你争，等林辉同志来了，我问问他！

张乐仁　得，行！

(周廷焕同老四上，老四手中拿着三张大字报。周接过一张往墙上贴。

刘常胜　什么呀？(过去看报)

老　四　(念)“物资交流展览会前天成交：荣昌厂包做七步犁一万部，天成厂七千部。”

刘常胜　天成记不是唐子明那儿吗？他那儿的人比咱们少啊！

周廷焕　按说，唐子明要是能做七千，咱们至少还不做三万？
老　四　老周，厂房这两张，我一个人贴去吧。（下）
姜　二　我看他已经应下来一万部，就不错，总比没有强啊！
刘常胜　姜二，你总是这样！
姜　二　怎么？我又不对了？
刘常胜　你太容易满足，不跟你说了！来，杀一盘！（拉姜下棋）
张乐仁　廷焕，我看咱们得好好跟经理谈谈，先叫他多应七步犁。我是这么想：活儿杂，就乱七八糟。真要现在应下几万部来，长期干一种活，就非好好按计划办事不可。这么一来，咱们监督生产不也方便了？准保既能增产，质量又强！
周廷焕　在劳资协商会议上，不光要跟他好好谈谈，还得跟他详详细细地订劳资合同！
刘常胜　吃马！
姜　二　打你的车！
刘常胜　那不行，我不走这一步！
周廷焕　真想上唐子明那儿看看去，看他是怎么搞的！
张乐仁　唐子明不但当初坦白的早，坦白的好，“五反”以后经营信心也高，诸事都跟工人商量！
　　　　〔梁拿着张纸，同马上。
梁师傅　你们聊什么呢？
周廷焕　我们正说，怎么让经理多应七步犁的活。
　　　　〔吕斌搬完了材料，擦着汗，回来。
梁师傅　好主意！你看，我这个主意要是能行啊，做犁上的

导轮轴就能增产三倍！

姜　二　将军！（刘走一步）再将！

刘常胜　不来了！咱们看梁师傅琢磨出个什么好主意。

梁师傅　你看，这儿加把刀……

吕　斌　梁师傅，你真行！我一做农具，就一眼看着红火苗，一眼看着绿庄稼！

姜　二　那行吗？

吕　斌　这是个比方。咱们做新式农具，为的是乡下多出粮食。咱们做得结实好用，乡下地里就多出金子！

刘常胜　这又是个比方，姜二！

姜　二　这回我听明白了！咱们得好好做，别象水车似的，一用就坏了！

马师傅　梁师傅，给我，我再细瞧瞧！（接过纸）

梁师傅　来，铺在这儿。（同马坐石台旁，讨论）

（李定国拿着新讲义夹子，往外走。

周廷焕　李先生，真下了决心，去学成本会计？

李定国　下了决心！人家梁师傅岁数并不比我小，还日夜地找窍门；全厂的人谁不热心增产，我怎么不该卖点力气，去学新东西呢？

周廷焕　行，李先生！可要是经理拿不出劲头来，光咱们卖力气也不灵！

李定国　经理呀，心里倒是总有点不痛快！

刘常胜　他不痛快？我还更不痛快呢！

周廷焕　李先生，他干吗不痛快？

李定国　你看，应点活得跟大家商议，不顺眼的人也不能轰

出去，他不能跟先前那样随心如意啦！

张乐仁　李先生，你怎么不劝导劝导他呢？

李定国　而今对你们我敢说话。对他呀，就怕“话不投机半句多”！

张乐仁　李先生，你应该提醒他：劳资协商会议就是为商量事的。厂子是他的，事情可是大家的！谁的意见对，就该听谁的。

李定国　我总觉得你们去说有力量！不过，以后我也学着张嘴，不说十句吧，也得说那么两三句！

〔黄庆元胸前佩着物资交流展览会的工作证，匆匆进来。

黄庆元　李先生，我刚由会上来，还没吃饭。看，积极不积极？

李定国　快吃去吧，给你留着菜哪！（下）

黄庆元　乐仁，先得告诉你一声，咱们可能再应下三万五千台七步犁来！

张乐仁　是吗？

姜　二　好哇！我们都愿意做这路活儿！

黄庆元　乐仁，你催他一板，别叫他放手！

张乐仁　对，我去打电话问问！（跑下）

黄庆元　好！我得先吃饭去；吃完饭，还得到车站去接一批代表！

吕　斌　那你就快吃去吧！

黄庆元　五分钟我把饭吃完，骑上车三分钟到车站，由车站五分钟赶回天坛，积极的高潮！（下）

刘常胜　这家伙，满嘴新名词，专用在错地方！

周廷焕　也别说，人家可是真有进步！

〔小王跑上。

小　王　咱们得了爱国卫生运动的锦旗，老吴拿回来的！还不看看去？老吴还要传达几句话呢！老刘，你的功劳不小！（下）

刘常胜　（又高兴了）凭我一晚上打三百多蚊子，还不得锦旗！看看去！（跑下）

吕　斌　带劲！咱们什么事都带头！老周，走！（同周下）

〔大家都走开，梁、马也立起来，但仍讨论图样。小苹进来。

马师傅　行啦，差不多了！

梁师傅　看看机器去！

丁小苹　梁师傅，马师傅，你们的手怎那么巧啊？

梁师傅　这又是哪一句啊？小苹！

丁小苹　我参观去了，看见了你们做的七步犁！摆在那儿，那么漂亮，多——少人围着看，你们多光荣！

梁师傅　那不光靠手哟！还得靠这个（指脑）跟这个（指心）！

丁小苹　对了！

梁师傅　怎么对了？说说！

丁小苹　（伸手）这是劳动。

梁师傅　对！

丁小苹　（指脑）这是智慧！（指心）这是——热情！对不对？

梁师傅　有点聪明，小苹！

马师傅　你信服我们工人了吧？

丁小苹　怎能不信服呢？解放才三年，你们就做出那么多工业品来，赶明儿个再有一个五年计划，两个五年计划，中国不就真正工业化了吗？梁师傅，我呀立下个志愿，初中一毕业，就去学工业！

马师傅　好帮助你爸爸搞工厂？

丁小苹　不是！我去学开矿！我要跟你们一样，用自己的手生产出东西来！

梁师傅　有出息！好，你在这儿玩，我们俩到车间看看机器，再改改这个图样！

丁小苹　我也跟你们去！（梁、马在前，她在后，向车间走）

〔丁翼平自外来，看见小苹的后影。

丁翼平　小苹，看见乐仁没有？

丁小苹　没有！

丁翼平　你干什么去？

丁小苹　我看机器去！（下）

〔丁往里走，正碰上黄庆元出来。

黄庆元　经理，事儿办得怎样了？

丁翼平　你看见乐仁没有？

黄庆元　他正给你打电话呢。（下）

〔张乐仁上。

张乐仁　回来啦？正给你打电话。那三万五千台应下来没有？

丁翼平　我特意赶回来细问问你。你看设备不成问题？

张乐仁　经理你知道我们会改造旧机器。我们要没改好一部分老机器，七步犁还不会试制成功。你好象还差一

点经营的信心！

丁翼平 我有信心！我有！你们都高兴做这路活？

张乐仁 大家一致要求给农民服务。

丁翼平 我实话实说，做这路活的规格是那么严，万一做不好呢！

张乐仁 规格非那么严不可！你保证料好，我们保证活儿好！

丁翼平 嗯！那么……

张乐仁 应下三五万件来，咱们就有了生产计划，比乱抓活做强的多。

丁翼平 是呀……

张乐仁 你不必顾虑利润，我们多找窍门，找出一个就省多少工，就能减低成本。再能不停工待料，就没有浪费。人家唐子明的厂子就是这么搞的，他并不少赚钱！

丁翼平 我得跟他学学！

张乐仁 再说，政府还帮助工厂解决困难！

丁翼平 我知道。好，我先去应下那三万五千件活来！

〔梁、马由车间回来。

张乐仁 看，吃过饭休息的这会儿，两位老师傅还动脑筋呢！

梁师傅 经理，我保证七步犁一开工，导轮轴就能增产三倍！你还不高兴吗？

马师傅 改造机器这路事儿，梁师傅卖多大力气，我卖多大力气！

丁翼平 两位老师傅，我佩服你们这股子干劲！

马师傅 光佩服我们还不行啊，你也得把劲儿都拿出来呀！

丁翼平　看你们这么干，我含糊不了！

（冯二爷跑上。

冯二爷　你们猜谁来了？

张乐仁　是林辉同志吧？

冯二爷　对！

丁翼平　林组长？在哪儿哪？

冯二爷　在前面跟大家说话呢！

丁翼平　（往外跑）林组长！

（大家往外迎，周延焕等同林往里走。

张乐仁　林辉同志，大伙儿都等着你呢！

丁翼平　林组长！林组长！我早想给您道谢去，可找不到您！

林　辉　现在别叫我组长啦，丁经理！生意很好吧？

丁翼平　生意还不错！我马上就到展览会去，应一批活。您在哪儿哪？我明天看您去，详细谈谈！

林　辉　我在区委会，你可以随时找我去。

丁翼平　好，我走啦！（要走）噢！忘了让您抽烟！

刘常胜　你快走吧！我这儿有！（抽烟）

丁翼平　再见！（下）

林　辉　自从离开同志们，时常想念大家，来，都坐下，谈谈吧！

冯二爷　林组长，您坐着，我给您沏茶去！

林　辉　别张罗我！

刘常胜　（递烟）老林，你看怎样？

林　辉　（看大家）什么怎样？（众笑）

刘常胜　说错了，你可以驳我；要叫我看哪，“五反”运动也

没有胜利到哪儿去！

林　辉　乐仁，老刘是怎么回事？

张乐仁　是这么一回事："五反"以后，丁经理不是不赚钱，可总觉着不大痛快。"大炮"又要一个跟头折出十万八千里，心里也不大痛快！你给他说说吧！

林　辉　丁经理在"五反"以前很痛快！可痛快出毛病来了。我们现在就是要随时矫正他那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想法！那是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想法！

周廷焕　决不能走那条路！

刘常胜　可又为什么不一下子改成社会主义呢？

吕　斌　我也那么想。

张乐仁　吕斌，你媳妇要生小孩，不足月行不行？

姜　二　那，准出毛病！

林　辉　咱们得一步一步地走过去，不能一下子跳进去；一跳就也会出毛病！

刘常胜　我看哪，你要是能来作经理，才可我的心！

林　辉　我来作经理，你出资本哪？（众笑）老刘，我们要跟资本家合作，可不能让他们胡来。我们不允许资本家再犯"五毒"，可又要照顾到他们的合理利润。他们有困难，政府还帮忙解决。这样，才能健康地发展，稳步前进！

刘常胜　好家伙，这得绕多少弯儿呀！

林　辉　道路是弯曲的，前途是光明的！不管绕多少弯子，河水总得流到海里去！对吧？

吕　斌　那可费点事！

林　辉　老吕，为了国家，咱们能怕费事吗？资本家必须有经营的信心，咱们必须监督生产，一件活儿也不许打马虎眼。他们有了利润，就该增加工人福利，多添机器什么的……

刘常胜　行了，老林！我心里绕过点弯儿来了！我还得细细琢磨琢磨去！

（小苹由车间出来。

梁师傅　小苹，你看谁来了！

丁小苹　林辉同志！林辉同志！（要握手，看见手上有黑泥，又缩回去）哟！弄了两手黑！

林　辉　你干什么去了？

丁小苹　我看机器去了，越看越有意思！我已经跟它们发生了感情！多喒我也能用机器做出东西来，那才美呢！

林　辉　对，你看他们，造出那么出色的七步犁来，多么美！

张乐仁　老林，你不是要了解试制七步犁的过程吗？

林　辉　是呀！

张乐仁　来看看我们怎么改造的机器，怎么找到的窍门吧！

林　辉　对！

周廷焕　（抢着说）林辉同志，我们现在团结得好，工会有了力量，绝不象你头一次看见我们的那个样子了！

吕　斌　你看，马师傅现在真卖力气找窍门！

马师傅　那是梁师傅的功劳！

张乐仁　大家伙积极干活，学习也带劲！

梁师傅　我们向来爱干活，现在干得更有劲儿了！

林　辉　老刘，难道这不都是"五反"运动的胜利吗？

梁师傅　我说是！是！
刘常胜　老林，你说的对，我咂摸出点味儿来了！
林　辉　你并没想错，你的性子太急，想偏了点！
吕　斌　别说他性子急，我也差不多！
刘常胜　我是“大炮”，你是“二炮”！（众笑）
梁师傅　我敢说，做了三十多年的工人，我老头子没有象今天这么高兴过！
林　辉　梁师傅，你今天高兴，明天会比今天更高兴，因为呀……
丁小苹　我知道，明天更美丽啊！
林　辉　对，明天更美丽！
〔上班铃声。
张乐仁　上班了！老林，到车间看看去！
林　辉　走！
〔机器响起来，大家欢笑着走向车间。
——全剧终

西 望 长 安

（五幕话剧）

人物介绍

栗晚成——男，二十五到二十九岁，“党员”、“英雄”、“干部”。
荆友忠——男，十九到二十三岁，青年干部。
程二立——男，十四到十八岁，农民。
平亦奇——男，二十七到三十一岁，西北农林学院的干部。
杨柱国——男，二十九到三十三岁，西北农林学院的党支书，后调任农业技术研究所主任。
林大嫂——女，三十多岁，林树桐的妻，家庭妇女。
林树桐——男，四十岁左右，中南区农林部的科长，后调任中央农林部的人事处处长。
达玉琴——女，二十四到二十七岁，女干部。
卜希霖——男，五十岁左右，中南区农林部的科长，后任中央农林部司长。
马　昭——男，四十多岁，中南区农林部人事处处长，后任中央农林部办公厅主任。
金　丹——女，二十多岁，记者。
冯福庭——男，三十多岁，勤务员。
铁　刚——男，将近四十岁，老干部。
唐石青——男，四十来岁，陕西省公安厅的处长。
王乐民——男，二十多岁，公安厅的科长。

杜任先—— 男，二十多岁，公安厅的干部。
群　众—— 男女干部若干人。

第　一　幕

时　间　一九五一年秋，午前。
地　点　陕西某地的农林学院附近。
人　物　栗晚成　荆友忠　程二立　平亦奇　杨柱国　男女群众若干人。

〔幕启：西北农林学院是在陕西省里的高原上，有大片的果园和农业试验场。我们望过去，高原上真是灿烂如锦：刚长熟了的柿子，象万点金星，闪耀在秋光里；晚熟的苹果还没有摘下来，青的、半红的都对着秋阳微笑；树叶大半还很绿，可是这里那里也有些已经半黄的或变红了的，象花儿似的那么鲜艳。在密密匝匝的果林里，露出灰白色的建筑物的上部，那就是学院的大楼。

我们离高原还有三四里地，所以高原上的果木与高楼正好象一张美丽的风景画。

越往离我们较近的地方看，树木越少。可是从高原一直到近处，树木的绿色始终没有完全断过，不过近处没有高处的果林那么整齐繁密罢了。在几株绿树的掩映下有一所房子，墙壁都刷得很白，院门

对着我们。绿树的接连不断好象是为说明这所房子和学院的关系。它也是学院的一所建筑，现在用作农业训练班的教室和宿舍。管理训练班的干部一部分是由学院抽调的，一部分是由省里派来的。受训的都是各县保送来的干部。大门的左边挂着一块木牌，写着“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院墙前面是一片平地，象个小操场。白墙上贴着许多抗美援朝的标语。

咱们的戏剧就在这所房子外面开始。

〔在开幕之前，我们已听到铃声：院内受训的干部们已上课，所以不见人们出入。空场一会儿之后，假若我们的听觉敏锐，就可以听到皮鞋嘎吱嘎吱的响声。他出来了。

〔他就是栗晚成，以相貌说，我们实在没办法不用“其貌不扬”来形容他，而且不能不觉得这么形容很恰当。可是，我们必须公平地指出，他的气派是十足的。他穿着一身相当旧的军衣，没有符号；可是胸前挂着五六个奖章。军衣越旧，越显得这些奖章的确有些来历。他的鞋是极笨重的红铜色的厚底皮鞋，只要脚一动，它们就发出声音来。他非常会运用这双皮鞋的响声，先声夺人地增加他的威风。他的军帽也很旧，正和军衣统一起来，替他随时说明他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假若他高兴去作个演员，他也必定会得到许多

奖章的。他极会表情。他的眉眼不动的时候，就表现出十分严肃，令人起敬；他的眉眼一动，就能充分地表现对不同的事体所应有的不同的感情。他的脸似乎会说话。

他的左腿在战场上受过伤，所以走路微微有点瘸，这使他经常缓缓而行，更显得老练稳重。皮鞋的响声也因此一轻一重，有些抑扬顿挫。

他也是来受训练的，可是因为身体不大好，文化高，所以领导上答应了他的要求：只看讲义，不必上课。领导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现在他独自在操场上散步。（一个受训的年纪很轻、很天真的干部，荆友忠，从院里走出来。一边走，他一边用拳轻敲自己的头。栗晚成已看见荆友忠，但仍旧散步，没有招呼他。但是荆友忠赶过来，先开了口。

荆友忠　栗同志，你今天好些吗？

栗晚成　（立住）啊——好一点。（在不屑于跟荆友忠谈心之中带出点体贴的意思）你怎么也没上课？

荆友忠　（又捶了头部两下）我的头疼！

栗晚成　（不能再冷淡了，带着感情地把手放在荆友忠的肩上）你，你，你……（结巴了这么几下，抬起放在荆友忠的肩头上的手，去摸自己的脖子，似乎是因为那里很不舒服，所以造成结巴）你应当去躺下休息。吃……吃吃一片阿……阿斯匹灵。多……多喝开水。

荆友忠　（感激地）我散散步就行，用不着吃药！我请了半天

假。我最恨请假，可是头真疼！

栗晚成 你要是这么着急，我该怎么办呢？看我，老不能上课！

荆友忠 咱们俩不一样，你是英雄，国家的功臣！你应当多休息！

栗晚成 不能那么说！既是功臣，就该处处带头，什么事都走在前面！

荆友忠 （抢着说）那不是你不愿意上课，是因为你的身体不好！淮海战役，你身受五处伤，还肯来学习，谁不佩服你，谁不想跟你学习！再说，你的文化高，又学过农业，看看讲义就行了，何必上课！哼，说真的，我真想建议，请你给同学们讲讲课，你未必不比教员们讲的更好！是吧？

栗晚成 我……我学过的东西都早忘干净了！我在大学还没毕业就去参军。当时我想：学业固然重要，可是参加解放战争更重要！不是吗？

荆友忠 你聪明，不至于把学过的都忘了，你是谦虚！你作过团参谋长，立过大功，可是还能这么谦虚，这就是你的最好的品质！

栗晚成 别……别……别再这么夸奖我，这教我难过！你的头疼怎样了？该去找医生看看吧？

荆友忠 现在就好多了！跟你谈心能治一切的毛病，连思想上的毛病都能治好！

栗晚成 你既不肯去找医生，那么咱们就谈一谈。请你告诉我，我有什么缺点吧！

荆友忠　嗯…… （思索）

栗晚成　想想，想想再说，要说真话！哪怕是一点小缺点，也应当说！给你提个头儿吧：同学们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荆友忠　大家没有不佩服你的。你既是战斗英雄，又是模范党员，谁能不钦佩你呢！

栗晚成　总多少……多少有些不同的意见吧？

荆友忠　嗯，同学里也有说你不大和气的。（急忙补上）可是，大家也都知道因为你有病，所以才不大爱说话。你知道，同学里多数是年轻小伙子，爱听你说话，希望你多告诉他们一些战斗经验，生活经验。

栗晚成　（叹气）唉！我并不是孤高自赏的人！反之，我最愿意帮助别人！恐怕大家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困难，有些结巴，所以显着不大和气。

荆友忠　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告诉了大家：你脖子上受过伤，所以说话不方便。我不是故意地给你作宣传，我是要教大家更多地了解你！

栗晚成　（感动）谢谢你！谢谢你！我告诉你实话吧，这……（指脖子）这……这里还有一颗子弹！

荆友忠　（大吃一惊）一题子弹？你为什么不早说？你应当上医院，不该在这里学习！

栗晚成　医院？早去过了。几位最有名的医生都给我检查过，他们都说：子弹离大动脉太近，一时不……不……不能动手术！

荆友忠　（急切地）难道一辈子老带着它吗？

栗晚成 什……什……什么时候子弹自己挪动开，离大动脉远了点，什……什……什么时候才能开刀。

荆友忠 （关切地）子弹自己会挪动吗？

栗晚成 它自己会活动！每逢一打大雷呀，它就不老实，大概是电力的作用，它会在里边贴着肉吱吱地响！

荆友忠 吱吱地响，疼不疼呢？

栗晚成 那还能不疼！可是，我既然能在战场上受了伤还不退下来，我就会忍受这点痛苦。一疼起来，我就咬上牙，用尽力量踢我的腿，教我的受了伤的腿也疼起来；上下一齐疼，我就慢慢地昏迷过去，象上了麻药似的。

荆友忠 这不行！不行！（要走开）

栗晚成 你……你干什么去？

荆友忠 （立住）我去见党支书，建议把你马上送到医院去。这里离西安不远，坐火车只要两三个钟头。你必须去住医院，即使一时不能动手术，也应当设法减少你的痛苦。我们不能这么对待一个为国家流过血的英雄！假若组织上不能供给一切费用，我去发动同学们帮助你！我自己……（摸自己的衣袋，没找到什么）我自己……（看到自己的手表）好，我没有现钱，（摘表）送给你这个表吧！

栗晚成 （大为感动）友……友……友忠同志！我接受你的友谊，可不能接受你的礼物！你……你……你的这点友谊，我永远不能忘！谢谢你！谢谢你！

荆友忠 你拿着，晚成同志！手表可以有钱再买，这点友谊

是无价之宝！以后，我什么时候想起你接受过这点小礼物，我什么时候就感到骄傲、光荣！你拿着！

栗晚成 （感情激动，结巴得直咬牙）别……别……别……（头上青筋跳起，手微颤，眼珠往上翻，象要昏倒）

荆友忠 （赶紧扶住栗晚成）晚成同志！晚成同志！（头上也出了汗）

栗晚成 （挣扎着说）别……别让我这么着急，好不好？

荆友忠 好！好！我不再勉强你！（把手表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我……我年轻，作事没有分寸！

栗晚成 我知道你多么热情！

荆友忠 好啦！我去见党支书，要求送你入医院，总可以吧？

栗晚成 那也不必！

荆友忠 怎么？

栗晚成 我问你，假若你是残废军人，现在又调你去学习军事，你去不去？

荆友忠 只要我还能走能动，我必定去！

栗晚成 好！前些日子，我要求军政大学——我是军政大学预科毕业——调我去受训，现在已经得到指示，教我到中南去集合。你看，我去不去？

荆友忠 你自己要求的，还能不去？不过，你既在这里学习农业技术，为什么又要求受军事训练呢？

栗晚成 （戏剧地往白墙上一指）看！看！

荆友忠 抗美援朝！栗同志！栗同志！我没的可说了！你已经是英雄，还要作更大的英雄！太可钦佩了！可是，栗同志，你的身体，身体，行吗？

栗晚成　我的身体的确不好，可是我作过团参煤长，我会指挥；我有文化，我容易掌握机械化的知识。受完训，我出去就要打个大胜仗！

荆友忠　对！对！对！我也去要求参军！

栗晚成　你不用！掌握农业知识、技术，去领导农村互助、增产，支援抗美援朝，也是重大的任务。我过惯了部队生活，离不开部队！在教我转业的时候，我哭了一大场！（掀起裤角）我的腿受了伤，我落过泪吗？没……没有！（急放下裤子，急掀起制服前襟，露出腹部）敌人的刺刀已经刺到这里，（指腹上的小疤）我眨了眨眼没有？没……没有！我瞪着敌人！拍，拍，两手枪，把敌人打倒！（急放下衣襟，急指脖子）子弹打进这里，我昏倒在战场上。醒过来。我已经是在医院里，不能吃，不能说话，不能动，我落过一滴眼泪吗？没……没有！可是，后来听说我得转业，我落了泪—— 不，我大哭了一场，好几天，我没有好好地吃、好好地睡！思想斗争，强烈的思想斗争：想了几天，我才认识清楚，我必须服从命令，必须转业。拿了介绍文件，我到了省里，省里把我分配到安康专署，作民政科的科员。科员小吗？不小！只要能够给人民服务，什么工作都是重要的。在安康，我给他们作了不少事！后来，组织上派我来学习，我就来了，一切服从组织！我看得出来，你现在也正作思想斗争。可是，你我的历史不一样，经验不一样，我能作的你未必能作，你能作的我未必能作。拿

打篮球说吧，我的腿脚不灵便，打不过你。可是，要是打靶呢，我闭着眼也比你打得准，不是吗？听我的话，安心地在这里学习，对不对？对不对？

荆友忠　你说的很对！很有理！可是，我一旦打定了主意，就不轻易改变。你受过伤，还要去参加抗美援朝，何况我这年轻力壮的人呢！（又要走开）

栗晚成　你又要干什么去？

荆友忠　你还猜不着？

栗晚成　我……我猜不着！

荆友忠　（得意地笑了）我去发动大家，组织个最盛大的欢送会！

栗晚成　（假装不解）欢送谁？

荆友忠　谁？你！你等着瞧吧：干训班全体同学都得出席，连学院的党团员、党团支书都来参加，给你戴上红花，大家一同照相。然后一齐送你到火车站去！

栗晚成　等一等！等一等！我的事，除了干训班的支书和学院里的支书，还没有人知道。你先别给我宣传。你现在就去宣传，万一他们考虑到我的身体，不批准我去，够多么难为情！

荆友忠　有理！有理！好！我暂且一声不出。不过，万一我说出去，你也别怪我；理智往往控制不住热情，是不是？

栗晚成　说真的，友……友忠同志，我怕欢送！

荆友忠　你老是这么过火的谦虚！

栗晚成　倒不是怕讲话，我很会讲话，连平支书讲话的稿子

都由我修正！就是怕说话困难，教大家难过！

荆友忠　先不必顾虑那个！你无须说话；往那里一站，大家就都得受感动！告诉我，我现在可以替你作点什么？

栗晚成　唉！你是多么可爱啊。（思索）那……那什么，你的头还疼不疼？

荆友忠　差不多完全好啦！说吧，教我干点什么？

栗晚成　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我自己能办，实在不想麻烦你，可是，可是……

荆友忠　说吧，说吧！

栗晚成　我两个星期以前就对平支书说过，能不能给我作一对拐子？

荆友忠　什么？

栗晚成　拐子。我的腿不是不方便吗？架上拐……

荆友忠　我明白了！往下说！

栗晚成　平支书已经答应了，可是到今天还没作来，也许他早忘了这件事，我不好意思去催他。

荆友忠　官僚主义作风！

栗晚成　同志，不要这么随便批评领导！你知道，平支书有多么忙！

荆友忠　官僚主义者都爱强调自己事情忙！我跟他说去！

栗晚成　要好好地说，不要闹气！

荆友忠　我知道！可是，他是党支书，他也应当懂得怎么接受批评！

栗晚成　算了！算了！你不用去了。我不愿意教任何人怀疑我挑拨离间！

荆友忠　谁能那么怀疑你呢？别怪我说，你这么顾虑这个那个的，简直有点不大象个老战士了！

栗晚成　你、你、你不晓得，一个战士要多么细心，在战场上，有时候多眨巴一下眼睛就会有生命的危险！

荆友忠　对！对！你说的对！我希望，不久我就也会去受炮火的锻炼！

（程二立，一个十三四岁的农家少年，象大人似的腰里掖着一把斧子，肩上扛着一条桃木棍，急急忙忙地走来。

程二立　栗叔叔，（拿桃木棍给栗晚成看）看这个行不行？

栗晚成　二立！（接过棍子）行！行！（试着拄了拄）分量合手，长短也合适！二立，你真是好孩子，我谢谢你！

程二立　（很喜欢）看，上下一边粗，连一个疖子也没有！可惜，没法子弯出个把儿来！

栗晚成　这就很好！看，（拄着棍子走了几步）三条腿比两条腿好多了！

荆友忠　哼，干部们对你还不如这位小朋友呢！（亲热地问程二立）你叫二立？在哪儿住啊？

程二立　程家庄的，程二立，你知道他是英雄吗？你也爱英雄吗？（没等回答，转向栗晚成）栗叔叔，你答应我的事呢？

栗晚成　（急向袋里摸）我也不失信！刻好了！（摸出一个木头图章）你看，这是"程"，这是"二"，这是"立"。

荆友忠　栗同志，你还会刻图章？真是多才多艺！

栗晚成　初学乍练，刻不好！只有二立能欣赏我这点技术。

程二立　有个这个，我就跟大人一样了。我哥哥再来挂号信的时候，（摹仿邮递员的语调）“程家的信，拿戳子！”我就可以打上这个了！

荆友忠　你哥哥在哪儿？

栗晚成　他哥哥是志愿军！二立，你打听明白没有啊？（对荆友忠）你看，我要是能够到朝鲜去，很可能见到他的哥哥呀。

程二立　你一定要去看看我的哥哥，爸爸妈妈都说，请你到我们家里去一趟，当面托咐托咐你。（很小心地从怀中掏出来一张相片。相片用厚纸包着，他小心地打开纸包，取出相片。骄傲地）看，这就是他！

（栗晚成接过相片看，荆友忠也凑过来看。）

栗晚成　二立，你哥哥多么体面，跟你长得一样！好好地保存着，别弄坏了！他到底是在……

程二立　……在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记住了！你说一遍！

栗晚成　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程大立。对不对？

程二立　对！这个番号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栗晚成　（递回相片，对荆友忠）你看，小朋友的警惕性多么高！（对程二立）小朋友，放心吧，我自己也是军人！

程二立　你什么时候上我家里来呀？

栗晚成　星期天来，好不好？

程二立　好！我早八点来接你，谢谢你给我刻戳子，叔叔！

栗晚成　谢谢你的桃木棍，二立！

程二立 再见！（对荆友忠）再见，同志！（下）

栗晚成 友……友忠同志，不必再对支书提作拐子的事吧，有这根棍子就可以将就了。

荆友忠 你可以将就，领导上可不该不格外照顾你，这是两回事！还有别的事吗？

栗晚成 想起来了。你会写蜡板不会？

荆友忠 会呀，而且写得相当的好。

栗晚成 好极了！跟我来，你给我印几张表格。我是支部的组织委员，在我到中南去以前，我得把这里的党员的一切文件都整理好，清清楚楚地交代出去。

荆友忠 你这种负责的精神，真值得学习！马上就去吧，还等什么呢？

栗晚成 你的头疼真好了吗？

荆友忠 完全好啦，真的！

栗晚成 走！（边走边说）友忠同志，你是这么热诚，这么积极，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呢？

荆友忠 我要先争取立功，然后入党！

栗晚成 你想的对！我就是在淮海战役立了功，才入党的。（与荆友忠一齐进入院内）

（平亦奇和杨柱国从院旁的小道走来。他们是由学院里来的。平亦奇是干训班的党支书，杨柱国是学院的党支书。平亦奇有二十七八岁，身量不高，很壮实，很活泼。杨柱国有三十岁左右了，高身量，相当的瘦，但全身都象很有力量，说话响亮，非常爽直可爱。

平亦奇　你想可以批准他到中南去？

杨柱国　除了他的身体不大好，没有别的理由不准他去。我亲自跟他谈谈，问问他身体能不能支持得住，好不好？

平亦奇　对！我必须说，我们对他照顾得不算太周到。哼，他要一对拐子，到今天也还没有做来。

杨柱国　不能借口工作忙就原谅我们自己，可是咱们真忙也是事实，不是吗？（为欣赏自己的辩才，笑了两声）这一个多月，他给你的印象怎样？

平亦奇　不坏。他非常地守纪律。

杨柱国　受过部队训练嘛。

平亦奇　对人，他非常热情。

杨柱国　我虽然只见过他两面，他给我的印象是：老成持重，谦虚热情。

平亦奇　可是，他独自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往往好象郁郁不乐。我老想跟他好好谈一谈，可是总找不出时间来。

杨柱国　那是可以理解的。他本来是个知识分子，难免多忧多虑。我想，他一定常常作激烈的思想斗争。你看，一个知识分子参加了部队，受了几处伤，还要争取去参加抗美援朝，他的心里能够平静无事吗？我也看出他一点毛病，他爱自我宣传。可是，又一想呢，一个知识分子上过战场，立了功，当然会特别感到骄傲，爱宣传自己的功劳，而且夸大地宣传。你说是不是？

平亦奇　对！说真话，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对待他才好！他是

个英雄啊！柱国同志，他给咱们看的文件是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来的，你看了吗？

杨柱国 我看了那个文件，最初觉得不大对头。可是继而一想，他是到中南去受训，受训的事也许由军政大学负责组织、布置。不是吗？你看了没有？

平亦奇 还没有。我看哪，部队有部队的一套规矩、办法，咱们不大懂，就批准他去吧！

杨柱国 我先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怎么说。

(栗晚成由院中走出来，拄着那条桃木棍。看见他们，他急往前赶。杨柱国、平亦奇赶紧往前迎。

平亦奇 慢着！慢着！留神你的腿！

栗晚成 (没理会平亦奇的劝告，直扑过杨柱国去。他的热烈是不易形容的) 杨同志！杨支书！(他紧张、热烈，可是还有礼貌，直到杨柱国伸出手来，他才敢去握手，握得亲热)

杨柱国 怎样啊，身体好些吗？

栗晚成 好一些。(只这么简单地回答，不敢再多说，表示他对党支书的尊敬)

杨柱国 到中南去受训，你的身体支持得住吗？

栗晚成 我要求批准我去！我去，不必下操，我主要的是去学指挥艺术。

杨柱国 只要你觉得能够支持，我一定尊重你的志愿！老平，你看怎样？

平亦奇 我也愿意尊重栗同志的意见。

杨柱国 好吧 那么你就把咱们给他转关系的文件预备好，交

我签字。

平亦奇 对！（问栗晚成）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栗晚成 越快越好，亦奇同志！

平亦奇 那么，我马上就去给你办理手续。你还缺什么东西不缺？噢，想起来了，你的那对拐子！这么办吧，你路过西安的时候，自己去取吧，我们给你在那里做了一对。

栗晚成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我一定去好好学习，早早到朝鲜，去打击敌人！

平亦奇 柱国同志，我赶紧办理去吧？

杨柱国 你去吧，老平。文件可以由他自己带去。

（平亦奇下。）

杨柱国 你快要离开我们了，说说对我们这里有什么意见？说说吧！

栗晚成 （想）对、对、对课程方面，我有些不成熟的意见。

杨柱国 说吧，你是学过农业的！

栗晚成 我看，似乎……似乎讲课太多，实习太少！

杨柱国 对！你说的对！还有什么？

栗晚成 还……还……还……还…… （结巴得不象话了，急得直咬牙）

杨柱国 怎么啦？怎么啦？

栗晚成 （指脖子）这……这里不好受！

杨柱国 伤口疼？

栗晚成 我……我还没对任何人说过，这里有颗子弹！

杨柱国 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早说？你应当马上入医院！

栗晚成　不……不必！我一紧张，它才乱闹；心里平静的时候，并没有痛苦！

杨柱国　十分对不起，我问你这个那个，教你紧张起来，好啦，你去休息休息吧！我看哪，你路过西安的时候，应该到医院去看看！

栗晚成　看……看事行事吧！杨同志，对你个人……

杨柱国　说吧！说我的缺点！咱们俩都是老干部了！

栗晚成　好，说缺点！我看出这么一点来：大家对你尊重的还不够！

杨柱国　是！你说对了！我做事太心急，往往没有全面考虑周到就发表意见，定出办法。结果呢，事情往往办不通，损害了自己的威信！我自信非常爽直，可是有时候把急躁冒进也看成了爽直！谢谢你肯这么善意地告诉我！我也佩服你的观察力，到这里才一个多月就能看出我的缺点来，这证明部队训练是多么宝贵！好吧，你休息休息去！在你动身之前，我希望能找到时间再跟你谈谈，就是这样吧。（和栗晚成握手）保重身体！千万保重身体！（走入院内）

（栗晚成看着杨柱国的背影，呆立，似乎受了很大的感动。下课铃响。院里开始有说笑的声音和歌声。荆友忠首先跑出来。

荆友忠　我告诉了他们！我告诉了他们！

（栗晚成还没来得及说话，院中男女同学已一窝蜂似地跑出来，围住了他。大家给他鼓掌，都对他问长问短，一片嘈杂，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栗晚成　（呆立，慢慢低下头去，似乎已受不住大家的敬爱。而后，又抬起头来，向大家微笑。而后，举起木棍，高呼）抗美援朝胜利万岁！

（大家一齐跟着喊。

——幕徐落

第　二　幕

时　间　一九五二年春天，星期日下午。
地　点　汉口，农业技术研究所的宿舍里。
人　物　栗晚成　林大嫂　卜希霖　林树桐　达玉琴
　　　　马　昭　金　丹

〔幕启：栗晚成的宿室。他现在是中南区农林部的农业技术研究所的秘书主任。屋里的桌椅等等是合乎秘书主任的身分的，不太讲究，也才太简陋。它们不过是普通的中等的写字台、方桌、小书架、椅子、独睡的小铁床、茶壶、茶碗和暖水瓶……而已。可是，这是栗晚成的宿室。这就大有文章了。这些东西好象极乐意、极骄傲为他服务，都发出一些不易从这种普通东西看到的光彩。它们的地位是那么合适，使这间不大的屋子看起来十分宽敞。它们都是那么干净，令人几乎不敢去动一动，很怕把它们弄脏了一点点。

在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些绝对是属于栗晚成的小物件。例如：墙上挂着的那张大相片——栗晚成自己的半身相片。在小床的上面，挂着一件深蓝色

的运动衣，前襟上用白线横着织成“战斗英雄”四个大字。在写字台上放着一本纪念册，假若我们掀开看看，里边不但有许多名人的签字，而且夹着几小条剪报，都是歌颂他的功绩的记载。这些小物件都有力地说明这间屋子的主人是谁——栗晚成，志愿军的“战斗英雄”。

〔空场。我们正切盼看一看这位“英雄”，“英雄”就进来了。现在他走路的声势更大了：他已架上两根拐子，发出咚咚的响声。他的脸上添了点肉，比以前胖了一点，可是脸上还是那么苍白。因为自信心更高了，所以他的气度比以前更大方些，而且不象以前那么忧郁了。他是含笑进来的。他的军装也不象从前那么破旧了，胸前的徽章加多了。进了门，他立定，看看屋里，笑容逐渐扩大，似乎相当满意这个环境。然后，他把拐子轻轻地放在屋角，走了几步，走的并不比架着拐子的时候吃力。然后，他拿起暖水瓶。迟疑了一下，又轻轻地把它放下，似乎宁可忍着口渴，也不愿轻易挪动已经摆好了的小器皿。他走到床前，坐下，从衣袋里掏出个解放军的符号来，翻过来调过去地细看。然后，他从床下拉出一只小皮箱，从箱中拿出一个小本，在小本上写了几个字。急将小本放回，推回箱子。然后，又坐在床沿上发愣，笑容不见了，心中好象很不安。

〔林大嫂，一位家庭妇女，并没敲门，气冲冲地拉开

门就走进来。

林大嫂　你刚才上我们屋里去啦？

栗晚成　（来不及收起符号，心中既不痛快，又有点看不起林大嫂）是啊，大嫂！你们都没在家！

林大嫂　我们要是在家，还丢不了东西呢？

栗晚成　（立起）丢了东西？（含怒地）难道你把我看成了一个小偷吗？大嫂，你应当知道我是志愿军战斗英雄，现任中南农林部农业技术研究所的秘书主任！

林大嫂　你先不用背你的官衔，你拿着的是什么？

栗晚成　符……符号！

林大嫂　谁的？

栗晚成　你的爱人的！

林大嫂　你干什么拿来呢？

栗晚成　我……我……我借用用！

林大嫂　我的爱人是转业军人，你也是。他有符号，你怎么没有？我告诉他好几回了，把军衣、军帽收起来，他不听。他老把它们挂在墙上，好随时地觉得光荣。就偏偏遇见你这么个人，把别人的纪念品也随便拿了走！你自己的呢？我问你！

栗晚成　大嫂，你问的是我自己的符号吗？（想办法）

林大嫂　啊！

栗晚成　大嫂，你听着！（急掀裤角）看！在朝鲜战场东线上，雪有三尺多深，我指挥一个连队，跟敌人苦战了七天七夜。首先，我的腿受了伤，我好歹包扎了一下，不退！我一退，就必定影响全局。（放下裤角，急掀

起上衣，露出腹部）看！有一天，刚刚天亮，敌人反扑，打白刃战。两个塔似的美国兵一齐扑过我来，两把刺刀同时刺到这里，我连眼也没眨巴一下，拍，拍，两手枪，两个“塔”全倒下去。我扯下军衣的袖子，自己包扎了一下，继续前进！我爬、滚、跑、跳，帽子丢了，衣裳碎成一条条的，可是继续前进，象一只受了伤的猛虎！我满身是雪，是泥，是鲜血，可是不退！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我已经发下誓：至死不下战场！可是，敌人放了毒气，一种发酸又带着点甜味的气体！我昏迷过去。从那以后，我……我……我说话就不方便了，越着急越结巴，毛病就在这里！（急指脖子）事后听护士们告诉我，他们往下撕我的衣裳，就撕了一个多钟头，衣裳全教血给糊在身上了！大嫂，你问我的符号哪里去了，哼，我连自己的命在哪里也不知道啊！

林大嫂　（仍理直气壮）你不用花言巧语地乱吹腾，你太爱吹腾了。我看你不地道，就是不地道！我的爱人从前也是军人，他就不象你这么吹腾自己！

栗晚成　他……他没立过我这样的功劳，想吹也没的可吹呀！

林大嫂　他没的可吹，可他不偷东西！

栗晚成　（实在压不住气了，嚷）大嫂，你这是污辱我！污——辱——我！

〔卜希霖科长跑进来。他将近五十岁，身子又高又大又壮。他的心地极好，即使受了坏人的欺骗也不着急、闹气。

卜希霖　怎么啦？不好好地过个星期日，这么大喊大闹的干什么呢？算了！算了！哈哈！

林大嫂　卜科长，问清楚了再劝，不应当不问青红皂白就说算了，算了！

卜希霖　甭管是怎么一回事，老栗，你不该跟大嫂发脾气。在新社会里，对于妇女，我们要特别尊敬！你是个英雄，必须格外注意这个！

林大嫂　是嘛，我看他是年轻轻的就作了秘书主任，有点忘了东西南北。

〔林树桐，林大嫂的爱人，走进来。他四十岁左右，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相当的能干、和蔼，对培养青年干部颇有热情。

林树桐　什么事呀，这么乱喊乱叫的？

林大嫂　你问他吧！（指栗晚成）

林树桐　（对林大嫂）你不要轻易这么发脾气好不好？这是宿舍，别一家子说话，八家子都得听见！

栗晚成　（想起来谦虚）林科长，大嫂有理，是我不对！我忘了军人对妇女的尊敬！我年轻……

卜希霖　老栗，这就对了！事事都要学习，我们才能随时进步！

栗晚成　（愧悔）林科长，明天我跟少先队一同照相，借你这个符号用一用。

林大嫂　借用用无所不可，你不该乘我们不在屋里，自己就动手拿来！

林树桐　老栗，你用吧！用完可得还给我，那是相当宝贵的

纪念品。

栗晚成 用完一定奉还！大嫂，我刚才的态度不对，你……你……

林树桐 （对栗晚成）没关系！（对林大嫂）你呀得这么想：他年轻，他立过特等功，他有文化，你上哪里找这样的干部去？咱们大家都得格外帮助他，格外爱护他，把他培养成最有成就的干部。咱们帮助他就是相当地帮助国家造就干部。作了十几年的事，我虽然没犯过大错误，可也没有相当的贡献；我自己不行，再不帮助培养青年干部，就更不象话了！

林大嫂 你呀，老林，有点偏心眼，偏向着他！

林树桐 你不懂！老栗跟我都是转业军人，转业军人见着转业军人，不管谁作过师长，谁作过排长，就如同亲兄弟一样！

卜希霖 我虽然不是军人，可是我能了解老林这点感情！

林大嫂 我看谁好，就好；我看谁不好，就不好，不象你们，只看彼此的长处，不看短处！

卜希霖 大嫂，要是老彼此挑剔毛病，还能团结得好吗？哈哈！

林大嫂 要按你这么说，就谁也不好不坏，是不是？

林树桐 你今天是怎么啦？怎么逮住谁跟谁开火呀？

（达玉琴跑进来。她二十三四岁，十分活泼，有时候故意卖弄，好使人注意她。她是女干部。

达玉琴 你们嚷什么哪？（看林大嫂生气，即问林大嫂）大嫂，谁得罪了你吗？

栗晚成　我不对！我学习的不够！我得罪了大嫂！

林树桐　没关系！

达玉琴　（口中责备栗晚成，而实际是不满意林大嫂）老栗，你要记住，正因为你是个英雄，你才最容易得罪人。你的话说得稍微差点分寸，人家就会说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

林大嫂　（听出弦外之音，也施展口才）是呀，我是个老落后分子，不象你那么聪明，玉琴！看，你才认识了他这么几天，就多么了解他呀！

卜希霖　（不愿看朋友们拌嘴）得了！得了！都是好朋友，大星期天的，何必……大嫂，你歇歇去吧！哈哈！

林大嫂　我不累！

卜希霖　不愿意休息，就去给我们包饺子，过星期天，不好吗？哈哈哈！

林大嫂　说得倒怪好听的，卜科长！（对栗晚成）你用完了那个符号，别忘了还给我们！（含怒而去）

卜希霖　（向达玉琴）玉琴，告诉你，林大嫂是老好人！别看她生气，她准会给我包饺子！我料事如神！哈哈！

林树桐　她呀，为人的确不错，就是顽固一点！

达玉琴　真难为你，林科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老跟大嫂打交道！

卜希霖　玉琴，这是什么话呢！

林树桐　玉琴，你跟老栗讲恋爱，顶好别教大嫂看见，她看不惯这种新事情！

卜希霖　大嫂跟我说过："哼，老栗追女干部，连拐子都磨去

了大半截!”我可就说了:“大嫂,他立过功,流过血,身上有那么多伤,还不该找个合适的女同志帮助他,保护他吗?他的拐子磨掉半截,正值得我们同情啊!”你看,玉琴,谁不对我就说他不对,谁可原谅我就原谅他,我就是这么团结大家,哈哈!

栗晚成 你们对我的爱护啊,我真……真……真不知道怎么感激才好!卜科长,我记住你的话,从此永远对妇女特别尊重!

林树桐 玉琴,老栗,不是我爱替别人着急,你们为什么还不订婚呢?

栗晚成 就……我……我怕对不起人哪!看……看我的腿!我不能只顾自己,不尊重玉琴啊!

卜希霖 你的腿?我看你满可以不再拄拐了!走走看,走走看吧!玉琴同志要是说行,就行了!走!

栗晚成 (走了几步,只略有点“点脚”,相当难堪地说)行吗?

卜希霖 我看满行!玉琴你说呢?

达玉琴 他的腿瘸是因为光荣地负了伤,不是什么天生来的缺点,更不是品质上的缺点!

卜希霖 说得好!老栗你听见没有?

栗晚成 我这受了毒的喉部,在医院这么多日子也治不好!谁……谁……谁知道我能活多久呢?

林树桐 这不象军人应有的感情!军人永远是乐观的!组织上一定会教你多疗养,你再运用心理治疗法,教自己快活、乐观,这点病一定能好!玉琴你说呢?

达玉琴　我怎么恨放毒的敌人，怎么同情受了毒的英雄！

卜希霖　说得好！老栗你听见没有？

栗晚成　玉琴！我十分感激你！我希望世界上真有灵芝草，真有仙丹，一下子把我治好！这算什么事呢，好一天，病两天，虽然我做了不少事，可是不能满意自己；我愿意多做事，我能做事，我有做事的经验！我急，急得要吐血！

卜希霖　不要这样着急，病得慢慢地治，慢慢地养，越着急越坏！好啦，好啦，老林，咱们帮助大嫂作饺子去，教这一对青年谈谈知心话！

林树桐　对！老栗，玉琴，你们好好地谈谈，干脆快点结婚！革命已经胜利，革命的功臣还不该享受点家庭幸福吗？我跟老卜会给你们布置个相当出色的婚礼！

卜希霖　在德明饭店的大厅里，借用军区的大乐队，吃完喜酒，要有一百对男女跳舞！你们等着看吧！哈哈！走吧，老林！

栗晚成　等等！（拿起拐子）卜科长，林科长，我没有东西送给你们，这对拐子，你们一个人拿一只吧，作个纪念！假……假若我……

林树桐　你是怎么啦？老栗！谁有时候都相当忧郁，可不能象你这么悲观啊！

卜希霖　玉琴，这就是你的责任了！你会帮助他，教他快活，争取作出更伟大的事业来！好吧，我接受你这个礼物，这是奇怪的礼物，也是伟大的礼物！不管你到哪里去，我一看见这个就想起你来，一个前途远大

的青年同志，青年英雄！

林树桐 好！我也会那么想！

卜希霖 立——正！齐步——走！

〔卜希霖、林树桐各扛一只拐子，并肩齐步走出去。

〔达玉琴天真地笑了一会儿。栗晚成也笑，但笑得不起劲。

达玉琴 老栗，你到底是怎么了？这么不大高兴！

栗晚成 这……这个病教我失望，悲哀！这点悲哀使我感到空虚，好象身子悬在空中似的！

达玉琴 谁的前途能比你的更光明呢？那点病不久就会好，不要悲哀！没有前途的阶级才会悲哀呢！

栗晚成 我、我是真正的贫农！一九三五年就参加了革命！

达玉琴 一九三五年？（用手指算）你才八岁呀？

栗晚成 你……你记错了，我十岁！我跟方明将军，他十一，我十岁，一同由家乡跑到陕北，参加了红军！

达玉琴 方明将军？

栗晚成 方明将军，李震将军，洪一风司令员，都是我的老朋友！

达玉琴 我看你也会作将军！你不该悲哀，你该高高兴兴地迎接明天的更大的光荣！你的生命象诗一样的美丽，象交响乐那么丰富！

栗晚成 好……好……我一定那么办！我一定要放弃知识分子的习气，用军人的感情，英勇地向前迈进！

达玉琴 你应当说用英雄的感情！我自幼儿就崇拜英雄！在小学和学伴儿说笑话的时候，我就说我长大了一定

和一位英雄结婚！你一来到这里，我就留神听女干部们怎样谈论你：她们是不喜欢你的腿瘸呢，还是批评你常常到医院去，耽误了工作呢？没有！她们并没嘲笑你的腿瘸，也没批评你老住医院。这教我认识到：在这个社会里，每个女孩子都喜爱英雄！只要是个英雄，他腿瘸也好，口吃也好，我们都该敬爱他！

栗晚成　这么一说，我就有了信心！原来我的病和残废，不但不是嘲笑的对象，反得到同情？

达玉琴　是嘛，没有任何理由去悲观厌世！你看，你这么年轻，就已经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你还会往上升呢，地位越来越高。

栗晚成　是！我要证明：不但在战场上我是英雄，在一切的地方我都是英雄！地位高低，我全不计较，我要多为人民服务！

达玉琴　地位也是要紧的！地位越高，生活也就越舒服，你的病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栗晚成　是，我会那样，一天一天好起来，有好身体才能作出大事业来！

达玉琴　不是我专讲物质的享受，你既是英雄，就应该得到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服装，更有营养的食品，更多的娱乐机会，你应该有汽车！

栗晚成　一定得有汽车，解决我走路的困难！你看，我一定会有发展？

达玉琴　我绝对相信，你的前途无量！

栗晚成 我早就有百分之八十二点六的信心，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才有了百分之百的信心！

达玉琴 你再说说你的英雄事迹，再说说！

栗晚成 你都听过了，再说那一套真有点不够谦虚的！

达玉琴 再说说！你一说那些，就眉飞色舞，忘了痛苦，有了信心！

栗晚成 你真想再听？

达玉琴 听一千遍一万遍也不厌烦！你这个老实人，一点也不懂英雄崇拜的心理！今天不用多说，只说朝鲜东线那最精彩的一段吧！你是在多少团来着？

栗晚成 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我是团参谋长！

达玉琴 军长是……

栗晚成 常充将军，我的老首长！

达玉琴 哼，有那么一天，你会升到军长！

栗晚成 我已经转业，怎能够……

达玉琴 凭你的英雄事迹，你会转回去！

栗晚成 （惊异）你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的？

达玉琴 凭我的直觉，直觉！我真说对了吗？

栗晚成 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哪！

达玉琴 我懂得怎样保密！

栗晚成 北京来了电话！

达玉琴 北京？谁打来的？

栗晚成 别告诉第二个人哪！

达玉琴 看你，怎这么不信任我！

栗晚成 薛总参谋长来的电话，教我到军委会去！

达玉琴　薛总参谋长！到军委会去！你去不去呢？

栗晚成　我正在考虑！

达玉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什么可考虑的？就去吧！就赶紧去吧！

栗晚成　在这里，我虽然有病，可是并没耽误了工作，而且帮助了别人。到中央去，我怕自己的能力不够，不能称职！

达玉琴　教你干什么去？

栗晚成　大

达玉琴　你又忘了英雄的感情！你的能力够，再重大一点的工作也担当得起来！你满可以作个部长！栗部长，多么悦耳！

栗晚成　你这么信任我？

达玉琴　谦虚是好的，可不要过火！过度的谦虚容易变成懦弱！

栗晚成　我得给洪司令员写封信去，请求指示！洪司令员是我的老首长，老朋友，爱我就如同爱他自己的儿女一样。他会替我想好主意！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呀！

达玉琴　你为什么这样怕教别人知道呢？政府重用你是你的光荣！

栗晚成　是呀，光荣！我既须谦虚，又有英雄气概！你看，（夹起一个枕头，大模大样地走了几步）象不象？

达玉琴　象什么呀？

栗晚成　军政处处长！夹着皮包，穿着顶讲究的制服，到军委会去办公！

达玉琴　（抢过枕头来）不用你自己拿着，你有警卫员！你看，汽车还没站稳，警卫员就跳下去，给你开开车门，你慢慢地下来。多么威风，何等的气派！

栗晚成　是，是！我就是那样！我有智慧，有胆量，坐着象一辆坦克，立起来象一门高射炮！

林树桐　（在门口喊）栗主任，电话！

栗晚成　来了！

达玉琴　（关切地）不拄拐子行吗？我搀着你点！

栗晚成　行！行！我能走！

（达玉琴还是搀了栗晚成，一同走到门口。

栗晚成　行了！行了！（走出去）

达玉琴　（立在门口）林科长，进来！

林树桐　（进来）谈得怎样啦？就快快订婚、结婚吧，岁数都相当的大，啊——不算太小了，还等什么呢？相当的合适就行了，别要求的太严格！

达玉琴　看样子，他有顾虑！他不痛痛快快地表示态度！

林树桐　什么顾虑？

达玉琴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哪！

林树桐　我会相当地，啊——绝对地保密！

达玉琴　薛总参谋长给他打来电话，教他进京！

林树桐　这跟结婚不结婚有什么关系？

达玉琴　你真傻！在北京，才貌双全的姑娘至少也有几十万！我没到过北京，没见过大场面，我怕配不上一位英雄！

林树桐　对！相当对！（到门口喊）老卜！老卜！快来！

〔卜希霖匆匆地跑上。

卜希霖　什么事？

林树桐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哪！

卜希霖　我懂得怎么保密！

林树桐　薛总参谋长给老栗打来电话，教他进京！

卜希霖　我早就猜到他不能在这里干长了！咱们对他照顾得不够，给他的地位也太低！再说，武汉这里的气候对他也不太好！

林树桐　在北京，才貌双全的姑娘至少有几十万，恐怕他不会再积极地向玉琴求婚了！

卜希霖　有理！有理！老林，咱们得给他更多的压力！

达玉琴　那够多么难以为情啊！没有他，难道我还不活着了吗？我只是想帮助他，并不为我自己打算什么！

卜希霖　就是！玉琴，他也许能够找到比你更美、更有才干的姑娘，可是不易找到象你这么忠诚，肯为一个英雄牺牲自己的人，是不是？

达玉琴　对！除了成全一个英雄，我没有别的愿望！

林树桐　玉琴，你必须争取主动！

〔栗晚成和马昭说着话进来。马昭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很结实。他办事颇有气魄，但失之粗心大意。

卜希霖　（对马昭）马处长，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马　昭　什么事需要这么保密？

卜希霖　老栗接到薛总参谋长的电话！

栗晚成　玉琴！你……

达玉琴　我是替你高兴！有机会到中央去作事，还不值得高

兴吗？

马 昭 老栗，你走不了！

栗晚成 怎么？

马 昭 我的事情多，人事处的工作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刘副处长又出了差，一时不能回来，非添个得力的副处长不可！我反映上去，上级已经同意。你是老干部，战斗英雄，模范党员，你得帮助我！老卜，老林，你们看我的意见对不对？当然，我的意见差不多总是对的！

达玉琴 他谦虚得过火，老怕不能称职！

栗晚成 我……我有些做事经验，我愿意多做事！可是我的身体不支持我！中……中了毒气不象别的病，真不好治！我必须和洪司令员商议商议！

马 昭 无论怎么说，你得帮助我！报纸上常登载你的事迹，各处学校请你讲演，人人知道你是英雄，我就该重用英雄！

卜希霖 马处长，我跟老林会说服他！同时，咱们大家一齐劝他和玉琴同志赶快结婚！好让他死心踏地地在这里工作！

马 昭 是嘛，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们还不赶快结婚！我做事的窍门就是讲效率，看事要准，行动要快！假若不是这样，我们就没法子办成一件事！你们俩这点事，既无须开会，又不必讨论章程，何必这么拖延着呢？

栗晚成 容……容我考虑考虑！

达玉琴 （生了气）好吧，你慢慢考虑吧，我走啦，再见！

卜希霖 玉琴！等一等！（拉住达玉琴，对栗晚成）我告诉你，老栗，你这个态度对不起玉琴啊！

林树桐 连我也觉得相当难过，是我把玉琴介绍给你的！我知道，你愿意上北京，那里至少有几十万才貌双全的姑娘！可是，你要想一想，在哪里都是一样为人民服务，而且这里特别需要你！至于玉琴呢，她是我的同乡，我亲眼看她长大的，我保证她会真心地爱你，帮助你！

马昭 老林的话说得正确扼要！你到底要怎么决定，老栗？

栗晚成 我……我……我……噢，噢！（用手揪住脖子，十分痛苦）

众 人 怎么啦？怎么啦？

达玉琴 （搀住栗晚成）是不是病又犯了？

（栗晚成痛苦地点点头。

达玉琴 （急搀栗晚成到床前，叫他坐下）要点开水吗？

栗晚成 （摆手）不……不……不要！

达玉琴 先别说话！

栗晚成 没关系！我……会会克服痛苦！马处长，允许我请半个月的假吧。我到北京去看看。

马 昭 （笑着）哼，你一去就不回头了！

栗晚成 我回来，一定回来！你们给我的温暖、帮助、照顾，实在太感动我了！你们这样信任我，我愿意在这里一辈子，贡献出我的一切！可是，中央的……

马 昭 好吧！我去给洪司令员写封信，交给你带了去。他是我的老朋友，他会帮助你解决问题。

栗晚成　马处长，你也认识洪司令员？

马　昭　老朋友了！他给我题的字，写的对联，我都保存着呢，有工夫你可以来看看！

栗晚成　我也有他的签字，就在（指写字台上的小册子）那个小本里。

马　昭　等闲着再看！你们好好地照顾他！明天见！（下）

栗晚成　再见，马处长！（对大家）我躺一躺就会好了的！（躺下）

金　丹　（内声）栗秘书主任在吗？

林树桐　在！干嘛？

〔金丹上。

金　丹　（交介绍信）大江报的记者，金丹。

卜希霖　栗主任不舒服，你明天再来好不好？

金　丹　那……

栗晚成　（坐起来）来吧！我可以跟你谈谈！

卜希霖　你不可以，栗同志！你应当保重自己！

金　丹　只谈十分钟行不行？

卜希霖　顶好一分钟也不谈！我知道你的任务重要，可也应当体谅一位有病的英雄！是不是，同志？

达玉琴　同志，你是不是要问他的英雄事迹？

金　丹　是！

达玉琴　好，我会替他说。你要问哪一段？是老红军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还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我都知道。

卜希霖　老栗你看看，玉琴多么能帮助你！玉琴说！我也愿意听听！

金　丹　说抗美援朝里最精彩的一段吧！
栗晚成　说我怎么中毒！玉琴，说我怎么中毒！
达玉琴　好！坐下！
金　丹　（掏出笔记本，坐下）请说吧！
达玉琴　现在我就是栗晚成同志，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的团参谋长。番号请务必保密！（摹仿栗晚成的神态，但只掀起一点衣襟）看，有一天，刚刚天亮，敌人反扑，打白刃战。两个塔似的美国兵一齐扑过我来，两把刺刀同时刺到这里，我连眼也没眨巴一下，拍，拍，两手枪，两个“塔”全倒下去。……

——幕徐落

第　三　幕

时　间　一九五四年冬，下午。
地　点　北京，农林部的办公厅主任办公室。
人　物　达玉琴　荆友忠　林树桐　冯福庭　卜希霖
　　　　铁　刚　马　昭

〔幕启：这个办公室跟别的办公室差不多：写字台、电话机、小桌、沙发、衣架等等都应有尽有。

屋中虽然相当整洁，但是还可以看出工作的繁重：不但写字台上有成堆的文件，连小桌上，甚至于椅子上都有刚拆开的或没拆开的函件。

前面是玻璃窗，可以望见北海的一角。有两个门，一通外边，一通另一间办公室——达玉琴就在这里工作。

在各大行政区撤销之后，咱们在前幕见过的老朋友，象马昭、卜希霖、林树桐和达玉琴都调到这里来。马昭是办公厅主任，卜希霖已升为司长，林树桐是人事处处长，达玉琴是办公厅主任办公室的干部。

达玉琴已和栗晚成结了婚。

这里还有咱们的一位老朋友，荆友忠。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现在转业到这里来。还是那么热情，不过经过三四年的锻炼，他已很成熟了。

至于栗晚成呢，他也随着大家调到北京来，可是因为身体不好，还在医院里疗养，只拿处长级的待遇，没有正式工作。

〔现在，还没有上班。达玉琴独自在屋中走来走去，心情似乎非常不安。想整理一下桌上的文件，又安不下心去，时时看壁上的钟。看完，又看看手表，好象不大信任那座钟似的。

〔荆友忠轻轻开开门，进来。

荆友忠　不晚吧？玉琴同志。

达玉琴　不晚。

荆友忠　找我有什么事？

达玉琴　要紧的事！

荆友忠　就请说吧！

达玉琴　我问你，你跟栗晚成有什么仇恨？

荆友忠　我跟他远日无仇，近日无怨！

达玉琴　那么，你为什么怀疑他呢？

荆友忠　你听谁说的？

达玉琴　那你不必管！

荆友忠　喝！咱们这里真会闹小广播！

达玉琴　说说你为什么跟他过不去！

荆友忠　我从头儿说吧。当初，他跟我一同在陕西农业干训

班学习。那时候，我很年轻、很幼稚，我崇拜他。

达玉琴 当初崇拜他，现在又怀疑他，这不是两面派吗？

荆友忠 两面派并不这么讲。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人会慢慢成熟起来。

达玉琴 就是疑心越来越多吗？

荆友忠 别这么说话吧，玉琴同志。不是疑心，是警惕，越来越多。你看，（掏出张报纸来）前几天报纸上发表了二百多位战斗英雄的名单，里边没有栗晚成的名字。

达玉琴 （有点慌，但仍强辩）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

荆友忠 玉琴同志，我要是对他有什么成见，我就不会对你提这些了，你是他的爱人啊。据我看，国家的事就是大家的事，人人应当管。所以，尽管你是他的爱人，我也还对你说，你一方面是他的爱人，另一方面也跟我一样，是个公民。

达玉琴 （思索）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第一批名单，以后还会发表第二批、第三批呢？

荆友忠 不过，还有不可解的地方。当初，他说他要去参加抗美援朝，他去了没去，我不知道。我自己可是去了。在朝鲜，我打听过，没有人知道他。

达玉琴 你太可笑了，怎能那么巧，你一打听就正好打听出来。

荆友忠 是呀，所以当时我并没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可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听说他作过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的团参谋长。这一团恰好和我们并肩作过战，我

见过那一团的首长们，并没有他！这，你怎么解释呢？

达玉琴　那，那，你怎么解释？

荆友忠　我想不通！

达玉琴　想不通就别想了吧！难道你要证明他是冒充吗？

荆友忠　即使我那么想，也不算过火。

达玉琴　你要晓得，在咱们的社会里，没有人敢冒充英雄，同志！

荆友忠　玉琴同志，最亲亲不过夫妇，他有什么毛病总瞒不过你去。

达玉琴　你是说，我知道他有毛病，可是不肯说，是吧？

荆友忠　那很可能，假若你的思想有……

达玉琴　有什么？你算了吧，都是同事、朋友，有工夫为什么不给朋友说几句好话呢？

荆友忠　我当初崇拜过他，你是不是也……

达玉琴　我也崇拜过他，可是我崇拜谁就永远爱护谁，不象你反复无常！我看，你的思想才有问题呢！

荆友忠　怎么？

达玉琴　你假装积极、警惕，其实是为耍点小聪明，想往上爬。为想往上爬，你不惜诬蔑一位英雄。

荆友忠　我丝毫没有那种卑鄙的想法！我在朝鲜战场上经过了炮火的锻炼，我不会做损人利己的事！你是他的爱人，你应当帮我把这件事搞清楚。

达玉琴　教我随着你诬蔑我的爱人？我还没得神经病！告诉你吧，别再捣乱，无事生非！

荆友忠　这不是捣乱，玉琴同志！今天搞不清楚的事，明天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也作了几年的事，我相信你也经常参加政治学习,你应当知道照我的办法做，对你有利，不是有害！

达玉琴　你一定要往下搞？

荆友忠　一定！并且希望你帮助我！

达玉琴　我不会帮助你！这里的马主任、卜司长，和林处长都是我的老首长，他们都很器重栗晚成。你要是故意捣乱，他们会帮助我，你不会得到什么便宜！

荆友忠　我根本不想得什么便宜！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我也希望你那么做！

达玉琴　（看恐吓不成，改为拉拢）得了吧，友忠同志，你和我的爱人是老朋友，那么你也就是我的朋友，让咱们团结得好好的，何必这么瞎闹呢？星期天，你上我那里玩玩，吃点家常便饭，不好吗？老栗星期天可能回家来看看，你们俩喝两杯六十度，不好吗？

荆友忠　啊……他还在医院里？他脖子里的那颗子弹还……

达玉琴　什么子弹？他是中了毒气！

荆友忠　呕！那……

达玉琴　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干什么这样要说又不说的呢？

荆友忠　你不知道他的脖子里有一颗子弹？

达玉琴　我……他没有说过。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一颗子弹就更光荣，没有呢就更舒服点，不是吗？

〔上班铃响。

荆友忠 上班了，咱们再谈吧。（要走）

达玉琴 听着，荆友忠！你顶好忘了这件事！

（林树桐进来。荆友忠立住。

林树桐 友忠，你干吗上这儿来了？（没等回答，问达玉琴）马主任还没来？

达玉琴 还没有。

（荆友忠要往外走。

林树桐 等等，友忠！

荆友忠 是，处长！

林树桐 友忠，你这种精神相当地值得表扬，可是警惕不等于无中生有，见鬼见神。前天，你来反映意见，我又大致地看了看栗晚成的材料，他千真万确是个战斗英雄。材料里有大江报发表过的他的英雄事迹。还有：咱们的马主任——以前是中南农林部的人事处处长——给洪司令员的信，和洪司令员给马主任的回信。这两封信都谈到栗晚成的工作问题。有这些材料，你可以相当地满意了吧？

荆友忠 我对栗同志没有丝毫的成见，林处长。

林树桐 你参加过抗美援朝，我相当地了解你的动机！我的警惕性也相当的高！

荆友忠 林处长，你在中南跟他相处很久，就没有看出他的任何缺点？任何可疑的地方？

达玉琴 荆友忠，你确是有神经病，你怎么敢跟人事处处长摸底呢！

林树桐 友忠，栗晚成的确有相当的缺点，可是谁没有缺点

呢？我不压制批评，可是你也要小心谨慎，别太冒失！在他的材料里，他做过的事几乎每件都有高级首长给他作证！

荆友忠　处长，你跟那些位首长对证过吗？

林树桐　你太天真了，友忠！我能去麻烦那些位首长吗？

达玉琴　我刚刚说过，无论怎样，谁也不敢冒充英雄！

林树桐　这是相当有总结性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冒充学生，冒充干部，可是谁也不敢、不能冒充英雄！就拿栗晚成来说，他身上有那么多伤，伤能是假的吗？

达玉琴　你就不想想他流血的痛苦！中毒的痛苦！我们成全英雄，友忠你打击英雄！

荆友忠　林处长，咱们应当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玉琴同志，请你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严肃高傲地走出去）

林树桐　玉琴，这个小家伙的动机是相当纯正的，不要错想了他。咱们要教育他，教他看明白了：培养一个英雄多么不易，打击英雄可是易如反掌！

达玉琴　这样乱挑拨离间的干部就该开除！开除！

林树桐　不能那么说，玉琴，你看，林大嫂不是也不大喜欢晚成吗？你能说她有什么成见？

达玉琴　大嫂是另一回事，她是个家庭妇女，不懂得新事情。

林树桐　不管怎样吧，你可千万别把这回事告诉给栗晚成，他是最爱惜羽毛的人！

（勤务员冯福庭慌慌张张地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

冯福庭　马主任还没来？

达玉琴　没有。有什么事？

冯福庭　啊——（本想走出去，又改了主意）好，我就跟林处长说说吧！

林树桐　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老冯！

冯福庭　我……我犯了错误！林处长，请你帮帮我的忙！

林树桐　犯了什么错误？

冯福庭　是这么一回事，林处长。昨天晚上下了班，来了这封电报。收发室没有人。我不收下吧，这是电报；收下吧，我又不该管收发。

林树桐　咱们这里是相当的乱七八糟，玉琴！收发室在夜里也应该有人值班啊！

达玉琴　现在已经好多了！咱们刚到这里的时候，你记得，信和电报不是都扔在一个大筐子里，让大家随便去拿吗？老冯，你说吧。

冯福庭　我正进退两难，送报的扭头儿走啦！

林树桐　他没教你打图章？

冯福庭　没有！

达玉琴　他是送报员吗？

冯福庭　黑灯下火的，我没看清楚！

林树桐　看这份儿乱，简直不象个机关！

冯福庭　看了看电报，我没有办法。

达玉琴　怎么？

冯福庭　我不识字啊！想了半天，我把它放在了枕头底下，预备今天一清早，收发室来了人，就交出去。可是，今

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忙着升火、收拾院子，忙得连被子也没顾得叠好，更甭提看那封电报了！刚才抓空儿去收拾被子，一掀枕头，我出了一身冷汗！我赶紧把电报送到收发室，那里的同志们不收！他们说，没有收据簿子，不合手续！林处长，我这个错误不小，你得帮助帮助我！

林树桐　拿来，我看看！

冯福庭　处长你发发善心，别给我处分！（递电报）

林树桐　（读）农林部转栗晚成……

达玉琴　他的？打开看看！

林树桐　那好吗？

达玉琴　明明教咱们给转，咱们就可以看！再说，我是他的爱人！

林树桐　对！（拆开信封）军用电报！洪司令员嘱代告栗晚成，限三日内到达兰州，参加军事会议。周光启，天津。

达玉琴　周光启是谁？

林树桐　是谁？空军司令员！

达玉琴　空军司令员！（要走）

林树桐　你干什么去？

达玉琴　找荆友忠那个小家伙去，教他看看，空军司令员给栗晚成来了电报！

林树桐　你算了吧？

（达玉琴止住。

林树桐　老冯，你赶快骑车子到医院去，叫栗同志马上来；电报已经误了一夜半天，不能再耽误一分钟！听见没

有？

冯福庭 听见了！他要是走不动，我把他背了来！将功赎罪，我可以不受处分了吧？

林树桐 可以！快去！那么，就要求医院用汽车送他来！

冯福庭 对！（要跑）

林树桐 拿着电报！

冯福庭 对！（接过电报，飞跑出去）

林树桐 （兴奋地）要有大变化！玉琴，你看着，要有大变化！你去看看，卜司长来了没有？他昨天还去看栗晚成，他可能知道点底细。

达玉琴 好！（刚走至门口，立住了）卜司长来了。（闪开，让卜希霖进来）

卜希霖 马主任还没来？（没等回答）老林，你猜，谁来了？

林树桐 谁？

卜希霖 （回手拉铁刚）老铁，老马还没来，老林在这里呢。

（铁刚拉着卜希霖的手，走进来。

铁　刚 老林！你还活着哪？

林树桐 哎哟，老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亲热地握手）

（达玉琴给他们倒上茶，走进旁室。

铁　刚 从新疆调回来了。在医院里住了几天。

林树桐 怎么啦？有什么毛病吗？

铁　刚 没有一点毛病！钟表用久了不是就得擦擦油泥吗？我到医院里去擦擦油泥！在医院里，我遇到你们的一位干部。

林树桐 谁？

铁　刚　栗晚成。喝，我们一见如故。由他的嘴里，我才知道了你们都在这里。哼，多么快，一下子就四年没见喽！

卜希霖　老林，昨天我去看栗晚成。一看，这个家伙也在那里呢。他跟栗晚成那个亲热劲儿，就好象是一胎双生的亲兄弟！哈哈！

铁　刚　老栗是个很可爱的人！那么年轻，那么勇敢，又那么细心。你看，他用我一张信纸都要问问我。我就说了，你用吧，用一张信纸还要问一声？你看他说什么？他说：铁副部长，因为你的信纸是军事机关里的，不可以随便使用！他就是这么细心，这么守纪律！

林树桐　卜司长，周司令员给栗晚成来了一封电报，教他十万火急到兰州去参加军事会议。你昨天没听见他说什么？

铁　刚　我知道点！前两天他跟我谈心，他说他可能去作师长！上兰州参加军事会议？对，对，这前后两个消息一碰，就正合适。

卜希霖　老林，咱们这回可没法留住他了！在中南的时候，军委会要调他来作军政处处长，老马亲自给洪司令员写了信，洪司令员回信说：他的身体不好，应当先在中南一边做事一边休养，还恳切地嘱咐老马，特别照顾他。这样，我们才留住了他，教他担任了人事处副处长。大家来到北京，老马和部长商议了好几次，到底给他什么职务，可是始终没作出决定，只

教他拿处长的待遇，在医院里养病。我每次到医院去看他，他虽然不明说，可是话里带出来不满的情绪。本来是嘛，他是个英雄，英雄无用武之地怎能不着急呢！咱们都不甘心不做事，白拿薪水，何况一位英雄呢？

林树桐　可是，咱们并非不想重用他，他不是有病吗？咱们要是不照顾他的身体，非教他上班办公不可，那才违反了政府照顾干部的原则！

卜希霖　可是，你不明白英雄的心理！看吧，咱们丢了一个最有希望的干部！

铁　刚　老卜，别太本位主义啊，他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人才，难道不该再回到部队里去服务吗？再说，你们一向照顾他很周到，部队应当感谢你们呀！

卜希霖　这话对，说的好！哈哈！

（电话铃响，达玉琴急忙跑出来接电话。

达玉琴　（听电话）……等一等。（用手遮住听筒）铁副部长！

铁　刚　喝，我刚刚来到这里，电话就追上来了！谁？

达玉琴　医院！

铁　刚　医院？我已经出了院！

达玉琴　可是还没办手续，你的文件什么的，还在病房里乱扔着呢！

铁　刚　麻烦哪！真麻烦！好，好，告诉他们，我马上回去！

（达玉琴轻声地回话以后挂上电话。

铁　刚　老卜，没办法，我非走不可！我改天再来看老马，你们替我问他好。（很不愿立起来地立起来）

卜希霖　等薪水下来，我好好地请你吃一顿全聚德！哈哈！

铁　刚　是呀，我一下火车，就想上全聚德，可是他们非教我上医院不可！好，再见吧！（跟他们握手）

林树桐　玉琴，我介绍一下。老铁，这就是老栗的爱人！

铁　刚　真的！告诉你，太太，啊，同志，你的爱人是个了不起的人！

达玉琴　（得意）别这么夸奖他吧！

林树桐　玉琴，你送铁副部长出去吧。再见，老铁！

〔达玉琴领铁刚出去。

〔电话铃响，林树桐去接。

林树桐　……马主任？……你快来吧，一件急待解决的事，等着你来作决定！……好！（放下电话）

〔荆友忠进来。

荆友忠　卜司长，林处长，我想出一个好主意！

林树桐　（冷淡地）什么好主意？

荆友忠　还是那个英雄名单问题。请处长问问军委会，不就水落石出了吗？军委会就在北京！

林树桐　请你放心吧，栗晚成马上去作师长！也许你应当怀疑英雄，可是我们信任英雄！

荆友忠　（惊异）那……

卜希霖　荆同志，你是很好的青年，我喜欢你！可是，你还缺乏经验，还不能全面考虑问题！你想想，凭我们这几只老干部的眼睛，好几年的观察，还能看不出一个人的真假虚实来吗？你忘了这件事吧，好好地去工作，你也会成为模范人物。告诉你一句最有用

的话吧：少怀疑别人，多鞭策自己！实践这句话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好处，哈哈！你去吧！

荆友忠　是！（走出去）

林树桐　这个小家伙！看我那一句——也许你应当怀疑英雄，可是我们信任英雄，说的多么有劲！

卜希霖　我那一句也不软！少怀疑别人，多鞭策自己！不但咱们的话好，咱们的态度也好，既没压制批评，又教育了青年干部！哈哈！

（达玉琴回来，夹着马昭装文件的皮包。

达玉琴　马主任来了。（把皮包放在桌上，入旁室）

（马昭匆匆进来。

马　昭　有什么要紧的事啊？老林！

林树桐　栗晚成的事。

马　昭　他又怎么啦？（坐下，拿起桌上的文件之一，随便一看，随便放下）

卜希霖　这回咱们留不住他了，老马！

马　昭　（又拿起一件公文，写上两个字）部队又要调他走？

林树桐　到兰州去开会，听老铁说……

马　昭　（顺口搭音地）哪个老铁？

卜希霖　铁刚。他刚才走，教我们问你好。他说栗晚成大概去作师长。

马　昭　那好哇，我看他到部队去也许比在这里合适。可顾虑的只是他的健康。

（敲门声甚急。

马　昭　进来！

（冯福庭喘吁吁地跑进来。

冯福庭 栗同志来了！栗同志来了！林处长，我不会受处分了吧？

林树桐 你去吧！

冯福庭 是！（拉着屋门，敬待栗晚成进来）

（马昭等一齐注视屋门。屋中紧张的静寂。

冯福庭 请！（下）

（栗晚成慢慢进来。他的腿还有点瘸，可是步子迈得相当大了。他的一步一趋表现出在稳重之中带着积极与紧张。他的态度是极有礼貌，又保持着“英雄”的高贵身分，不卑不亢。一进门，紧走了两步，然后立定，向大家敬礼。而后，又紧走两步，亲热地和他们一一握手。他的制服是黄呢子的，胸前佩满了徽章。

马 昭 坐下！坐下！健康怎样啊？

栗晚成 有、有一点点进步！谢谢主任的关切！

马 昭 （开玩笑地）怎么，身体刚好一点就要开小差吗？

栗晚成 （微微一笑）洪司令员的命令，我只得服从！（极恭敬地递上电报）

马 昭 （大致地看了一下）见着洪司令员替我问候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呢？

栗晚成 非马上走不可了！

林树桐 只有坐飞机才不至误了期限！

马 昭 （又看了看电报）好吧，紧急的事需要紧急的措施，我批准你坐飞机去！（在电报上极快地写了几个字）

幸而我们有飞机啊，我的天！你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把电报递还栗晚成）

（栗晚成毕恭毕敬地接过来，放在口袋里，坐下。

马　昭　快说啊，我这里还有这么一大堆文件呢！

（栗晚成把手放在膝上，愣着；忽然低下头去，象要哭的样子。

马　昭　怎么啦？到哪里都是去为国家服务，何必这么动感情呢？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也舍不得你呀！

卜希霖　我们都舍不得你，无论从私人感情上说，还是从这里的事业上说！

（栗晚成仍低头不语。

林树桐　老栗，有话说嘛！

栗晚成　我……我……我说不出口来！

卜希霖　当着老同志，老朋友，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事！

栗晚成　国家这么照顾我，爱护我，我怎能再开口要求……

卜希霖　是不是欠了谁的债？

栗晚成　不是！我向来节约！

林树桐　是不是需要一件皮大衣？

栗晚成　不是！我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受过锻炼！

马　昭　栗同志，说吧，你知道这个办公厅是全部里最忙的地方！

栗晚成　唉！我的老父亲死……死……啦！（低泣）

卜希霖　老栗！老人们都有个……不要，不要太伤心吧！（自己弹泪）

林树桐　是不是家里有困难呢？

栗晚成　我的老人家是贫农…… （掏出一封信来）老母亲来的信，我实在不好意思教组织上看！

〔卜希霖急忙接过信来，递给了马昭。

马　昭　（大致地看了看，连连点头叹息）唉！唉！卜司长，你看补助一百怎样？

卜希霖　二百吧！死的是英雄的父亲！

马　昭　好吧！为照顾干部，政府还不在乎这点钱！（在信上批了几个字）

卜希霖　（急忙去拿信，递给栗晚成）不要再难过！走吧，我带你去领款，招呼他们给你买飞机票。你不知道，有的干部多么官僚主义，我带你去才能马上办好一切！走！

栗晚成　（立起来）马主任，再会了！我不会说什么，只请相信我吧，我必定忘我地去服务，为保卫祖国流尽我最后的一滴血…… （感情是那么激动，说不下去了！匆忙地和马昭握手）再……再会吧！

马　昭　我派部里的汽车送你到飞机场，我可就不送了，你知道我有多么忙！保重！为国家保重你自己！

栗晚成　（转向林树桐）再会！替我问候林大嫂！（挺身疾步往外走，激昂慷慨）

卜希霖　等等！你不跟玉琴告别吗？（叫）玉琴！玉琴！

达玉琴　（从室内跑出来）晚成，你为了工作就连我也忘了吗？

栗晚成　（急赶过来）玉琴，我到了兰州就写信来。你好好看家，好好工作，好好学习！这里的首长都会照应你，我非常放心！（轻轻拥抱达玉琴，而后决然放下手

来，昂首往外走）

达玉琴 我有许多话嘱咐你呢！

卜希霖 玉琴，来，同我一块儿给他办手续去！

〔卜希霖和达玉琴同下。

——幕落

第 四 幕

时 间 前幕后四、五日，晚间。
地 点 西安，农业技术研究所的招待室。
人 物 唐石青 杨柱国 王乐民 杜任先 栗晚成

〔幕启：一间招待室。摆着一套沙发、两把椅子，还有一张铺着白桌布的圆桌。桌上放着一个小红磁瓶，并没有花。瓶旁有个很大的烟灰碟，好象要求每个客人都必须吸烟似的。靠墙角有个衣帽架，挂着一件大衣和一顶帽子。和这斜对着的墙角放着一张小茶几，几上有暖水瓶和茶具。

墙上挂着几张大小不同的图表，都是有关于农业生产的，如“碧蚂一号”新种麦子和别种麦子生产量的比较图表等等。

〔公安厅的唐石青处长来访研究所主任杨柱国。我们在第一幕里看见过这位主任，那时候他是在西北农林学院工作，现在调到这里来了。

唐处长心里很着急，可是聚精会神地看着墙上的图表，好象已下了决心改业，去作个农业专家似的。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已经四十来岁了，看

起来还很年轻，头发还没有多少根白的，而且梳得很光溜。他的身量很高，可是全身都是那么柔软灵活，使人不易感到他是大个子。他的脸刮得很光，眼睛很大很亮；脸上与眼睛里经常发出笑意，老象心中有什么喜事，可以随时大笑起来。

（杨柱国匆匆地走进来。他还是那么爽直可爱，可是看得出来，他是更老练了些，脑门上增加了些皱纹。

杨柱国　唐处长，老唐！

唐石青　（似乎很舍不得停止研究“碧蚂一号”，慢慢转过身来）老杨！（亲热地握手）好啊，你的贡献太大啦！

杨柱国　（拉唐石青坐沙发上）什么贡献？

唐石青　“碧蚂一号”麦子！一亩地增产五十斤到一百五十斤，贡献还小吗？

杨柱国　那是西北农林学院的成绩，不是我们这里的，更不是我个人的。

唐石青　你作过农林学院的党支书啊。

杨柱国　是呀，那时候我支持了“碧蚂一号”的试验，可是我不能乱说，说我自己已经是科学家了！

唐石青　老朋友，这里是农业技术研究所，近水楼台，你要是不错过学习的机会呀，你就能成为专家！哼，一看见这些图表，就令人喜爱科学，钦佩科学家！科学和艺术是人类进步的两个车轮子，把我们推送到幸福的大路上去。老杨，我前两天跟白捡的似的买到一小幅王石谷，绝对是真的！

杨柱国　怎么见得是真的？

唐石青　要是看不出真假，还配作公安厅的处长吗？
杨柱国　你算了吧！你不是为谈“碧蚂一号”和王石谷来的吧？
唐石青　但愿在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能够天天跟男女朋友们谈谈科学，听听音乐，讨论小说，欣赏美术作品，现在还做不到！
杨柱国　谈谈现在的事吧！你干什么来了？
唐石青　来访问一位贵宾。
杨柱国　来看栗晚成？
唐石青　嗯！军参谋长兼师长！
杨柱国　他出去一天了，还没回来。
唐石青　他现在要是在这里，咱们俩不就不好谈话了吗？
杨柱国　你呀，老唐，真有一套！什么事都先打听明白了。
唐石青　有备无患嘛！他是住在东小院里，对吧？东小院有个后门，对吧？
杨柱国　（严肃起来）什么？前后左右你全都布置下人了吗？
唐石青　谁都可以随便出入，没人拦阻！
杨柱国　这不大对呀！
唐石青　什么不大对？你知道，我专管不大对的事！
杨柱国　省委张书记正颜厉色地告诉我，不许我有任何动作！你怎么……
唐石青　省委张书记告诉了我们厅长，厅长教我上这儿来！
杨柱国　噢！我明白了，明白了！张书记怕我乱搞，打草惊蛇！
唐石青　你没有乱搞？

杨柱国　没有！我一动也没动！我能不服从上级的指示？

唐石青　对！从现在这一分钟起，我负全责，你还是不要有任何举动！你知道，这是我平生遇到的一个最难办的案子！他是军参谋长兼师长，我要是错待了他行不行？

杨柱国　不行！

唐石青　我没有他的任何材料，我怎么不明白"碧蚂一号"麦子怎样试验成功的，怎么不了解他！今天下午五点半我才接受了这个任务；六点，我召集干部们开紧急会议。现在（看手表）差一分七点，我已经在这里了。在一接受任务的时候，我只能想到他是空降部队；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我全不知道！

杨柱国　他的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唐石青　谢天谢地！说吧，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

杨柱国　要纸不要，记一记？

唐石青　用不着！我的脑子就是笔记本！十年前，咱们俩在一块儿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你看见过我用笔记本吗？

杨柱国　甭跟老同志吹你的天才吧！听着，五一年秋天，我认识了他。

唐石青　在哪里？

杨柱国　西北农林学院。那时候，我是学院的党支书。他是到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来受训的。

唐石青　干训班的党支书是谁？

杨柱国　平亦奇。

唐石青　他现在在哪里？

杨柱国　还在农林学院做事。
唐石青　好。栗晚成是哪里派来的？
杨柱国　安康专署。
唐石青　他有文件？
杨柱国　当然！
唐石青　你都看过？
杨柱国　大致地！那时候，学院里正进行“三反”运动，就极忙，平亦奇可能都……
唐石青　等等！（又去看图表。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自言自语地）他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必定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也许每一步都有毛病。（走到门口，嗽了一声）

（王乐民，二十多岁的干部，应声而入。手中已预备好笔记本。）

唐石青　乐民，马上出发，骑摩托车到西北农林学院，找平亦奇，平亦奇同志。

（王乐民记录着唐石青的话。）

唐石青　限你十二点以前跟他一同赶回来，我在招待所里等你们。告诉刘科长，马上挂长途电话，跟安康要一切有关栗晚成的材料，了解他家庭的情况。听明白了？
王乐民　都记下来了，处长。
唐石青　好，飞跑！顶好比飞更快一点！
王乐民　是，处长！（下）
唐石青　老杨，我的心直噗咚！想想看，他要是个特务，从

五一年到现在，他会知道咱们多少事情啊！老杨，当初，他给你的印象是……

杨柱国 （想了想）可以说是老成持重，谦虚热情。

唐石青 都是好字眼。他也有缺点没有呢？

杨柱国 啊—— 有时候，他爱吹嘘自己，说大话。

唐石青 嗯！他什么时候离开干训班的？

杨柱国 他只在干训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就到中南受训去了，准备去参加抗美援朝。

唐石青 谁调他到中南去的？

杨柱国 我记得是军政大学组织部。

唐石青 （几乎跳起来）什么？什么？军政大学组织部？军政大学组织部会直接向干训班调干部？

杨柱国 我当时也这么考虑过。后来一想呢，他既是去受训，可能是由军政大学布置学习。

唐石青 怎么可能？

杨柱国 我不知道，我那么推测。

唐石青 同志，主任，老朋友，你根据什么原则去推测的？

杨柱国 他是战斗英雄，又是模范党员，我信任他，所以也信任那个文件。

唐石青 这是什么逻辑呢？你是这个农业技术研究所的主任，又是我的老朋友，我完全信任你。可是，假若今天你告诉我，军政大学组织部来一封文件调你走，我就应当因为信任你，也就相信那个文件合理吗？

杨柱国 我不大懂部队办事的手续！

唐石青 你也不懂得问问吗？咱们不懂的事情可多了！

杨柱国 那……

唐石青 好，（开玩笑地）先记你一过吧！你批准了他到中南去？

杨柱国 对！大家还给他开了盛大的欢送会。

唐石青 以后呢？

杨柱国 以后失去了联系。一直到前几天，他忽然给我来了一封信。

唐石青 你们既然失去了联系，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

杨柱国 信寄到了农林学院，由学院转过来的。信里说，他在朝鲜立过大功，成了战斗英雄，现在洪司令员叫他到兰州去参加军事会议。会议后，他到西安来休息几天，愿意住在我这里。我回了信，欢迎他来，因为他是一位英雄！

唐石青 他果然来了。怎么来的？

杨柱国 坐飞机来的。

唐石青 你怎么知道？

杨柱国 他带着一联飞机票，还有飞机上给旅客预备的纸口袋，叫什么来着？

唐石青 清洁袋。他告诉你，他是军参谋长兼师长？

杨柱国 对。这回，我有点怀疑了。

唐石青 怀疑什么呢？

杨柱国 第一是他提升得太快了，怎么这么年轻就作军参谋长兼师长呢？我仿佛记得，在干训班的时候他才二十五岁。那么，今年他不会过三十。第二是他没带着警卫员。我想，一位高级军官，怎么不带警卫员

呢？

唐石青　同志，你有了进步，不再只信任个人，而不信任制度了。你没问他为什么没带警卫员？

杨柱国　问了。他说，上级不批准警卫员坐飞机。我可就想了：他既住在我这里，我又没法子保卫他，万一出点什么事故，谁负责呢？因此，我劝他到军区去报到一下。

唐石青　你想的好！老杨，我取消刚才给你记的那一过！他去了没有？

杨柱国　去了，并且告诉我，他见到了赵司令员。

唐石青　哪个赵司令员？

杨柱国　就是咱们陕西军区的。

唐石青　故事越来越好听了，咱们的赵司令员到北京去了，还没回来！

杨柱国　就是嘛，我也知道！我还怕错疑了好人，又问他军区在哪里。我的确不知道军区在哪条街上。他说，在鼓楼前。我可是知道，鼓楼前的是西北军区，不是陕西军区。老唐，听到了这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我飞也似地跑到省委会去，恰好见到了张书记。

唐石青　老杨，似乎得给你记一功了吧？

杨柱国　记一功？张书记泼了我一头冷水！他正颜厉色地说："不要无中生有地乱怀疑一位高级首长，一位英雄！栗师长的警惕性高，不愿意告诉你陕西军区在哪里！师长没见着赵司令员，可是见到了别位首长，他没有责任告诉你！"老唐，张书记是我平日最佩服的一

位老同志，可是他这回的态度未免使我失望！不过，刚才听你那么一说，我才了解：一位省委书记必须沉得住气，不能象我这么冒冒失失的！

唐石青　是呀，一点不错！可是，我怎么办呢？你看，咱们刚才说的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漏洞，断定不了什么。他到底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的目的何在？全不知道！咱们能说他不是师长？

杨柱国　不能！他是千真万确坐飞机来的！

唐石青　咱们能说他是骗子？

杨柱国　谁能一骗就骗到飞机票呢？

唐石青　也没有那样的疯子，骗到了钱之后，去坐飞机玩玩！（想）老杨，刚才你说他去看赵司令员，可是并没去，他上哪里去了呢？

杨柱国　我不知道！

唐石青　嗯！这里有文章！可能有很好的文章！要搞清楚！（杜任先，一个青年公安干部，进来。

杜任先　处长，他回来了！

唐石青　老杨，到了我受考验的时候了，从现在起，我是市人民委员会的交际处长，来请他到招待所去住。你请他过来。

杨柱国　为什么你不到东小院去看他呢？那不可以多看见些东西吗？

唐石青　不！那会教他怀疑，我是来检查他的。这里好，这是客厅，谁都可以进来。

杨柱国　好！我去。（下）

唐石青　他坐什么车回来的？

杜任先　走着回来的。

唐石青　走的快，还是慢？是自自在在地，还是慌慌张张？

杜任先　不快不慢，自自在在。

唐石青　好，你去吧。

杜任先　是。（下）

（唐石青又看墙上的图表，看得非常入神，倒好象那都是美术作品。看了一张，又去看第二张，还回头再看第一张，似乎是比较两张的风格有何不同，或是研究它们相互的关系。外边有了说话的声音，他还入神地看图表。直到杨柱国拉开门，他才慢慢转过身来。杨柱国同栗晚成进来。栗晚成戴着军帽，穿着藏青色的呢大衣，里边是一身暗黄色的粗呢子制服，胸前有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和一大串徽章。唐石青极亲热地赶过来，要伸手，又不敢冒昧，直到栗晚成伸出手，他才敢握住，握得亲热。

唐石青　（还握着栗晚成的手，问杨柱国）这就是栗军参谋长兼师长？久仰！久仰！

杨柱国　栗师长，这是交际处的唐处长，我的老朋友！

栗晚成　（没把处长放在眼里）唐处长，你的工作作得不坏，很不坏！刚才听杨主任说，你来请我到招待所去，我谢谢你！（老气横秋地脱大衣）

唐石青　（忙接过去，挂在衣架上）是呀，师长！（假装严肃地）你不该这么对待我们哪！

栗晚成　（稍吃一惊）怎……怎么？

唐石青　你看，凭你的英名，你的功勋，你怎么悄悄地来了，不教我们知道，让我们犯招待不周，保卫不周的错误呢？师长，你看西安也还有个七层楼的招待所，也还有个小小的交际处。况且，交际处是由我负责啊！请坐吧，师长！

〔大家落坐。

唐石青　师长，我首先向你道歉，我的确不晓得你来了。我刚才来看杨主任，才知道你住在这里。我赶紧报告给市长，市长指示我马上接你到招待所去。杨主任，请你别多心，招待所实在比你这里宽敞一点，舒服一点，洗洗澡，理理发，要茶水，都方便。

栗晚成　处长，我谢谢你的厚意，可是你知道招待所也有招待所的短处。况且，军人应当谦虚，我不愿受特殊的招待；军人有军人的感情，我愿意住在老朋友这里！

唐石青　我了解你，师长！好容易休息几天，一进招待所就招来一群新闻记者、一群朋友，实在麻烦！独自一个人，不带警卫员，住在老朋友家里，自由自在地逛逛街，坐坐三轮车，的确另有风味，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栗晚成　唐处长，你实在是个有经验的事务人才！将来一有机会，我会调你到师部来帮助我！

唐石青　先谢谢师长！可是，师长也得给我们想想，万一因为保卫的不好，出点什么岔子，我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杨柱国　唐处长说的对！尽管我舍不得把招待一位英雄的光荣让出去，可是我也愿意你到招待所去！

栗晚成　在这里，我给你添许多麻烦！

杨柱国　不是怕麻烦，我的心理也跟唐处长的一样！

唐石青　师长就答应下吧！我会给你好好地布置一下，不教一个新闻记者知道，把饭开到屋里来！

栗晚成　这倒教我为难了！那么，明……明……

唐石青　好！就是明天早晨吧。（想）啊，恰好，明天早晨可以腾出一个双间来，有卧室、有客厅。就那么办吧！师长真是太辛苦了，在朝鲜立了那么大的大功，回来还四处奔走，不得休息！

栗晚成　义……义不容辞啊！在咱们的社会里，哪一个干部都必须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洪司令员，我的老首长，调我来，（掏出一张电报，但没给唐石青看，又收回去）我能够不服从命令吗？

唐石青　就是！师长，老杨，我回去啦。明天早九点，我来接栗师长，万一我实在没工夫，我派一个科长来。（要去拿大衣，又停住）师长，我想求你一点小事，又……又……

栗晚成　说吧！我多少是个英雄，只要我能做，我决不拒绝朋友的要求！

唐石青　说出来，实在觉得太幼稚！

杨柱国　说吧！在英雄面前，我们都觉得有点幼稚！

唐石青　我，算了吧，我不应当多耽误师长的时间！（又去拿大衣）

栗晚成　说吧！我就怕人家以为英雄是不容易接近的！事实上，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正因为他谦虚热情。

唐石青　那么，你可别见笑啊！我在招待所时常会见到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每逢见到他们，我总要问问他们的事迹，记下来，有工夫的时候，我用这些材料编些快板什么的，得点稿费。

杨柱国　老唐，你什么时候作了作家呢？

唐石青　（既自傲，又难以为情地）要不仗着那点稿费，我怎么买得起"王石谷"什么的呢？师长，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一小段呢？我知道这太不象话了，可是……

杨柱国　栗师长，说一小段，我也听听！

栗晚成　你们的天真，引起了我的天真！好，我就说一小段吧！

唐石青　（鼓掌）好！好！（拿暖水瓶给栗晚成倒水）老杨，你喝吧？

杨柱国　不喝！真是礼从外来，我简直地不会招待朋友！

唐石青　（坐下）师长！

栗晚成　（挺了挺胸，摸了摸脖子，皱上眉头，又展开眉头）那，那是我们七天七夜的苦战的第七天，刚刚拂晓。

唐石青　对！美帝反扑永远在天刚亮的时候。

杨柱国　你怎么知道？

唐石青　报纸上说了多少次。

栗晚成　（狠狠地瞪了唐石青一眼，更加劲地说）刚刚拂晓，敌人反扑，打白刃战，两个塔似的美国兵一齐扑过我来。

唐石青　那时候你就是师长？

栗晚成　（象皮球挨了一针，泄了气，但再接再厉）不……不……不是！那时候我还是团参谋长！（极快地想起主意）那，那，我本来是在后边指挥，可是被敌人包围住，不能不亲自去打白刃战。两个塔似的美国兵一齐扑过我来，两把刺刀同时刺到（急掀军衣，露出腹部）这里。我连眼也没眨巴一下，拍，拍，两手枪，两个“塔”全倒下。我扯下军衣的袖子，自己包扎了一下，继续前进！我爬、滚、跑、跳，帽子丢了，衣裳碎成一条条的，可是继续前进，象一只受了伤的猛虎！

唐石青　师长！师长！别谈了！我听不下去了，我要哭！就凭这一段，我就可以写出极生动的快板来。等师长到了招待所，我再多讨教。再见吧，师长！（握手）再见，老杨！（握手。拿起帽子，大衣，潇洒地往外走，走到门口又立住）师长，你今年不会过三十吧？

栗晚成　我……我三十三！

唐石青　看着也就象二十七八的，多么英俊哪！老杨，给我找一份“碧蚂一号”的详细说明，谢谢啊！（下）

（栗晚成有点不安，但强作镇定。杨柱国不说话，看着栗晚成。

栗晚成　他……他是干什么的？

杨柱国　干什么的？交际处的处长！

栗晚成　看，看着有点不大象！

杨柱国　不大象？怎么不象？

栗晚成　没什么，只是那么一点感觉！

杨柱国　难道你还能怀疑他冒充处长？

栗晚成　没有的事！我还不知道咱们是生活在什么社会里！

杨柱国　说的好！我知道你绝对忠诚，同时又知道你怎么警惕！

栗晚成　杨主任，你永远是这么鼓舞我！（忙岔开话）想当初，我在干训班学习的时候，你待我就是那么好，教我即使是在枪林弹雨之中，也时常想念你！我时常对自己说：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杨柱国同志呢！天遂人愿，我居然得到这个机会，真不容易！在朝鲜，敌人的炮火那么厉害，打过一阵炮去，看吧，山头会矮了好几尺，山还那样呢，何况人呢？

杨柱国　栗师长，我去弄点酒、花生米、豆腐干，咱们畅谈一晚上！我们非畅谈畅谈不可啦！你要是愿意见见科学家，我约一两位会喝酒的来。咱们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好不好？我说，你结了婚没有？（栗晚成点头。）

杨柱国　幸福的妇人！她在哪里？

栗晚成　在北京。

杨柱国　也做事吧？

栗晚成　在农林部。

杨柱国　我真想见见她！她必定是个有眼光，有本事的女同志！好吧，为了你们夫妇的幸福生活，我也得去弄点酒来，喝一喝！

栗晚成　我、我不大喝酒。

杨柱国　不“大”喝，就是喝。咱们谁也不准勉强谁，尽量，尽欢而散。喝完，睡个顶香甜的，无忧无虑的大觉，不好吗？

栗晚成　杨主任，你总是这么热诚！

杨柱国　你知道，在干训班的时候，我就给你下了结论，八个大字：老成持重，谦虚热情！

栗晚成　好！咱们喝两杯！

——幕落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前幕次日上午。
地　点　西安，某招待所内。
人　物　唐石青　杨柱国　杜任先　王乐民　平亦奇。

（幕启：招待所二楼上的一个双间客室，现在作为唐处长的临时办公的地方。左前方有门，过到走廊。右壁有门，（现在关着）通到卧室。咱们看见的是卧室的外间，布置得象个小客厅。一进门，靠墙放着一张三屉桌，上面有茶具、花瓶。屋子当中有一套沙发，围着一张矮桌，桌上有烟灰碟和茶杯什么的，相当凌乱，好象有人在这里熬过了一夜。斜对卧室门的一角有一张写字台，上面堆着许多文件，乱放着一些文具，还有一架电话机。靠近写字台的壁上挂着一幅山水画。

（唐处长一夜没睡，已经十分疲乏，可是还强打精神，坐在写字台前，阅读文件。

（有敲门的声音。）

唐石青 （并没转身）进来！

（杨柱国非常紧张地走进来。）

杨柱国 老唐！你一夜没睡吧？

唐石青 （转过身来）哟，你！（立起来）一夜不睡算得了什么呢！再有三天三夜，（说着，打了个扯天扯地的大哈欠）就，就连哈欠也不打了！你干什么来了？坐下。你这么早出来，不招他起疑吗？

（唐石青、杨柱国都坐下。）

杨柱国 我留下了话，说我头疼，出来蹓跶，一会儿就回去；好在这里离我那里不远。我差不多也一夜没睡。跟他喝酒就喝到了十二点。

唐石青 是呀，你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半了。你行，能问出他老婆在哪里。我们已经跟农林部取得联系，我正等着北京的电话。告诉我，夜里他喝了酒吗？

杨柱国 只喝了一点。

唐石青 他很谨慎？

杨柱国 很谨慎！他有点心神不安。他甚至于怀疑了你！

唐石青 真的？那要不是他太聪明，就是我太笨——没演好交际处长那一场戏！我还以为我的那些无聊的奉承，过火谦卑的态度，都正合他的心意呢！你看，一位演员的成功是多么不容易啊！

杨柱国 你表演的不错！

唐石青 你别夸奖我吧，说他！他又说了什么？

杨柱国 他结巴得厉害。我假装有点醉意，问东问西，他每

一个字都哼吃半天，什么也不好好回答。

唐石青　嗯！他的结巴大概是一种技术！

杨柱国　因为他是那样，所以我给你打完电话，还睡不着。

唐石青　《法门寺》里有一句好词儿："睡不着就起来坐着吧！"

杨柱国　我是又闷气又害怕！

唐石青　干什么闷气？

杨柱国　在电话里，我问你看出什么破绽，你一句也不告诉我！我还不憋得慌？

唐石青　电话上不应当随便说话呀！怕什么呢？

杨柱国　我怕他自杀！

唐石青　他干什么自杀？

杨柱国　假若他真是个骗子，怕教你看穿了，他还不……

唐石青　你呀，老杨，有点神经过敏！他要不是骗子，他就不会自杀！假若他是个骗子，也不会自杀！骗子永远想占别人的便宜，自己不吃亏！

杨柱国　我不跟你辩论，说不过你！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到底看出什么来了？

唐石青　要是还不告诉你，你就也快自杀了吧？

杨柱国　快点说吧！你说明白了，我也好帮你！

唐石青　我只看出几个漏洞，我们还不能仗着这些漏洞断定什么。

杨柱国　就说说那些漏洞吧！

唐石青　第一，他的大衣不对！

杨柱国　藏青色的，怎么不对？

唐石青　你自己想，我不告诉你！

杨柱国　他也许有不止一个理由穿藏青的大衣。
唐石青　所以我说只是个漏洞，我并不拿这个当作什么证据。
杨柱国　还有？
唐石青　第二，他的制服也不对！
杨柱国　怎么不对？
唐石青　也请你自己想，这是很好的训练！
杨柱国　不管怎样吧，你真是心细如发！
唐石青　难道不应该细心吗？我能马马虎虎错待了一位英雄，假若他真是英雄？第三，老杨，假若我是位师长，我会教一个初次见面的交际处长看肚子吗？（摹仿栗晚成掀起内衣）两个塔似的美国兵……这象高级首长的风度吗？
杨柱国　不大象！
唐石青　第四，他身上带着军用电报。按照部队的制度，电报看完马上收回，军事秘密不能随便带在身上，更不能随便拿出来给别人看！这是个大漏洞！
杨柱国　的确是个大漏洞！还有什么呢？
唐石青　第五，你记得他不过三十岁，可是他自己说三十三！
杨柱国　三十岁作军参谋长兼师长似乎太年轻了些，他自己添上了三岁。
唐石青　第六，他既是首长，就不会自己去打白刃战。
杨柱国　你提醒了他一句，他赶快改嘴，说他是教敌人包围起来了。老唐，有你这六点，再加上我昨天说的那些，就可以肯定他是冒充了！
唐石青　还不能那么着急！

杨柱国　不着急？我恨这样的骗子！

唐石青　愤恨并不等于着急，我不应当冒冒失失地就肯定什么。他都骗了谁？骗了什么？都还没有证据！

杨柱国　骗了谁？骗了国家，骗了人民，而且骗了我！

唐石青　骗了你？当然要骗你！昨天晚上我看到的，你就没看出来，你的眼睛就是预备受骗的！老杨，赶紧回去！等一会儿，我教王科长去接他，他要是不肯来，你得帮助王科长劝驾。

杨柱国　好，我马上回去。那什么，平亦奇来了没有？

唐石青　来了。（指卧室的门）在里边睡觉呢。他夜里一点才赶到的。

杨柱国　他是个很好的干部，不过，跟我一样，一忙起来就粗心大意！在干训班那一段，我跟他平分秋色，都有错误！再见，老唐，祝你成功！（往外走）

（杜任先进来。他已改扮成茶房的样子，提着一把水壶。

杜任先　杨主任！早！

杨柱国　早！（打量了他一下，没敢说什么。下）

杜任先　（一边往暖水瓶里灌水，一边问）处长，看看行不行啊？

唐石青　（上下打量）差不多！去换上一双布鞋！招待所必须安静，你穿着带铁掌的皮鞋，叮叮当当的象什么话！还有，头发上点油，梳得光光的！这么乱七八糟的，是故意教他看出来你一夜没睡吗？

杜任先　是，处长，我再加加工去。还有会儿工夫才到九点，

处长到里边闭闭眼去吧！

唐石青　我还挺得住！不愿意进去把平亦奇吵醒了。王科长还没来？

杜任先　还在厅里等着北京的电话。

唐石青　但愿王科长一进门就说：处长，农林部来了回电，说栗晚成确是冒充！那够多么痛快！

杜任先　可是，处长常常指示我们：作事情应当多往难处想，不要希望侥幸成功。

唐石青　对！那么我就考考你吧。他来到，你头一件作什么？

杜任先　请他登记。

唐石青　怎么作？

杜任先　（摹仿茶房，拿起一张纸当登记簿子）栗师长，那什么，一点小小的手续，请登记一下。请把军人通行证……我们登记一下号数。行不行，处长？

唐石青　还好！他要是没有通行证呢？

杜任先　他也许拿出别的证件来，我就拿过来给处长看。

唐石青　嗯！他要是什么都没有呢？

杜任先　那我就加倍的客气，连声地说：没关系！没关系！

唐石青　好！换鞋去！

杜任先　是！处长！（下）

（唐石青看了看卧室的门，真想进去休息一下，但是一狠心，开始作体操。正在作着，有人敲门。

唐石青　（停止运动）进来！

（王乐民匆匆进来。

唐石青　北京的电话来了没有？

王乐民　来了！来了！

唐石青　怎样？快说！

王乐民　栗晚成千真万确是战斗英雄！

唐石青　他是战—— 斗—— 英—— 雄！谁说的？

王乐民　农林部人事处处长说的！他的飞机票也是农林部给买的！

唐石肯　（楞了半天）好吧，原来是一场虚惊！幸而我对他没有失礼的地方！你还是去接他。他既是真正的英雄，咱们就更该好好地招待他，保卫他了！我睡一会儿去。

（往卧室走。走了两步，立住）我说，乐民，我不是作梦哪？

王乐民　不是！怎么啦？处长！

唐石青　既不是作梦，咱们就得继续往下干！

王乐民　继续往下干？

唐石青　昨天晚上发现的那些漏洞不许我去睡觉！

王乐民　不管农林部怎么说？

唐石青　农林部并没给咱们解释开那些漏洞！我极希望他不是个骗子，但是我也不能轻易放过一个骗子！（看看手表）你接他去吧。坐交际处的车，别坐公安厅的！

王乐民　预备下的是交际处的车！（下）

〔电话铃响。

唐石青　（接电话）喂……我就是唐石青。……李厅长？我正要请示！……嗯！继续进行？好！……省委张书记也……噢！……军委会……对！我随时汇报，随时

请示！……对！（放下电话机。搓了搓手，揉了揉太阳穴，精神百倍地哼了两句秦腔）

平亦奇 （轻轻地开开卧室的门）唐处长，你始终没睡？

唐石青 嗯！我常想，一个人要是能够只睡一个钟头的觉，干二十三个钟头的活儿，有多么好啊！

平亦奇 我也那么幻想过，可是我至少得睡八个钟头！（指写字台上的文件）那些材料有什么用吗？

唐石青 没有！我得等安康的材料来到，跟你拿来的对证一下，才能看出些破绽。查考一个人的历史得从根儿上来。咱们是个新国家、新社会，在天翻地覆的大革命以后，许多事接不上了头儿，许多人要改头换面。他怎么来到安康，怎么入的党，都该首先弄清楚。根儿上有了毛病，一切就都有了毛病！你和杨柱国的错误是在不该轻易相信军政大学组织部的那个调干文件！

平亦奇 现在我看清楚了，那不合手续。可是文件并不假。

唐石青 你怎么知道它不假？

平亦奇 信纸、关防都对！

唐石青 你怎么知道，信纸和关防不能假造，不能偷用？请原谅我这么问，你是不是只看了看信纸和关防，并没看内容呢？

平亦奇 我没细看，杨支书看了！

唐石青 亦奇同志，再请你原谅我，文件是为看的，不是为由这里送到那里的！想吧，想他的一切可怀疑的地方！我们不应当乱怀疑好人，可是我破获过的骗子

都假装好人！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发现一个好人假装坏人的。想想吧！

平亦奇 （想）处长，处长，我想起来了！

唐石青 想起什么来了？

平亦奇 他会刻图章！

唐石青 啊哈！这真有趣！你看见过？

平亦奇 听荆友忠说的。

唐石青 荆友忠是谁？在哪里？

平亦奇 他也是五一年来受训的，后来去参军。我不知道现在他在哪里。他崇拜栗晚成，他告诉我，栗晚成给一个青年农民刻过一块木头图章。

唐石青 这个青年农民在哪里？

平亦奇 在学院附近，我认识他。

唐石青 好！你赶紧回去，找到他，详细地问问他：栗晚成都教他作过什么。问完了，请马上给我打电话！

平亦奇 我马上走。

（外面汽车响，平亦奇站住了。

唐石青 等等！他来了！你等一会儿再出去，省得碰上他。告诉我，学院附近的镇子上，有没有刻字的？

平亦奇 可能有，那是个不小的镇市。

唐石青 去调查一下。噢，你太忙，我会通知那里的派出所去调查。

平亦奇 他自己会刻字，还用……

唐石青 刻字不是容易掌握的技术，他也许刻得很好，也许正在练习。哼，还许是在西安找人替他刻呢。我问

你，军政大学的文件是怎么来的？

平亦奇 直接寄给栗晚成的。

唐石青 你们是由他的手里看到文件的？我的天！这一转手之间，能变出多少戏法来呀！学院里现在还有没有认识他的人？

平亦奇 还有—— 大概还有两三个。

唐石青 好，教他们都回忆一下，凡是有关于栗晚成的，哪怕是很微细的一件事，平淡的一句话，只要想起来，请你就都记下来，赶快告诉我。

平亦奇 好，我可以走了吧？

唐石青 可以啦！（握手）谢谢你啊！

（平亦奇下。

唐石青 （要电话）喂，接刘科长。我是唐石青。……喂，刘科长吗？通知西北农林学院的镇子上，调查有没有刻字匠，要是有，调查有没有和栗晚成发生过关系的，有没有刻过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关防的。要是没有，调查这里的刻字铺。……对！好！（放下电话机）

（敲门声。

唐石青 进来！

（杜任先拿着一本登记簿和一张电报，很紧张地走进来。

杜任先 处长！处长！

唐石青 别这么紧张，小杜！

杜任先 他，他没有通行证！他把这个交给了我！（递电报）

唐石青　我正要看看它是什么宝贝！昨天晚上，他拿出来了，可没给我看。（接过来，看了一会儿）赶快给他送回去，谢谢他！

杜任先　（想知道底细）处长！处长！

唐石青　快去吧！告诉王科长，跟他周旋完了，到这里来守着电话，我可以睡一会儿去了！

杜任先　是！处长！（莫名其妙地走出去）

唐石青　（要电话）喂，我是唐石青，请接李厅长。……喂，李厅长？能不能调农林部的一位或两位干部坐飞机来一趟，带着一切有关栗晚成的文件？……是。对！他交出一张电报……啊……噢！是军用电报，我从来没见过的一种新奇的军用电报！……好！

——幕落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次日下午四点。

地　点　同前场。

人　物　杜任先　王乐民　唐石青　杨柱国　林树桐　栗晚成　程二立　荆友忠

〔幕启：地点仍同前场，但是增加了两三把椅子和一个衣帽架。架上挂着一件草黄色的皮大衣，一件细呢子的军服上身，都合乎志愿军首长们的制服的规

格。三屉桌上放着几瓶各样的酒和一些酒杯，小桌上有几碟糖果、鲜果和香烟，象是要开个小酒会的样子。写字台上收拾得整整齐齐，乱堆着的文件已经都收拾起去。

〔杜任先还是茶房打扮，正往花瓶里插花。然后，他看了看屋中，用抹布东擦一把，西擦一把，力求室内出色整洁。

〔王乐民进来，四下里看了一眼。

杜任先　科长看行不行啊？

王乐民　很好！唐处长呢？

杜任先　（指卧室）在里边呢。

王乐民　（轻敲了一下卧室的门，推开一点，并未进去）处长，我请林处长来吧？

唐石青　（内声）好吧！

〔王乐民下。唐石青和杨柱国先后出来。

杨柱国　（对杜任先说）布置得很好啊，杜同志！

杜任先　我哪会这一套，都是现学的。

唐石青　在咱们这个社会里，最大的幸福就是有机会学习。什么都在建设，什么建设都是学问，什么学问都是公开的，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学习机会。

杨柱国　前天，你告诉我：既然接近科学家，就应该抓紧机会学习，我一定要有计划地学习业务！

唐石青　你可是还没给我找来关于“碧蚂一号”麦子的详细说明！

杨柱国　我一定给你找到！

（王乐民同林树桐上。）

唐石青　欢迎！欢迎！（握手；介绍）农林部林处长，农业研究所杨主任。

杨柱国　（与林树桐握手）欢迎你来到西安！

林树桐　哎呀，西安的建设真不得了啊！那么好的大马路，那么好的招待所，那么多的工厂、学校，真了不起！

杨柱国　是呀，原先西安是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现在是平了，明了，灵了！

唐石青　（对杜任先）倒酒吧。

（杜任先倒酒。）

唐石青　林处长，咱们先谈一谈，待会儿再请栗师长来。（对王乐民）乐民，你忙去吧，过十分钟，把栗师长请过来。

（杜任先送酒给大家。）

王乐民　是，处长！（下）

唐石青　（举杯）林处长，祝你健康！

林树桐　（举杯）祝你们健康！（和唐石青碰杯）

（大家坐下。）

林树桐　唐处长，杨主任，我看哪，这件事情相当的复杂，可能有些误会。

唐石青　所以才请你来帮助我们。好在有你带来的那些文件，一定不至于冤枉了好人。

林树桐　那些文件你看过了？

唐石青　看过了。

林树桐　那么多文件真够你看的！既然看过了，误会也就不

存在了。

唐石青　相反的，林处长，我越看越觉得可笑、可气！

林树桐　有什么可笑、可气的呢？请举个例说吧。

唐石青　好！他由西北到中南去，拿着两件彼此完全不相干的证件，党的关系是由西北农林学院出的文件，行政关系是由军政大学组织部出的文件。

杨柱国　党的介绍信是我签的字！

唐石青　这两种文件怎么会联系到一块儿呢？

林树桐　相当地，相当地……

唐石青　林处长，中南农林部好象根本没有人看过那两个文件，更不用说想一想它们怎么弄到一块儿去的。

林树桐　那时候，我并不管人事工作，唐处长！

唐石青　我批评的不是你，而是官僚主义！他的党员鉴定书就写得更可笑了。那里写着：他是在一九三五年参加了红军，推算起来，他才八岁！

杨柱国　那真可以算作革命的神童了！

唐石青　那里也写着，他在中学肄业一年。可是，党派他到中央大学去作地下工作。那时候，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我们可以派人进去，但是必须经过考试。凭他的中学一年级的程度，怎么能够考进去呢？难道国民党的大学特别照顾共产党员？在同一文件上，他既然入了中央大学农学系，又忽然地参了军，入了军政大学预科，然后又忽然变成了志愿军。这一个文件，任何人随便一看都能看出好几个漏洞，可是在到我手里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人看过它。

林树桐　唐处长，你可也别忘了，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人事制度还相当的不健全！

唐石青　我知道！我也知道，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不遵守制度，连文件看也不看，拿起笔就批！

林树桐　可是……。唐处长，别误会我是替栗师长辩护，我是想把事情相当地搞清楚了。

唐石青　不是相当地，是彻底地搞清楚了！

林树桐　就是！就是！所以我才要问，马处长给洪司令员的信和洪司令员的回信，总不会不可靠吧？

唐石青　林处长，马处长给洪司令员的信是寄去的？还是有人捎去的？

林树桐　栗晚成亲自捎去的。

唐石青　那封信要是交给了洪司令员，怎么现在还在栗晚成的材料里呢？

林树桐　那也许，也许，我弄不清楚！

唐石青　是不是这样呢：栗晚成根本不认识洪司令员，他不敢交出那封信去！

林树桐　可是，那封回信呢？难道是假的？

唐石青　是呀！林处长，去信既然不敢交出去，回信还能不假造吗？

林树桐　唐处长，我再说一句，假若回信是假的，马处长怎么相信了呢？

唐石青　林处长，这就是最可笑的地方！我不认识马处长，可是我的确知道，有一种人专会信假为真，而且在受骗之后还夸奖自己纯正忠厚。林处长，还有更可笑

的呢，他说薛总参谋长给他打来电话，请问，谁听见了？谁看见了？薛总参谋长干什么忽然地给栗晚成打电话？而且这个打电话的事也写在材料里！这可笑的出奇！

林树桐　那个，那个，唐处长你看，马昭同志，卜希霖同志和我自己，都看他年轻有为，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英雄人物，所以都想尽可能地帮助他，培养他！我们的办事方法也许有偏差，可是我们的动机是好的！

唐石青　于是，你们就培养了一个骗子！

林树桐　一个骗子？

唐石青　一个很不高明的骗子！

林树桐　那，他越不高明，就越证明我们糟糕啊！可是，你不能否认他是残废军人吧？他身上的创伤总不会是假的吧？在咱们的社会里，谁敢冒充英雄呢？

唐石青　正因为你以为他不敢冒充英雄,他才钻了这个空子！请你放心，林处长，他根本没有伤！

林树桐　没有伤？

唐石青　林处长，他的腿没有毛病，你我跟他赛跑，他准跑第一！他的肚子上也没有刀伤，只有一个小疮疤。他的脖子上什么也没有,象一块最好的牛排那么光滑。

林树桐　可是，你怎么知道的？

唐石青　今天他叫人搓背来着,搓背的人顺手儿给他验了伤。我们这个小小的招待所里，设备还相当的齐全，搓背，理发，都方便。

林树桐　事情可真有点出乎意外的复杂了！我不能明白，假

若他是个骗子，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他为什么不适可而止地停顿下来，老老实实地作点事，保持住已经得到的地位，何必非弄到身败名裂不可呢？他相当的聪明，会想不出这个道理吗？

杨柱国 他不会那么想，林处长！他根本不想给我们作任何事情，他恨我们的胜利！他希望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肮脏东西胜利！他不会适可而止！在臭水坑子住惯了的鱼，怎能想到大海里去呢？

唐石青 对了，林处长！他说的话，你们相信，你们让他慢慢地确信自己真是英雄，真是功臣。他欲罢不能，怎能够适可而止呢？

林树桐 我可不是想给他解脱，我是要四面八方地设想，不固执成见，不随便武断！

唐石青 我也绝对不轻易判断什么。可是我比你多着一点东西，就是我会愤恨！想想看，这几年他由安康——这以前的事咱们还不知道——骗到中南，由中南骗到北京，由北京骗到西安，光是薪资、医药费、路费，他已经骗了国家多少钱，且不说政治上的损失！哪一分钱不是人民的血汗挣来的，就应当供给一个骗子去吃喝玩乐吗？

林树桐 那，那，请原谅我，我是要弄个水落石出，他怎么会去参加兰州的军事会议呢？

唐石青 兰州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会议！洪司令员也向来没到过兰州。

林树桐 谁说的呢？

唐石青　省委张书记亲自给兰州打的电话！

林树桐　省委张书记？这个事体相当严重了！

唐石青　的确严重，林处长！咱们这里摆着一个现成的骗子，敌人能够不争取他吗？

林树桐　（惊惶）他，他要是反革命……

（敲门声。）

唐石青　进来！

（王乐民同栗晚成进来。）

（唐石青起立。杨柱国、林树桐也立起来。）

唐石青　欢迎栗师长！（握手）

栗晚成　谢谢你照顾我，唐处长！不……不用说别的，天天能洗热水澡，对我的腿有很大的好处！

杨柱国　你看，我说对了吧？这里的确比我那里方便，不但天天可以洗澡，还有搓背的！

（王乐民递给栗晚成一杯酒。）

栗晚成　谢谢！林处长，你怎么来了？

林树桐　部里派我来视察一下。

唐石青　栗师长，这两天非常的忙，没能好好地招待你。今天抓工夫，凑几个老朋友，大家喝点酒，谈一谈。你知道，咱们都得实行节约，所以我不敢给你预备酒席。

栗晚成　我最怕宴会！我到处宣传节约！

唐石青　是嘛！我只弄了点水酒、花生、瓜子什么的，表示一点意思！好吧，师长，（举杯）祝你健康！祝你的更大的成功！

栗晚成　祝你们的健康、成功！

唐石青　师长，你坐下，你的腿脚不方便！随便吃点，我们不拘形式！

（栗晚成坐下，面对衣架。其余的有坐有立。）

杨柱国　招待所都好，就是每层楼都缺少个足以容纳一二十人的小客厅。

唐石青　就是嘛！建筑学校，不问教师的意见，建筑招待所，不征求交际处的意见，就是咱们的建筑专家的特殊作风。会把学校盖得象招待所，招待所象学校！

杨柱国　（过去摸摸衣架上的衣服）这是谁的？

唐石青　一位志愿军首长的，他到楼下理发去了，把大衣脱在这里。

杨柱国　这个呢子多么细呀，咱们的制呢厂在技术上的确有了进步！

唐石青　是呀，我记得从五三年起吧，产量增高了很多，志愿军的首长都穿上了细呢子的制服。

（林树桐也过去看。）

栗晚成　（赶紧声明）是，是呀！我……我的那一身没有穿来。

唐石青　旅行的时候，谁都爱穿旧衣服，又随便，又俭省。不过，你应当把皮大衣穿来，你那件藏青的，实在太单薄！

栗晚成　（忙掩饰）还好！还好！在朝鲜的时候，经常有三尺多厚的雪！那是真冷！经过那个锻炼，我敢说，叫我上北冰洋我也不怕了！

唐石青　说的好！哈哈哈……。师长，在朝鲜的时候，你是

在……

栗晚成 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

唐石青 老杨，那位小朋友还没来吗？

栗晚成 （不安，赶紧问） 谁呀？谁呀？

唐石青 乐民，把他叫来。

王乐民 好！（下）

杨柱国 一个最崇拜你的小朋友，你必定很喜欢看见他。

栗晚成 谁呢？

杨柱国 你等着瞧啊！

〔王乐民同程二立进来。程二立已长成了壮实的小伙子。

程二立 栗晚成，你还认识我吗？

栗晚成 你……你……是谁？叫栗师长！

程二立 程二立！

栗晚成 （假装想不起） 程……程二立？

程二立 你忘了，你在干训班的时候，骗去了我的一根桃木棍！

栗晚成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程二立 你这个英雄啊，很不诚实！

栗晚成 （一颤） 怎么，怎么，我会不诚实？小孩子！

程二立 我把我哥哥的番号告诉了你，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你怎么不去看看他呀？我的爸爸妈妈还当面托咐了你！

栗晚成 那，那么多志愿军，我哪能……

杨柱国 二立的哥哥不是跟你同在一个团里吗？你也在一〇

三团呀！

栗晚成　（慌）那，那……（急中生智，假装微怒）我说，唐处长，你耍的是什么把戏？这是请我喝酒呢？还是……

唐石青　师长，我会作不少的事，就是不会耍把戏。

栗晚成　二立，你知道戏弄一位战斗英雄有什么结果！（起立，要走）

（荆友忠猛地拉门进来，栗晚成抖了一下，又坐下。

程二立　荆同志！你好啊！你记得吗，当初我把我哥哥的番号……

荆友忠　记得！你告诉他那个番号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呢。（猛转向栗晚成）栗晚成，我也到了朝鲜，我知道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没有你这么个人！

栗晚成　荆友忠，你干嘛来了！

荆友忠　我奉部长的命令，同林处长来"视察"！

栗晚成　啊！林处长了解我的一切！是吧？林处长！

林树桐　啊……

栗晚成　唐处长，我以一个立过功的军人的资格问你，你到底是谁，到底要干什么？

唐石青　不要着急，好几年的事怎能一下子说清楚呢。二立，你们镇子上的王老二还在吗？

程二立　还在。现在他的觉悟提高了，有形迹可疑的来刻图章，他就报告给派出所，不象刻军政大学组织部关防的时候那么粗心了。

唐石青　他可是没要他的钱，因为看他是军人。在咱们的社

会里，大家彼此信任，彼此尊重。对于军人，大家特别尊重。因此，在这个好社会里进行欺骗并不很难，你说对不对？

栗晚成 （大怒）我说，你扯这些个淡干什么？

杨柱国 别急！别急！你看，受了那个假图章的骗的是我，我该着急！

栗晚成 这我受不了！我给赵司令员打电话！

杨柱国 那得叫长途电话，他在北京呢！

栗晚成 （手与唇都颤起来）奇怪！奇怪！那么，我怎么见到了他呢？

（屋中静寂得可怕，电话铃响。

唐石青 （接电话）喂……李厅长，我是唐石青。……好！我听明白了。（放下电话机）李厅长的电话。他向军委会请示过了，他们不知道你这么一个军参谋长兼师长。

栗晚成 （立起来，抓头）奇怪！奇怪！奇怪！（忽然坐下，手摸脖子）噢！我……我……我…… （要发昏）

（众人哈哈地笑起来。

程二立 那颗子弹还离大动脉不远吗？

荆友忠 毒气还没散净吗？

唐石青 （极严厉地）栗晚成，说！你到底是谁？

栗晚成 林处长，林处长，你了解我，给我解释解释！

林树桐 恐怕，我，我解释不开了！

唐石青 栗晚成，拿出你的电报来！

栗晚成 没……没带在身上。

唐石青　在哪里呢？

栗晚成　箱……箱子里。

唐石青　乐民，你去拿。

栗晚成　你要检查我吗？

唐石青　乐民！

王乐民　（掏出检查证）栗晚成，我奉命令，检查你！林处长，请你作证人吧。（对栗晚成）走！（对杜任先）任先，你也来！

（杜任先在前，栗晚成在中，王乐民在后，走出去。

程二立　唐处长，我谢谢你！谢谢你！我恨这个家伙！

荆友忠　林处长，这你就明白了部长为什么派我跟你来。我对你说我怀疑他，你完全不去考虑。我又反映给部长，部长要是再不处理，我会向更高的一级去检举！我怎么在朝鲜打击美国帝国主义，也怎么打击潜藏的敌人！

唐石青　二立，友忠，你们可也别忘了：二立随便把那个番号告诉了他，友忠你替他写过蜡板！

荆友忠　唐处长，我犯了错误！恐怕他就是利用我印的表格，另造了一份履历，到中南去的。

程二立　恰好用上我给他的那个志愿军的番号！

荆友忠　所以一到那里，他就变成志愿军了！

杨柱国　他还把调他受训的文件，改成到中南转业的！

唐石青　记住吧，青年同志们：只要小心一点，眼睛就更亮一点；只要粗心大意一点，就会帮助了敌人！友忠同志，你是愿意带着二立看看西安市去呢，还是帮

助他写写材料？

荆友忠 办正事要紧！写材料去吧，二立？

程二立 对！走！

唐石青 谢谢你们！明天早晨，我请你们吃羊肉汤泡馍！

荆友忠 再见，处长！

（荆友忠同程二立下。

唐石青 小伙子们，多么可爱！

（电话铃响。

唐石青 （接电话）喂，我是唐石青……啊……啊……好！（放下电话机）林处长，安康的材料到了：栗晚成的父亲是地主，现在还受管制；他本人是国民党青年军、三青团团员。

（王乐民领栗晚成进来，杜任先拿着一只皮箱，就是咱们在第二幕看见过的那一只。

林树桐 （迎过去）你，你爸爸原来还活着？（真冒了火）呸！呸！硬说你爸爸死了，骗国家的钱？你，你混帐！

栗晚成 林……林……林……

唐石青 就别再假装结巴啦，除了耽误时间，没有别的好处！

林树桐 说吧，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栗晚成 我没有别的企图，只是为往上爬。爬的越高，享受越好！

杨柱国 看起来，你是个很简单的人哪。

栗晚成 我是简单！我只想骗点好吃好喝，没有别的！

唐石青 问你一件事：你说去看赵司令员的那天，你到底上哪里去了？

栗晚成　我，我没上哪里去！

杨柱国　可是你也没在我那里！

栗晚成　我，我不是反革命！

唐石青　你怎么不是呢？

栗晚成　（支持不住了，哀鸣）林处长，救救我！救救我！

唐石青　王科长，摘下他的符号、徽章来！

栗晚成　唐处长！（跪下了）

唐石青　起来，你的胆量哪儿去了？

栗晚成　（被王乐民拉起来）我的胆子最小！我不敢面对困苦、困难，我老想吃现成饭！

（王乐民摘下栗晚成的符号、徽章，交给了唐石青。）

唐石青　小杜，打开箱子。

（杜任先开箱，唐石青找到电报，递给林树桐。）

唐石青　林处长，这是一张普通电报纸，上面用钢笔写了“军用”两个字，你们就批准他坐飞机。这上边有签字——马昭。（又拿出一个小本，细细地看）

林树桐　我们的办公厅主任。

杨柱国　（愤恨）他花自己的钱一定不会这么大方！

林树桐　我接受这次的教训，我准备检讨自己！至于整个事件，由中南到北京，马主任应负最大的责任！

唐石青　（把小本递给林树桐）看看这个吧，极奇怪的一件东西。（指）看这里！

林树桐　（看）什么？你妈妈给你的信，说你爸爸死了，可是你起的信稿？

唐石青　党员鉴定书的底稿，洪司令员的信稿，他的全部历

史的底稿，都在这里！咱们谁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呢，他可是老得时时刻刻带着这个小本！

杨柱国　演话剧不是有提词的吗？没有这个小本提醒这位演员，他就忘记自己是谁了！

唐石青　（又拿起一些信封、信纸）看吧，各地方各机关的信封、信纸，还有军事机关的。（拿了两张给林树桐看）

林树桐　（看）这两张必定是从老铁那里偷来的。

唐石青　老铁是谁？

林树桐　铁副部长。别说了，说了丢人！

栗晚成　不是我偷的，是他给我的！

唐石青　（又由箱中拿出一张地图）这是谁给你的呢？一张军用地图，有你写的注解。这就是你到西安来的目的，是吧？你还敢说，你不是反革命？

栗晚成　唐处长，唐处长，你要枪毙我吗？

唐石青　我们有国法！你老老实实地交待，会有好处；你照旧狡猾，法律知道怎么严厉地裁判你！王科长，带他到他的屋里去。小杜，拿着这只箱子。（把刚才拿出来的东西放回）

栗晚成　林处长，看在达玉琴的面上，救救我啊！

林树桐　下去！

王乐民　别再耍无赖，走！

（王乐民、杜任先带栗晚成下。

唐石青　（指桌上的徽章、符号）我要是在北京，逛一趟天桥或是东安市场，就会买到比这更多更好看的牌牌

儿！看，这个是小学生的帽花，他也戴了这么好几年！（把符号递给林树桐）林处长，这是件很有意思的证物，你的！

林树桐　我的？（细看）噢，上面糊上了一块布，把我的名字遮住，写上了他的名字！嘿，我的姓名跟一个骗子的，密切地在一块儿相处了好几年！林大嫂催了我多少次，要回它来，可是我相当的马虎！唉，马主任、卜司长，还有我，都是用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了旧社会剩下的渣滓！

唐石青　据我看哪，林处长，你们恐怕是用旧社会的思想感情处理了新社会的事情！

杨柱国　你说得对，老唐！得啦，三天就破了案，我祝贺你的胜利！（举杯）

唐石青　领导的胜利，咱们大家的胜利！可是美中不足，这个小鸡尾酒会开得不很圆满！

——幕落·全剧终

茶　　馆

（三幕话剧）

人 物 表

王利发—— 男。最初与我们见面，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他很年轻就作了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
唐铁嘴—— 男。三十来岁。相面为生，吸鸦片。
松二爷—— 男。三十来岁。胆小而爱说话。
常四爷—— 男。三十来岁。松二爷的好友，都是裕泰的主顾。正直，体格好。
李　三—— 男。三十多岁。裕泰的跑堂的。勤恳，心眼好。
二德子—— 男。二十多岁。善扑营当差。
马五爷—— 男。三十多岁。吃洋教的小恶霸。
刘麻子—— 男。三十来岁。说媒拉纤，心狠意毒。
康　六—— 男。四十岁。京郊贫农。
黄胖子—— 男。四十多岁。流氓头子。
秦仲义—— 男。王掌柜的房东。在第一幕里二十多岁。阔少，后来成了维新的资本家。
老　人—— 男。八十二岁。无倚无靠。
乡　妇—— 女。三十多岁。穷得出卖小女儿。
小　妞—— 女。十岁。乡妇的女儿。
庞太监—— 男。四十岁。发财之后，想娶老婆。
小牛儿—— 男。十多岁。庞太监的书童。

宋恩子—— 男。二十多岁。老式特务。

吴祥子—— 男。二十多岁。宋恩子的同事。

康顺子—— 女。在第一幕中十五岁。康六的女儿。被卖给庞太监为妻。

王淑芬—— 女。四十来岁。王利发掌柜的妻。比丈夫更公平正直些。

巡　警—— 男。二十多岁。

报　童—— 男。十六岁。

康大力—— 男。十二岁。庞太监买来的义子，后与康顺子相依为命。

老　林—— 男。三十多岁。逃兵。

老　陈—— 男。三十岁。逃兵。老林的把弟。

崔久峰—— 男。四十多岁。作过国会议员，后来修道，住在裕泰附设的公寓里。

军　官—— 男。三十岁。

王大拴—— 男。四十岁左右，王掌柜的长子。为人正直。

周秀花—— 女。四十岁。大拴的妻。

王小花—— 女。十三岁。大拴的女儿。

丁　宝—— 女。十七岁。女招待。有胆有识。

小刘麻子—— 男。三十多岁。刘麻子之子，继承父业而发展之。

取电灯费的—— 男。四十多岁。

小唐铁嘴—— 男。三十多岁。唐铁嘴之子，继承父业，有作天师的愿望。

明师傅—— 男。五十多岁。包办酒席的厨师傅。

邹福远—— 男。四十多岁。说评书的名手。
卫福喜—— 男。三十多岁。邹的师弟，先说评书，后改唱京戏。
方　六—— 男。四十多岁。打小鼓的，奸诈。
车当当—— 男。三十岁左右。买卖现洋为生。
庞四奶奶—— 女。四十岁。丑恶，要作皇后。庞太监的四侄媳妇。
春　梅—— 女。十九岁。庞四奶奶的丫环。
老　杨—— 男。三十多岁。卖杂货的。
小二德子—— 男。三十岁。二德子之子，打手。
于厚斋—— 男。四十多岁。小学教员，王小花的老师。
谢勇仁—— 男。三十多岁。与于厚斋同事。
小宋恩子—— 男。三十来岁。宋恩子之子，承袭父业，作特务。
小吴祥子—— 男。三十来岁。吴祥子之子，世袭特务。
小心眼—— 女。十九岁。女招待。
沈处长—— 男。四十岁。宪兵司令部某处处长。
茶客若干人，都是男的。
茶房一两个，都是男的。
难民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大兵三、五人，都是男的。
公寓住客数人，都是男的。
押大令的兵七人，都是男的。
宪兵四人。男。
傻　杨—— 男。数来宝的。

第 一 幕

时　间　一九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　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人　物　王利发　刘麻子　庞太监　唐铁嘴　康　六
小牛儿　松二爷　黄胖子　宋恩子　常四爷
秦仲义　吴祥子　李　三　老　人　康顺子
二德子　乡　妇　茶客甲、乙、丙、丁
马五爷　小　妞　茶房一二人

〔幕启：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象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

〔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后面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有两位茶客，不知姓名，正眯着眼，摇着头，拍板低唱。有两三位茶客，也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蟀。两位穿灰色大衫的——宋恩子与吴祥子，正低声地谈话，看样子他们是北衙门的办案的（侦缉）。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

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铁嘴踏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小纸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蹓跶吧！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诌诌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常四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象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

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友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搂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嗻！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磁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康　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跑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胡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　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　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　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常四爷　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

刘麻子　我要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话）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　（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登嘎登地响！

松二爷　（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艺！

常四爷　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老刘，就着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象个乡下脑壳，谁还理我呀！

常四爷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刘麻子　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这么好的洋表，会教人另眼看待！是不是这么说，您哪？

松二爷　（真爱表，但又嫌贵）我……

刘麻子　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给钱！

〔黄胖子进来。

黄胖子　（严重的沙眼，看不清楚，进门就请安）哥儿们，都瞧我啦！我请安了！都是自己弟兄，别伤了和气呀！

王利发　这不是他们，他们在后院哪！

黄胖子　我看不大清楚啊！掌柜的，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往里走）

二德子　（出来迎接）两边已经见了面，您快来吧！

〔二德子同黄胖子入内。

〔茶房们一趟又一趟地往后面送茶水。老人进来，拿着些牙签、胡梳、耳挖勺之类的小东西，低着头慢慢地挨着茶座儿走；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要往后院去，被李三截住。

李　三　老大爷，您外边蹓跶吧！后院里，人家正说和事呢，没人买您的东西！（顺手儿把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要这么拿刀动杖的？

李　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交还……唉，咱们还是少说话好，

（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老　人　（喝了茶）多谢！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唉！（慢慢走出去）

（秦仲义，穿得很讲究，满面春风，走进来。

王利发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也没带个底下人？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去！

秦仲义　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发　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

秦仲义　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王利发　李三，沏一碗高的来！二爷，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吧？

秦仲义　不怎么太好！

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

唐铁嘴　（凑过来）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而有陶朱之富！

秦仲义　躲开我！去！

王利发 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把唐铁嘴轻轻推开）

唐铁嘴 唉！（垂头走出去）

秦仲义 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王利发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喳！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王利发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看着她们。

小 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

〔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坐在地上，掩面低泣。

秦仲义 （对王利发）轰出去！

王利发 是！出去吧，这里坐不住！

乡 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

端面来！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象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来，搂住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哪，二爷！

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

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

秦仲义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王利发　开工厂？

秦仲义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唉，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把财产都出手，不顾自己了吗？

秦仲义　你不懂！只有那么办，国家才能富强！好啦，我该走啦。我亲眼看见了，你的生意不错，你甭再耍无赖，不长房钱！

王利发　您等等，我给您叫车去！

秦仲义　用不着，我愿意蹓跶蹓跶！

〔秦仲义往外走，王利发送。

〔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小牛儿提着水烟袋。

庞太监　哟！秦二爷！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下）

庞太监　（自言自语）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问王利发）刘麻子在这儿哪？

王利发　总管，您里边歇着吧！

〔刘麻子早已看见庞太监，但不敢靠近，怕打搅了庞太监、秦仲义的谈话。

刘麻子　喝，我的老爷子！您吉祥！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搀庞太监往里面走）

〔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庞太监对他们耳语。

〔众茶客静默了一阵之后，开始议论纷纷。

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　好象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了，有些作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　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　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王利发　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大家安静下来，都又各谈各的事。

庞太监　（已坐下）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二百银子？

刘麻子　（侍立）乡下人，可长得俊呀！带进城来，好好地一打扮、调教，准保是又好看，又有规矩！我给您办事，比给我亲爸爸作事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唐铁嘴又回来了。

王利发　铁嘴，你怎么又回来了？

唐铁嘴　街上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庞太监　还能不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唐铁嘴，你放心，没人抓你！

唐铁嘴　嗻，总管，您要能赏给我几个烟泡儿，我可就更有出息了！

〔有几个茶客好象预感到什么灾祸，一个个往外溜。

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啦吧！天不早啦！

常四爷 嗻！走吧！

〔二灰衣人——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

宋恩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宋恩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吴祥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松二爷 哥儿们，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我们都是地道老好人！

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

松二爷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宋恩子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松二爷 我，我听见了，他是说……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我跑不了！

宋恩子 量你也跑不了！（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

〔黄胖子同三五个人由后院过来。

黄胖子 得啦，一天云雾散，算我没白跑腿！

松二爷 黄爷！黄爷！

黄胖子 （揉揉眼）谁呀？

松二爷 我！松二！您过来，给说句好话！

黄胖子 （看清）哟，宋爷，吴爷，二位爷办案啊？请吧！

松二爷 黄爷，帮帮忙，给美言两句！

黄胖子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问大家）是不是？

众 嗻！对！

〔宋恩子、吴祥子带着常四爷、松二爷往外走。

松二爷 （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王利发 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去！

〔常四爷、松二爷、宋恩子、吴祥子同下。

黄胖子 （唐铁嘴告以庞太监在此）哟，老爷在这儿哪？听说要安份儿家，我先给您道喜！

庞太监 等吃喜酒吧！

黄胖子 您赏脸！您赏脸！（下）

〔乡妇端着空碗进来，往柜上放。小妞跟进来。

小　妞 妈！我还饿！

王利发 唉！出去吧！

乡　妇 走吧，乖！

小　妞 不卖妞妞啦？妈！不卖啦？妈！

乡　妇 乖！（哭着，携小妞下）

〔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

康　六　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德吧！

康顺子　我，我…… （说不出话来）

刘麻子　（跑过来）你们回来啦？点头啦？好！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康顺子　我…… （要晕倒）

康　六　（扶住女儿）顺子！顺子！

刘麻子　怎么啦？

康　六　又饿又气，昏过去了！顺子！顺子！

庞太监　就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静场。）

茶客甲　（正与乙下象棋）将！你完啦！

——幕落

第 二 幕

时　间　与前幕相隔十余年，现在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进行割据，时时发动内战的时候。初夏，上午。

地　点　同前幕。

人　物　王淑芬　报　童　康顺子　李　三　常四爷
康大力　王利发　松二爷　老　林　难民数人
宋恩子　老　陈　巡　警　吴祥子　崔久峰
押大令的兵七人　公寓住客二、三人　军　官
唐铁嘴　刘麻子　大兵三、五人

〔幕启：北京城内的大茶馆已先后相继关了门。“裕泰”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了，可是为避免被淘汰，它已改变了样子与作风。现在，它的前部仍然卖茶，后部却改成了公寓。前部只卖茶和瓜子什么的；“烂肉面”等等已成为历史名词。厨房挪到后边去，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均已撤去，代以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了下来，

而且字写的更大。王利发真象个“圣之时者也”，不但没使“裕泰”灭亡，而且使它有了新的发展。

〔因为修理门面，茶馆停了几天营业，预备明天开张。王淑芬正和李三忙着布置，把桌椅移了又移，摆了又摆，以期尽善尽美。

〔王淑芬梳时行的圆髻，而李三却还带着小辫儿。

〔二、三学生由后面来，与他们打招呼，出去。

王淑芬　（看李三的辫子碍事）三爷，咱们的茶馆改了良，你的小辫儿也该剪了吧？

李　三　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

王淑芬　也不能那么说！三爷你看，听说西直门的德泰，北新桥的广泰，鼓楼前的天泰，这些大茶馆全先后脚儿关了门！只有咱们裕泰还开着，为什么？不是因为拴子的爸爸懂得改良吗？

李　三　哼！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

王淑芬　别顽固啦，三爷！人家给咱们改了民国，咱们还能不随着走吗？你看，咱们这么一收拾，不比以前干净，好看？专招待文明人，不更体面？可是，你要还带着小辫儿，看着多么不顺眼哪！

李　三　太太，你觉得不顺眼，我还不顺心呢！

王淑芬　哟，你不顺心？怎么？

李　三　你还不明白？前面茶馆，后面公寓，全仗着掌柜的

跟我两个人，无论怎么说，也忙不过来呀！

王淑芬 前面的事归他，后面的事不是还有我帮助你吗？

李 三 就算有你帮助，打扫二十来间屋子，侍候二十多人的伙食，还要沏茶灌水，买东西送信，问问你自己，受得了受不了！

王淑芬 三爷，你说的对！可是呀，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能有个事儿作也就得念佛！咱们都得忍着点！

李 三 我干不了！天天睡四、五个钟头的觉，谁也不是铁打的！

王淑芬 唉！三爷，这年月谁也舒服不了！你等着，大拴子暑假就高小毕业，二拴子也快长起来，他们一有用处，咱们可就清闲点啦。从老王掌柜在世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老朋友，老伙计啦！

（王利发老气横秋地从后面进来。）

李 三 老伙计？二十多年了，他们可给我长过工钱？什么都改良，为什么工钱不跟着改良呢？

王利发 哟！你这是什么话呀？咱们的买卖要是越作越好，我能不给你长工钱吗？得了，明天咱们开张，取个吉利，先别吵嘴，就这么办吧！All right?[1]

李 三 就怎么办啦？不改我的良，我干不下去啦！

（后面叫：“李三！李三！”）

王利发 崔先生叫，你快去！咱们的事，有工夫再细研究！

李 三 哼！

---

[1] All right，在这里是“好吗？”的意思。

王淑芬　我说，昨天就关了城门，今儿个还说不定关不关，三爷，这里的事交给掌柜的，你去买点菜吧！别的不说，咸菜总得买下点呀！

（后面又叫："李三！李三！"

李　三　对，后边叫，前边催，把我劈成两半儿好不好！（忿忿地往后走）

王利发　拴子的妈，他岁数大了点，你可得……

王淑芬　他抱怨了大半天了！可是抱怨的对！当着他，我不便直说；对你，我可得说实话：咱们得添人！

王利发　添人得给工钱，咱们赚得出来吗？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

（远处隐隐有炮声。

王利发　听听，又他妈的开炮了！你闹，闹！明天开得了张才怪！这是怎么说的！

王淑芬　明白人别说胡涂话，开炮是我闹的？

王利发　别再瞎扯，干活儿去！嘿！

王淑芬　早晚不是累死，就得叫炮轰死，我看透了！（慢慢地往后边走）

王利发　（温和了些）拴子的妈，甭害怕，开过多少回炮，一回也没打死咱们，北京城是宝地！

王淑芬　心哪，老跳到嗓子眼里，宝地！我给三爷拿菜钱去。（下）

（一群男女难民在门外央告。

难　民　掌柜的，行行好，可怜可怜吧！

王利发　走吧，我这儿不打发，还没开张！

难民　可怜可怜吧！我们都是逃难的！

王利发　别耽误工夫！我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呢！

（巡警上。）

巡　警　走！滚！快着！

（难民散去。）

王利发　怎样啊？六爷！又打得紧吗？

巡　警　紧！紧得厉害！仗打得不紧，怎能够有这么多难民呢！上面交派下来，你出八十斤大饼，十二点交齐！城里的兵带着干粮，才能出去打仗啊！

王利发　您圣明，我这儿现在光包后面的伙食，不再卖饭，也还没开张，别说八十斤大饼，一斤也交不出啊！

巡　警　你有你的理由，我有我的命令，你瞧着办吧！（要走）

王利发　您等等！我这儿千真万确还没开张，这您知道！开张以后，还得多麻烦您呢！得啦，您买包茶叶喝吧！（递钞票）您多给美言几句，我感恩不尽！

巡　警　（接票子）我给你说说看，行不行可不保准！

（三、五个大兵，军装破烂，都背着枪，闯进门口。）

巡　警　老总们，我这儿正查户口呢，这儿还没开张！

大　兵　屌！

巡　警　王掌柜，孝敬老总们点茶钱，请他们到别处喝去吧！

王利发　老总们，实在对不起，还没开张，要不然，诸位住在这儿，一定欢迎！（递钞票给巡警）

巡　警　（转递给兵们）得啦，老总们多原谅，他实在没法招待诸位！

大　兵　屌！谁要钞票？要现大洋！

王利发　老总们，让我哪儿找现洋去呢？

大　兵　屌！揍他个小舅子！

巡　警　快！再添点！

王利发　（掏）老总们，我要是还有一块，请把房子烧了！（递钞票）

大　兵　屌！（接钱下，顺手拿走两块新桌布）

巡　警　得，我给你挡住了一场大祸！他们不走呀，你就全完，连一个茶碗也剩不下！

王利发　我永远忘不了您这点好处！

巡　警　可是为这点功劳，你不得另有份意思吗？

王利发　对！您圣明，我胡涂！可是，您搜我吧，真一个铜子儿也没有啦！（掀起褂子，让他搜）您搜！您搜！

巡　警　我干不过你！明天见，明天还不定是风是雨呢！（下）

王利发　您慢走！（看巡警走去，跺脚）他妈的！打仗，打仗！今天打，明天打，老打，打他妈的什么呢？

（唐铁嘴进来，还是那么瘦，那么脏，可是穿着绸子夹袍。

唐铁嘴　王掌柜！我来给你道喜！

王利发　（还生着气）哟！唐先生？我可不再白送茶喝！（打量，有了笑容）你混的不错呀！穿上绸子啦！

唐铁嘴　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

王利发　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

唐铁嘴　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着谁死都

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你说对不对？

王利发 Yes[1]，也有这么一说！

唐铁嘴 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

王利发 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唐铁嘴 我已经不吃大烟了！

王利发 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 我改抽“白面”啦。（指墙上的香烟广告）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掏出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王利发 福气不小！不小！可是，我这儿已经住满了人，什么时候有了空房，我准给你留着！

唐铁嘴 你呀，看不起我，怕我给不了房租！

王利发 没有的事！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呢？这是知心话吧？

唐铁嘴 你的嘴呀比我的还花哨！

王利发 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这十多年了，你白喝过我多少碗茶？你自己算算！你现在混的不错，你想着还我茶钱没有？

唐铁嘴 赶明儿我一总还给你，那一共才有几个钱呢！（搭讪着往外走）

（街上卖报的喊叫：“长辛店大战的新闻，买报瞧，瞧

① Yes，即“对”的意思。

长辛店大战的新闻!” 报童向内探头。

报　童　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

王利发　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

报　童　也许有，您自己找！

王利发　走！不瞧！

报　童　掌柜的，你不瞧也照样打仗！(对唐铁嘴）先生，您照顾照顾？

唐铁嘴　我不象他，(指王利发）我最关心国事！(拿了一张报，没给钱即走)

(报童追唐铁嘴下。

王利发　(自言自语）长辛店！长辛店！离这里不远啦！(喊）三爷，三爷！你倒是抓早儿买点菜去呀，待一会儿准关城门，就什么也买不到啦！嘿！(听后面没人应声，含怒往后跑)

(常四爷提着一串腌萝卜，两只鸡，走进来。

常四爷　王掌柜！

王利发　谁？哟，四爷！您干什么哪？

常四爷　我卖菜呢！自食其力，不含糊！今儿个城外头乱乱哄哄，买不到菜；东抓西抓，抓到这么两只鸡，几斤老腌萝卜。听说你明天开张，也许用的着，特意给你送来了！

王利发　我谢谢您！我这儿正没有辙呢！

常四爷　(四下里看）好啊！好啊！收拾得好啊！大茶馆全关了，就是你有心路，能随机应变地改良！

王利发　别夸奖我啦！我尽力而为，可就怕天下老这么乱七

八糟！

常四爷　象我这样的人算是坐不起这样的茶馆喽！

（松二爷走进来，穿的很寒酸，可是还提着鸟笼。

松二爷　王掌柜！听说明天开张，我来道喜！（看见常四爷）哎哟！四爷，可想死我喽！

常四爷　二哥！你好哇？

王利发　都坐下吧！

松二爷　王掌柜，你好？太太好？少爷好？生意好？

王利发　（一劲儿说）好！托福！（提起鸡与咸菜）四爷，多少钱？

常四爷　瞧着给，该给多少给多少！

王利发　对！我给你们弄壶茶来！（提物到后面去）

松二爷　四爷，你，你怎么样啊？

常四爷　卖青菜哪！铁杆庄稼没有啦，还不卖膀子力气吗？二爷，您怎么样啊？

松二爷　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象个人吗？

常四爷　二哥，您能写能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

松二爷　嘁，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王利发　（端着一壶茶回来。给常四爷钱）不知道您花了多少，我就给这么点吧！

常四爷　（接钱，没看，揣在怀里）没关系！

王利发　二爷，（指鸟笼）还是黄鸟吧？哨的怎样？

松二爷　嗻，还是黄鸟！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有了点精神）你看看，看看，（打开罩子）多么体面！一看见它呀，我就舍不得死啦！

王利发　松二爷，不准说死！有那么一天，您还会走一步好运！

常四爷　二哥，走！找个地方喝两盅儿去！一醉解千愁！王掌柜，我可就不让你啦，没有那么多的钱！

王利发　我也分不开身，就不陪了！

（常四爷、松二爷正往外走，宋恩子和吴祥子进来。他们俩仍穿灰色大衫，但袖口瘦了，而且罩上青布马褂。）

松二爷　（看清楚是他们，不由地上前请安）原来是你们二位爷！

（王利发似乎受了松二爷的感染，也请安，弄得二人愣住了。）

宋恩子　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松二爷　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

王利发　我也那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吴祥子　哈哈哈哈！松二爷，你们的铁杆庄稼不行了，我们的灰色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哈哈哈！（看见常四爷）这不是常四爷吗？

常四爷　是呀，您的眼力不错！戊戌年我就在这儿说了句"大清国要完"，叫您二位给抓了走，坐了一年多的

牢！

宋恩子　您的记性可也不错！混的还好吧？

常四爷　托福！从牢里出来，不久就赶上庚子年；扶清灭洋，我当了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是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现在，每天起五更弄一挑子青菜，绕到十点来钟就卖光。凭力气挣饭吃，我的身上更有劲了！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您二位怎么样？

吴祥子　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

宋恩子　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

常四爷　要是洋人给饭吃呢？

松二爷　四爷，咱们走吧！

吴祥子　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

松二爷　您说的对！嗻！四爷，走吧！

常四爷　再见吧，二位，盼着你们快快升官发财！（同松二爷下）

宋恩子　这小子！

王利发　（倒茶）常四爷老是那么又倔又硬，别计较他！（让茶）二位喝碗吧，刚沏好的。

宋恩子　后面住着的都是什么人？

王利发　多半是大学生，还有几位熟人。我有登记簿子，随

时报告给“巡警阁子”。我拿来，二位看看？

吴祥子 我们不看簿子，看人！

王利发 您甭看，准保都是靠得住的人！

宋恩子 你为什么爱租学生们呢？学生不是什么老实家伙呀！

王利发 这年月，作官的今天上任，明天撤职，作买卖的今天开市，明天关门，都不可靠！只有学生有钱，能够按月交房租，没钱的就上不了大学啊！您看，是这么一笔账不是？

宋恩子 都叫你咂摸透了！你想的对！现在，连我们也欠饷啊！

吴祥子 是呀，所以非天天拿人不可，好得点津贴！

宋恩子 就仗着有错拿，没错放的，拿住人就有津贴！走吧，到后边看看去！

吴祥子 走！

王利发 二位，二位！您放心，准保没错儿！

宋恩子 不看，拿不到人，谁给我们津贴呢？

吴祥子 王掌柜不愿意咱们看，王掌柜必会给咱们想办法！咱们得给王掌柜留个面子！对吧？王掌柜！

王利发 我……

宋恩子 我出个不很高明的主意：干脆来个包月，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

吴祥子 那点意思！

宋恩子 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

王利发 那点意思得多少呢？

吴祥子 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

闹成不好意思吗？

李 三 （提着菜筐由后面出来）喝，二位爷！（请安）今儿个又得关城门吧！（没等回答，往外走）

（二、三学生匆匆地回来。

学 生 三爷，先别出去，街上抓伕呢！（往后面走去）

李 三 （还往外走）抓去也好，在哪儿也是当苦力！

（刘麻子丢了魂似的跑来，和李三碰了个满怀。

李 三 怎么回事呀？吓掉了魂儿啦！

刘麻子 （喘着）别，别，别出去！我差点叫他们抓了去！

王利发 三爷，等一等吧！

李 三 午饭怎么开呢？

王利发 跟大家说一声，中午咸菜饭，没别的办法！晚上吃那两只鸡！

李 三 好吧！（往回走）

刘麻子 我的妈呀，吓死我啦！

宋恩子 你活着，也不过多买卖几个大姑娘！

刘麻子 有人卖，有人买，我不过在中间帮帮忙，能怪我吗？（把桌上的三个茶杯的茶先后喝净）

吴祥子 我可是告诉你，我们哥儿们从前清起就专办革命党，不大爱管贩卖人口，拐带妇女什么的臭事。可是你要叫我们碰见，我们也不再睁一眼闭一眼！还有，象你这样的人，弄进去，准锁在尿桶上！

刘麻子 二位爷，别那么说呀！我不是也快挨饿了吗？您看，以前，我走八旗老爷们、宫里太监们的门子。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

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我那点芝麻粒大的生意算得了什么呢？

宋恩子 你呀，非锁在尿桶上，不会说好的！

刘麻子 得啦，今天我孝敬不了二位，改天我必有一份儿人心！

吴祥子 你今天就有买卖，要不然，兵荒马乱的，你不会出来！

刘麻子 没有！没有！

宋恩子 你嘴里半句实话也没有！不对我们说真话，没有你的好处！王掌柜，我们出去绕绕；下月一号，按阳历算，别忘了！

王利发 我忘了姓什么，也忘不了您二位这回事！

吴祥子 一言为定啦！（同宋恩子下）

王利发 刘爷，茶喝够了吧？该出去活动活动！

刘麻子 你忙你的，我在这儿等两个朋友。

王利发 咱们可把话说开了，从今以后，你不能再在这儿作你的生意，这儿现在改了良，文明啦！

（康顺子提着个小包，带着康大力，往里边探头。）

康大力 是这里吗？

康顺子 地方对呀，怎么改了样儿？（进来，细看，看见了刘麻子）大力，进来，是这儿！

康大力 找对啦？妈！

康顺子 没错儿！有他在这儿，不会错！

王利发 您找谁？

康顺子　（不语，直奔过刘麻子去）刘麻子，你还认识我吗？（要打，但是伸不出手去，一劲地颤抖）你，你，你个……（要骂，也感到困难）

刘麻子　你这个娘儿们，无缘无故地跟我捣什么乱呢？

康顺子　（挣扎）无缘无故？你，你看看我是谁？一个男子汉，干什么吃不了饭，偏干伤天害理的事！呸！呸！

王利发　这位大嫂，有话好好说！

康顺子　你是掌柜的？你忘了吗？十几年前，有个娶媳妇的太监？

王利发　您，您就是庞太监的那个……

康顺子　都是他（指刘麻子）作的好事，我今天跟他算算账！（又要打，仍未成功）

刘麻子　（躲）你敢！你敢！我好男不跟女斗！（随说随往后退）我，我找人来帮我说说理！（撒腿往后面跑）

王利发　（对康顺子）大嫂，你坐下，有话慢慢说！庞太监呢？

康顺子　（坐下喘气）死啦。叫他的侄子们给饿死的。一改民国呀，他还有钱，可没了势力，所以侄子们敢欺负他。他一死，他的侄子们把我们轰出来了，连一床被子都没给我们！

王利发　这，这是……？

康顺子　我的儿子！

王利发　您的……？

康顺子　也是买来的，给太监当儿子。

康大力　妈！你爸爸当初就在这儿卖了你的？

康顺子　对了，乖！就是这儿，一进这儿的门，我就晕过去

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地方！

康大力 我可不记得我爸爸在哪里卖了我的！

康顺子 那时候，你不是才一岁吗？妈妈把你养大了的，你跟妈妈一条心，对不对？乖！

康大力 那个老东西，掐你，拧你，咬你，还用烟签子扎我！他们人多，咱们打不过他们！要不是你，妈，我准叫他们给打死了！

康顺子 对！他们人多，咱们又太老实！你看，看见刘麻子，我想咬他几口，可是，可是，连一个嘴巴也没打上，我伸不出手去！

康大力 妈，等我长大了，我帮助你打！我不知道亲妈妈是谁，你就是我的亲妈妈！

康顺子 好！好！咱们永远在一块儿，我去挣钱，你去念书！（稍愣了一会儿）掌柜的，当初我在这儿叫人买了去，咱们总算有缘，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找点事作？我饿死不要紧，可不能饿死这个无倚无靠的好孩子！

〔王淑芬出来，立在后边听着。

王利发 你会干什么呢？

康顺子 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作家常饭，都会！我是乡下人，我能吃苦，只要不再作太监的老婆，什么苦处都是甜的！

王利发 要多少钱呢？

康顺子 有三顿饭吃，有个地方睡觉，够大力上学的，就行！

王利发 好吧，我慢慢给你打听着！你看，十多年前那回事，

我到今天还没忘，想起来心里就不痛快！

康顺子 可是，现在我们母子上哪儿去呢？

王利发 回乡下找你的老父亲去！

康顺子 他？他是活是死，我不知道。就是活着，我也不能去找他！他对不起女儿，女儿也不必再叫他爸爸！

王利发 马上就找事，可不大容易！

王淑芬 （过来）她能洗能作，又不多要钱，我留下她了！

王利发 你？

王淑芬 难道我不是内掌柜的？难道我跟李三爷就该累死？

康顺子 掌柜的，试试我！看我不行，您说话，我走！

王淑芬 大嫂，跟我来！

康顺子 当初我是在这儿卖出去的，现在就拿这儿当作娘家吧！大力，来吧！

康大力 掌柜的，你要不打我呀，我会帮助妈妈干活儿！（同王淑芬、康顺子下）

王利发 好家伙，一添就是两张嘴！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

李　三 （掩护着刘麻子出来）快走吧！（回去）

王利发 就走吧，还等着真挨两个脆的吗？

刘麻子 我不是说过了吗，等两个朋友？

王利发 你呀，叫我说什么才好呢！

刘麻子 有什么法子呢！隔行如隔山，你老得开茶馆，我老得干我这一行！到什么时候，我也得干我这一行！

（老林和老陈满面笑容地走进来。

刘麻子 （二人都比他年轻，他却称呼他们哥哥）林大哥，陈

二哥！（看王不满意，赶紧说）王掌柜，这儿现在没有人，我借个光，下不为例！

王利发　她（指后边）可是还在这儿呢！

刘麻子　不要紧了，她不会打人！就是真打，他们二位也会帮助我！

王利发　你呀！哼！（到后边去）

刘麻子　坐下吧，谈谈！

老　林　你说吧！老二！

老　陈　你说吧！哥！

刘麻子　谁说不一样啊！

老　陈　你说吧，你是大哥！

老　林　那个，你看，我们俩是把兄弟！

老　陈　对！把兄弟，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老　林　他有几块现大洋！

刘麻子　现大洋？

老　陈　林大哥也有几块现大洋！

刘麻子　一共多少块呢？说个数目！

老　林　那，还不能告诉你咧！

老　陈　事儿能办才说咧！

刘麻子　有现大洋，没有办不了的事！

老　林
老　陈　真的？

刘麻子　说假话是孙子！

老　林　那么，你说吧，老二！

老　陈　还是你说，哥！

老　林　你看，我们是两个人吧？

刘麻子　嗯！

老　陈　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吧？

刘麻子　嗯！

老　林　没人耻笑我们的交情吧？

刘麻子　交情嘛，没人耻笑！

老　陈　也没人耻笑三个人的交情吧？

刘麻子　三个人？都是谁？

老　林　还有个娘儿们！

刘麻子　嗯！嗯！嗯！我明白了！可是不好办，我没办过！你看，平常都说小两口儿，哪有小三口儿的呢！

老　林　不好办？

刘麻子　太不好办啦！

老　林　（问老陈）你看呢？

老　陈　还能白拉倒吗？

老　林　不能拉倒！当了十几年兵，连半个媳妇都娶不上！他妈的！

刘麻子　不能拉倒，咱们再想想！你们到底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

〔王利发和崔久峰由后面慢慢走来。刘麻子等停止谈话。

王利发　崔先生，昨天秦二爷派人来请您，您怎么不去呢？您这么有学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作过国会议员，可是住在我这里，天天念经；干吗不出去作点事呢？您这样的好人，应当出去作官！有您这样的

清官，我们小民才能过太平日子！

崔久峰 惭愧！惭愧！作过国会议员，那真是造孽呀！革命有什么用呢，不过自误误人而已！唉！现在我只能修持，忏悔！

王利发 您看秦二爷，他又办工厂，又忙着开银号！

崔久峰 办了工厂、银号又怎么样呢？他说实业救国，他救了谁？救了他自己，他越来越有钱了！可是他那点事业，哼，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起不来！

王利发 您别这么说呀！难道咱们就一点盼望也没有了吗？

崔久峰 难说！很难说！你看，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是谁叫他们打的？

王利发 谁？哪个混蛋？

崔久峰 洋人！

王利发 洋人？我不能明白！

崔久峰 慢慢地你就明白了。有那么一天，你我都得作亡国奴！我干过革命，我的话不是随便说的！

王利发 那么，您就不想想主意，卖卖力气，别叫大家作亡国奴？

崔久峰 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的确那么想过！现在，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

王利发 那也得死马当活马治呀！

崔久峰 死马当活马治？那是妄想！死马不能再活，活马可早晚得死！好啦，我到弘济寺去，秦二爷再派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只会念经，不会干别的！（下）

〔宋恩子、吴祥子又回来了。

王利发　二位！有什么消息没有？

〔宋恩子、吴祥子不语，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看着刘麻子等。

〔刘麻子不知如何是好，低下头去。

〔老陈、老　林也不知如何是好，相视无言。

〔静默了有一分钟。

老　陈　哥，走吧？

老　林　走！

宋恩子　等等！（立起来，挡住路）

老　陈　怎么啦？

吴祥子　（也立起）你说怎么啦？

〔四人呆呆相视一会儿。

宋恩子　乖乖地跟我们走！

老　林　上哪儿？

吴祥子　逃兵，是吧？有些块现大洋，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有钱就藏起来，没钱就当土匪，是吧？

老　陈　你管得着吗？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要打）

宋恩子　你？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没有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拍了拍身上的枪）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

老　林　都是弟兄，何必呢？都是弟兄！

吴祥子　对啦！坐下谈谈吧！你们是要命呢？还是要现大洋？

老　陈　我们那点钱来的不容易！谁发饷，我们给谁打仗，我们打过多少次仗啊！

宋恩子　逃兵的罪过，你们可也不是不知道！
老　林　咱们讲讲吧，谁叫咱们是弟兄呢！
吴祥子　这象句自己人的话！谈谈吧！
王利发　（在门口）诸位，大令过来了！
老　陈
老　林　啊！（惊惶失措，要往里边跑）
宋恩子　别动！君子一言：把现大洋分给我们一半，保你们俩没事！咱们是自己人！
老　陈
老　林　就那么办！自己人！

〔“大令”进来：二捧刀——刀缠红布——背枪者前导，手捧令箭的在中，四持黑红棍者在后。军官在最后押队。

吴祥子　（和宋恩子、老林、老陈一齐立正，从帽中取出证章，军官看）报告官长，我们正在这儿盘查一个逃兵。
军　官　就是他吗？（指刘麻子）
吴祥子　（指刘麻子）就是他！
军　官　绑！
刘麻子　（喊）老爷！我不是！不是！
军　官　绑！（同下）

——幕落

第三幕

时　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时候。秋，清晨。
地　点　同前幕。
人　物　王大拴　明师傅　于厚斋　周秀花　邹福远
小宋恩子　王小花　卫福喜　小吴祥子
康顺子　方　六　常四爷　丁　宝　车当当
秦仲义　王利发　庞四奶奶　小心眼　茶客
甲、乙　春　梅　沈处长　小刘麻子　老　杨
宪兵四人　取电灯费的　小二德子　小唐铁嘴
谢勇仁

〔幕启：现在，裕泰茶馆的样子可不象前幕那么体面了。藤椅已不见，代以小凳与条凳。自房屋至家具都显着暗淡无光。假若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也更大了。在这些条子旁边还贴着“茶钱先付”的新纸条。
〔一清早，还没有下窗板。王利发的儿子王大拴，垂头丧气地独自收拾屋子。
〔王大拴的妻周秀花，领着小女儿王小花，由后面出

来。她们一边走一边说话儿。

王小花 妈，晌午给我作点热汤面吧！好多天没吃过啦！

周秀花 我知道，乖！可谁知道买得着面买不着呢！就是粮食店里可巧有面，谁知道咱们有钱没有呢！唉！

王小花 就盼着两样都有吧！妈！

周秀花 你倒想得好，可哪能那么容易！去吧，小花，在路上留神吉普车！

王大拴 小花，等等！

王小花 干吗？爸！

王大拴 昨天晚上……

周秀花 我已经嘱咐过她了！她懂事！

王大拴 你大力叔叔的事万不可对别人说呀！说了，咱们全家都得死！明白吧？

王小花 我不说，打死我也不说！有人问我大力叔叔回来过没有，我就说：他走了好几年，一点消息也没有！

（康顺子由后面走来。她的腰有点弯，但还硬朗。她一边走一边叫王小花。

康顺子 小花！小花！还没走哪？

王小花 康婆婆，干吗呀？

康顺子 小花，乘！婆婆再看你一眼！（抚弄王小花的头）多体面哪！吃的不足啊，要不然还得更好看呢！

周秀花 大婶，您是要走吧？

康顺子 是呀！我走，好让你们省点嚼谷呀！大力是我拉扯大的，他叫我走，我怎能不走呢？当初，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他还没有小花这么高呢！

王小花　看大力叔叔现在多么壮实，多么大气！

康顺子　是呀，虽然他只在这儿坐了一袋烟的工夫呀，可是叫我年轻了好几岁！我本来什么也没有，——见着他呀，好象忽然间我什么都有啦！我走，跟着他走，受什么累，吃什么苦，也是香甜的！看他那两只大手，那两只大脚，简直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王小花　婆婆，我也跟您去！

康顺子　小花，你乖乖地去上学，我会回来看你！

王大拴　小花，上学吧，别迟到！

王小花　婆婆，等我下了学您再走！

康顺子　哎！哎！去吧，乖！（王小花下）

王大拴　大婶，我爸爸叫您走吗？

康顺子　他还没打好了主意。我倒怕呀，大力回来的事儿万一叫人家知道了啊，我又忽然这么一走，也许要连累了你们！这年月不是天天抓人吗？我不能作对不起你们的事！

周秀花　大婶，您走您的，谁逃出去谁得活命！喝茶的不是常低声儿说：想要活命得上西山[①] 吗？

王大拴　对！

康顺子　小花的妈，来吧，咱们再商量商量！我不能专顾自己，叫你们吃亏！老大，你也好好想想！（同周秀花下）

〔丁宝进来。

---

① 西山，当时是八路军的游击区。

丁 宝 嗨，掌柜的，我来啦！

王大拴 你是谁？

丁 宝 小丁宝！小刘麻子叫我来的，他说这儿的老掌柜托他请个女招待。

王大拴 姑娘，你看看，这么个破茶馆，能用女招待吗？我们老掌柜呀，穷得乱出主意！

〔王利发慢慢地走出来，他还硬朗，穿的可很不整齐。

王利发 老大，你怎么老在背后褒贬老人呢？谁穷得乱出主意呀？下板子去！什么时候了，还不开门！

〔王大拴去下窗板。

丁 宝 老掌柜，你硬朗啊？

王利发 嗯！要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十几了？姑娘！

丁 宝 十七！

王利发 才十七？

丁 宝 是呀！妈妈是寡妇，带着我过日子。胜利以后呀，政府硬说我爸爸给我们留下的一所小房子是逆产，给没收啦！妈妈气死了，我作了女招待！老掌柜，我到今天还不明白什么叫逆产，您知道吗？

王利发 姑娘，说话留点神！一句话说错了，什么都可以变成逆产！你看，这后边呀，是秦二爷的仓库，有人一瞪眼，说是逆产，就给没收啦！就是这么一回事！

〔王大拴回来。

丁 宝 老掌柜，您说对了！连我也是逆产，谁的胳臂粗，我就得侍候谁！他妈的，我才十七，就常想还不如死

了呢！死了落个整尸首，干这一行，活着身上就烂了！

王大拴 爸，您真想要女招待吗？

王利发 我跟小刘麻子瞎聊来着！我一辈子老爱改良，看着生意这么不好，我着急！

王大拴 您着急，我也着急！可是，您就忘记老裕泰这个老字号了吗？六十多年的老字号，用女招待？

丁 宝 什么老字号啊！越老越不值钱！不信，我现在要是二十八岁，就是叫小小丁宝，小丁宝贝，也没人看我一眼！

（茶客甲、乙上。

王利发 二位早班儿！带着叶子哪？老大拿开水去！（王大拴下）二位，对不起，茶钱先付！

茶客甲 没听说过！

王利发 我开过几十年茶馆，也没听说过！可是，您圣明：茶叶、煤球儿都一会儿一个价钱，也许您正喝着茶，茶叶又长了价钱！您看，先收茶钱不是省得麻烦吗？

茶客乙 我看哪，不喝更省事！（同茶客甲下）

王大拴 （提来开水）怎么？走啦！

王利发 这你就明白了！

丁 宝 我要是过去说一声：“来了？小子！”他们准给一块现大洋！

王利发 你呀，老大，比石头还顽固！

王大拴 （放下壶）好吧，我出去蹓跶，这里出不来气！（下）

王利发　你出不来气，我还憋得慌呢！

〔小刘麻子上，穿着洋服，夹着皮包。

小刘麻子　小丁宝，你来啦？

丁　宝　有你的话，谁敢不来呀！

小刘麻子　王掌柜，看我给你找来的小宝贝怎样？人材、岁数、打扮、经验，样样出色！

王利发　就怕我用不起吧？

小刘麻子　没的事！她不要工钱！是吧，小丁宝？

王利发　不要工钱？

小刘麻子　老头儿，你都甭管，全听我的，我跟小丁宝有我们一套办法！是吧，小丁宝？

丁　宝　要是没你那一套办法，怎会缺德呢！

小刘麻子　缺德？你算说对了！当初，我爸爸就是由这儿绑出去的；不信，你问王掌柜。是吧，王掌柜？

王利发　我亲眼得见！

小刘麻子　你看，小丁宝，我不乱吹吧？绑出去，就在马路中间，磕喳一刀！是吧，老掌柜？

王利发　听得真真的！

小刘麻子　我不说假话吧？小丁宝！可是，我爸爸到底差点事，一辈子混的并不怎样。轮到我自己出头露面了，我必得干的特别出色。（打开皮包，拿出计划书）看，小丁宝，看看我的计划！

丁　宝　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我看哪，我该回家，休息一天，明天来上工。

王利发　丁宝，我还没想好呢！

小刘麻子　王掌柜，我都替你想好啦！不信，你等着看，明天早上，小丁宝在门口儿歪着头那么一站，马上就进来二百多茶座儿！小丁宝，你听听我的计划，跟你有关系。

丁　宝　哼！但愿跟我没关系！

小刘麻子　你呀，小丁宝，不够积极！听着……

〔取电灯费的进来。

取电灯费的　掌柜的，电灯费！

王利发　电灯费？欠几个月的啦？

取电灯费的　三个月的！

王利发　再等三个月，凑半年，我也还是没办法！

取电灯费的　那象什么话呢？

小刘麻子　地道真话嘛！这儿属沈处长管。知道沈处长吧？市党部的委员，宪兵司令部的处长！您愿意收他的电费吗？说！

取电灯费的　什么话呢，当然不收！对不起，我走错了门儿！（下）

小刘麻子　看，王掌柜，你不听我的行不行？你那套光绪年的办法太守旧了！

王利发　对！要不怎么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呢！我还得多学！

小刘麻子　就是嘛！

〔小唐铁嘴进来，穿着绸子夹袍，新缎鞋。

小刘麻子　哎哟，他妈的是你，小唐铁嘴！

小唐铁嘴　哎哟，他妈的是你，小刘麻子！来，叫爷爷看看！

（看前看后）你小子行，洋服穿的象那么一回事，由后边看哪，你比洋人还更象洋人！老王掌柜，我夜观天象，紫微星发亮，不久必有真龙天子出现，所以你看我跟小刘麻子，和这位……

小刘麻子　小丁宝，九城闻名！

小唐铁嘴　……和这位小丁宝，才都这么才貌双全，文武带打，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老掌柜，把脸转正了，我看看！好，好，印堂发亮，还有一步好运！来吧，给我碗喝吧！

王利发　小唐铁嘴！

小唐铁嘴　别再叫唐铁嘴，我现在叫唐天师！

小刘麻子　谁封你作了天师？

小唐铁嘴　待两天你就知道了。

王利发　天师，可别忘了，你爸爸白喝了我一辈子的茶，这可不能世袭！

小唐铁嘴　王掌柜，等我穿上八卦仙衣的时候，你会后悔刚才说了什么！你等着吧！

小刘麻子　小唐，待会儿我请你去喝咖啡，小丁宝作陪，你先听我说点正经事，好不好？

小唐铁嘴　王掌柜，你就不想想，天师今天白喝你点茶，将来会给你个县知事作作吗？好吧，小刘你说！

小刘麻子　我这儿刚跟小丁宝说，我有个伟大的计划！

小唐铁嘴　好！洗耳恭听！

小刘麻子　我要组织一个“拖拉撕”。这是个美国字，也许你不懂，翻成北京话就是“包圆儿”。

小唐铁嘴　我懂！就是说，所有的姑娘全由你包办。

小刘麻子　对！你的脑力不坏！小丁宝，听着，这跟你有密切关系！甚至于跟王掌柜也有关系！

王利发　我这儿听着呢！

小刘麻子　我要把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组织起来，成立那么一个大“拖拉撕”。

小唐铁嘴　（闭着眼问）官方上疏通好了没有？

小刘麻子　当然！沈处长作董事长，我当总经理！

小唐铁嘴　我呢？

小刘麻子　你要是能琢磨出个好名字来，请你作顾问！

小唐铁嘴　车马费不要法币！

小刘麻子　每月送几块美钞！

小唐铁嘴　往下说！

小刘麻子　业务方面包括：买卖部、转运部、训练部、供应部，四大部。谁买姑娘，还是谁卖姑娘；由上海调运到天津，还是由汉口调运到重庆；训练吉普女郎，还是训练女招待；是供应美国军队，还是各级官员，都由公司统一承办，保证人人满意。你看怎样？

小唐铁嘴　太好！太好！在道理上，这合乎统制一切的原则。在实际上，这首先能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对国家有利！

小刘麻子　好吧，你就给想个好名字吧！想个文雅的，象“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那种诗那么文雅的！

小唐铁嘴　嗯——“拖拉撕”，“拖拉撕”……不雅！拖进来，

拉进来，不听话就撕成两半儿，倒好象是绑票儿撕票儿，不雅！

小刘麻子　对，是不大雅！可那是美国字，吃香啊！

小唐铁嘴　还是联合公司响亮、大方！

小刘麻子　有你这么一说！什么联合公司呢？

丁　宝　缺德公司就挺好！

小刘麻子　小丁宝，谈正经事，不许乱说！你好好干，将来你有作女招待总教官的希望！

小唐铁嘴　看这个怎样——花花联合公司？姑娘是什么？鲜花嘛！要姑娘就得多花钱，花呀花呀，所以花花！“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又有典故，出自《武家坡》！好不好！

小刘麻子　小唐，我谢谢你，谢谢你！（热烈握手）我马上找沈处长去研究一下，他一赞成，你的顾问就算当上了！（收拾皮包，要走）

王利发　我说，丁宝的事到底怎么办？

小刘麻子　没告诉你不用管吗？“拖拉撕”统办一切，我先在这里试验试验。

丁　宝　你不是说喝咖啡去吗？

小刘麻子　问小唐去不去？

小唐铁嘴　你们先去吧，我还在这儿等个人。

小刘麻子　咱们走吧，小丁宝！

丁　宝　明天见，老掌柜！再见，天师！（同小刘麻子下）

小唐铁嘴　王掌柜，拿报来看看！

王利发　那，我得慢慢地找去。二年前的还许有几张！

小唐铁嘴　废话！

（进来三位茶客：明师傅、邹福远和卫福喜。明师傅独坐，邹福远与卫福喜同坐。王利发都认识，向大家点头。

王利发　哥儿们，对不起啊，茶钱先付！

明师傅　没错儿，老哥哥！

王利发　唉！“茶钱先付”，说着都烫嘴！（忙着沏茶）

邹福远　怎样啊？王掌柜！晚上还添评书不添啊？

王利发　试验过了，不行！光费电，不上座儿！

邹福远　对！您看，前天我在会仙馆，开三侠四义五霸十雄十三杰九老十五小，大破凤凰山，百鸟朝凤，棍打凤腿，您猜上了多少座儿？

王利发　多少？那点书现在除了您，没有人会说！

邹福远　您说的在行！可是，才上了五个人，还有俩听蹭儿的！

卫福喜　师哥，无论怎么说，你比我强！我又闲了一个多月啦！

邹福远　可谁叫你跳了行，改唱戏了呢？

卫福喜　我有嗓子，有扮相嘛！

邹福远　可是上了台，你又不好好地唱！

卫福喜　妈的唱一出戏，挣不上三个杂合面饼子的钱，我干吗卖力气呢？我疯啦？

邹福远　唉！福喜，咱们哪，全叫流行歌曲跟《纺棉花》给顶垮喽！我是这么看，咱们死，咱们活着，还在其次，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艺儿，再过几年都得失

传！咱们对不起祖师爷！常言道：邪不侵正。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王利发　唉！（转至明师傅处）明师傅，可老没来啦！

明师傅　出不来喽！包监狱里的伙食呢！

王利发　您！就凭您，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去给他们蒸窝窝头？

明师傅　那有什么办法呢，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满汉全席？我连家伙都卖喽！

（方六拿着几张画儿进来。

明师傅　六爷，这儿！六爷，那两桌家伙怎样啦？我等钱用！

方　六　明师傅，您挑一张画儿吧！

明师傅　啊？我要画儿干吗呢？

方　六　这可画的不错！六大山人、董弱梅画的！

明师傅　画的天好，当不了饭吃啊！

方　六　他把画儿交给我的时候，直掉眼泪！

明师傅　我把家伙交给你的时候，也直掉眼泪！

方　六　谁掉眼泪，谁吃炖肉，我都知道！要不怎么我累心呢！你当是干我们这一行，专凭打打小鼓就行哪？

明师傅　六爷，人总有颗人心哪，你还能坑老朋友吗？

方　六　一共不是才两桌家伙吗？小事儿，别再提啦，再提就好象不大懂交情了！

（车当当敲着两块洋钱，进来。

车当当　谁买两块？买两块吧？天师，照顾照顾？（小唐铁嘴不语）

王利发　当当！别处转转吧，我连现洋什么模样都忘了！

车当当　那，你老人家就细细看看吧！白看，不用买票！（往桌上扔钱）

（庞四奶奶进来，带着春梅。庞四奶奶的手上戴满各种戒指，打扮得象个女妖精。卖杂货的老杨跟进来。

小唐铁嘴　娘娘！

方　六
车当当　娘娘！

庞四奶奶　天师！

小唐铁嘴　侍候娘娘！（让庞四奶奶坐，给她倒茶）

庞四奶奶　（看车当当要出去）当当，你等等！

车当当　嗻！

老　杨　（打开货箱）娘娘，看看吧！

庞四奶奶　唱唱那套词儿，还倒怪有个意思！

老　杨　是！美国针、美国线、美国牙膏、美国消炎片。还有口红、雪花膏、玻璃袜子细毛线。箱子小，货物全，就是不卖原子弹！

庞四奶奶　哈哈哈！（挑了两双袜子）春梅，拿着！当当，你跟老杨算账吧！

车当当　娘娘，别那么办哪！

庞四奶奶　我给你拿的本钱，利滚利，你欠我多少啦？天师，查账！

小唐铁嘴　是！（掏小本）

车当当　天师，你甭操心，我跟老杨算去！

老　杨　娘娘，您行好吧！他能给我钱吗？

庞四奶奶　老杨，他坑不了你，都有我呢！

老　杨　是！（向众）还有哪位照顾照顾？（又要唱）美国针……

庞四奶奶　听够了！走！

老　杨　是！美国针、美国线，我要不走是混蛋！走，当当！（同车当当下）

方　六　（过来）娘娘，我得到一堂景泰蓝的五供儿，东西老，地道，也便宜，坛上用顶体面，您看看吧？

庞四奶奶　请皇上看看吧！

方　六　是！皇上不是快登基了吗？我先给您道喜！我马上取去，送到坛上！娘娘多给美言几句，我必有份人心！（往外走）

明师傅　六爷，我的事呢?!

方　六　你先给我看着那几张画！（下）

明师傅　你等等！坑我两桌家伙，我还有把切菜刀呢！（追下）

庞四奶奶　王掌柜，康妈妈在这儿哪？请她出来！

小唐铁嘴　我去！（跑到后门）康老太太，您来一下！

王利发　什么事？

小唐铁嘴　朝廷大事！

（康顺子上。

康顺子　干什么呀？

庞四奶奶　（迎上去）婆母！我是您的四侄媳妇，来接您，快坐下吧！（拉康顺子坐下）

康顺子　四侄媳妇？

庞四奶奶　是呀，您离开庞家的时候，我还没过门哪。

康顺子　我跟庞家一刀两断啦，找我干吗？

庞四奶奶　您的四侄子海顺呀，是三皇道的大坛主，国民党的大党员，又是沈处长的把兄弟，快作皇上啦，您不喜欢吗？

康顺子　快作皇上？

庞四奶奶　啊！龙袍都作好啦，就快在西山登基！

康顺子　在西山？

小唐铁嘴　老太太，西山一带有八路军。庞四爷在那一带登基，消灭八路，南京能够不愿意吗？

庞四奶奶　四爷呀都好，近来可是有点贪酒好色。他已经弄了好几个小老婆！

小唐铁嘴　娘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可有书可查呀！

庞四奶奶　你不是娘娘，怎么知道娘娘的委屈！老太太，我是这么想：您要是跟我一条心，我叫您作老太后，咱们俩一齐管着皇上，我这个娘娘不就好作一点了吗？老太太，您跟我去，吃好的喝好的，兜儿里老带着那么几块当当响的洋钱，够多么好啊！

康顺子　我要是不跟你去呢？

庞四奶奶　啊？不去？（要翻脸）

小唐铁嘴　让老太太想想，想想！

康顺子　用不着想，我不会再跟庞家的人打交道！四媳妇，你作你的娘娘，我作我的苦老婆子，谁也别管谁！刚才你要瞪眼睛，你当我怕你吗？我在外边也混了这么多年，磨练出来点了，谁跟我瞪眼，我会伸手打！（立起，往后走）

小唐铁嘴　老太太！老太太！

康顺子　（立住，转身对小唐铁嘴）你呀，小伙子，挺起腰板来，去挣碗干净饭吃，不好吗？（下）

庞四奶奶　（移怒于王利发）王掌柜，过来！你去跟那个老婆子说说，说好了，我送给你一袋子白面！说不好，我砸了你的茶馆！天师，走！

小唐铁嘴　王掌柜，我晚上还来，听你的回话！

王利发　万一我下半天就死了呢？

庞四奶奶　呸！你还不该死吗？（与小唐铁嘴，春梅同下）

王利发　哼！

邹福远　师弟，你看这算哪一出？哈哈哈！

卫福喜　我会二百多出戏，就是不懂这一出！你知道那个娘儿们的出身吗？

邹福远　我还能不知道！东霸天的女儿，在娘家就生过……得，别细说，咱们积点口德吧！

（王大拴回来。

王利发　看着点，老大。我到后面商量点事！（下）

小二德子　（在外边大吼一声）闪开了！（进来）大栓哥，沏壶顶好的，我有钱！（掏出四块现洋，一块一块地放下）给算算，刚才花了一块，这儿还有四块，五毛打一个，我一共打了几个？

王大拴　十个。

小二德子　（用手指算）对！前天四个，昨天六个，可不是十个！大拴哥，你拿两块吧！没钱，我白喝你的茶；有钱，就给你！你拿吧！（吹一块，放在耳旁听听）

这块好，就一块当两块吧，给你！

王大拴 （没接钱）小二德子，什么生意这么好啊？现大洋不容易看到啊！

小二德子 念书去了！

王大拴 把“一”字都念成扁担，你念什么书啊？

小二德子 （拿起桌上的壶来，对着壶嘴喝了一气，低声说）市党部派我去的，法政学院。没当过这么美的差事，太美，太过瘾！比在天桥好的多！打一个学生，五毛现洋！昨天揍了几个来着？

王大拴 六个。

小二德子 对！里边还有两个女学生！一拳一拳地下去，太美，太过瘾！大拴哥，你摸摸，摸摸！（伸臂）铁筋洋灰的！用这个揍男女学生，你想想，美不美？

王大拴 他们就那么老实，乖乖地叫你打？

小二德子 我专找老实的打呀！你当我是傻子哪？

王大拴 小二德子，听我说，打人不对！

小二德子 可也难说！你看教党义的那个教务长，上课先把手枪拍在桌上，我不过抡抡拳头，没动手枪啊！

王大拴 什么教务长啊，流氓！

小二德子 对！流氓！不对，那我也是流氓喽！大拴哥，你怎么绕着脖子骂我呢？大拴哥，你有骨头！不怕我这铁筋洋灰的胳臂！

王大拴 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不服你还是不服你，不是吗？

小二德子 喝，这么绕脖子的话，你怎么想出来的？大拴哥，你应当去教党义，你有文才！好啦，反正今天我不

再打学生！

王大拴　干吗光是今天不打？永远不打才对！

小二德子　不是今天我另有差事吗？

王大拴　什么差事？

小二德子　今天打教员！

王大拴　干吗打教员？打学生就不对，还打教员？

小二德子　上边怎么交派，我怎么干！他们说，教员要罢课。罢课就是不老实，不老实就得揍！他们叫我上这儿等着，看见教员就揍！

邹福远　（嗅出危险）师弟，咱们走吧！

卫福喜　走！（同邹福远下）

小二德子　大拴哥，你拿着这块钱吧！

王大拴　打女学生的钱，我不要！

小二德子　（另拿一块）换换，这块是打男学生的，行了吧？（看王大拴还是摇头）这么办，你替我看着点。我出去买点好吃的，请请你，活着还不为吃点喝点老三点吗？（收起现洋，下）

（康顺子提着小包出来。王利发与周秀花跟着。

康顺子　王掌柜，你要是改了主意，不让我走，我还可以不走！

王利发　我……

周秀花　庞四奶奶也未必敢砸茶馆！

王利发　你怎么知道？三皇道是好惹的？

康顺子　我顶不放心的还是大力的事！只要一走漏了消息，大家全完！那比砸茶馆更厉害！

王大拴　大婶，走！我送您去！爸爸，我送送她老人家，可以吧？

王利发　嗯——

周秀花　大婶在这儿受了多少年的苦，帮了咱们多少忙，还不应当送送？

王利发　我并没说不叫他送！送！送！

王大拴　大婶，等等，我拿件衣服去。（下）

周秀花　爸，您怎么啦？

王利发　别再问我什么，我心里乱！一辈子没这么乱过！媳妇，你先陪大婶走，我叫老大追你们！大婶，外边不行啊，就还回来！

周秀花　老太太，这儿永远是您的家！

王利发　可谁知道也许……

康顺子　我也不会忘了你们！老掌柜，你硬硬朗朗的吧！（同周秀花下）

王利发　（送了两步，立住）硬硬朗朗的干什么呢？

（谢勇仁和于厚斋进来。

谢勇仁　（看看墙上，先把茶钱放在桌上）老人家，沏一壶来。（坐）

王利发　（先收钱）好吧。

于厚斋　勇仁，这恐怕是咱们末一次坐茶馆了吧？

谢勇仁　以后我倒许常来。我决定改行，去蹬三轮儿！

于厚斋　蹬三轮一定比当小学教员强！

谢勇仁　我偏偏教体育，我饿，学生们饿，还要运动，不是笑话吗？

〔王小花跑进来。

王利发　小花，怎这么早就下了学呢？

王小花　老师们罢课啦！（看见于厚斋、谢勇仁）于老师，谢老师！你们都没上学去，不教我们啦？还教我们吧！见不着老师，同学们都哭啦！我们开了个会，商量好，以后一定都守规矩，不招老师们生气！

于厚斋　小花！老师们也不愿意耽误了你们的功课。可是，吃不上饭，怎么教书呢？我们家里也有孩子，为教别人的孩子，叫自己的孩子挨饿，不是不公道吗？好孩子，别着急，喝完茶，我们开会去，也许能够想出点办法来！

谢勇仁　好好在家温书，别乱跑去，小花！

〔王大拴由后面出来，夹着个小包。

王小花　爸，这是我的两位老师！

王大拴　老师们，快走！他们埋伏下了打手！

王利发　谁？

王大拴　小二德子！他刚出去，就回来！

王利发　二位先生，茶钱退回，（递钱）请吧！快！

王大拴　随我来！

〔小二德子上。

小二德子　街上有游行的，他妈的什么也买不着！大拴哥，你上哪儿？这俩是谁？

王大拴　喝茶的！（同于厚斋、谢勇仁往外走）

小二德子　站住！（三人还走）怎么？不听话？先揍了再说！

王利发　小二德子！

小二德子 （拳已出去）尝尝这个！
谢勇仁 （上面一个嘴巴，下面一脚）尝尝这个！
小二德子 哎哟！（倒下）
王小花 该！该！
谢勇仁 起来，再打！
小二德子 （起来，捂着脸）喝！喝！（往后退）喝！
王大拴 快走！（扯二人下）
小二德子 （迁怒）老掌柜，你等着吧，你放走了他们，待会儿我跟你算账！打不了他们，还打不了你这个糟老头子吗？（下）
王小花 爷爷，爷爷！小二德子追老师们去了吧？那可怎么好！
王利发 他不敢！这路人我见多了，都是软的欺，硬的怕！
王小花 他要是回来打您呢？
王利发 我？爷爷会说好话呀。
王小花 爸爸干什么去了？
王利发 出去一会儿，你甭管！上后边温书去吧，乖！
王小花 老师们可别吃了亏呀，我真不放心！（下）
〔丁宝跑进来。
丁　宝 老掌柜，老掌柜！告诉你点事！
王利发 说吧，姑娘！
丁　宝 小刘麻子呀，没安着好心，他要霸占这个茶馆！
王利发 怎么霸占？这个破茶馆还值得他们霸占？
丁　宝 待会儿他们就来，我没工夫细说，你打个主意吧！
王利发 姑娘，我谢谢你！

丁　宝　我好心好意来告诉你，你可不能卖了我呀！

王利发　姑娘，我还没老胡涂了！放心吧！

丁　宝　好！待会儿见！（下）

〔周秀花回来。

周秀花　爸，他们走啦。

王利发　好！

周秀花　小花的爸说，叫您放心，他送到了地方就回来。

王利发　回来不回来都随他的便吧！

周秀花　爸，您怎么啦？干吗这么不高兴？

王利发　没事！没事！看小花去吧。她不是想吃热汤面吗？要是还有点面的话，给她作一碗吧，孩子怪可怜的，什么也吃不着！

周秀花　一点白面也没有！我看看去，给她作点杂合面疙瘪汤吧！（下）

〔小唐铁嘴回来。

小唐铁嘴　王掌柜，说好了吗？

王利发　晚上，晚上一定给你回话！

小唐铁嘴　王掌柜，你说我爸爸白喝了一辈子的茶，我送你几句救命的话，算是替他还账吧。告诉你，三皇道现在比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更厉害，砸你的茶馆比砸个砂锅还容易！你别太大意了！

王利发　我知道！你既买我的好，又好去对娘娘表表功！是吧？

〔小宋恩子和小吴祥子进来，都穿着新洋服。

小唐铁嘴　二位，今天可够忙的？

小宋恩子　忙得厉害！教员们大暴动！
王利发　二位，“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
小唐铁嘴　怎么啦？
小吴祥子　他们还能反到天上去吗？到现在为止，已经抓了一百多，打了七十几个，叫他们反吧！
小宋恩子　太不知好歹！他们老老实实的，美国会送来大米、白面嘛！
小唐铁嘴　就是！二位，有大米、白面，可别忘了我！以后，给大家的坟地看风水，我一定尽义务！好！二位忙吧！（下）
小吴祥子　你刚才问，“罢课”改叫“暴动”啦？王掌柜！
王利发　岁数大了，不懂新事，问问！
小宋恩子　哼！你就跟他们是一路货！
王利发　我？您太高抬我啦！
小吴祥子　我们忙，没工夫跟你费话，说干脆的吧！
王利发　什么干脆的？
小宋恩子　教员们暴动，必有主使的人！
王利发　谁？
小吴祥子　昨天晚上谁上这儿来啦？
王利发　康大力！
小宋恩子　就是他！你把他交出来吧！
王利发　我要是知道他是哪路人，还能够随便说出来吗？我跟你们的爸爸打交道多少年，还不懂这点道理？
小吴祥子　甭跟我们拍老腔，说真的吧！
王利发　交人，还是拿钱，对吧？

小宋恩子　你真是我爸爸教出来的！对啦，要是不交人，就把你的金条拿出来！别的铺子都随开随倒，你可混了这么多年，必定有点底！

〔小二德子匆匆跑来。

小二德子　快走！街上的人不够用啦！快走！

小吴祥子　你小子管干吗的？

小二德子　我没闲着，看，脸都肿啦！

小宋恩子　掌柜的，我们马上回来，你打主意吧！

王利发　不怕我跑了吗？

小吴祥子　老梆子，你真逗气儿！你跑到阴间去，我们也会把你抓回来！（打了王利发一掌，同小宋恩子、小二德子下）

王利发　（向后叫）小花！小花的妈！

周秀花　（同王小花跑出来）我都听见了！怎么办？

王利发　快走！追上康妈妈！快！

王小花　我拿书包去！（下）

周秀花　拿上两件衣裳，小花！爸，剩您一个人怎么办？

王利发　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

〔王小花挎着书包，夹着点东西跑回来。

周秀花　爸爸！

王小花　爷爷！

王利发　都别难过，走（从怀中掏出所有的钱和一张旧相片）媳妇，拿着这点钱，小花，拿着这个，老裕泰三十年前的相片，交给你爸爸！走吧！

〔小刘麻子同丁宝回来。

小刘麻子　小花，教员罢课，你住姥姥家去呀？

王小花　对啦！

王利发　（假意地）媳妇，早点回来！

周秀花　爸，我们住两天就回来！（同王小花下）

小刘麻子　王掌柜，好消息！沈处长批准了我的计划！

王利发　大喜，大喜！

小刘麻子　您也大喜，处长也批准修理这个茶馆！我一说，处长说好！他呀老把“好”说成“蒿”，特别有个洋味儿！

王利发　都是怎么一回事？

小刘麻子　从此你算省心了！这儿全属我管啦，你搬出去！我先跟你说好了，省得以后你麻烦我！

王利发　那不能！凑巧，我正想搬家呢。

丁　宝　小刘，老掌柜在这儿多少年啦，你就不照顾他一点吗？

小刘麻子　看吧！我办事永远厚道！王掌柜，我接处长去，叫他看看这个地方。你把这儿好好收拾一下！小丁宝，你把小心眼找来，迎接处长！带点香水，好好喷一气，这里臭哄哄的！走！（同丁宝下）

王利发　好！真好！太好！哈哈哈！

（常四爷提着小筐进来，筐里有些纸钱和花生米。他虽年过七十，可是腰板还不太弯。

常四爷　什么事这么好哇，老朋友！

王利发　哎哟！常四哥！我正想找你这么一个人说说话儿呢！我沏一壶顶好的茶来，咱们喝喝！（去沏茶）

〔秦仲义进来。他老的不象样子了，衣服也破旧不堪。〕

秦仲义　王掌柜在吗？

常四爷　在！您是……

秦仲义　我姓秦。

常四爷　秦二爷。

王利发　（端茶来）谁？秦二爷？正想去告诉您一声，这儿要大改良！坐！坐！

常四爷　我这儿有点花生米，（抓）喝茶吃花生米，这可真是个乐子！

秦仲义　可是谁嚼得动呢？

王利发　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多么可笑！怎样啊？秦二爷！（都坐下）

秦仲义　别人都不理我啦，我来跟你说说：我到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的工厂！

王利发　不是没收了吗？又物归原主啦？这可是喜事！

秦仲义　拆了！

常四爷
王利发　拆了？

秦仲义　拆了！我四十年的心血啊，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可倒好好地办哪，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我问你！

王利发　当初，我开的好好的公寓，您非盖仓库不可。看，仓

库查封，货物全叫他们偷光！当初，我劝您别把财产都出手，您非都卖了开工厂不可！

常四爷 还记得吧？当初，我给那个卖小妞的小媳妇一碗面吃，您还说风凉话呢。

秦仲义 现在我明白了！王掌柜，求你一件事吧：（掏出一二机器小零件和一支钢笔管来）工厂拆平了，这是我由那儿捡来的小东西。这支笔上刻着我的名字呢，它知道，我用它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计划书。我把它们交给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喝茶的人们当个笑话谈谈，你说呀：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王利发 您自己拿着这支笔吧，我马上就搬家啦！

常四爷 搬到哪儿去？

王利发 哪儿不一样呢！秦二爷，常四爷，我跟你们不一样，二爷财大业大心胸大，树大可就招风啊！四爷你，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惨笑）哈哈，哈哈，哈哈！

常四爷　我也不比你强啊！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啊，我一事无成！七十多了，只落得卖花生米！个人算什么呢，我盼哪，盼哪，只盼国家象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可是……哈哈！

秦仲义　日本人在这儿，说什么合作，把我的工厂就合作过去了。咱们的政府回来了，工厂也不怎么又变成了逆产。仓库里（指后边）有多少货呀，全完！还有银号呢，人家硬给加官股，官股进来了，我出来了！哈哈！

王利发　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常四爷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从筐中拿出些纸钱）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

纸钱吧，哈哈，哈哈！

秦仲义　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把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王利发　对！四爷，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喊喊！

常四爷　（立起，喊）四角儿的跟夫，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撒起几张纸钱）[①]

秦仲义
王利发　一百二十吊！

秦仲义　（一手拉住一个）我没的说了，再见吧！（下）

王利发　再见！

常四爷　再喝你一碗！（一饮而尽）再见！（下）

王利发　再见！

〔丁宝与小心眼进来。

丁　宝　他们来啦，老大爷！（往屋中喷香水）

王利发　好，他们来，我躲开！（捡起纸钱，往后边走）

小心眼　老大爷，干吗撒纸钱呢？

王利发　谁知道！（下）

〔小刘麻子进来。

小刘麻子　来啦！一边一个站好！

〔丁宝、小心眼分左右在门内立好。

① 三、四十年前，北京富人出殡，要用三十二人、四十八人或六十四人抬棺材，也叫抬杠。另有四位杠夫拿着拨旗，在四角跟随。杠夫换班须注意拨旗，以便进退有序；一班也叫一拨儿。起杠时和路祭时，领杠者须喊“加钱”——本家或姑奶奶赏给杠夫酒钱。加钱数目须夸大地喊出。在喊加钱时，有人撒起纸钱来。

〔门外有汽车停住声，先进来两个宪兵。沈处长进来，穿军便服；高靴，带马刺；手执小鞭。后面跟着二宪兵。

沈处长 （检阅似的，看丁宝、小心眼，看完一个说一声）好（蒿）！

〔丁宝摆上一把椅子，请沈处长坐。

小刘麻子 报告处长，老裕泰开了六十多年，九城闻名，地点也好，借着这个老字号，作我们的一个据点，一定成功！我打算照旧卖茶，派（指）小丁宝和小心眼作招待。有我在这儿监视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能够得到大量的情报！

沈处长 好（蒿）！

〔丁宝由宪兵手里接过骆驼牌烟，上前献烟；小心眼接过打火机，点烟。

小刘麻子 后面原来是仓库，货物已由处长都处理了，现在空着。我打算修理一下，中间作小舞厅，两旁布置几间卧室，都带卫生设备。处长清闲的时候，可以来跳跳舞，玩玩牌，喝喝咖啡。天晚了，高兴住下，您就住下。这就算是处长个人的小俱乐部，由我管理，一定要比公馆里更洒脱一点，方便一点，热闹一点！

沈处长 好（蒿）！

丁 宝 处长，我可以请示一下吗？

沈处长 好（蒿）！

丁 宝 这儿的老掌柜怪可怜的。好不好给他作一身制服，叫

他看看门，招呼贵宾们上下汽车？他在这儿几十年了，谁都认识他，简直可以算是老头儿商标！

沈处长 好（蒿）！传！

小刘麻子 是！（往后跑）王掌柜！老掌柜！我爸爸的老朋友，老大爷！（入。过一会儿又跑回来）报告处长，他也不是怎么上了吊，吊死啦！

沈处长 好（蒿）！好（蒿）！

——幕落·全剧终

附　　录

此剧幕与幕之间须留较长时间，以便人物换装，故拟由一人也算剧中人）唱几句快板，使休息时间不显着过长，同时也可以略略介绍剧情。

第一幕　幕　前

（我）大傻杨，打竹板儿，一来来到大茶馆儿。
大茶馆，老裕泰，生意兴隆真不赖。
茶座多，真热闹，也有老来也有少；
有的说，有的唱，穿章打扮一人一个样；
有提笼，有架鸟，蛐蛐蝈蝈也都养的好；
有的吃，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白瞧着。
爱下棋，（您）来两盘儿，赌一卖（碟）
　干炸丸子外洒胡椒盐儿。
讲排场，讲规矩，咳嗽一声都象唱大戏。
有一样，听我说：莫谈国事您得老记着。
哼！国家事（可）不好了，黄龙旗子一天
　倒比一天威风小。
文武官，有一宝，见着洋人赶快跑。
外国货，堆成山，外带贩卖鸦片烟。

最苦是，乡村里，没吃没穿逼得卖儿女。
官儿阔，百姓穷，朝中出了一个谭嗣同，
讲维新，主意高，还有那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件事，闹得凶，气得太后咬牙切齿直哼哼。
她要杀，她要砍，讲维新的都是要造反。
这些事，别多说，说着说着就许掉脑壳。
　　〔幕徐启。大傻杨入茶馆。
打竹板，迈大步，走进茶馆找主顾。
哪位爷，愿意听，《辕门斩子》来了穆桂英。
　　〔王利发来干涉。
王掌柜，大发财，金银元宝一齐来。
您有钱，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下）

第二幕　幕　　前

打竹板，我又来，数来宝的还是没发财。
现而今，到民国，剪了小辫还是没有辙。
王掌柜，动脑筋，事事改良讲维新。
（低声）动脑筋，白费力，胳臂拧不过大腿去。
闹军阀，乱打仗，白脸的进去黑脸的上，
赵打钱，孙打李，赵钱孙李乱打一炮谁都
　不讲理。
为打仗，要枪炮，一堆一堆给洋人老爷送
　钞票。
为卖炮，为卖枪，帮助军阀你占黄河他占

扬子江。

老百姓，遭了殃，大兵一到粮食牲口一扫光。

王掌柜，会改良，茶馆好象大学堂，

后边住，大学生，说话文明真好听。

就怕呀，兵野蛮，进来几个茶馆就玩完。

先别说，丧气话，给他道喜是个好办法。

他开张，我道喜，编点新词我也了不起。（下）

（又上）老裕泰，大改良，万事亨通一天准

比一天强。

〔王利发　今天不打发，明天才开张哪。

明天好，明天妙，金银财宝齐来到。

〔炮响。

您开张，他开炮，明天准唱《虫八蜡庙》。

〔王利发　去你的吧！

〔傻杨下。

第三幕　幕　前

树木老，叶儿稀，人老毛腰把头低。

甭说我，混不了，王掌柜的也过不好。

（他）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

自从那，日本兵，八年占据老北京。

人人苦，没法提，不死也掉一层皮。

好八路，得人心，一阵一阵杀退日本军。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胜利大家有希望。

（哼）国民党，进北京，横行霸道一点不让
日本兵。
王掌柜，委屈多，跟我一样半死半活着。
老茶馆，破又烂，想尽法子也没法办。
天可怜，地可怜，就是官老爷有洋钱。（下）
（王掌柜死后，傻杨再上，见小丁宝正在落泪。
小姑娘，别这样，黑到头儿天会亮。
小姑娘，别发愁，西山的泉水向东流。
苦水去，甜水来，谁也不再作奴才。

女　店　员

（三幕十三场话剧）

人 物 表

宋爷爷—— 男，年近八十。摆小茶摊子。硬朗，正直。

宋玉娥—— 女，十六岁，团负。宋爷爷的孙女。聪明，略有娇气。

余　母—— 女，五十多岁，余志芳的母亲，对女儿有偏见。

余志芳—— 女，十六岁，团员。勇于反抗，热爱劳动。

齐　母—— 女，五十多岁。齐凌云的母亲。有文化，而思想落后。

齐凌云—— 女，十七岁，团员。美丽，有进取心，但稍娇弱。

赵　姐—— 女，三十多岁，齐家的保姆。

卫　母—— 女，六十多岁，卫默香的母亲。

卫默香—— 男，四十多岁。知识分子，不大爱劳动。

卫大嫂—— 女，三十多岁，默香之妻。勇敢，健康，思想进步，争取入党。

陶月明—— 男，二十一岁。店员，有轻商思想。

某大娘—— 女，五十多岁。

王二婶—— 女，五十岁。有正义感，乐于助人。

李大嫂—— 女，三十岁。健壮。

金　智—— 女，二十多岁。拴子的大姐。

金拴子—— 男，十三岁。淘气。

老　尤—— 男，四十多岁。卖肉的师傅。

小　吴——男，二十多岁。卖鱼的好手。
老　黄——男，四十多岁。店员。
郑书记——男，四十多岁。零售管理处党委书记。
唐经理——女，三十岁。妇女商店经理，党员。
男　甲——男，二十多岁。军人。
男　乙——男，二十多岁。工人。
男　丙——男，六十岁。农民。
店员甲——女，二十岁。妇女商店店员。
店员乙——女，十九岁。妇女商店店员。
店员丙——女，二十多岁。妇女商店店员。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一九五八年初春，下午。
地　点　北京后海岸上。
人　物　余志芳　宋玉娥　齐凌云　卫大嫂

〔幕启：一湖春水，岸柳初青，间有野桃三二，放艳春晴。余志芳等三个姑娘携手同来，且笑且唱。

余志芳　（唱）咱们是三个好姑娘，
宋玉娥　（唱）一心要给妇女争点光！
齐凌云　（唱）在哪里都要打胜仗，
三　人　（唱）在哪里都作好榜样！
咱们是三个好姑娘，
到商业战线上大战一场！
嗨，是谁？是谁去打大胜仗？
是呀，是咱们三个好姑娘！
〔笑了一阵，见路旁有大椅，坐下休息。

齐凌云　玉娥，志芳，我没想到咱们一考就都考中了！哎呀，有点意思，真应当作诗呀！你们听着：我心里开阔

得就象这满湖的春水！我的辫子象在东风里轻轻摆动的杨柳枝儿！我的脸哪就象刚刚开了的桃花那么美！

宋玉娥 凌云，凌云，你怎么一个人把好字眼儿都占了去，不给别人留点份儿呢？

齐凌云 反正至少得把桃花留给我！咱们三个人里数我最美！不信，咱们到水边上照照去！

余志芳 姐姐们，都该让给我吧！我不是最小、最苦吗？看看我的手，什么好字眼儿也安不上；大雁已经回来好多天了，我的冻疮可还没好！

宋玉娥 我比你也强不了多少！我不也老干苦活儿吗？

余志芳 你在家里总比我强点，老爷爷待你多么好啊！看我的妈妈跟嫂子，一口一个老丫头，倒好象我根本不应当生下来！在外面，我一想起那个陈掌柜的，就气得打哆嗦！你去多么早，他总说你迟到，扣工钱！只要你不给他点烟倒茶，伺候周到了，他就钻天觅缝地收拾你！

宋玉娥 我也遇见过那样的家伙呀！

余志芳 在口试的时候，不管该说不该说，我就把这些都对那两位同志说了！

宋玉娥 那两位同志多么好啊！我猜呀，那位胖胖的也许是商业局的副局长！你信不信？

齐凌云 我猜呀，那位长脸大眼睛的准是真正延安的老干部！他一看我，我就要把心腹话都对他说出来！

余志芳 是呀，我就对他们说：我是去干活儿，卖力气吃饭，

不是谁的丫环，奴才！我跟陈掌柜的说不来，他发威，我就死顶他！所以还没到公私合营，他就把我轰了出来！

宋玉娥　那两位同志说什么来着？

余志芳　那位大眼睛的说：小姑娘，你心里不要憋闷了！高兴起来吧，从江西到延安，到北京，在党的眼里男女始终是平等一样的！

齐凌云　看，我猜对了吧？他准是延安来的！

宋玉娥　就算是那样吧，你可是没有我跟志芳了解的那么深刻！你是中学生啊！说真的，凌云，咱们虽然住在一条胡同里，可是平日啊我跟志芳都不大爱理你 我们俩都只能上夜校，你可大小姐似的上中学，多么神气呀！

余志芳　你越神气，我们越不爱理你！

齐凌云　其实呀，我并不象你们想的那么神气！念初中，在中间休息了一年，初中毕业，又没考上高中！你看妈妈那个挖苦我呀！（学妈妈的语调）啊，一朵鲜花似的大姑娘，赶情是个大草包啊：连高中都考不上！我神气什么呀！现在，我回家一说考上了女售货员，去站柜台，要不挨一通儿雷才怪！

余志芳　挨雷？五雷轰顶我也不怕！想想，我这个苦丫头，就快挂上牌牌儿，当国营商店的售货员……

宋玉娥　也不一定是国营的，志芳！

余志芳　不管什么营的吧，反正我不再里里外外受气！我要在里里外外都起作用！在家里不再是老丫头，就要

叫妈妈伸出大拇哥来，叫我老闺女！在外面，我要争取入团，好事由我带头儿干！

齐凌云　哎呀，我可不那么乐观！你看，前些日子你妈妈去跟我妈妈说，给我介绍个对象。

余志芳　你不是刚满十七岁吗？忙什么呀？

齐凌云　我没忙，是你妈妈爱管闲事！我妈妈问：小人儿是干什么的呀？你妈妈说：是百货店的售货员。我妈妈说：售货员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好家伙，我自己现在要去当售货员，天鹅变成了癞蛤蟆，妈妈要不气个半死才怪！

余志芳　这些话你怎么不对那两个干部说呢？

齐凌云　说啦！说了一半，没提介绍对象那一段儿，怪不好意思的！

余志芳　我要是你，就一点不剩，说个干干净净！凌云，你要是因为考不上高中，骑马找马，先找点事混混再说，可别怪我照旧不搭理你！

宋玉娥　志芳说的对！政府招考咱们，咱们就得干出个名堂来，不能三心二意！

齐凌云　是呀，那两位干部说了，作售货员照样可以进修，提高文化！

宋玉娥　那多么好！凌云，万一咱们要分到一块儿工作，你可得帮助我跟志芳学文化！

齐凌云　哪能那么巧，把咱们三个分到一块儿？

余志芳　在一块儿也好，不在一块儿也好，反正我得拚命地学文化 我要求自己在三年之内有初中毕业的水平！

拿起书、报，就当当地念！听了报告以后，就能当当地一五一十地传达！

齐凌云 文化就那么容易学习？志芳！

余志芳 你等着瞧吧：自幼儿谁也不帮助我，好象我活着不活着都没有一丁点分别！现在，党既然给了我工作岗位，我就要求别人帮助我，我也一定要帮助别人！不信，你现在跳下水去，我一定连想也不想，噗咚就跳进去，把你救上来！你跳吧！

齐凌云 我干吗呀？我才不把新裤子、新毛衣都弄湿了呢！

余志芳 你就是不敢跳！

宋玉娥 志芳，甭说人家，你也不怎么勇敢！

余志芳 我怎么不勇敢？

宋玉娥 你看，你动不动就掉眼泪，我看见多少次了！

余志芳 那，有眼泪不掉，留着干吗？我哪回不是掉完眼泪，就拚命去干活儿？你说！

宋玉娥 哼！爱掉眼泪还有理呢！我看哪，咱们该回家说一声去吧？我没有什么问题，老爷爷一听说我考上了，准乐得并不上嘴！

余志芳 老爷爷多么好啊！我要是有那么一个老爷爷，我就一年也不掉一回眼泪，一定！

齐凌云 我，我怎么对妈妈说呢？

宋玉娥 你没问那两位干部吗？

齐凌云 那会儿我心里一乱，忘了问。

余志芳 我刚才说过，我要帮助人！玉娥，咱们把凌云送回家去！凭咱们的三张嘴还说不服一个老太太吗？

宋玉娥　对！凌云，大起胆来！要去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走！

齐凌云　等等，玉娥！我看那怪麻烦的！

宋玉娥　你有什么简便的办法吗？

齐凌云　有！先不告诉我妈妈，以后再说。

余志芳　不赞成这么偷偷摸摸的！

宋玉娥　志芳，凌云的办法可也许更有意思儿！

余志芳　这又不是闹着玩呢！你们难道不懂得什么叫斗争吗？

齐凌云　我看这就是斗争！妈妈不许我去呀，我偏去，这还不是斗争？

宋玉娥　可是，你天天出去，妈妈能不疑心吗？

齐凌云　这就用着你们俩啦。你们俩去告诉我妈妈，就说我考上了电影训练班。

宋玉娥　为什么单说电影训练班呢？

齐凌云　妈妈爱看电影。她老觉得那些明星还没有我长的美呢！

余志芳　我看这都是瞎扯，不赞成！

齐凌云　你可也得想想，志芳，我要是跟妈妈大闹一场，万一把她气病了呢？

余志芳　嗯……

宋玉娥　这么办吧：咱们先含混着说都考上了售货员，齐妈妈要是不十分反对呢，就算行了；她要是死不同意，咱们再提电影明星。

余志芳　宋玉娥，你就会妥协！我看电影明星跟售货员一点差别也没有，我也不帮助你们去说谎！

齐凌云　志芳，就帮帮忙吧，省得把妈妈气病了！

宋玉娥　好志芳，帮帮忙！一个人一个样，不能都跟你似的老犯牛脖子！

余志芳　先斗争，必不得已再提电影明星，而且是你们逼着我说谎的，这样我才干！（卫大嫂不慌不忙地走来）哟！那不是卫大嫂吗？（迎过去）卫大嫂！卫大嫂！你考上没有？考上没有？

卫大嫂　（微笑）考上了！你们呢？

余志芳　也都考上了！

宋玉娥　卫大嫂，大哥要是不愿意，可怎么办呢？

齐凌云　是呀，从思想上、事实上，卫大哥都不会同意！我知道，因为大哥常找我妈妈去说闲话儿，说得可投缘对劲儿啦！

卫大嫂　我要去，有党支持我，他拦不住啊！

余志芳　有劲！是得争这口气！

卫大嫂　志芳，这是争气，可也不光为争气！自从我参加了街道工作，我就慢慢地明白起来：这恐怕是跟彻底解放妇女有关系。

齐凌云　可是老太太跟四个孩子怎么办呢？大嫂你可以跟大哥争思想气，可是事实易事实，老太太安闲惯了，小孩子需要妈妈！

卫大嫂　困难是有啊！可是，咱们要老叫困难捆住手脚，不想办法，什么时候才会有新鲜事儿呢？你看，凌云，我到街道上去工作，你大哥就鼻子不是鼻子，脸子不是脸子，不是嫌茶凉了，就是说饭开晚了！他口

口声声总是：他作科员，收入够全家花的，我应当专心一志地照顾他，倒好象他这个科员有权不准妇女解放！好吧，我叫科员看看：我天天出去工作，到底行不行！

宋玉娥　对，大嫂你去试试，不行再说！

余志芳　玉娥，那象话吗？要作就作到底！

卫大嫂　志芳说的好！想去试试，劲头儿就来的不冲！我身体不错，有中学的文化程度，我不能老蹲在家里！我要往外冲！

齐凌云　大嫂，要不咱俩先不对家里说，等干得有了点眉目，再揭开盖儿，省得马上七嘴八舌地乱吵！

卫大嫂　那对你也许合适，我不行！我的问题比你的复杂。我有婆婆、爱人、孩子，和多少家务事！这都须解决。我得马上对家里所有的人把理儿摆出来，大家说，大家想办法。

齐凌云　您准备今天就开火儿？

卫大嫂　不是开火儿，是把事情说明白了，在口试的时候，我对干部们说了，我既不图那点工资、也不图什么地位，我就是觉得自己有把子力气，应当为更多的人拿出来。他们支持我，取中了我！

余志芳　大嫂，我们愿意帮助您！

卫大嫂　对，大家的事，大家商量，大家彼此帮助，不过，你大哥眼皮子高，也许看不起你们这些小姑娘！

余志芳　看不起我们小姑娘，哼，他要是死不放手您，我会到部里去告他一状！

齐凌云　先去打通我妈妈的思想吧，卫大嫂的经验、办法都比咱们多呀！

宋玉娥　那咱们就走吧，还等什么呢？问题不在这湖边上，是在家里呀！

余志芳　走啊，凌云，挺起腰，扬起头，唱着走！

（唱）咱们是三个好姑娘！

宋玉娥　（唱）卫大嫂的劲头比姑娘还强！

余志芳　（唱）咱们一脚踢开那些旧思想，

四　人　（唱）妇女解放万丈光芒！（昂首齐步下）

——幕落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一刻钟。

地　点　某胡同口上，一株小树下。

人　物　宋爷爷　宋玉娥　余志芳　齐凌云

〔幕启：宋爷爷的茶摊子。摊旁还插着一条小竹竿，竿上围有稻草，上插宋爷爷自制的简单玩具——小风车，鸡毛和秫秸秆作的小公鸡等。老人坐在小板凳上，时时起立望一望，然后又坐下，作小玩艺儿。

〔宋玉娥等上，一边走一边招手："待会儿见，卫大嫂！"卫大嫂的声音："再见，姑娘们！"宋爷爷闻声起立。

宋爷爷　玉娥！玉娥！乖！回来啦？
宋玉娥　回来喽，爷爷！
余志芳
齐凌云　宋爷爷！
宋爷爷　哎！都坐下，坐下！茶随便喝，谁喝谁自己倒！玉娥，都考上了吗？
宋玉娥　您猜呢？爷爷！
宋爷爷　（一一地看她们）一看你们的神气，我就得说，你们都考上了！对吧？
余志芳　爷爷您的眼力不错！
宋爷爷　快八十岁了，还能没点眼力吗？姑娘们，自从咱们街上有了电车、汽车女司机呀，我就对自己说：行啦！我的玉娥行啦！她一定不会象她奶奶、妈妈那么委委屈屈地活着，窝窝囊囊地死去！姑娘们，你们算是遇上好时候了！是呀，谁知道你们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啊！我老头子简直不敢说，怕说的太小，委屈了你们哪！
齐凌云　老爷爷，我们是去当售货员，能够顶天立地吗？
宋爷爷　那很难说，姑娘！你就说我吧，自从我的腿脚不行了，才摆这个小茶摊，还作些小玩艺儿。在解放前哪，人家都那么说，我自己也那么相信：我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人。可是，这几年有毛主席领着大伙儿，人好象都变了，谁喝我一碗热茶，都必说声谢谢，叫我觉得自己并非完全没有用处。这些小玩艺儿呢，老街坊们有钱就给二分；没有呢，先拿去再说，看着

娃娃用小胖手举着我作的玩艺儿，露着小白牙，哏哏地乐，我呀就觉得自己的确作了一件大事！我就要唱：小小子，多么胖，公鸡打鸣天下亮！小姑娘，多么美，快喝爷爷一口水！

宋玉娥 爷爷，我一挣上工资，您就用不着再卖茶了。

宋爷爷 那怎么行呢,这个摊子就是咱们胡同的一个记号,一个小问事处，有找名问姓的，不必去问警察，问我就行了。谁家的娃娃出疹子，还有哪家的孩子长痄腮，我都知道，马上在这儿告诉大家，留神哪，先别叫孩子找小马儿去玩，小马儿长痄腮哪！你的一番孝心，玉娥，我明白。可是，我还得摆这个摊子。我可以减价一半，二分的改成一分，不更体面吗？好嘛，我要是歇业，大伙儿一看，胡同口上的记号没有啦，一定会乱猜：不是宋大爷死了吧？那影响不好！不好！

余志芳 真是不好！

宋爷爷 是呀，玉娥，我看出毛主席的心思就是叫咱们这样的苦人活得长远，越活越有劲儿，受到尊敬。是呀，这才透着新鲜、有意思儿！姑娘们，喝吧，有的是茶！

齐凌云 我们不渴，爷爷！

宋爷爷 让我好好看看你们！三个女售货员，就是好哇，没有别的可说！想想，这不是新事吗？男人能干的，你们也都能干，多么大的胆量，多么大的心胸，谁知道，齐姑娘！……

宋玉娥 她叫凌云，爷爷！

宋爷爷 是呀，小名儿不是云儿吗，我不敢再那么叫了！啊，谁知道，齐凌云，过个三年五载，你不当上百货公司的经理呢？

齐凌云 我？怕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宋爷爷 那，现在还有女部长呢！你，余志芳，谁知道，不押着长长的一列火车的，或是一大轮船的货物，山南海北地各处去呢？

余志芳 宋爷爷，我还没看见过轮船！

宋爷爷 别忙呀，到你押着一轮船货物飘洋过海的时候，不就看见了轮船吗？你，玉娥，小孙女，也许背着一大包杂货，爬呀，爬呀，爬到山村里去，给那儿的大姑娘小媳妇送去袜子、手巾、花布……叫她们欢迎你，感谢你！玉娥，你愿意去吗？

余志芳 玉娥，你要嫌爬山累得慌，咱们俩换换，你押轮船，我去爬山！

宋爷爷 你们打听了没有，都去卖什么呀？

宋玉娥 大概是布匹、百货、糖果什么的。这可是我自己这么想。

宋爷爷 不卖油盐酱醋，白菜豆腐吗？

齐凌云 看您说的，爷爷，卖糖果什么的就够呛，还卖白菜豆腐？

宋爷爷 姑娘，先别给自己画上道儿吧！既是店员，就应该什么都懂。我当年卖过青菜，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啦！

余志芳　爷爷，闲着的时候，您告诉告诉我们，怎么收拾青菜！这回，我跟玉娥能够考上，您的功劳不小！

宋爷爷　我有什么功劳？

余志芳　您要是不教给我们俩打算盘，十之八九是考不上！

宋爷爷　其实，我那点珠算哪，并不怎样！只会加减，不会乘除！

余志芳　那可就解决了问题，爷爷！玉娥，咱们到凌云家去吧？

宋爷爷　干什么去呀？

宋玉娥　您别管啦，我一会儿就回来。

宋爷爷　好，去吧，我也马上收摊儿。

余志芳　再见，爷爷！

齐凌云　再见，爷爷！

宋爷爷　凌云，记住，白菜豆腐比糖果还更要紧啊！

齐凌云　这个老爷爷，跟白菜豆腐干上不散了！（笑，同她们唱着第一场的第一首歌下）

宋爷爷　小姑娘们，多么有劲，多么聪明！（收摊子）就是凌云软点，闯练闯练也必定能行！嗯，我老头子也得许个心愿：赶到“五一”和国庆，我要沏出几大盆茶来，香香的，热热的，叫大家白喝，好去游行！事儿不大呀，多少是个意思，表一表我的心情！是呀，喝了茶，走的齐，替我喊几声毛主席！喝了茶，别掉队，多喊主席万万岁！

——幕落

第 三 场

时　间　前场后数分钟。
地　点　齐凌云家里。
人　物　余志芳　宋玉娥　齐凌云　齐　母　余　母
　　　　陶月明　赵　姐。

（幕启：三女郎来到齐家院中。屋中有人说话儿。
余志芳　凌云，我先看一眼。看你妈妈是高兴呢，还是闹脾气呢。（蹑足潜行，至窗外看，然后退回来）我妈妈也在这儿呢！还有个年轻小伙子！
宋玉娥　不是又给凌云说媒来了吧？
齐凌云　你妈妈可真爱管闲事，志芳！
宋玉娥　看看那个小伙子是谁，志芳！
余志芳　（又去看，回来）还是那个售货员陶月明，我认识他！
宋玉娥　咱们在外面听听，先别进去。（三人蹑足至窗外，齐坐在阶石上）
齐　母　（在屋中）你弟兄几个呀？
陶月明　哥儿俩，还有个哥哥。
宋玉娥　人口简单！
余　母　他哥哥的脾气好极了！
余志芳　说谎，根本没有这么个哥哥！
齐　母　有嫂子呀？
陶月明　没有！

余志芳　没有哥哥，哪儿来的嫂子！

齐　母　他怎么还不结婚呢？

陶月明　说起来叫人心酸！他是百货店的售货员，多少多少次，他认识了女朋友，请人家看电影，约人家去吃饭。赶到末了，他一说自己是售货员，人家就一去不复返！可怜的大哥，大哥呀多么可怜！

余　母　是呀，我就对月明说啦，别按着次序结婚，改改良吧，弟弟可以提前。一家只有两个男的，不象个家呀！齐大妈，我看这门亲事十分合适，门当户对！

宋玉娥　是门当户对，都是售货员！

陶月明　新事新办法，我可以认识认识齐姑娘，先交交朋友。我虽然年轻，您放心，可是极稳重！

余志芳　就是有点爱撒谎！

齐　母　我们姑娘的心胸啊可是高。她一心一意要作电影明星。论模样儿，她准够！在这一条街上数她最体面。可是，我倒不太乐意。怎么说呢，她要真成了明星，那不至低得嫁个大人物吗？大人物可并不太多呀！

余　母　她这两天不是正去投考电影学校吗？

齐　母　是呀，也不知道能考中不能！

余志芳　（肘拐宋玉娥同她一齐说）我们都考中了！

齐　母　（同余母、陶月明跑出来）你们考上什么啦？

余志芳　（同宋玉娥）售货员！

陶月明　什么？售货员？

宋玉娥　是呀！您听着不喜欢吗？

陶月明　我……喜欢！喜欢！

齐　母　凌云，你也去了吗？玉娥的老爷爷是卖大碗茶的，所以她去站柜台还算高升了一步呢。你，凌云，难道忘了你的外祖父中过举人，你的父亲作过中学校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怎么会想去卖针头线脑，三个钱的姜两个钱的醋呢？

齐凌云　我，我没去，妈！

齐　母　是嘛，你在初中毕了业，难道就为的是去站柜台呀？这位陶先生说的，他的大哥就是售货员，连个对象都找不到！

余志芳　有了女售货员，他的大哥可就有了希望！

余　母　老丫头，没有你张嘴的份儿！

余志芳　我怎么不该张嘴呢？我们要去为人民服务，你们老太太有什么权利拦着我们呢？

余　母　老丫头：你别吹！自从有了你，家里就倒了霉！爸爸叫你给克死，家里缺米又缺煤，连个媳妇娶不上，谁也不肯来作媒！费了多大劲，跑了多少回，才娶上媳妇，生了娃娃，人口一大堆。你就该老老实实在家里，抱孩子、干活儿，不等嫂子催。可是你，一心一意往外跑，好象一群野马后面追。你不想，没人作饭洗衣抱孩子，累坏了妈妈嫂子你对得起谁 对得起谁！

余志芳　妈，我去工作，回家照样儿干家里的活儿！可是，妈，你跟嫂子也得动动你们的手！大家都动手，大家的心也就都碰到一块儿，和和气气！你们坐着不动，拿我当奴隶，说不下去！咱们的日子是够紧的，多半

就是因为您跟嫂子好吃懒做！

余　母　你敢说，妈妈懒？我看你是要造反！

余志芳　是嘛，您没事儿就东家走走，西家串串，外带着给人家说媒、介绍对象！凌云这么大的姑娘，用得着您来操心？

齐　母　（对余母）大妹子，（指陶月明）这个小伙子还是上回你说的那个人哪？

余　母　是呀！刚才我，没说完，我是要说呀，他过三年两载准得升科员！

陶月明　对！

余志芳　呸！你这小伙子就没出息！不是人家看不起售货员，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你就那么没有一点革命劲儿啊？

陶月明　那，那，我不是不知道这儿的姑娘都喜欢售货员吗？

宋玉娥　我们也不拍拍脑袋算一个，我们不喜欢看不起自己的售货员！

陶月明　那，我作错了！可是，我的爱情是真的，一点不假！我上班下班常由这儿走，常看见齐姑娘。每逢看见她，我就想，要有这么个女朋友啊，叫我干什么去我都干！上山打猛虎，下海擒蛟龙……

余志芳　你算了吧！（转向余母）妈，这是何苦呢？有工夫拆洗拆洗棉袄棉裤，不比干这个强吗？

余　母　老丫头，咱们家里见，不跟你在这儿把理辩！（要走）

陶月明　余大妈，您别走啊！剩下我一个人更没办法啦！

齐　母　你呀，小伙子，也请出！

余　母　你往西，我往东，别等人家往外轰！（下）

陶月明　我，我……

宋玉娥　小伙子，咱们年轻人的事由咱们自己决定。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陶月明　是售货员！

宋玉娥　做了几年啦？

陶月明　三年有余。

宋玉娥　志芳，咱们交他这么个朋友吧？他有经验，跟他学学呀！

陶月明　那太好了，我的经验相当丰富！我马上去买电影票，好不好？

齐　母　你算了吧，小伙子！还是那两个字：请出！凌云你，好好在家补习功课，到暑假去考高中！你就说出什么来，我也不准你去卖白菜豆腐！

齐凌云　妈！我没去，不过，您吃白菜豆腐不吃？

齐　母　嗯？

齐凌云　要是没有卖的，您吃什么呀？

余志芳　凌云，问的棒！再这么问！

齐凌云　妈，您看，全胡同里已经没有一个闲着的青年，就剩下了我！我能不想出去干点什么吗？

齐　母　那么，你还是去了？

齐凌云　没有！我是要说说这个理儿！您别小看售货员，什么都是学问！

陶月明　这话对！百货店里处处是学问！

齐凌云　妈，您看在咱们的社会里，干什么的不都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吗？您看人家女瓦匠，穿着长统胶皮靴子，小帽子在脑勺上一扣，多么神气，她们并不害臊啊！人家电车女司机，扬眉吐气地，叮儿当儿地在大马路正中间飞跑，多么神气，也不害臊啊！所以我看志芳、玉娥去作售货员很好！

齐　母　她们是她们！

余志芳　齐大妈，我们怎么啦？

齐　母　志芳，我看你得意得出奇呀，敢跟我嘴儿来嘴儿去的？

余志芳　我干吗不得意呢？我立志要去服务，而且争取作个积极分子，难道是见不起人的事吗？

宋玉娥　齐大妈，您老看不起我爷爷，老说他是卖大碗茶的，可是全胡同的人都叫他宋爷爷，他到底热茶热水地侍候了人，您给谁作过什么呀？

齐　母　你管不着！凌云，你到底去了没去？

齐凌云　我去了！

齐　母　那就叫不行！不行！

齐凌云　您等我说完了啊！我是去投考了电影训练班，怕您不同意！

齐　母　你看，这是何苦呢！我怎能不同意呢？考上没有啊！

齐凌云　明天才揭晓哪。

齐　母　唉，好孩子，这下子妈妈可就放心了！你天生是作明星的材料！来吧，乖！妈妈给你弄点好吃的！我说赵姐，赵姐！

赵　姐　（上）来喽！干什么呀？

齐　母　你再上趟街，买只酱小鸡儿什么的。

赵　姐　我的事呢？您想好了没有？

齐　母　那待会儿再说，你先买东西去！（递钱）给你！

赵　姐　好吧！我马上就回来！（下）

齐　母　志芳，玉娥，你们回家吧！

陶月明　我呢？老太太！

齐　母　你呀，看着点道儿走出去，别摔跟头！凌云，来吧！

齐凌云　志芳，玉娥，明天见，一块儿去！

齐　母　一块儿去？上哪儿？

齐凌云　我不是到电影训练班看榜去吗？

齐　母　对呀！看我这个糊涂劲儿！（同齐凌云入室）

陶月明　二位姑娘，我怎么办？

余志芳　要叫我看哪，你得先看得起自己，作个模范售货员。要不然哪，你的恋爱成不了功！

陶月明　好，你的主意好！可是呀，姑娘，人家看不起售货员，售货员怎么当劳动模范呢？

宋玉娥　刚才说过了：是你自己看不起售货员，你看着办吧！

陶月明　这可有困难！你看，凭我的体格、聪明，我要是在石景山钢铁厂，或是清河制呢厂，或是第一机床厂干活儿，我必定是模范！可是，我是售货员，站柜台卖东西本来就是低人一等，难道我还得嬉皮笑脸，看见老人，得老大爷老大娘的叫着；看见大嫂们，不但口叫大嫂，还得接过娃娃来抱一会儿吗？我，我这堂堂的大丈夫，就那么没出息吗？

余志芳　你这堂堂的大丈夫不行啊，就看我们堂堂的大姑娘吧！我们会给你们作出个样儿来看看！

陶月明　看看？等你们受过训练，真站上柜台！你们就不说堂堂的大姑娘了！

齐　母　（在屋门口）我说，小伙子，回家吧，这儿没有你的希望！售货员跟电影明星啊，差着好大一块呢！（入）

宋玉娥　走吧，还等什么呢？

陶月明　走吧！这可省了我的电影票钱，人家会自己演！

余志芳　明天见，凌云，早着点！（同下）

——幕落

第　四　场

时　间　前场后十数分钟。

地　点　齐母家屋里。

人　物　齐　母　齐凌云　赵　姐　卫默香　卫大嫂

（幕启：屋中。齐母与齐凌云谈话。

齐　母　凌云，我看你的神色不对！你刚才说的是真话吗？

齐凌云　我骗您干吗？您比谁不精明，我敢撒谎吗？

齐　母　那可也不假！你能瞒我一天半天，还能永远瞒下去吗？咱们研究研究赵姐的事吧！她要是甩手一走，你又去上电影训练班，叫我怎么办呢？

齐凌云 从四面八方来看哪，大概咱们留不住她了！您看，连咱们城里头都发动妇女去参加生产，何况乡间呢？她是乡下人，应该回去。

齐 母 她已经在城里十多年，吃惯了大米白面，你想她真心愿意回去吗？

赵 姐 （上）老太太，我真心愿意回去！

齐 母 为什么呢？

赵 姐 咱们街道上动员大家回去，家里也接二连三地催我回去，我在这儿安不下心去！

齐 母 你自己知道：我这里的活儿不多，饭食不苦，工钱也不比别家少，你干吗非回去不可，自找苦吃呢？

赵 姐 老太太，您可也要知道，当初我进京是出于不得已。再分有碗粥喝，谁肯舍得家乡呢？解放前，我在家里，混得不成个人样！现在，家里叫我回去，是拿我当个人看待！乡下缺少劳动力，叫我回去扬着头干活儿。前些日子我不是回去几天吗，我亲眼看得明明白白，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已经都跟男人一样了，站在一块儿谁也不高，谁也不低了，我干吗还不回去呢？云姑娘，你说是这么回事不是？

齐凌云 一点不错！妈，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常想：原先哪，中国只有一条翅膀，事事都听男人主张；今天呢，妇女跟男人已经一样，不是有了两条翅膀吗？用两条翅膀飞腾，不是飞得更高更远，青霄直上吗？

赵 姐 是呀！上次我回去，我那个小姑子呀，原本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小丫头儿；现在，喝，成了劳动模范，还

是乡人民代表！

齐　母　不管怎么说吧，我求求你，别走！你走了，我没办法！昨天凌云的大哥来信说：凌云的嫂子也有了工作，每月可以多给我十块钱。好吧，他们多给我十块，我就多给你五块，你看我这够大方的不够？

赵　姐　老太太，我在您这儿好几年了，您大概也看出来，我决不是多争几块钱的人！您既不反对凌云的大嫂子出去工作，也就别拦着我还乡。老太太，您应当下乡看看去，咱们的力量可厚了去啦！妇女都出来了嘛！孩子放不下呀，办托儿所！没有工夫作饭哪，办食堂！领导上有主意，妇女有干劲，事儿就成啦！

（卫默香在院中叫："齐伯母！齐伯母！"

齐　母　哟，卫科员来了！赵姐，你先弄饭去，咱们吃完饭再说。（对外面）进来吧！进来吧！

齐凌云　走，赵姐，我帮你作饭去！（同下）

卫默香　（进来）齐伯母，还没吃饭哪？

齐　母　还没哪，坐下！你吃了吗？

卫默香　也没哪。来跟您商量点事儿，求您帮点忙！

齐　母　什么事呀？说吧！

卫默香　求您去劝劝我的爱人。

齐　母　卫大嫂怎么啦？

卫默香　她呀，要去当售货员！

齐　母　她也……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看哪，问题相当严重了！要是家家的姑娘媳妇都一阵风似的去作售货员，谁管家务呢？

卫默香　是呀！伯母，我可得先交代明白了：解放前，凭我这个法政专门毕业的大学生，才不过当上了个办事员；解放后，我升了科员，足见党不埋没人才，也足见我的思想有些进步。我看咱们这些新事都对，特别是妇女解放！

齐　母　这话对！默香，我也愿意这么交代交代！你看，先父是个举人，我自幼就识文断字。三十年前，我是个维新的人，晓得妇女应当争自由争平等。可是，到今天，大家都那么敲着撩着地暗示我是个落后分子！我不服气！妇女解放，我绝对拥护！可是，怎么解放？恐怕还要多想一想！妇女参加革命，我赞成，出女英雄嘛！妇女去作部长、司长、科长，我赞成，男女平等嘛！赶到说，妇女也去实豆腐白菜呀，据我看，就不是提高妇女的地位，而是降低了，还说什么平等呢？我想不通！

卫默香　我比您想的更进一步，伯母！妇女去卖豆腐白菜，也好！余志芳跟宋玉娥那样的小姑娘，去就去吧，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我的爱人可不是余志芳跟宋玉娥，我的收入够全家花的，她何必去卖白菜豆腐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在部里积极工作，累得什么似的，下班回来，我有权利要求热菜热饭马上拿来，我的爱人有责任这么照顾我。我吃得好，休息得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也就间接地为人民服了务，不是吗？

齐　母　完全合乎逻辑，默香！

卫默香　第三点：她去搞街道工作，虽然一忙起来，就叫我肚子饿得乱叫，让我发点小脾气，可是事后我检查了自己，承认自己不大对！她给街道上去服务是好事，是说得出口的事。人家一问我：卫科员，你的爱人搞街道工作哪？好哇！我能不亲切地含笑点头吗？反之，假若人家问我：卫科员，昨天我看见了大嫂，卖豆腐白菜呢，你是怎么搞的？我有何言答对呢？

齐　母　一点不错，无话可说！妇女应当去服务，可不该降低了身分！

卫默香　还有第四点：家里上有老太太，下有孩子四名之多，这是最实际的问题。不看实际，专讲理想，一定会出毛病！我天天上班，她要是也天天上班，谁伺候老太太，谁管孩子们？

齐　母　是！对！我们应当有理想，可是不能叫理想闹得下不来台！

（卫大嫂在院中叫："老卫！老卫！"齐凌云赶紧跑出去，在院中跟卫大嫂说了两句话，而后一同进来。

齐凌云　卫大嫂，我忙去，你等着看我演的电影吧！（下）

卫大嫂　齐伯母，还没吃哪？

齐　母　今儿个饭晚啦！坐吧！

卫大嫂　不坐啦！我来叫老卫回去吃饭。老卫，走吧！

齐　母　（看卫默香不愿走）卫大嫂，你真要去作售货员吗？

卫大嫂　真的，齐伯母！在投考的时候，我就了解了一下。领导上说：有了女售货员，就可以匀出男的去搞工业

什么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听了这么有意义的话，我就下了决心！

齐　母　可是，家里的事呢？老太太，孩子们……

卫大嫂　齐伯母，那也拦不住我出去工作！

卫默香　那么，你就干脆撂下老太太，孩子们不管了吗？

卫大嫂　我没那么说呀！你看，大妞二妞都能照应自己啦，我问她们：妈妈出去服务好不好？她们说好！小三儿小四儿费点事，可是慢慢地街道上总会成立托儿所吧。再说，老太太爱孙子，她老人家多伸把手儿，也就行啦！我都想过了，这是呀，把千百年来的老习惯打破一下，重新安排安排，多么有意义呀！

卫默香　恐怕不那么简单！

卫大嫂　当然不简单！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倒是简单，可是显不出新时代排山倒海的精神来呀！走吧，老卫！你得帮助我跟老太太讲明白了，也叫她老人家作个新老太太！

齐凌云　（上）对对对！卫大嫂！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真说的好！妈，您也新，我也新，全国妇女一个不剩都变新！妇女的解放斗争由咱们打头阵，打头阵，百战百胜，重整乾坤！妇女彻底解放万岁！万岁！

齐　母　凌云，我看你有点要发疯吧？

卫大嫂　齐伯母，用旧眼光看新事呀，是有点象发疯！我给您出个主意，我这么有个固定的工作，街道上不是又缺一把手吗？您去帮帮忙！多喒您那么一忙起来，越忙越高兴，越高兴眼睛越亮堂，就不说我们发疯

了！吃完饭，我来，同您去见见大家，谈一谈，好不好？

齐 母 我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呢，还叫我管那些事儿去？默香，你来求我帮忙，我倒得求你帮忙把大嫂带走吧！

卫大嫂 老卫你说呢？

卫默香 我看，我看，咱们回家吃饭去吧！

齐凌云 哈哈哈！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场

时　间　前幕后两个来月，余志芳等已受完训。
地　点　某城外关厢的一个公私合营商店。
人　物　余志芳　宋玉娥　某大娘　陶月明

〔幕启：一家公私合营商店，橱窗杂乱，积尘甚厚。余、宋二女立在窗外指指点点。
余志芳　玉娥，看！这儿的玻璃大概有半年没擦过了！
宋玉娥　是呀！看，尘土有多么厚！咱们找错了地方吧？
余志芳　（指招牌）是这儿，招牌不错！
宋玉娥　那就进去报到吧！
余志芳　等等，咱们先给擦擦玻璃！咱们派到这儿来，就得管这儿的事！
宋玉娥　拿什么擦呢？
余志芳　你没带着手绢儿吗？
宋玉娥　带着哪。可是新的，还没用过。
余志芳　用新手绢给这儿擦玻璃，才更够劲儿，来！擦！
宋玉娥　光擦外面，里面还是那么脏啊！咱们先报到，紧跟

着就找擦玻璃的东西，不好吗？

余志芳 你呀，宋玉娥，就是舍不得那条新手绢！

〔某大娘手里拿着一双袜子，叨唠着出来。

某大娘 这算什么服务态度呢？出门不换？难道你们的办法就是圣旨？

余志芳 哟，大娘，怎么啦？

某大娘 甭提了！你看，我给大儿子买了双袜子，小了点，我来换换。可是他们说：出门不换！我要是把袜子弄脏了，弄抽抽了，也还有他们那么一说。可是，看，原封没动，为什么不换呢？

余志芳 大娘，给我，我跟他们说说去！

某大娘 姑娘，你甭分心啦！这儿的人都是官儿老爷！

余志芳 我试试去，您给我！

宋玉娥 志芳，你不会说话，还是我去吧！

余志芳 我去！我是受气的人，爱干惹气的事儿！

〔陶月明拿着一个小菜筐，内有青菜，走出来。

陶月明 老太太，您忘了拿菜筐子！

某大娘 是嘛，我叫那个卖袜子的给气糊涂了！

陶月明 （看见二女）哟！是你们俩呀？凌云呢？

余志芳 先别问凌云，去，给换换这双袜子，换大一号的。

陶月明 老太太，这可叫我有点为难！

某大娘 那可不好！我一辈子就怕叫别人为难！你告诉你们经理一声吧：连买双袜子，我都得进趟城，多花几毛钱车钱，大概你们经理听着心里舒服！咱们哪，砂锅砸蒜，一锤子的买卖，我永远不再上这儿来！

（下）

余志芳　陶月明，这算什么作风呢？

宋玉娥　你们还没搞双反吗？我是手里没钱，要不然我就给老大娘另买一双，也不能叫她这么带着一肚子气回家！

陶月明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你们俩是来报到不是？

余志芳
宋玉娥　是呀！

陶月明　告诉你们，我在好几处工作过了，还没见过这么糟的地方！

余志芳　你为什么不提意见呢？你对得起国家吗？

陶月明　我给谁提意见呀？（低声）这儿的副经理是资本家，别的资本家现在都不错了，他呀，在整风以后，虽然不敢发威了，可是消极，不负责任！

余志芳　正经理呢？

陶月明　新调过来的，想努力整顿，可是副经理一点也不起劲！我简直不晓得站在哪边儿才好！

余志芳　问你，新经理是党员，还是群众？

陶月明　是党员！

余志芳　这不简单极了吗？你要站，能不站在党这边儿吗？我看你就是没出息！我见着凌云，一定会告诉她：你空长得这样体面，心里一点也不体面！

宋玉娥　我虽然不那么否定你，可是也不会给你说好话。凌云要问我，小陶怎么样啊？我就啊，嘔，嗯！

陶月明　二位！二位！可千万别那么办哪！她可能作明星，已

经不容易接近了，你们再给加油加醋，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余志芳　你管她作明星还是当售货员呢，要紧的是你自己要干什么！就凭你这么连点硬正气儿都没有啊，没有一个姑娘看得上你！

陶月明　我，我怎硬棒起来呢？

余志芳　跟着我们俩去！我们刚受完训，听的是新思想，学的是新作风，还有，我已经入了团。咱们三个站在经理那边，努力扩大影响，这个商店不久就会变了样儿！你有这个心胸没有？

陶月明　有，我要那么干，你们可得好好地给我汇报！

宋玉娥　向谁汇报？

陶月明　凌云呗！

余志芳　你呀！真没办法！

（陈副经理在里边咳嗽、说话儿。

陶月明　这个咳嗽的就是陈副经理。

余志芳　我看看他什么样儿！（往里走）哟！哟！敢情就是那个陈掌柜的！

宋玉娥　就是他？那可怎么办呢？

余志芳　先别慌，玉娥！从前，他开买卖，我当苦工，他不要我，我就得走路。现在，他跟咱们都给国家作工作，关系不同了，我有权利给他提意见！

宋玉娥　陶月明，你看呢？

陶月明　我看不透他！他现在还老实，谁知道是真是假呢？那天，听说你们俩要来，他就说：得，来了两块麻烦！

余志芳　他是什么意思？我俩怎么是两块麻烦？

陶月明　他说：谁不知道妇女家务事多，琐碎事多，娇气多，又没力气，又没业务知识！

余志芳　我们俩都没结婚，没有家务事。我们都受惯了苦，不琐碎，没娇气！力气小点呀，练！业务知识不够啊，学！他还是当初作掌柜的那个派头儿，专看女孩子们的短处！

宋玉娥　他凭什么说我们不中用呢？

陶月明　他有一套证据！他说：女的能卖肉吗？能卖鱼吗？能卖菜吗？能卖西瓜吗？能搬大油桶吗？能取货送货吗？

宋玉娥　哎呀，还真叫他问住了呢！

余志芳　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现在不能，将来还不能？陶月明！

陶月明　有！

余志芳　你当时为什么不反驳他，问他为什么光拿搬大油桶什么的吓唬女同志，不去帮助、鼓励呢？说！

陶月明　你问他去，干吗跟我生这么大的气？

宋玉娥　哼 我还当是顺顺当当地穿上工作服就拿工资呢，敢情还有这些麻烦呢！

余志芳　玉娥，卫大嫂那天对我说：妇女叫男人管了好几千年，哪能坐在屋里吃着瓜子儿，说着笑话儿，就能跟男人平起平坐了呢？

陶月明　两位姑娘，我一定跟你们平起平坐！

余志芳　那就够了吗？你得跟我们站在一起，斗争！玉娥，拿

出文件，进去报到，走！

宋玉娥　干就干吧！走！

——幕落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数日，上午。

地　点　齐家附近的一个合作社。

人　物　李大嫂　王二婶　齐凌云　金拴子　齐　母
　　　　老　尤　小　吴　老　黄　郑书记

〔幕启：合作社的一角，卖糖果等。李、王二妇人买完了东西，说闲话儿。金拴子正买糖，齐凌云给他拿。

李大嫂　二婶子，那位姑娘看着可真眼熟！

王二婶　那不是咱们北边那条胡同里齐家的那个姑娘吗？

李大嫂　哟！你看，我刚才还批评她不内行呢！

王二婶　她刚上柜台，当然还不都熟悉，咱们得包涵着点！一看见她，我就又想起我的二傻子来了！我敢说，二傻子的眼睛比她的还更好看！

李大嫂　二妹妹还在甘肃哪？

王二婶　更远啦，新疆！叫什么来着？看我这个记性！不是什么拉马，就是拉马什么。反正那儿出石油！

李大嫂　记住拉马也就行了！二妹妹在那儿找煤油哪？

王二婶　啊！找到不少桶油啦！她来信说，那儿这个冷啊，就

甭提了！

李大嫂　一想起到天南地北去的姑娘们哪，我心里就开了电门，亮了！天不怕，地不怕，哪儿都敢去，什么都敢干，谁见过呀！

王二婶　是呀！连我呀都想出去闯闯，一辈子没出过北京城圈，算干什么的呢？

李大嫂　我也那么想！我比您小着二十岁呀！二婶，你还记得刘家的那个小不点儿吗？

王二婶　怎么不记得？梳着个歪毛儿，老跟我要铁蚕豆吃！

李大嫂　现在人家可不要铁蚕豆吃喽！她考上了空军！

王二婶　什么？空军？小姑娘去满天飞？不怪人人都说男女平了等，都平到天上去了！

齐凌云　我说，你怎么一块一块的买，不干脆买多少要多少呢？

金拴子　我要试试你的服务态度！

齐凌云　你觉得你的态度好吗？

金拴子　这是什么话呀！看明白了，你是伺候我的！

〔李、王二妇人听他们拌嘴。

齐凌云　我愿意伺候人，可不伺候故意捣乱的！买的卖的都要协作，新风气才能树立起来，我看不上你这嬉皮笑脸的态度！

〔齐母进来。

王二婶　齐大妈，您早！

齐　母　您早，二婶！李大嫂，你也来啦？

李大嫂　是呀，抓早儿买下东西，街道上有个什么会儿呀好

去参加！齐大妈，大妹妹可真要强啊！

齐　母　哎！就得说不错吧！你等着看吧，她不久一定能演出两部电影来！

王二婶　她，她演电影？在这儿演吗？

齐　母　这是什么话，这儿又不是制片厂！

王二婶　那么，她在这儿干什么呢？

齐　母　在这儿？没有的事！二婶，你难道盼着我的凌云在这儿站柜台吗！

李大嫂　莫非她在这儿，怎么说来着？啊，体验生活哪？

王二婶　莫非我看错了人？不能啊！

齐　母　你们说的都是什么呀！

金拴子　我不但光说你的态度不好，还要写在意见簿子上！我身上没带着意见簿子，你没法儿给我写！

齐凌云　我把我们组长找来，你跟他说说好不好？

金拴子　我没有那么大的工夫！我来买东西，不是来受教育！（往外走）

齐　母　这小子野调无腔，我管教管教他！（拦住金）我说，你是怎么一回事？人家女孩子出来作事就够受的了，你还戏耍她？

金拴子　你管得着吗？她是你的女儿呀？

齐　母　我的女儿决不会干这个！

（老尤和小吴挑着大桶出来。）

老　尤　借光！蹭油！

齐　母　我说，有人戏耍你们的女店员，你们不管管哪？

老　尤　老太太，我们的女同志什么都能应付，用不着男人

来保护！

小　吴　老太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并不多，当作没看见也就完了！（同老尤下）

金拴子　他们连男带女都是伺候人的，没人敢惹我！

齐　母　我就要惹惹你！

（里边有人喊："齐凌云！齐凌云！"）

齐　母　凌云！这儿也有叫齐凌云的，多么巧！

（老黄上。）

老　黄　齐凌云！

齐　母　嗯，看看这个齐凌云长的什么样儿。（走过去）

老　黄　凌云，缺什么可早告诉我，我下半天取货去。（下）

齐凌云　是啦！

齐　母　（看清楚）凌云，是你？

齐凌云　妈！

金拴子　哈哈哈……

齐　母　呸！你笑！你敢再笑！

金拴子　本来可笑嘛！你决不叫你的女儿干这个，哈哈……

齐　母　你再笑，我扯你的嘴！

王二婶　金拴子，你就不睁眼看看，现在哪里没有我们妇女！你的两个姐姐都有工作，有人戏耍你的姐姐行不行？

金拴子　那，我的俩姐姐是机关里的干部，不是卖糖的！

李大嫂　你给我走！再叫我看见你这蒜大的孩子，思想可比万里长城还老，我去告诉你妈妈！一块一块地买糖，还外带着挤鼻子弄眼睛，你自己不害臊吗？

齐凌云　回家去问问你姐姐，你应当这样不应当！

王二婶　你小子错翻了眼皮！如今的妇女跟男人不折不扣一样尊贵！人家齐姑娘是初中毕业，文化比你高！

齐　母　哎哟，二婶！你那么说，我心里就更扎得慌了！

金拴子　我干不过你们娘子军，我走！

王二婶　你在家里等着我吧，我马上就找你妈去！

金拴子　我妈妈疼我，不会听你的！（下）

齐凌云　（强作镇定）妈！您买什么？

齐　母　我买什么也不在你这儿买！你给我现了眼！赵姐下了乡，买东到西得我自己忙，已经苦难当！你还瞒着我，到这儿来卖糖！卖糖，这么大的大姑娘！你还受戏耍，妈妈陪着出洋相，越想越窝囊！凌云，凌云，你怎么这么不要强！

齐凌云　您不来也行！告诉我，我买好了带回家去，不就省得您出来出去地跑吗？

王二婶　这个办法好！我的二傻子要不在克拉玛依，哟，一急，想起来了，是克拉玛依！她要不在那儿，可是在这儿服务，那够多么方便哪！

李大嫂　我要是女售货员呀，就推着货车下街！

齐凌云　妈别生气了，给您：我头一次拿工资，我留一半，给您一半！给您，妈妈！

齐　母　我不要！低三下四伺候人来的钱，我不要！

齐凌云　妈，拿着钱吧！您不是常说，男女应当平等吗？爸爸活着了！不在乎钱多少，这点劲儿是顶天立地的劲儿！妈，这不容易，男的挣多少，女的也挣多少，不分男女，全凭本事好不好，咱们一下子就赶过西

洋去，多么可喜，多么骄傲！

王二婶 这话说的对呀！当初，二傻子一说到边疆去，我的心里就愁成了个大疙疸。赶到后来她每逢来信总是说：“亲爱的妈妈，我是您的一枝花！上雪山，过沙漠，找宝贝，为国家！您放心吧，我要跟男人一个样，一点也不差！不，还要比男人强的多，劲头儿大！您闭上眼睛想想吧：十九岁的姑娘，雪山上头顶青天，眼望着万里黄沙！英雄气概，叫一切困难都输给女儿家！”

齐　母 二婶，凌云要也上雪山，头顶着青天，我没的说！在这儿卖零碎儿呀，是另一回事！

齐凌云 妈！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带着二傻子需要的东西也上雪山，过沙漠，给她送了去！

齐　母 那，你也比二傻子低一头！

齐凌云 妈！您别在这儿吵行不行？叫我们组长看见，多么……

齐　母 我才不愿意在这儿吵呢！你跟我回家！

齐凌云 那作不到！领导上知道我是初中毕业，就怕我三心二意，已经跟我谈过好几回话了。

王二婶 齐大嫂，您这可就不对了！您要买东西，就买，别耽误凌云的工夫！您要是不买，就走！至于凌云该不该作这个工作呀，我跟李大嫂可以跟您辩论辩论！

李大嫂 是呀，凌云妹妹卖东西，是侍候你、我，跟大家，不是伺候哪一个官儿老爷，给谁当丫环！您要这么想不开，妇女几儿才完全跟男人一样了呢？

王二婶　卫大嫂不是说，请您出来作点街道工作吗？到今天您也不来，街道上都盼望着呢，您有文化呀！

齐　母　有凌云在这儿，我没脸去作街道工作！

李大嫂　您这是怎么想的呢？我们都夸她出来服务好，您怎么说没脸呢？

齐凌云　妈！您跟她们去谈谈！您平日总以为自己有文化，仰着脸儿走道儿，看不起别人！您可就不大知道现在的风往哪边刮，树往哪边摆啦，您去吧！

王二婶　走！齐大妈，我们都到您那儿去！

齐　母　我的东西还没买呢！

李大嫂　青菜、鱼、肉在那边，我们跟您一块儿买去！（与王扯齐下）

齐凌云　没想到有这么多的麻烦！早知道……（愣起来，慢慢地摘下围裙，摔在柜台上）不受这份儿气啦！（要走开）

（郑书记上。

郑书记　凌云，要干什么去？好，我替你看着，你去吧！

齐凌云　郑书记！郑书记！我，我……

郑书记　（看见了围裙）噢！遇上了困难？怎么不先去找我谈谈，就要走呢？

齐凌云　我，我还是太软弱！

郑书记　你不软弱，你的干劲很不小，就是锻炼的还不够！

齐凌云　我受不住磕碰！

郑书记　锻炼不够，当然受不住挫折。人人如此，不光你是这样；你一共才来了几天啊！以后，遇见什么麻烦

都先跟我来谈谈。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好好地对我说说！

齐凌云 您这几句话已经叫我的眼泪都干了！（又穿上围裙）下了班，我找您去，都告诉您！有顾客来了，您放心吧，我不会再闹小脾气！

郑书记 准来呀！

齐凌云 一定！

郑书记 对！（下）

王二婶 （上）凌云哪，我告诉了拴子的妈！她一会儿就带拴子来道歉！

齐凌云 谢谢您，二婶！拴子淘气，不算什么！

王二婶 也不能那么说！给他点教育有好处！你就说，二傻子在什么拉马！得，又忘了！

——幕落

第　三　场

时　间 前场后月余，晚间。

地　点 余志芳与宋玉娥所在的商店。

人　物 余志芳　宋玉娥　陶月明

〔幕启：一间小屋，余志芳与宋玉娥正在写大字报。

余志芳 玉娥，快着点！我已经写了四张，你才写了一张啊！

宋玉娥 我心里有点乱，思想不集中！

余志芳 怎么啦？想老爷爷啦？

宋玉娥　有那么点！

余志芳　玉娥，你是老爷爷养大了的，穷，可是有点娇！

宋玉娥　我有点娇？

余志芳　你自己想想吧！

宋玉娥　我……志芳，你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

余志芳　我还没看见，怎么能够知道呢？给我看看吧！

宋玉娥　你甭看了！

余志芳　我偏要看！

宋玉娥　（把纸藏在身后）甭看了！甭看了！

余志芳　小玉娥，老爷爷的孙女，我猜着了！

宋玉娥　猜着什么？

余志芳　你给我写的，对不对？

宋玉娥　你……（要撕）

余志芳　别撕！给我写的我也不生气！我还要给你写呢！

宋玉娥　真的？

余志芳　谁冤你，谁是这么点的小耗子！

宋玉娥　给你吧！

余志芳　（看）我猜对了！（念）余志芳近来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玉娥，你真看出来我骄傲自满吗？

宋玉娥　我看有那么点！

余志芳　要真是那样呀，我今儿个去好好想一夜！

宋玉娥　你一张嘴就象下命令似的！

余志芳　嗯，我是没有耐心，楞头葱似的！你这么告诉我，好！你别难过，就这么给我贴出去，我受得住！

宋玉娥　那……你也得给我写，说我有点娇！

余志芳　你承认自己有点娇？

宋玉娥　我老拿不定主意，还不是娇？我，我上了当！

余志芳　啊！我明白了：陈副经理叫你写的？

宋玉娥　就是他！

余志芳　准是他！你没见他一口一声地叫我积极分子吗？（学他）积极分子余志芳，感谢你给我提的宝贵意见！积极分子余志芳，我非建议你作组长不可！他越那么叫，我越留神！我心里说，你这个家伙，不敢来硬的，要软的了；你软得象豆腐，我也贴你的大字报！他怎么煽惑你的？

宋玉娥　我没你那么硬，他又是吓唬，又是挑拨，他说你目空一切，我应当帮助你，给你写大字报！

余志芳　他叫咱们转移目标，先放松了他！甭难过，玉娥，咱们跟他干！他越耍花样，咱们越不放松他！他那两招儿啊，现在吃不开喽！走，把这些赶紧告诉经理去！

宋玉娥　对！走！志芳，你那么好啊！

（陶月明飞跑进来，揪住志芳就跳舞。

余志芳　你干吗？小陶！

陶月明　非跳不可！

宋玉娥　你怎么啦？疯啦？

陶月明　的确是疯了！我到天桥儿去参观，明白了，明白了，为谁服务，怎么作个好售货员！你们看，（指胸前证章）往日我一出去，就摘下它来，唯恐叫人家看见，有失体面！现在，我要作个好售货员，把它挂在正

中间，叫所有的人都看见，都叫我一声同志，说我是个为人民服务的好青年！

余志芳　好啦，好啦，让我们出去！

陶月明　你们有天大的事情，也必须听我说完！还有第二件大事，比什么都浪漫，比什么都香甜！在天桥儿呀，我遇见了凌云，她也去参观！原来她没有去学电影，也作了光荣的售货员！甜美呀，我的心比红瓤儿白薯还更甜！激动啊，我的心象爆竹，咚，飞上了青天！我请她吃了饭，找不到话说，我只说了啊，我要作劳动模范，说了一百多遍！

余志芳　行了吧？发完疯了吧？让我们走吧！

陶月明　你们上哪儿？

宋玉娥　去见经理！

陶月明　我也去！我也去！

余志芳　你干什么去？

陶月明　汇报我怎样去参观，怎么下决心作个最好最好的售货员！第二件事还无须汇报，我要把甜美留在自己的心间，每一想起，咚，心就上了青天！（同下）

——幕落

第　四　场

时　间　前场次日，上午。

地　点　宋爷爷的茶摊子。

人　物　宋爷爷　卫　母　卫默香　齐　母　余　母

余志芳

〔幕启：小树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小玩具都换了用马兰叶子编的小筐、小青蛙等。宋老人高高兴兴擦洗茶具。一边工作一边哼唧："天气热，大家渴，嘴里发干来找我！茶叶香，价钱小，要把人人伺候好！"

〔卫母提着菜筐由街上回来。

宋爷爷　卫大妈，来，坐会儿歇歇腿！

卫　母　不累！天天早上出来这么一趟啊，倒能够多吃半碗饭啦！

宋爷爷　当然得多吃半碗饭，太阳光跟好空气比什么药都好！来，喝我一碗刚沏好的！坐下！

卫　母　好，坐坐就坐坐！（坐）

〔这边暗了，另一边亮起来，齐母与卫默香正谈话。

齐　母　默香，你看看，我天天得自己上街买菜去，叫我少吃半碗饭！

卫默香　晴天还好，赶上下雨，够多么麻烦！

齐　母　是嘛，天有不测风云，哪能天天是晴天大日头的！你怎么样啊？默香！有困难吧？

卫默香　有困难就克服呗！不过呢，我对孩子们的教育有顾虑！真要送到托儿所去，我看学不出好来！

齐　母　这话对！咱们干干净净的孩子，跟小泥猴在一块，的确差劲！

〔这边暗，那边亮了。

宋爷爷　拿两个小绿蛤蟆给小三儿、小四儿！孩子们还乖吧？

卫　母　可乖啦！我呀近来咂摸出这么个道理来：凡事呀，还没作过，先别说它不好！就拿孩子们说吧，不但两个大的看妈妈出去，就多帮助奶奶，连两个小的也仿佛更懂事儿了！

宋爷爷　对！人儿小，心眼可不一定也小！

卫　母　小三儿小四儿跟我这个亲哪，都争着跟我睡，我觉得真象个祖母了！小三儿学会自己系裤子，小四儿自己张罗着洗脸。他们都说愿意上托儿所！

宋爷爷　好哇！好哇！您看，玉娥给我买的袜子！我穿了一辈子布袜子，磨得两脚净是鸡眼，小孙女就会有心眼儿，叫老爷爷的脚舒服点儿！告诉您吧，孩子们越出去闯练，越有出息！

卫　母　您算说对了！以前，小四儿的妈跟我并不怎么太好。近来呀，我越帮忙，她越跟我好，她越跟我好，我越帮忙，这不就越来越对劲儿了吗？

（这边暗，那边亮起来。

卫默香　凌云怎么样？还没干腻哪？

齐　母　随她去，我管不了！我反正不上她那儿去买东西！我多走几步，上北边那个合作社去！

卫默香　那您不更得多走道儿吗？

齐　母　赌的是这口气！她越不听我的，我就越不听她的！

卫默香　伯母，这恐怕不是解决内部矛盾的好办法吧？

齐　母　可是，默香，你也没解决好啊！

卫默香　伯母，我呀感觉出矛盾，可是别人不象我这么敏感，我有点孤掌难鸣！

齐　母　怎么孤掌难鸣？

卫默香　您看哪，老太太站在媳妇那边去了，孩子们也向着妈妈，我不是孤立了吗？

齐　母　那你怎么办呢？

卫默香　我只能到时候也伸把手，帮助干点什么！可是极不好受！好嘛，装着一肚子矛盾，还要伸手干活儿，不好受！

齐　母　你说的对！连我自己上街买东西，不也是矛盾活儿吗？

卫默香　唉！盼着吧，多喒矛盾自己能够统一了，就好办啦！

齐　母　盼着吧！反正不是凌云统一了我，就是我统一了她！走吧，我往北去！

卫默香　我陪着您！（同下）

〔这边暗，那边亮了。

卫　母　我买完东西，还得在那儿站会儿，多看看凌云！她是那么美，又那么干脆麻俐，简直象一棵会干活儿的鲜花！唉，就盼着齐大妈也改改眼光儿吧！我走啦，您不看小人儿书啊？我跟小三儿小四儿一块儿看上瘾来了，倒也开心长见识！

宋爷爷　我前天的那张报还没看完哪，先别看小人儿书啦！字认识的不多呀，看报就慢点，可是非看不可！带俩小蛤蟆给孩子们呀！

卫　母　对！可是，我只有三分钱了！

宋爷爷　一分没有，我还不许您拿吗？（递）

〔余母气冲冲地走来。

卫　母　余大妹子，早啊！

余　母　（顾不得与卫母说话）早！宋爷爷，看见志芳那个丫头没有？

宋爷爷　没有！

卫　母　（看不对头）你们说话儿吧！再见！（下）

宋爷爷　再见！怎么啦？余大妈！

余　母　您看，今天该志芳休息，家里有一大堆事等着她干呢。可是，她又跑出去了！

宋爷爷　她们哪都忙，也许志芳又上店里去了。公家的事不是更要紧吗？

余　母　我看，她就该在家里！

宋爷爷　在家里哪儿去拿工资呢？

余　母　拿工资？俩多月了，她给过我一分钱没有？

宋爷爷　她没……不能吧？

余　母　那个丫头的心狠哪，她恨我！

宋爷爷　不对！我不信！她不是那样的孩子！

〔余志芳夹着一个小卷儿，匆匆地回来。

余志芳　妈！宋爷爷！

宋爷爷　回来的好，你妈妈正找你呢！

余志芳　妈！

余　母　别叫我！家里那么多事，你就不睁开眼睛看看吗？

余志芳　我出去买这个去了，妈！

余　母　买！买！拚命打扮你自己！

余志芳　不是，妈！我给您买的！

余　母　给我……

余志芳　妈！这俩月我没交给你钱，就是为给您买这个！我应当早告诉您，可是您知道我的脾气，老想自己的主意好，不告诉别人。在店里呀我受了教育，对人要有耐心，不要见谁也开火！

宋爷爷　到底买来了什么呀？

余志芳　我妈呀，说过好几年了，就爱一身祥云纱的裤褂，可是始终没有钱买。自从我一上工，就想起这回事。为多省一分钱，我不怕多走二里路。现在，钱凑够了，我给妈妈买来了！妈，您看看！今天您就自己裁，我帮助您作上！妈，给您！

余　母　（接过去，低头坐下，好象瘫软了）我……

余志芳　从下月起，我就可以交给您点钱了。

余　母　老……老……

余志芳　妈！

余　母　老……老闺女！妈对不起你，这块纱已经买来了，没法儿再退。你的工资呀，我不能要！我没供给你念书，没给过你好脸子看，对不起你！

余志芳　宋爷爷，您劝劝我妈吧！

宋爷爷　余大妈　不必这么难受！都是亲骨肉，彼此越明白就越亲热！从前，你看不起女孩子，换换眼光也就行啦！现在呀！儿子女儿都一样，因为国家看他们一样嘛！

余志芳　妈，走吧！咱们赶快作起这身衣裳，您好早点穿上啊！

余　母　老闺女，我得把这身裤褂穿到棺材里去，叫你爸爸

看看！（同余志芳缓缓走开）

宋爷爷 唉！她多么偏疼儿子、媳妇啊！可是到底是老闺女给她买来了心爱的东西！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时　间　前幕后月余，上午。
地　点　合作社内。
人　物　老　尤　小　吴　齐凌云　郑书记　卫大嫂
　　　　余志芳

〔幕启：台上左角是肉案子，肉已卖完，老尤与小吴一边刷洗案子，一边说话儿。
〔右角是卖小百货的，齐凌云正值班。
〔哪边有戏，灯光即打到哪边。

老　尤　（一边刷洗，一边哼唧自己编的评剧）当初我学徒在便宜坊，小力笨的苦处实在难当！在这里我真是把福来享，处处啊干干净净亮亮堂堂！听说要调我去把学徒培养，卖肉的当教员，喜气洋洋！

小　吴　尤师傅，真要把你调去当教员，你愿意不愿意呀？

老　尤　你这话可说远啦，小吴！去当教员光荣呀！可是，我也有点顾虑！

小　吴　怕大嫂子不愿意？

老　尤　你又说远了！(唱)如今的妇女眼睛亮，我作教员她是师娘！她本是文盲跟瞎子一样，现而今拿起报来一气就念八大张！

小　吴　好大的报纸，好快的眼睛，那么，你到底顾虑什么呢？

老　尤　小吴你看呀，我要是真走喽，谁来卖肉？我不放心！

小　吴　我就行！

老　尤　你不行！要讲卖鱼，你高明！卖肉啊，我是老便宜坊出来的徒弟！你呀，一个片子剔完了，会赔两块钱！不信下午来了肉，你剔剔看！

小　吴　我就那么饭桶？尤师傅！

老　尤　你不是饭桶，可是剔肉也不象你想的那么简单！不管我调到那儿去，一想，这儿的一个片子可能赔两块钱，我的心放不下去！

小　吴　尤师傅，那就赶快好好教教我吧！

老　尤　我愿意教，可是你准知道不调走你吗？

小　吴　对呀！去搞生产，咱们人人有份儿！可是，要那么一来呀，我比你还不放心！

老　尤　怎么？

小　吴　你想想，先甭提卖鱼、收拾鱼、保存鱼种种困难，单说那股子腥味，多棒的小伙子也得熏趴下！

老　尤　你说的一点不假！但愿咱们俩内行前脚儿出去，另外两位内行就进来！

小　吴　哪儿找那么多的内行去？男人都该去搞生产，光调走咱们俩中什么用呢？

老　尤　小吴，我这可是随便猜猜。我猜呀，男人都出去，铺子里准都换上女的！你爱信不信！

小　吴　你猜的有点门儿，刚一要精简人员的时候，连咱们俩不是也都想：得，这下子准得光留下英雄好汉，叫大姑娘们回家！可是，并没有！

老　尤　咱们俩的思想啊，就是跟不上行市，总还有点看不起妇女！

小　吴　事实可也是事实！不管妇女怎么跃进，反正一来卖鱼，准得吧、嗒、呛，熏个倒仰儿！

（灯光转移。齐凌云正跟郑书记谈话。

齐凌云　郑书记，您今天早啊！

郑书记　早！我连作梦都想着这个试验田呀！

齐凌云　好嘛，管理处党委的试验田，不办好了还行吗？您多给我提提意见吧！

郑书记　你也得多提合理化建议哟！怎么，今天干起小百货来了？

齐凌云　照着您的指示，大家协作嘛！今天这边短了一把手，我两边跑着，又管糖果，又管小百货，也多得点知识。再说，老干一样儿呀，干着干着就有点腻烦！

郑书记　就腻烦了？这可不大对！

齐凌云　我又说错了？郑书记！

郑书记　不应该因为干腻烦了才常换换这样儿！咱们的本领既要多，也要深！你看，你卖了些日子的糖果，可到过作糖的地方看过，知道糖是怎样作的吗？

齐凌云　哟，我没有！

郑书记　咱们得把这个定成制度！卖什么就知道什么的生产过程。卖糖吧，就能告诉人家什么糖里都有什么，吃了有什么好处，并且告诉人家：小孩子吃糖过多并不好，容易把牙吃坏了！

齐凌云　哟，那么一来，不就得少卖点吗？

郑书记　咱们这是社会主义的商品呀！再比如说，看哪件东西价钱太高，你就该告诉领导。咱们要是给厂子里提提意见，厂子里就会想办法，看看怎么增产，怎么降低成本，对人民有利，国家也不吃亏，对吧？

齐凌云　对！我呀，没想过这些！我就是有点对什么都不深入的毛病！

郑书记　有个好药方儿，可以治你这个冷一阵子、热一阵子的毛病。

齐凌云　什么药方？郑书记！

郑书记　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不管干什么，得老把心拴在社会主义上！

齐凌云　喝！这可真是句好话！我永远记住！

郑书记　妈妈怎样？还是那个劲儿吗？

齐凌云　嗯！我一提这儿的事，妈妈就把话岔开，最厉害的泼冷水！

郑书记　还得想办法，你也想，我也想！凌云，你该争取入团，要不然你受不住妈妈的凉水！你看宋玉娥！

齐凌云　谁？宋玉娥？她也入了团？

郑书记　对了！前几天我上她们那儿去了。她们那儿整顿得很象个样子了，连那个小陶都有了进步！

齐凌云　嘔！她们还有什么赛过我去的地方吗？
郑书记　有！宋玉娥呀，一边卖布匹还一边学会了卖青菜！
齐凌云　志芳呢？她比宋玉娥更棒啊，小老虎似的！
郑书记　她呀，一有空儿就到卖鱼的地方站着去！
齐凌云　那干什么呢？
郑书记　先闻惯了腥味，以后好卖鱼呀！
齐凌云　真有她的！
郑书记　是呀，看了这么几天哪，我心里就想：咱们这块试验田可以试办妇女商店了！
齐凌云　妇女商店？妇女商店？全是女的，没有一个男的？
郑书记　啊！你愿意不愿意呀？
齐凌云　我愿意！您看，男女在一块儿呀，女的老怕男同志走了接不上手儿！要是爽性来个女商店，我们女的就一点也不倚靠男的了！那多好哇！郑书记，可得算我一个，别把我调开呀！
郑书记　可是，你有什么准备呢？你看，假若咱们真办个妇女商店，余志芳可以去卖鱼，玉娥可以去卖青菜，咱们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啊！
齐凌云　对！对！您看着吧，我不能叫余志芳、宋玉娥给赛过去！我，我去学卖肉！说干就干，您等等我，我跟尤师傅商量商量去！
　　（卫大嫂匆匆地走进来，几乎和齐凌云撞上。
卫大嫂　哟！凌云，看见郑书记没有？
齐凌云　就在这儿！我有点事，待会儿跟您说话儿！（走向肉案）

卫大嫂 郑书记，郑书记！

郑书记 卫大嫂，正要看你去呢！

卫大嫂 是呀，听说您到全城去了解女店员们的情况，我等了您三四天，您可还没到我那儿去，我急啦，来找您！

郑书记 有什么困难吗？大嫂！老太太有了问题？

卫大嫂 没有！我们婆媳的关系越来越好啦！

郑书记 老卫又闹了脾气？

卫大嫂 他也不成问题！他就要请求下放，他的手一动起来，思想也就会改变。

郑书记 好！孩子们呢？两个小的入了托儿所没有？

卫大嫂 还没有。暂时不托出去也还行！

郑书记 卫大嫂，有困难可不要不说呀！你要这么看清楚：你自己看着对，就去干，劲头儿虽大，可未必干得妥当。党想的比个人想的更全面，党的办法不仅解决一个问题，也还解决一连串的问题，这就给咱们开出一条新道路来！

卫大嫂 郑书记，我只有一个困难！

郑书记 什么呢？说出来吧！

卫大嫂 我怕入不了妇女商店！

郑书记 你听到了这个消息？

卫大嫂 听说了！

郑书记 你看应当有这么个商店？

卫大嫂 应当！这个商店办好了，就证明妇女的确可以代替男店员，叫男店员去支援工业，搞生产。

郑书记　对！

卫大嫂　可是，我怕不要我来参加，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郑书记，您上次告诉我：一个家庭妇女往外冲，要有勇气；可是安排时间就需要点科学头脑了。我照着您的话办了，我已经会安排时间，一个人的确能作两个人的事！

郑书记　对业务呢？

卫大嫂　经过这几个月的教育、培养，我要把这个工作看成终生的！每逢我叫一个顾客满意地走出去，我就觉得是叫他明白了他买点东西也的确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跟旧社会不同！

郑书记　说的对，你还跟着听党课？

卫大嫂　对！我争取入党！您看我有资格到妇女商店来没有呢？妇女商店是个新事情，我不甘心落在后边！

郑书记　大嫂，我们需要你！你有四个娃娃，你会叫家庭妇女看明白一条新道路，这不只是你个人的事，而是一件有关妇女解放的事，我们希望你不仅去工作，而且要作得突出，叫家庭妇女们都看看！

卫大嫂　我有资格来？

郑书记　有！当然，我们也不能专挑最硬的手儿，把差一点的都留给别人，我们是挑几个好手来带动软一点的，逐渐培养起一个坚强的队伍。

卫大嫂　我希望自己能算个硬手儿！告诉我，郑书记，我需要准备什么？

郑书记　比如卖肉、取货送货什么的，都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卫大嫂　取货送货……得蹬平板三轮车？

郑书记　对！那不容易！可是我相信问题都能解决，你们的干劲大呀！大嫂，你回头吧，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我上你那儿去看看！

卫大嫂　好吧！再见，郑书记！（下）

郑书记　（叫）小英，照应这边儿一眼！（应声："好咧！"郑书记下）

齐凌云　（同老尤、小吴走来）尤师傅，我看您有点保守！

老　尤　绝对不是！卖肉啊，根本不是妇女能干的！

小　吴　那就是更甭提卖鱼了！

齐凌云　怎么？

小　吴　你每回从我那儿过，是不是老捂着鼻子？

齐凌云　那……连你的身上都有股子腥味儿！

小　吴　这不结啦！再考考你，你说得上来哪是河鱼，哪是海鱼吗？

齐凌云　那，反正都是水里的！

老　尤
小　吴　哈哈哈！（下）

齐凌云　（独白）怎么办呢？真要是这儿开了妇女商店，把余志芳、宋玉娥调来，可把我调走，我的脸往哪儿放呢？怎么对得起党的培养呢？

〔余志芳上。

余志芳　凌云！

齐凌云　哟！志芳！哪阵风儿把你吹来了？

余志芳　今天休息，来看看试验田，学习学习！你的脸怎这

么红啊？

齐凌云 是吗？志芳，听说你正学习卖鱼，是真的？

余志芳 是真的！怎么啦？

齐凌云 怕不行吧？

余志芳 谁说的？

齐凌云 我们这儿的小吴师傅刚才说的。

余志芳 他是男的？

齐凌云 是男的。

余志芳 那就难怪喽！叫他说吧，我会堵住他的嘴！凌云，我跟玉娥想明白了：咱们要是不肯先攻破最难的阵式呀，咱们就永远比男人低一头！

齐凌云 志芳，你看我……我实在不能去卖鱼卖肉！

余志芳 也不能人人都去卖那个呀，你可以想想别的难事儿！

〔小吴又回来。

齐凌云 吴师傅，介绍一下，这就是要去卖鱼的那个余志芳！

小 吴 喝！（打量她）你？

余志芳 我！吴师傅！

小 吴 好哇！干劲儿大呀！好在呢，学不成也没人笑话你，你不过是个女同志呀！

余志芳 吴师傅，谁知道，有那么一天我不恰巧来接您的活儿呢？

小 吴 有你这么一想，咱们走着瞧吧！

余志芳 吴师傅，你还没得过红旗吧？

小 吴 还没有！干吗？

余志芳 等我跟老师傅学成了，您多咱听说有个卖鱼得红旗

的姑娘啊，甭细打听，一定就是我！

小 吴 啊—— 祝你成功！

—— 幕落

第 二 场

时 间 前场后数日，上午。

地 点 北海公园。

人 物 余志芳 宋玉娥 齐凌云 陶月明 卫大嫂

〔幕启：游人还不多。三个姑娘携手而来，且行且唱。

（合唱） 三个青年齐歌唱，

一块儿开辟新战场！

过两天，妇女商店就要开幕，

我们一块儿去干，一块儿去忙！

一块儿冲锋打胜仗，

一面红旗万丈长！

余志芳 玉娥，凌云，你们看我是长了身量吗？我怎么觉得高了点呢？

宋玉娥 你心里高兴，所以觉得身量高了！真没想到，会有今天，连卫大嫂也跟咱们一块儿到妇女商店去，就是棒啊！

齐凌云 不光是咱们四个，售货员都是女的呀！嗐，越想越棒！和男店员们在一块儿，总有点倚赖！有了咱们自己的商店，咱们就非事事亲自伸手不可！

宋玉娥 经理也得是女的吧？一定喽！也不知是谁？

余志芳 管谁是经理，谁当组长呢，咱们得铆足了劲儿，叫妇女商店一开幕就红！我准备好啦，没人卖鱼，我干！

宋玉娥 没人卖菜，我干！你呢？凌云！

齐凌云 那天志芳跟小吴师傅那么一叫劲儿啊，我就下了决心：卖肉卖鱼不行啊，我推车子下街，卖副食品去！我得跟老黄学会怎么推车！

余志芳 那可有三四百斤重哪，咱们都推不动！

齐凌云 我不会练？你那天说得好，咱们得先攻破那最难破的阵！

宋玉娥 凌云，你够劲儿！可是，尽管你练会推车子，你张得开嘴吆喝吗？

齐凌云 那，哼，还真不好办呢！

余志芳 凌云，先别泄气，吆喝不出来，不会唱吗？

齐凌云 那倒怪有意思儿！嗯，这么来：（唱）黑酱油，白酱油，芝麻油，花生油，还有咸菜海蜇头！山西的老醋裂牙儿酸，赛过酸石榴！哈哈哈！

（陶月明唱着走来。

陶月明 （唱）我有冲天的干劲儿，
我有美丽的青春！
是我们青年发明创造，
叫美丽的山河更美更新！
为创造更多更多的幸福，
我们热爱劳动，锻炼身心。

我们劳动的目的多么崇高，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鼓足干劲儿。

余志芳　小陶，你来晚了！

陶月明　（跟她们握手）我乐得坐错了汽车，请你们原谅！走吧，上白塔去看看！我不久就离开这里，得登高一望，看看我最爱的北京！

宋玉娥　卫大嫂还来呢，咱们在这儿等她吧。

陶月明　女同志的意见，我惟命是听！

余志芳　你呀，小陶，怎么老耍贫嘴！

陶月明　我说的是真话，我感激你们！自从咱们在一块儿工作，你们俩给了我多少鼓舞啊！假若你们俩是男人，恐怕效果就不会这么大。好嘛，我一看，两位姑娘都真刀真枪的干，我还能不积极起来吗？我这么一积极，这回就派到“石钢”去，“石钢”啊，还了得吗？

宋玉娥　什么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你成了先进生产者，我们就劝凌云跟你结婚！

齐凌云　我就那么老实，都听你们俩小不点儿的？

陶月明　凌云，要真看见那样的消息，可得早下决心，要不然我就叫别的姑娘抢去了！

齐凌云　你就会瞎扯！

余志芳　你呀，小陶，就应当说：齐凌云，妇女商店开幕以后，你要是头一个得到表扬，我才真爱你，你还是觉得姑娘们差劲。所以想不起从工作上鼓舞我们！

宋玉娥　你准是一想到我们，就想到如花似玉什么的！不想

我们也是战士，也出英雄！

陶月明 哎呀，我的天！你们这是给我饯行呢？还是批评我呢？

余志芳 也饯行，也批评！齐凌云，你干吗躲在一边儿，不给他几句呢？

宋玉娥 陶月明，你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给凌云点鼓励呢？

陶月明 真乃是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呀！（望）救兵来了！卫大嫂！这边儿！哟，大嫂走道儿怎么有点不利落呢？（跑过去迎接）

三 女 卫大嫂！卫大嫂！（也跑过去）

陶月明 （扶着卫大嫂）大嫂，您的腿怎么啦？

卫大嫂 练板儿车来着，碰了一下！

三 女 练板儿车？

余志芳 是妇女商店叫您练的，好去取货送货呀？

卫大嫂 （坐在山坡下的大石上）商店还没有开幕哪！

宋玉娥 那您干吗练它呢？

卫大嫂 郑书记说过，凡事都得有准备。我们那儿的一位男同志，听说我调到妇女商店去，就说了风凉话：妇女商店？看你们没有男人，谁去蹬板儿车？那要拉六七百斤呢！

齐凌云 您就挂上了劲儿？

卫大嫂 不挂劲儿不行啊！有备无患，咱们都得练！难道开幕以后，咱们求男同志去取货送货吗？

余志芳 大嫂说的对！咱们都得练！

卫大嫂 我昨个夜里就借了咱们街坊家老曹的那辆车，练了

会儿。

宋玉娥　不好骑吧？

卫大嫂　可不是！跟骑自行车不是一个劲儿。首先是车把不听使唤！看着街上的男同志们蹬的那么飘洒，赶到我一上去呀，一下子就朝着墙去了！幸亏老卫过去扶住了，只把我的腿磕了一块。

齐凌云　大哥居然帮助您去练车？

卫大嫂　他已经请求下放，不能不出来活动活动啦。我本来要拿他当货物，拉着他走。幸而没有！

余志芳　同志们，从这一个问题看出来，我们的工作的确不简单！卫大嫂，我想啊，趁着这两天还没开幕，男同志们还没走，咱们得抓紧时间连夜地学。学剔肉，学卖鱼，凡是不会的就学，别等开了幕闹笑话！

卫大嫂　对！别管将来叫咱们干什么，咱们得把最难干的先预备好！能弄得动的马上去掌握技巧，弄不动的赶紧想巧干的法子！社会上需要妇女商店，咱们非好好地干不可！

齐凌云　月明，你会推那个货车吗？

陶月明　我还没下过街，我可知道那并不好推！同志们，你们不是要给我饯行吗？我看，见了面就行了，不必再聚餐。你们都抓紧时间回去学点什么吧！

卫大嫂　是呀，要知道：个别买东西的很不好伺候，错一点都不行。咱们要不作好准备，一定会出笑话！凌云，你看咱们是回去好呢？还是……

齐凌云　我没意见！

宋玉娥 大嫂，咱们好容易调到一块来，还是聚餐一次吧！再说，这些事儿经理必会有个安排呀。

卫大嫂 听说经理是刚下放过来的。

齐凌云 她是干什么的呀？

卫大嫂 搞妇女工作的，政治经验很丰富！

齐凌云 搞妇女工作的？那行吗？

余志芳 政治挂帅！应当这样！再有个懂业务的作副经理，就算行了！

卫大嫂 咱们到底怎样？

余志芳 凌云陪小陶在这儿玩玩，咱们都走！

齐凌云 那，我不干！

宋玉娥 小陶说！

陶月明 可叫我怎么说呢？（众笑）

余志芳 卫大嫂说吧！

卫大嫂 要不凌云你就跟月明在这儿吃顿饭，我们都不休息了，回去学活儿？

余志芳 就这么办！月明，你走，我们也许不能送你了，祝你胜利，平安！

陶月明 志芳，玉娥，我真舍不得你们！你们的确是一种新型的姑娘！到“石钢”，我一定好好干！我预祝妇女商店旗开得胜，成为北京市的一面红旗！再见吧！玉娥，替我问老爷爷好！志芳，问余大妈好！卫大嫂，再见！（大家握手）

余志芳 凌云，谈三分钟恋爱，批评他三分钟，省得片面，单调。

齐凌云　去你的吧！（同陶月明走开）
宋玉娥　大嫂我们搀着你点！
卫大嫂　不用！今儿个夜里到马路上练板儿车去，就不至于碰到墙上去了。
宋玉娥　大嫂，可也得留神电线杆子！
——幕落

第　三　场

时　间　前场后数日，晚间。
地　点　卫家。
人　物　卫　母　齐　母　卫默香　卫大嫂　余志芳　宋玉娥

（幕启：卫母正和齐母说闲话儿。
卫　母　这下子可好啦，妇女商店就是凌云她们那个试验田改大了的，现在照常卖鱼肉青菜，一半天就全部开张。货物全，离咱们近，卖东西的又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多么方便哪！
齐　母　方便倒是真的，可是……
卫　母　大姐，您始终是不赞成凌云当售货员！我看哪，咱们这老一辈儿的人哪，也得换换脑筋！
齐　母　咱们老姐儿们的交情不是一年半年的了，您知道我不是个老顽固！
卫　母　是呀，您比我的文化高呀，我知道！

齐 母 我总觉得凌云屈了才，凭她的文化水平，她的模样儿，她应当作点更大的事！咱们既赶上了社会主义，还能不挑点大的事作吗？

卫 母 您可也别那么说。您看，小人书上画着什么养猪的姑娘成了模范，捉老鼠的老太太进了科学院，也都扬名四海，到北京来见毛主席呀！大姐，赶到妇女商店开张的时候，咱们老姐儿俩得去给她们助助威！小四的妈不是也调过来了吗？我心里挺高兴的。她的干劲越大，我的干劲也得越大，要不然就不能一板一眼啦！

齐 母 卫科员恐怕还是有点意见吧？

卫 母 他没有意见喽！

齐 母 怎么？

卫 母 他下放了，今儿个是头一天。

齐 母 下放到哪儿去啦？

卫 母 他要求下放到前门外一家铺子去啦。

齐 母 下到商店里去啦？这可奇怪！

卫 母 是呀！乍一听说，我也是一楞儿。后来倒是小四儿的妈告诉我：干部们哪，要是老坐在办公室里，慢慢地就连豆腐卖多少钱一块，粮食出在地里还是厨房里就都不知道啦。那就只会当老爷，脱离群众！咱们的社会主义里，不要官儿老爷！

齐 母 噢！

〔小姑娘的呼声："奶奶！奶奶！"

卫 母 干什么呀？大妞！

〔声音：“小三儿小四儿都睡啦，我把爸爸妈妈的菜饭都靠在炉台上了。我跟二妞也睡去！”

卫　母　睡去吧，乖！别在被窝儿里说笑话儿，早早地睡，早早地起！

〔声音：“是啦！明儿见！奶奶！”

卫　母　孩子们哪是真乖！两个大的格外有心眼儿。她们说呀，长大了也跟妈妈一块儿干活去，成个母女小组，得的红旗啊够挂满了这三间屋子的！

〔卫默香疲倦地走进来。

齐　母　默香，回来啦？

卫默香　齐伯母，您在这儿哪？

卫　母　怎么样啊？累了吧？

卫默香　腰都直不起来喽，妈！

齐　母　快坐下吧！溜溜地站一天，够受的！

卫默香　（坐）没老站着！那儿的那位小女同志呀，太好啦！长的好，说话儿甜甘，只要没有顾客，她就让我坐下，还给倒过茶来。

卫　母　那，腰怎么还直不起来呢？

卫默香　老得弯腰，有时候还得趴在地上啊！

齐　母　还趴在地上？干吗呢？

卫默香　平日啊，看着苹果、鸭儿梨、栗子、核桃都怪老实的，赶到叫我那么一包一捆哪，全长了腿，四处乱跑，我不得去捡吗？跑到柜台底下的，我不得趴在地上往外掏吗？

卫　母　怪不得腰……（忍不住笑）

齐　母　（强忍住笑）那个小姑娘没笑你呀？

卫默香　她没有！她说她当初也是四处去追鸭儿梨，有时候还得追到门外边去呢！

齐　母　追到外边去？

卫默香　啊！客人提溜着，到门外边包儿散啦，满街滚！

卫　母　可见干什么也不容易呀！

卫默香　我不容易，人家买东西的更不容易！

齐　母　那怎么呢？

卫默香　二斤苹果，我给人家秤三分钟，算三分钟，捆三分钟。捆完，又全跑啦，连捡带掏又是三分钟，然后又捆三分钟，前后一共十五分钟，人家急得直跺脚！

卫　母　默香啊，这你就明白点小四儿妈妈的心意了！叫买东西的不跺脚并不容易！快吃饭去吧，大妞子都给靠在炉台上啦。

（卫大嫂匆匆进来。

卫大嫂　齐大妈！妈！老卫！我可晚了点！孩子们都睡了吧？

卫　母　都睡了，挺乖！

卫大嫂　都吃了吗？

卫　母　我吃过了，默香可也刚进门儿！他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卫大嫂　老卫，你别动，我把饭拿到这儿来，好一边吃一边跟齐大妈说话儿。

卫默香　你，你不累吗？

卫大嫂　人得喜事精神爽，我不累！妇女商店后天开幕，我能不高兴吗？齐大妈，妈，后天你们老姐儿们可千

万看看去呀！妇女办事就是与众不同！（给老人们倒茶）

卫默香 是呀，我们那儿的那个小姑娘就与众不同，不但帮着我四处追苹果，还不笑我！

卫大嫂 怎么？你把果子都捆飞了？

卫默香 还是不止一次！飞得最远的是核桃！

卫大嫂 别着急，吃完饭，我把家伙刷洗完了，就教给你怎么捆包儿，准保教会！然后我去练板儿车！

卫默香 （指案上的果子）现在就练练！（去包捆，又失败）不行，一会儿就都得摔烂了！

卫大嫂 咱们找点代用品哪！

卫　母 我看，用煤球儿试试就行！

卫大嫂 对！我刚才说我们与众不同，老太太们，去看看吧，我们哪，在墙上都画了壁画，还题上了诗！

齐　母 谁作的诗啊？

卫大嫂 我们都到齐了，一共调来二十一个售货员，里面有七个初中毕业的、三个高中毕业的，还作不了诗吗？我想啊：从前凌云大概有点觉得初中毕业作售货员未免屈才。这可就好了，她一看人家还有高中毕业的呢，自己还骄傲什么呢？

卫默香 是呀，我这个法政专门毕业的还满地追苹果呢！我开始咂摸出点味儿来，为别人作点事，而且作得好，是多么不容易……

卫大嫂 是呀，老卫，咱们要都吃进点要为别人作点什么的滋味呀，就必能不再把这个小三合院当作永远不变

的了。咱们应该看到一个更大更好的家庭。今天的小家庭要不变得更民主些，活泼些，恐怕咱们就不容易享受明天的大家庭的幸福了。妈，您近来觉得怎样？我没招您不高兴吧？您看哪儿不合适，可千万说呀！

卫　母　我呀倒觉得更硬朗了点！说实话，你刚一上工去的时候，我心里的确打开了鼓。现在呀，我看出来：你们年轻的想出去，我们年纪大的得帮助你们，叫你们能够出去！

卫大嫂　我也不能把家务都交给您！到外边去本为服务，怎能回到家来倒不服务了呢？

卫　母　是呀，你没象默香似的呀！得了，就盼着默香这么一下放，也学会自己伸手干点什么吧！

齐　母　（不高兴再听）啊，别耽误你们吃饭，我走啦！

卫大嫂　您坐着您的！凌云啊，这几天也很高兴，很积极，您多给她打打气！到我们开幕的时候，您千万来看看，提提意见！

齐　母　好吧！别送我，你们吃饭吧！

卫默香　你拿饭去，我送送齐伯母！（立，一抡手，袖中掉出个核桃来）哟！

众　人　什么呀？

卫默香　核桃！怎么进了袖子里去呢！（众笑，同齐母出去）

卫大嫂　妈，您歇着去吧，全甭管啦。

卫　母　好！你不看看我给小四儿买的新衣裳吗？算了，到国庆日穿上再看吧！

卫大嫂　您光给孩子们花钱，就不自己添补点什么吗？

卫　母　嗐，我的老衣裳拆拆改改大概还够穿二十年的呢！孩子们贪长，一眨眼衣裳就短半截！我歇着去，你也别睡的太晚了！（下）

〔卫默香送客人回来，后面跟着余志芳、宋玉娥。

卫默香　你们谈吧，我拿饭去！（下）

卫大嫂　有事吗？志芳，玉娥！

余志芳　大嫂，坏了！

卫大嫂　什么坏了？

余志芳　不是安排好了，您管水果，我管鱼，玉娥管青菜，小冯管猪肉吗？

卫大嫂　对呀！

余志芳　小冯病了！一开张就没人卖肉可怎么得了呢？我对经理说，我替她，经理说，可是谁替我卖鱼呢？经理也很着急！

卫大嫂　尤师傅还没回家？

宋玉娥　还没有！他也着了急。他说他自己剔一个片子只要七分钟，小冯得剔四十五分钟，而且剔的不细致，可是到底小冯总算会剔了啊，她这么一病……

〔卫默香端了饭来。

卫大嫂　志芳，我看我连夜去学吧？当然不会学好，可必须突击一下呀！肉只卖一早晨，匀出工夫我还可以照应水果。

卫默香　你还得出去啊？我那点事可……

余志芳　大哥有什么事呀？

卫默香 我不会包包儿，捆东西，打算今个晚上学学，我不能老叫苹果乱滚，顾客们跺脚！

宋玉娥 大嫂，您打定了主意吗？

卫大嫂 为了商店，还迟疑什么呢？

宋玉娥 好，我来教大哥！

卫默香 嗯，谢谢！可是，你不累吗？

宋玉娥 我累什么呀！您看看志芳的手吧，全扎坏了！鱼、虾，是真好吃啊，可惜就是爱扎人！志芳，让我们看看！

余志芳 没工夫！大嫂，快吃，吃完了就去学剔肉！大哥，快吃，吃完了学捆东西！我马上走，去留住尤师傅，大嫂，今儿个我去练板儿车！

卫大嫂 留神，要是摔了碰了，可就没人卖鱼啦！

余志芳 咱们已经买了一辆车，经理跟副经理都说了：我蹬，她们坐上当货物。有她们管着我这个楞头葱，不会出事故！（跑下）

——幕落

第 四 场

时 间 前场后二日，妇女商店开幕日，上午。

地 点 宋爷爷的茶摊子。

人 物 宋爷爷 余 母 卫 母 李大嫂 王二婶
金 智 金拴子 齐 母 齐凌云 老 黄

〔幕启：为庆祝妇女商店开幕，宋爷爷换上新衣。他

特别高兴小孙女能在妇女商店工作，大声地唱着。

宋爷爷　（唱）我老头子好高兴，

小孙女玉娥真叫行！

敢去卖菜多么见本领，

油菜菠菜冬瓜海茄四季青！

〔余母与卫母同上，余母穿上志芳给作的新衣。

余　母　听老爷爷这个唱劲儿！

卫　母　当然高兴喽，老头儿多么不容易，把玉娥拉扯这么大！玉娥是他心上的肉啊！

余　母　我的老闺女呀，可也真好啊！您看，她月月交给我钱，我原封不动，一分钱也不花她的！

卫　母　那为什么呢？

余　母　给她留着，等她结婚的时候都还给她！从她生下来，我就没给过她好气儿，我没脸花她的钱！要不是她自己往外闯啊，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就得窝囊一辈子！再一听街道上的干部给咱讲妇女怎么尊贵，我就更觉得自己以前作的不对了！好嘛，她交给我钱，我就乱花，那我岂不是个老封建家长吗？

卫　母　大妹妹，你说的对！

宋爷爷　两位老太太，上妇女商店贺喜去吗？

余　母　咱们自己的姑娘、媳妇在那里，怎能不去看看呢？哟，我得去约上齐大妈。卫大妈，您在这儿等等我，我找她去！

卫　母　对！她要是不肯来，你给她几句！她的文化比咱们高，可是也不知怎么比咱们还顽固！也许文化越高

越顽固？那才糟呢！

宋爷爷　凌云那孩子不象志芳、玉娥那么禁得住风吹雨打，可是她也入了团哪！就凭这一招，齐大妈就应当除了高兴没有别的可说！

余　母　好，我一会儿就来！（下）

宋爷爷　来，老太太，坐下！您看我的玉娥，还学会了卖菜，不简单！

卫　母　真的！您就说，小四儿的妈硬学了两夜怎么剔肉片子，这股子劲儿简直叫我发楞！

宋爷爷　也得叫卫科员发楞！

卫　母　一点不错，他发了楞！前天玉娥还教了他半夜怎么捆东西呢！

〔李大嫂同王二婶上。

李大嫂　宋爷爷，给您道喜！玉娥调到妇女商店来了！

宋爷爷　你听着不喜欢吗？

王二婶　卫大妈，也给您道喜！

卫　母　谢谢啦！就盼着呀，老街坊们多原谅，媳妇初学乍练哪，不能象老师傅那样熟练！

王二婶　告诉您，有的人哪一点不将就。她买肉总想要最精致的那块儿。她就不为别人想想，也不想想现在商店是国家的，赔赚都跟国家有关系。我今儿个破半天的工夫，有不讲情理的，我就帮着售货员们教育教育她！

李大嫂　对！妇女商店是咱们妇女自己办的，咱们就得帮忙！咱们走吧，二婶！

王二婶　走吧！宋爷爷，我们二傻子呀，有了男朋友啦！

宋爷爷　那好啊！什么时候结婚啊？

王二婶　那还早呢。她要是结婚哪，我准坐上飞机，看看怎么从天山顶上飞过去！（同李下）

〔金智同金拴子上，拴子在前面快走。

金拴子　老头儿老太太，有不认识我大姐的没有？请举手！她发明了新机器！

金　智　老人家们都好啊？拴子，到那儿你可老实着点，别乱动东西！

金拴子　跟着大姐你，我敢不老实吗？好嘛，你都发明了新机器，我能给你丢人吗？

〔老黄推着流动货车上。

老　黄　老街坊们，送副食品来喽！（众围上车子看）

宋爷爷　老黄，喝碗热的！（递茶）

老　黄　谢谢。（接茶）

〔齐凌云拿着梆子跑来。

齐凌云　黄师傅！黄师傅！你忘了拿这个，经理叫我给你送来！

（示以梆子）

老　黄　哟！

齐凌云　黄师傅，你净顾了抢我要想干的活儿！

老　黄　凌云，你的干劲大，我佩服！可是，郑书记说了：这个活儿不该由女同志干！你在店里卖副食品就行啦！

齐凌云　不行！女同志有的卖肉，有的卖鱼，我拿什么跟她

们比干劲呢？（余母与齐母上）妈！您上……

齐　母　（看见凌云手中的梆子，误会）好哇！我刚说到店里去看看，敢情你连站柜台的资格都没有！别人在店里，你得一边走一边吆喝，串遍大街小巷！你，你怎这么不要强，不争气呢？要遇上你中学的先生，你说什么？

老　黄　老太太，您先别生气！

齐　母　我干吗不生气，你说！

老　黄　组织上叫我来干这个！

齐　母　叫你干，她在这儿拿着梆子干吗！

老　黄　嘿！凌云，你快回去，省得老太太把嗓子喊坏了！

齐凌云　妈，跟我去吧！

齐　母　我不去！

齐凌云　不去就不去！（执梆子走）

老　黄　把梆子留下！凌云！

齐凌云　给你！（误递给妈妈）

齐　母　你，你自己丢人还不过瘾，还叫我打梆子去吗？（把梆子摔在地上）

——幕落

第　五　场

时　间　前场后数分钟。

地　点　妇女商店。

人　物　群众若干（越多越好）　卫　母　金　智
余志芳　宋玉娥　卫大嫂　王二婶　男　甲
男　乙　唐经理　店员甲　男　丙　店员乙
余　母　李大嫂　老　尤　小　吴　宋爷爷
齐凌云　郑书记

〔幕启：妇女商店开幕，顾客甚多。左角内（看不见）是卖鱼、肉、青菜的。右角内（也看不见）是卖干鲜果品的。正面是布匹、鞋帽、百货等组。卫母与金智由左角出来。卫母提着鱼、肉，金智提着青菜。

卫　母　我看这个商店行了！都这么和气，叫咱们心里舒服，谁不爱来呢？看，小四儿的妈这两手儿，肉切得好不好的，总算切出来了，没耽误了事！

金　智　她也没偏向着您，还是给您搭了一块肥的。

卫　母　公事公办嘛！

金　智　对呀，瞧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太，一个劲儿用手指着，我要这块儿，我要这块儿！

卫　母　王二婶真行！那个戴眼镜的一伸手，二婶就说：老太太，留神刀切了你的手！好嘛，一个人把好的都拿走，就不管别人啦？不象话！

余志芳　（跑出来）卫大妈，忘了告诉您：这种鱼最好是红烧着吃！

卫　母　我知道！志芳，快忙你的去吧！

余志芳　好！就不送您啦，大妈！

卫　母　看，我正想考考她，这个鱼该怎么吃，她倒上赶着来告诉我！行！姑娘们的确下了心，真拿这当作一件大事！再过些日子，都得成了专家！

宋玉娥　（跑出来）金大姐，金大姐！

金　智　干什么啊？钱找错啦？

宋玉娥　不是！您要是遇见我老爷爷呀，告诉他：我今天太忙，青菜还收拾得不够理想！老爷爷卖过菜，要求严格！金大姐，您得帮助我们发明些个洗菜的，掐豆芽菜须子的机器，那可就省事多了！

金　智　对！咱们得既会猛干，又会巧干！我看过了，连打香油都应当用机器！你们也想想，我也想想！

宋玉娥　您快去见见我们的经理，谈一谈吧！

金　智　哪个是你们的经理？

宋玉娥　（指布柜）那不是？刚下放的，大伙儿跟她可好啦！

卫　母　哟，经理也亲自动手干活儿呀？

宋玉娥　所以我们就更起劲啦！她自己下来，叫我们上去！

卫　母　这是怎么个意思？

宋玉娥　她下来跟我们在一块儿学习业务，干活儿。我们呢，每个小组都由自己负责，参加管理，不是上去了吗？

金　智　这个上下一条鞭的办法好！玉娥你忙去，我去看看她！

（同卫母走过去。宋玉娥下）

（外面有卡车停住声，喊：“又来了鱼喽。”卫大嫂与余志芳跑来。

卫大嫂　看，自己不会去取货，人家什么时候送来，咱们就

得什么时候接着。人这么多，挤来挤去，多么不合适！

余志芳　加紧练习蹬车吧，大嫂！有什么别的可说呢？

王二婶　（追来）那么大的篓，我来帮帮吧？

卫大嫂　二婶，您这么鼓励我们，我们真感激！我帮助志芳就行，您别动手啦，老太太！

男　甲　（一军人）老太太，您闪开，我来！（上前相助，同搬）借光咧，借光！（同入）

王二婶　部队同志就是好！得提个意见，那边开个门儿，省得这么挤来挤去。告诉卫大嫂去！（入）

男　乙　（一青年工人，到布柜去）同志，来—— 来二尺青布。

唐经理　干什么用啊？同志！

男　乙　补补衣裳。

唐经理　穿着哪吗？

男　乙　（扯衣）这不是？再不补就碎了！

唐经理　光补那一块儿呀？（见他点头）那用不了二尺，有一尺五足够。

男　乙　那好啊！就来一尺五吧！

唐经理　有人给补吗？同志！

男　乙　没有！还没成家！

唐经理　脱下来吧，我给你补上！

男　乙　那怎么可以呢？

唐经理　那怎么不可以呢？快脱下来！（他脱下）有凳子，你坐坐，一会儿就得！（他坐，她剪布）

店员甲　（过来）经理，我来补吧？

男　乙　你，你是经理？

唐经理　嗐！我并不怎么懂业务，正在学习。补衣裳，我倒满行！（对店员）你比我内行，你招呼客人吧。

店员甲　是了，经理！

唐经理　别经理、经理的叫吧，叫得我脸上直发烧！叫我老唐！

店员甲　是啦，经、唐！（去招呼客人）

男　乙　我说，经、唐，我干点什么呢？

唐经理　你，自己写发票。三毛二一尺，算好了写上。

男　乙　对！这倒有个意思儿！（写）

男　丙　（一老农民，拿着不少东西，到帽柜前）同志，有娃娃戴的小老虎帽儿没有？

店员乙　哟！那可没有，老大爷！得上儿童商店。

男　丙　离这儿有多远哪？

店员乙　您是从乡下来吧？

男　丙　对！城里的道儿不大熟！

店员乙　又拿着这么多东西！

男　丙　是呀，给俱乐部买的，我们自己要演戏。

店员乙　老虎帽是为演戏的，还是您添了个胖孙子呢？

男　丙　是添了个胖孙子，明天满月！

店员乙　老大爷，我给您道喜！您坐下，抽袋烟，喝口水，我蹬上车，给您取一趟去。要不然，您留下住址，我给您寄了去。

男　丙　还是，还是，……

店员乙　对了，还是带回去好。一回去就给小孙子戴上，全

家都喜欢呀！您坐坐吧，我一会儿就回来。（叫）小方，照应这边一眼！

店员丙（小方） 你去吧！（拿过画报与水）老大爷，您喝口水，看看画报。她是运动员，骑车有名，一会儿就回来！

男 丙 唉！这不象到了自己家里吗？哼，解放前我进城，凭这身打扮，没人理呀！回去呀，我得叫儿子写封信来，表扬表扬你们！

店员丙 我们应当这样，老大爷！

〔余母与李大嫂由右角出来，手里都提着包儿。

余 母 好体面的商店！老闺女能在这儿服务，我脸上有光啊！

李大嫂 咱们妇女都得觉得脸上有光！您看着，余大妈，出不了俩月，我准出去作事！听说单牌楼要开个妇女粮店，我去扛“大个儿”，二百斤一个，我身子骨棒呀！

余 母 你行！敢怎么想就敢怎么干！我去跟你婆婆说说，叫她先张嘴说愿意你出来！我赶紧回去，把志芳的嫂子换来，叫她也看看。她一看小姑子这个干劲儿，准保受感动！

李大嫂 我也走，把婆婆跟老街坊们都叫来！（同下）

〔老尤同卫大嫂出来。

卫大嫂 尤师傅，您看行不行啊？

老 尤 我放心啦！骨头还剔得不到家，那会赔钱。手艺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学好的！可是，这就真难为了你，大

嫂！

卫大嫂 真得感谢您呀！要不是您，今天肉案子就开不了台，丢透了人！

老 尤 我得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走得开，去当教员吗！

卫大嫂 您坐坐吧！赶明儿晚上有工夫，我还去跟您学！

老 尤 来吧！来吧！

〔小吴同余志芳出来。

小 吴 往冰箱里收鱼，记住，河鱼放在上边，海鱼放在下边！咱们再见了，志芳！从此我不敢再小看妇女，你算把我说服了！

余志芳 我还差得多呢，吴师傅！

小 吴 别说客气话了吧。

余志芳 不是客气！我不是还没得红旗哪吗？

小 吴 你这个姑娘啊，是真行！你堵住了我的嘴！

余志芳 您才真行哪，到边疆去工作！

小 吴 咱们都别自满，什么事都越学越深，没有底儿！

余志芳 我感谢您，吴师傅！祝您一路平安！我有什么不明白的，会写信问您！

小 吴 好！无论我怎么忙，也必回信！

〔宋玉娥出来。

宋玉娥 吴师傅咱们还没握手呢！

小 吴 行啊，你们这些小姑娘居然把我们大老爷们替下来了！

宋玉娥 您应当说：这些大姑娘把小老爷们替下来了！〔笑〕

小 吴 看，看，一句不饶人！

（宋爷爷同齐凌云上。

齐凌云 玉娥！看谁来了！

宋玉娥 爷爷，来看看我的菜，出出主意！

（郑书记上。

宋爷爷 别忙！我得先见见经理，给她道喜！玉娥，经理有小孩儿吗？

宋玉娥 我还不知道。

郑书记 有两个。

宋爷爷 郑书记，您好哇！为妇女商店开张，您可辛苦啦！又关心孩子们，又去看家长们，我们连大带小都感谢您！

郑书记 我们也感谢您老人家！我们正想请您作监督员呢！

（唐经理过来。

宋爷爷 那好啊！我乐意干！我呀，还得帮助凌云，说服她妈妈！

郑书记 对！我也得去！老人家，这就是唐经理！

宋爷爷 经理，给您道喜！我呀，还是按着老规矩！来道喜就得带点礼物。（打开手帕，拿出两个自制的小公鸡）

宋玉娥 爷爷，就是这俩小公鸡儿呀？

宋爷爷 啊！送给经理的孩子的，千里送鹅毛，这是我亲手作的呀！（交给经理）

齐凌云 郑书记，我好好干，您跟宋爷爷再多跟妈妈说说，她必能回心转意！

余志芳 对！凌云，唱咱们的“妇女解放曲”吧！（与齐凌云

同唱）听吧……

（合唱）听吧，听吧，中国妇女在歌唱，

歌唱我们的自由，

歌唱我们的解放！

从前，连我们的脚也不许自由生长，

今天，海阔天空，任我们飞翔！

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聪明和力量，

献给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

姐妹们和兄弟们一样，

各尽所能，当仁不让，

把壮丽伟大的中华，

建设成地上的天堂！

——幕落·全剧终